官位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百濟王　百濟國義慈王之後也

〔日本書紀二十七〕三年三月以百濟王善光王等居于難波、

〔日本書紀十九〕二年四月○略○中聖明王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之世安羅加羅卓淳旱岐等初遣使相通厚結親好以爲子弟冀可恒隆而今被誑新羅使天皇忿怒而任那憤恨寡人之過也我深懲悔而遣下部中佐平麻鹵城方甲背昧奴等赴加羅會于任那日本府○略○下

〔日本書紀通證欽明二十四〕中佐平（志多下文作志宇、韓語也、）

〔日本書紀十九〕四年十一月甲午遣津守連詔百濟曰○略○中是日聖明王聞宣勅已歷問三佐平內頭及諸臣曰詔勅如是當復何如三佐平等答曰在下韓之我郡令城主不可出之建國之事宜早聽聖勅十二月百濟聖明王復以前詔普示群臣曰天皇詔勅如是當復何如上佐平沙宅己婁中佐平木劦麻那下（オト）佐平木尹貴德卒鼻利莫古德卒東城道天德卒木劦昧淳德卒國雖多奈卒燕比善那等同議曰○略○下

〔日本書紀二十皇極四〕元年二月戊子百濟弔使傔人等言去年十一月大佐平智積卒又百濟使人擲覩崙使於海裏今年正月國主母薨又弟王子兒翹岐及其母妹女子四人內佐平岐味有高名之人卅餘被放於島、

〔日本書紀二十孝德五〕大化元年七月丙子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進調○略○中百濟大使佐平緣福遇病留津館而不入於京、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六〕六年十月百濟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貴智等來獻唐俘一百餘人、

〔日本書紀二十敏達〕十二年七月丁酉朔詔曰○略○中今在百濟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子達率○品二日羅賢而有勇故朕欲與其人相計、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六〕六年九月癸卯百濟遣達率○名國沙彌覺從等來奏曰○略○下

〔釋日本紀十述義四〕達率　弘仁私記曰冠名、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高槻連　百濟國人達率名進之後也

〔日本書紀十七繼體〕二十三年四月是月遣使送己能未多干岐并詔在任那近江毛野臣令推問所奏和解相疑於是毛野臣次于熊川（一本云次于任那久斯牟羅）召集新羅百濟二國之王○略○中百濟遣恩率○三彌騰利赴集毛野臣所、

〔釋日本紀十述義四〕恩率　弘仁私記曰冠名、

〔日本書紀二十舒明三〕二年三月丙寅朔百濟大使恩率素子小使德率武德共朝貢、

〔日本書紀十舒明九〕十四年正月乙亥百濟遣上部德率○品四科野次酒杆率○五禮塞敦等乞軍兵、戊寅、百濟使人中部德○德原作杆據紀改率木劦今敦河內部阿斯比多等罷歸、八月丁酉百濟遣上部奈率○略○下品○六科野新羅下部固德汶休帶山等上表曰○略○下

〔日本書紀十安閑〕元年五月百濟遣下部脩德嫡德孫上部都德己州己婁等來貢常調、

〔日本書紀通證安閑二十三〕下部脩德（官名考隋書百濟傳此上部都德品紫帶疑此、）

〔日本書紀十欽明九〕四年九月百濟聖明王遣前部奈卒眞牟貴文護○德○德固德獻即己州己婁與物部施○德○八品麻哿牟等來獻扶南財物與奴二口、六年九月百濟遣中部護○德菩提等使于任那贈吳財於日本府臣及諸旱岐各有差、十五年二月百濟○略○中貢○德率東城子莫古代前番奈卒東城子言五經博士王柳貴代固○德○品九馬丁安○略○中別奉勅貢易博士施德王道良曆博士固德王保孫醫博士奈率王有陵陀採藥師施德潘量豐固德丁有陀樂人施德三斤素○德○品○十己麻次季德進奴對○德○一品○十進陀皆依請代之、

〔北史九十四百濟傳〕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略○中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

朝貢

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虜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綢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代、

〔隋書八十一東夷列傳〕百濟

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靑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虜、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〇史恐吏字誤三年一交代、

〔日本書紀十七繼體〕十年五月、百濟遣前部木劦不麻甲背、迎勞物部連等於已汶、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十五年正月丙申、百濟遣中部木劦施德文次、前部施德曰佐分屋等於筑紫、諮內臣佐伯連等曰、德率次酒、杆率塞敦等、以去年閏月四日到來云、二月、百濟遣下部杆率將軍三貴上部奈率物部烏等乞救兵、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六〕六年九月癸卯、百濟遣達率名闕沙彌覺從等來奏曰、〇中略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赫然發憤、據任射岐山、或本云、北任劒利山、達率餘自進、據中部久麻怒利城、

〔北史九十百濟列傳〕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〇中略都下有方、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五巷、士庶居、馬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

〔隋書八十一東夷列傳〕百濟

畿內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

〔日本書紀九神功〕九年二月、〇仲哀足仲彥天皇〇仲哀崩於筑紫橿日宮、時皇后〇神功傷天皇不從神敎而早崩、以爲知所崇之神、欲求財寶國、〇中略十月辛丑、從和珥津發之、〇中略新羅王遙望以爲、非常之兵、將滅己國、讐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擧兵以距乎、卽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於王船之前、〇中略於是高麗百濟二國王、開新羅收圖籍、降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歎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故因以定內官家、是所謂之三韓也、

〔古事記仲哀〕故是以新羅國者、定御馬甘、百濟國者、定渡屯家、

〔古事記傳三十〕渡屯家は師〇眞淵加茂の和多能美夜氣と訓れたる宜し、海を渡りゆく彼方に在る百濟をしも、如此定められたるは、皇國內なる屯家に准へ賜へるなり、〇略〇中略抑外國なる百濟二國王開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歎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故因以定內官家、是所謂三韓也と、あり、〇略註然れば此記にも、高麗百濟二國王云々の事をも記すべきに、高麗の事は凡て見えず、百濟も其王云々と云ことも無くて、只ふと定渡屯家とのみあるは、卒にして由なく聞え、又屯家と定賜ふも、書紀の趣は三國にわたりて聞ゆるを、〇略註たゞ百濟に局りて云るなど、一わたりは如何なる如く聞ゆれども、此は書紀を熟考るに、此御卷〇神功四十六年の下に、遣斯摩宿禰于卓淳國、卓淳王告斯摩宿禰曰、甲子年、百濟人、久氐彌州流莫古三人、到於我土曰、百濟王聞東方有日本貴國、而遣臣等令朝、其貴國故求道路、以至于斯土、若能敎臣等令通道路、則我王必深德君王、〇略中四十七年、百濟王使久氐彌州流莫古令朝貢、時新羅國調使與久氐共詣云々、かゝれば百濟國の朝貢初しは、同御世ながら遙に後の事にして、新羅國を言向賜へる同時よりの事には非ず、されば此記に定渡屯家とあるも後の事なるに、新羅を定御馬甘と云る因に、此段に一に連ては語傳へたるなり、其王云々と云ことの無きも、此故ぞかし、〇略中さて又屯家と定賜へる

ことに、百濟に局りて云る故は、三韓諸國の中にも、彼國は後まで殊に忠信に親く奉仕しかば、屯家國とも取分てぞ云けむかし、

〔日本書紀九神功〕四十六年三月乙亥朔、遣斯摩宿禰于卓淳國、〔斯麻宿禰者、不知何姓人也、〕於是卓淳王末錦旱岐、告斯摩宿禰曰、甲子年七月中、百濟人久氐、彌州流、莫古、三人到於我土曰、百濟王聞東方有日本貴國而遣臣等令朝其貴國、故求道路以至于斯土、若能敎臣等令通道路、則我王必深德君王、時謂久氐等曰、本聞東有貴國、然未曾有通不知其道、唯海遠浪嶮則乘大船僅可得通、若雖有路津、何以得達耶、於是久氐等曰、然卽當今不得通也、不若更還之備船舶而後通矣、仍曰、若有貴國使人來、必應告吾國、如此乃還、爰斯摩宿禰、卽以傔人爾波移與卓淳人過古二人、遣于百濟國、慰勞其王、時百濟肖古王、深之歡喜而厚遇焉、仍以五色綵絹各一匹、及角弓箭幷鐵鋌四十枚、幣爾波移、便復開寶藏以示諸珍異曰、吾國多有是珍寶、欲貢貴國、不知道路、有志無從、然猶今付使者、尋貢獻耳、於是爾波移奉事而還告志摩宿禰、便自卓淳還之也、四十七年四月、百濟王使久氐、彌州流、莫古、令朝貢、時新羅國調使與久氐共詣於是皇太后〇神功大歡喜之曰、先王所望國人今來朝之、痛哉不逮于天皇矣、群臣皆莫不流涕、仍撿按二國之貢物、於是新羅貢物者、珍異甚多、百濟貢物者、少賤不良、便問久氐等曰、百濟貢物不及新羅奈之何、對曰、臣等失道至沙比新羅、則新羅人捕臣等禁囹圄、經三月而欲殺、時久氐等向天而呪詛之、新羅人怖其呪詛而不殺、則奪我貢物、因以爲己國之貢物、以新羅賤物、相易爲臣國之貢物、謂臣等曰、若誤此辭者、及于還日當殺汝等、故久氐等恐怖而從耳、是以僅得達于天朝、時皇太后、譽田別尊責新羅使者、因以祈天神曰、當遣誰人於百濟將撿事之虛實、當遣誰人於新羅將推問其罪、便天神誨之曰、令武內宿禰行議、因以千熊長彦爲使者、當如所願、〔千熊長彦者、分明不知其姓人、本云武藏國人、今是額田部槻麻呂等之始祖也、百濟記云、職那加比跪者、蓋是歟也、〕於是遣千熊長彦于新羅、責以澁百濟之獻物、四十九年三月、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則與久氐等共勒兵而度之、至卓淳國將襲新羅、時或曰、兵衆少之、不可破新羅、更復奉上沙白蓋盧請增軍士、卽命木羅斤資、沙沙奴跪、〔是二人不知其姓人也、但木羅斤資者、百濟將也、〕領精兵與沙白蓋盧共遣之、但集于卓淳擊新羅而破之、因以平定比自㶱、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仍移兵西廻、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以賜百濟、於是其王肖古及王子貴須、亦領軍來會、時比利、辟中、布彌支、半古四邑、自然降服、是以百濟王父子及荒田別、木羅斤資等共會意流村、〔今云州流須祇、相見欣感厚禮送遣之、唯千熊長彦與百濟王至于百濟國、登辟支山盟之、復登古沙山、共居磐石上、時百濟王盟之曰、若敷草爲坐、恐見火燒、且取木爲坐、恐爲水流、故居磐石而盟者、示長遠之不朽者也、是以自今以後千秋萬歲、無絕無窮、常稱西蕃、春秋朝貢、則將千熊長彦至都下、厚加禮遇、亦副久氐等而送之、五十年二月、荒田別等還之、五月、千熊長彦久氐等至自百濟、於是皇太后歡之、問久氐曰、海西諸韓既賜汝國、今何事以頻復來也、久氐等奏曰、天朝鴻澤遠及弊邑、吾王歡喜踊躍、不任于心、故因還使以致至誠、雖逮萬世何年非朝、皇太后勅云、善哉汝言、是朕懷也、增賜多沙城、爲往還路驛、五十一年三月、百濟王亦遣久氐朝貢、於是皇太后語太子及武內宿禰曰、朕所交親百濟國者、是天所致、非由人故、玩好珍物、先所未有、不闕歲時、常來貢獻、朕省此歎、每用喜焉、如朕存時、敦加恩惠、卽年以千熊長彦副久氐等遣百濟國、因以垂大恩曰、朕從神所驗始開道路、平定海西、以賜百濟、今復厚結好、永寵賞之、是時百濟王父子並額致地啓曰、貴國鴻恩、重於天地、何日何時敢有忘哉、聖王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爲西蕃、終無貳心、五十二年九月丙子、久氐等從千熊長彦詣之、則獻七枝刀一口、七子鏡一面、及種々重寶、仍啓曰、臣國以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鐵山、其邈七日行之不及、當飮是水、便取是山鐵、以永奉聖朝、乃謂孫枕流王曰、今我所通海東貴國、是天所啓、是以垂天恩割海西而賜我、由是國基永固、汝當善脩和好、聚斂土物、奉貢不絕、雖死何恨、自是以後每年相續朝貢焉、

〔日本書紀十雄略〕二十三年、是歲百濟調賦益於常例、

〔日本書紀十八安閑〕元年五月、百濟遣下部脩德嫡德孫、上部都德己州己婁等、來貢常調、別上表、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四年九月、百濟聖明王、遣前部奈率眞牟貴文、護德己州己婁、與物部施德麻奇牟等、來獻扶南財物與奴二口、

〔扶桑略記三欽明〕十五年二月、百濟國使來朝貢獻種々之物、

〔日本書紀二十敏達〕四年三月○三月原作二月、據集解說改、乙丑、百濟遣使進調、多益恒歲、

〔日本書紀二十推古〕二十五年四月丁丑朔、百濟王遣王子阿佐朝貢、七年九月癸亥朔、百濟貢駱駝一匹、驢一匹、羊二頭、白雉一隻、

〔聖德太子傳曆推古〕七年八月、百濟國貢駱駝一匹、驢一匹、羊二頭、白雉一隻、太子奏曰、白雉者鳳類也、餘是彼土常獸、不足爲奇、厚修其使、答信倍多、

〔日本書紀二十舒明〕三年三月丙寅朔、百濟大使恩率素子、小使德率武德共朝貢、八月庚子、百濟高麗百濟客於朝、九月丙寅、高麗百濟客歸于國、七年六月甲戌、百濟遣達率柔等朝貢、七月辛丑、百濟客於朝、十二年十月乙亥、百濟新羅朝貢之使共從來之、則各賜爵一級、

〔日本書紀二十皇極〕元年五月壬申、百濟使人進調、二年七月辛亥、遣數大夫於難波郡、檢百濟國調與獻物、於是大夫問調使曰、所進國調欠少前例、送大臣物、不改去年所還之色、送群卿物亦全不將來、背達前例、其狀何也、大使達率自斯、副使恩率軍善、俱答諮曰、即今可備、○略下

〔日本書紀二十孝德〕大化元年七月丙子、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進調、百濟調使兼領任那使任那調、唯百濟大使佐平緣福遇病留津館而不入於京、○略中詔於百濟使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始我遠皇祖之世、以百濟國爲內官家、譬如三絞之綱中間以任那國屬賜百濟、後遣三輪栗隈君東人、觀察任那國堺、是故百濟王隨勅悉示其堺、而調有闕、由是却還其調、任那所出物者、天皇之所明覽、夫自今以後、可具題國與所出調、汝佐平等、不易面來、早須明報、今重遣三輪君東人、馬飼造闕名又勅、可送遣鬼部達率意斯妻子等、

來朝

白雉二年六月、百濟新羅遣使貢調獻物、三年四月、新羅百濟遣使貢調獻物、四年六月、百濟新羅遣使貢調獻物、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六年七月己卯朔、於難波朝饗北北越蝦夷九十九人、東東陸奧蝦夷九十五人、幷設百濟調使一百五十人、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元年六月丙戌、百濟遣達率萬智等進調獻物、二年二月丙戌、百濟遣達率金受等進調、七年四月庚申、百濟遣未都師父等進調、庚午未都師父等罷歸、十年二月庚寅、百濟遣臺久用善等進調、六月庚辰、百濟遣翰眞子等進調、

〔日本書紀十應神〕八年三月、百濟人來朝百濟記云、阿花王立、無禮於貴國、故奪我枕彌多禮及峴南支侵谷那東韓之地、是以遣王子直支于天朝、以脩先王之好也、

〔日本書紀十欽明〕六年五月、百濟遣奈率其悛、奈率用歌多施德次酒等上表、

〔日本書紀二十皇極〕元年正月乙酉、百濟使人大仁阿曇連比羅夫、從筑紫國乘驛馬來言、百濟國開天皇崩奉遣弔使、臣隨弔使共到筑紫、而臣望仕於葬、故先獨來也、然其國者、今大亂矣、二月戊子、遣阿曇山背連比良夫、草壁吉士磐金、倭漢書直縣、百濟弔使所問彼消息、弔使報言、百濟國主謂臣言、塞上恒作惡之、請付還使、天皇不許、百濟弔使倭人等言、去年十一月、大佐平智積辛又百濟使人擲覩崙使於海裏、今年正月、國主母薨、又弟王子兒翹岐及其母妹女子四人、內佐平岐味有高名之人卅餘被放於島、戊申、饗高麗百濟於難波郡、庚戌、召翹岐、安置於安曇山背連家、辛亥饗高麗百濟客、癸丑、高麗使人、百濟使人、並罷歸、四月癸巳、大使翹岐將其從者拜朝、乙未、蘇我大臣畝傍家喚百濟翹岐等令觀射獵、庚午、百濟國調使船與吉士船俱泊于難波津、壬申、百濟使人進調吉士復命、七月乙亥、饗百濟使人大佐平智積等於朝或本云、百濟使人大佐平智積及兒達率闕名、恩率軍善、乃命健兒相撲於翹岐前、智積等宴畢而

退拜㆓翹岐門㆒、八月己丑、百濟使參官等罷歸、仍賜㆓大舶㆒與㆓同船三艘㆒（同船母盧紀舟）是日夜半、雷鳴㆓西南角㆒而風雨參官等所㆑乘船舶觸㆑岸而破、丙申、以㆓小德㆒授㆓位一級㆒賜㆓物各有㆑差、戊辰、以㆓船賜㆒百濟參官等發遣、己酉、百濟新羅使人罷歸、二年四月庚子、筑紫太宰馳驛奏曰、百濟國主兒翹岐、弟王子、共㆓調使㆒來、

〔日本書紀二十九天武〕朱鳥元年九月丙午、天皇病遂不㆑差、崩㆓于正宮㆒、丁卯、是日百濟王良虞代㆓百濟王善光㆒而誄之、

○按ズルニ、國喪ニハ使ヲ遣シテ弔ヒ奉ラシムルヲ例トス、然ルニ當時善光偶〻我國ニアリシヲ以テ、代リテ弔ハシメシナルベシ、

〔日本書紀十應神〕十四年二月、百濟王貢㆓縫衣工女㆒曰㆓眞毛津㆒是今來目衣縫之始祖也、十五年八月丁卯、百濟王遣㆓阿直岐㆒貢㆓良馬二匹㆒、卽養㆓於輕坂上厩㆒、因以㆓阿直岐㆒令㆑掌㆓飼之㆒、故號㆓其養㆒馬之處㆒曰㆓厩坂㆒也、阿直岐亦能讀㆓經典㆒、卽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㆓阿直岐㆒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㆓王仁者㆒、是秀也、時遣㆓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㆒、仍徵㆓王仁㆒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㆓諸典籍於王仁㆒、莫㆑不㆓通達㆒、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

〔續日本紀四桓武〕延曆十年四月戊戌、左大史正六位上武生連眞象等言、○中略最弟等言、漢高帝之後曰㆓鷲鷲㆒之後王狗轉至㆓百濟㆒、久素王時、聖朝遣㆑使徵㆓召文人㆒、久素王卽以㆓狗孫王仁㆒貢焉、是又武生等之祖也、

〔續日本紀四桓武〕延曆九年七月辛巳、左中辨正五位上兼木工頭百濟王仁貞、○中略圖書頭從五位上兼東宮學士左兵衞佐伊豫守津連眞道等上㆑表言、眞道等本系出㆓自百濟國貴須王㆒、貴須王者、百濟始與第十六世王也、○中略輕島豐明朝御宇應神天皇、命㆓上毛野氏遠祖荒田別㆒、使㆓於百濟搜㆒聘有識者㆒、國主貴須王、恭奉㆓使旨㆒、擇㆓採宗族㆒、遣㆓其孫辰孫王㆒、（一名智宗王）隨㆓使入朝㆒、天皇嘉焉、特加㆓寵命㆒、以爲㆓皇太子之師㆒矣、於是始傳㆓書籍㆒、大闡㆓儒風㆒、文敎之興、誠在㆓於此㆒、

〔古事記中應神〕百濟國主照古王、以㆓牡馬壹疋㆒、付㆓阿知吉師㆒以貢上、（此阿直史等之祖）亦貢㆓上橫刀及大鏡㆒、又科㆓賜百濟國若有㆓賢人者貢上㆒、故受㆓命以貢上人名和邇吉師㆒、卽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幷十一卷、付㆓是人㆒、卽貢進、（此和爾吉師者、文首等祖）又貢上手人韓鍛名卓素、亦吳服西素二人也、

〔日本書紀十四雄略〕七年、是歲○中略天皇詔㆓田狹臣子弟君與㆓吉備海部直赤尾㆒曰、汝宜㆓往罰㆒新羅、於是西漢才伎歡因知利在㆑側乃進而奏曰、巧㆓於奴者多在㆓韓國㆒、可㆓召而使㆒、天皇詔㆓群臣㆒曰、然則宜㆑以㆓歡因知利㆒副㆓弟君等㆒、取㆓道於百濟㆒幷下㆓勅書㆒令㆓獻㆒巧者㆒、於是弟君衝㆑命、率㆑衆行到㆓百濟㆒而入㆓其國㆒、○中略集㆓聚百濟所㆑貢今來才伎於大島中㆒、託㆓稱候㆒風、淹留數月、○中略弟君之婦樟媛、國家情深、君臣義切、忠踰㆓白日㆒、節冠㆓青松㆒、惡斯謀叛、盜殺㆓其夫㆒、隱㆓埋室內㆒、乃與㆓海部直赤尾㆒、將㆓百濟所獻手末才伎㆒、在㆓大島㆒、天皇聞㆓弟君不㆒在、遣㆓日鷹吉士堅磐固安（堅磐此云㆓柯陀之波㆒）錢㆒、使共復命、遂卽安㆓置於倭國吾礪廣津邑㆒、而病死者衆、（廣津此云㆓比盧岐頭㆒）由是天皇詔大伴大連室屋、命㆓東漢直掬㆒、以㆓新漢陶部高貴、鞍部堅貴、畫部因斯羅我、錦部定安那錦㆒、○錦恐衍字譯語卯安那等、遷㆓居于上桃原、下桃原、眞神原三所㆒、（或本云、吉備臣弟君還㆑自㆓百濟㆒、獻㆓漢手人部、衣縫部、呉人部㆒、）

〔日本書紀十七繼體〕七年六月、百濟遣㆓姐彌文貴將軍、洲利卽爾將軍㆒、副㆓穗積臣押山㆒、（百濟本記云、委㆓意斯移麻岐彌㆒、）貢㆓五經博士段楊爾、十年九月、百濟遣㆓州利卽次將軍㆒、○中略別貢㆓五經博士漢高安茂㆒、請㆑代㆓段楊爾㆒依㆑請代之、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十四年六月、遣㆓內臣（闕名）使於㆓百濟㆒、○中略勅云、所請軍者、隨㆓王所須㆒、別勅醫博士、易博士、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令㆓上件色人正當相代㆒、又卜書曆本種々藥物可㆓付送㆒、十五年二月、百濟遣㆓下部杆率將軍三貴、上部奈率物部烏等㆒、乞㆓救兵㆒、仍貢㆓德率東城子莫古、代㆓前番奈率東城子言、五經博士王柳貴、代㆓固德馬丁安、僧曇惠等九人、代㆓僧道深等七人㆒、別奉㆑勅貢㆓易博士施德王道

良、曆博士固德王保孫、醫博士奈率王有陵陀、採藥師施德潘量豐、固德丁有陀、樂人施德（○施原無、據二日本紀一補、德
三斤、季德己麻次、季德進奴、對德進陀、皆依請代之、
〔日本書紀（二十三）十年十月、百濟僧觀勒來之、仍貢二曆本及天文地理書、幷遁甲方術之書一也、是時選二
生三四人一、以俾二學習一於觀勒一矣、陽胡史祖玉陳習二曆法一、大友村主高聰學二天文遁甲一、山背臣日並立學二方
術一、皆學以成業、
〔令義解（一職員）雜令〕內藏寮
典履二人、掌下縫二作靴履鞍具一（謂此爲二賞賜一不關二供御一、百濟手部上、百濟手人十人掌二雜縫作事一、○中
〔令集解（三職員）釋云、百濟手部十人、得考也、穴云、百濟戶爲二伴部一也、古記及釋云、
別記云、百濟手部十口、左京一番役二五人一爲二雜戶一、免二調徭一也、百濟戶十戶、左京六戶、紀伊國四戶、臨時
召役、爲二雜戶一免二調徭一、徐亦同也、百濟手部十人得考、師說、百濟手部十人此爲二手人一、不レ合レ得レ考也、私大
藏省條云、義解云、百濟手部狛部、謂並是得考者也、案之彼省所レ造此爲二賞賜一也、此寮所レ造、卽爲二供御一
也、送賞賜之人既得考、造二供御之輩一明知亦可レ得考、
〔令義解（一職員）大藏省
典履二人、百濟手部十人、典革一人、狛部六人、狛戶、右件
略　百濟戶、
〔令集解（四職員）大同元年十月十一日官符云、典履二人、百濟手部十人、典革一人、狛部六人、狛戶、右件
元大藏省之所レ營、今右大臣（○藤原內麻呂）宣、奉二勅件人等一自レ今以後、宜レ隸二內藏寮一、
〔令集解（四職員）古記及釋云、別記云、（○略）中紀伊國在狛人、百濟人、新羅人、幷卅人、戶年料、牛皮十張、鹿皮
廣皮令作、但取二調庸一免二雜徭一、百濟手部十戶、左京八戶、右京二戶、一番役二五人一、月料履一人十六兩令
縫、爲二雜戶一免二調役一也、百濟戶十一戶、臨時免役爲二雜戶一免二調役一、

〔令義解（一職員）雅樂寮
百濟樂師四人、樂生廿人、
〔三代實錄（清和）天安二年十一月廿六日癸未、左京職言、每年進鍛冶戶百濟品部戶等計帳、無二益於公
家一、有レ煩於職吏一、請除棄而不レ進、從之、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十三年十月、百濟聖明王（更名聖王）造二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一、獻二釋迦佛金銅像一軀、
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
〔扶桑略記（三欽明）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辛酉、百濟國聖明王始獻金銅釋迦像一體、並經論幡蓋等、（○中略）一
云、同年壬申十月、百濟明王、獻二阿彌陀佛像一（長一尺五寸）、觀音勢至像、（長一尺）
〔元亨釋書（十七願雜）司馬達等、南梁人、繼體十六年來朝、于時此方未レ有二佛法一、達等於二和州高市坂田原一結二
草堂一奉レ佛、世未レ知レ佛、號曰二異域神一、屬二馬子一鄉二佛乘一、達等翼贊之敏達十三年、馬子供二石彌勒像一、設二齋會一、
達等預焉、忽於二齋飯上一得二佛舍利一、乃獻二馬子一、馬子以二鐵砧鎚一試レ之、砧鎚共陷、舍利不レ壞、又投レ水不レ沈、馬
子依レ茲益固二信敬一、
〔日本書紀（二十敏達）十六年十一月庚午朔、百濟國王付還使大別王等、獻二經論若干卷幷律師、禪師、比丘尼、呪
禁師、造佛工、造寺工六人一、遂安二置難波大別王寺一、
○按ズルニ、十一月、聖德太子傳曆及元亨釋書ニハ十月ニ作ル、
〔日本書紀（二十一崇峻）元年、是歲百濟國遣二使幷僧惠總一、令レ獻二佛舍利一、百濟國遣恩率首信、德率蓋
文、那率福富味身等一、進調幷獻佛舍利、僧聆照、律師令威、惠衆、惠宿、道嚴、令開等、寺工太良未、太文賈古
子、鑪盤博士將德白昧淳、瓦博士麻奈文奴、陽貴文、陵貴文、昔麻帝彌、畫工白加、
○按ズルニ、聖德太子傳曆、帝王編年記ニハ是歲三月トシ、一代要記ニハ三月一日トス、
〔日本書紀（十一應神）八年三月、百濟人來朝、（百濟記云、阿花王立、無レ禮二於貴國一、故奪二我枕彌多禮及峴南支侵谷那東韓之地一、是以遣二王子直支于天朝一、以脩二先
納貢

傳宗敎

王之好也、

〔東國通鑑四三國紀〕晉安帝隆安元年、新羅奈勿王四十二年、高句麗廣開土王六年、百濟阿莘王六年、○我仁德八十五年　五月、百濟與倭結好、遣太子腆支爲質、

〔日本書紀十六武烈〕六年十月、百濟國遣麻那君進調、天皇以爲百濟歷年不脩貢職、留而不放、七年四月、百濟王遣斯我君進調、別表曰、前進調使麻那者、非百濟國主之骨族也、故謹遣斯我奉事於朝、遂有子、曰法師君、是倭君之祖也、

〔日本書紀二十三舒明〕三年三月庚申朔、百濟王義慈、入王子豐章爲質、

○按ズルニ、豐章下文及聖德太子傳曆等ニ豐璋ニ作ル、

〔東國通鑑八三國紀〕唐龍朔元年、新羅太宗王八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年、○我齊明七年、正月、百濟宗室福信等、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豐嘗質於倭、福信起兵、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迎立之、

戴孖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十一年四月庚辰朔、在百濟日本王人、方欲還之、○略　因獻高麗奴六口、別贈王人奴一口、（皆攻爾林所禽奴也）　乙未、百濟遣中部奈率皮久斤、下部施德灼干那等、獻狛虜十口、

歸化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六年十月、百濟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貴智等來獻唐俘一百餘人、今美濃國不破片縣二郡唐人等也、

〔日本書紀十應神〕三十九年二月、百濟直支王、遣其妹新齊都媛以令仕、爰新齊都媛、率七婦女而來歸焉、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調連

百濟國努理使主之後也、應神天皇御世歸化、孫阿久太男彌和、次賀夜、次麻利彌和、顯宗天皇御世、蠶織獻絁絹之樣、仍賜調首姓、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元年二月、百濟人己知部投化、置倭國添上郡山村、今山村己知部之先也、

〔日本書紀二十推古〕二年十七年四月庚子、筑紫太宰奏上言、百濟僧道欣、惠彌爲首一十人、俗人七十五人、泊于肥後國葦北津、是時遣難波吉士德摩呂、船史龍以問之曰、何來也、對曰、百濟王命以遣於吳國、其國有亂、不得入、更返本鄉、忽逢暴風、漂蕩海中、然有大幸、而泊于聖帝之邊境、以歡喜、五月壬午、德摩呂等復奏之、則返德摩呂龍二人、而副百濟人等、送本國、至于對馬、道人等一十人、皆請之欲留、乃上表而留之、因令住元興寺、

〔日本靈異記上〕贖龜令放生得現報緣第七

禪師放濟者、百濟國人也、當百濟亂時、備後國三谷郡大領之先祖、爲救百濟、遣軍旅時、發誓願言、若令還來、爲諸神祇、造立伽藍、多起諸寺、公遂無災難、卽請禪師相共還來、三谷寺其禪師所造立伽藍、僧憶持心經、得現報、示奇事緣第十四

尺義覺者、本百濟人也、其國破時、當後岡本宮御宇天皇○齊明之代、入我聖朝、住難波百濟寺矣、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二年九月丁巳、百濟州柔城始降於唐、是時國人相謂之曰、州柔降矣、事無奈何、百濟之名絕于今日、丘墓之所豈能復往、但可往於豆禮城、會日本軍將等、相謀事機所要、遂教本在枕服岐城之妻子等、令知去國之心、辛酉、發途於牟弖、癸亥、至于豆禮、甲戌、日本船師及佐平余自信、達率木素貴子、谷那晉首憶禮福留、幷國民等、至於豆禮城、明日發船始向日本、四年二月、是月○略　以百濟百姓男女四百餘人、居于近江國神前郡、三月、是月○略　以百濟男女二千餘人、居于東國、凡不擇繒素、起癸亥年○二年　至于三歲、並賜官食、

〔日本書紀三十持統〕二年五月乙丑、以百濟敬須德那利移甲斐國、四年五月乙酉、百濟男女二十一人歸化、

〔令集解十賦役〕靈龜三年十一月八日、太政官符、外蕃免課役事、高麗百濟敗時投化、至于終身課役俱免、自餘依令施行、私延曆十六年五月廿八日格云、勅百濟王等遠慕皇化、航海梯山、輸款久矣、神功攝政之世、則肯古王遣使貢其方物、輕島御宇○應神之年、則貴須王擇人獻其才士、文教以之蔚興、儒風由其

闡揚、煥乎斌々、于」今爲」盛、又屬」新羅肆」虐、幷呑扶餘、卽舉」宗歸」仁、爲」我士庶、陳」力從事、夙夜奉」公、朕喜」其忠誠、情深矜愍、宜」百濟王等、課幷雜徭永復蠲除、勿」有」所」事、主者施行、

〔續日本紀九聖武〕神龜元年五月辛未、正六位下賈受君賜」神前連、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同國〇百濟人、正六位上賈受君之後也、

〔續日本紀九聖武〕神龜元年五月辛未、正七位上荊軌武賜」香山連、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同國〇百濟人、達率荊員常之後也、

〔續日本後紀四仁明〕承和二年十一月辛酉、遣唐使智乘船事從八位上香山連清貞兄〇兄下恐脫二弟字一二人、改」連賜」宿禰、其先百濟國人也、

〔續日本紀二十三淳仁〕天平寶字五年三月庚子、百濟人余民善女等四人、賜」姓百濟公、韓遠智等四人中山連、王國島等五人楊津連、廿良東人等三人清篠連、刀利甲斐麻呂等七人丘上連、戶清道等四人松井連、〇略下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百濟公　同王〇都王　廿四世孫、汝淵王之後也、

〔續日本後紀八仁明〕承和六年八月戊寅、改」加賀國人正六位上百濟公豐貞本居、貫」附左京四條三坊、豐貞之先百濟國人也、庚午年被」貫」加賀國江沼郡也、

〔續日本紀二十三淳仁〕天平寶字五年三月庚子、百濟人〇略中憶賴子老等四十一人賜」石野連、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石野連　同國〇百濟人、近速古王孫憶賴福留之後也、

〔續日本紀二十三淳仁〕天平寶字五年三月庚子、百濟人〇略中面得敬等四人、賜」春野連、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春野連　速古王孫、比流王之後也、

面氏　同上

〔續日本紀二十三淳仁〕天平寶字五年三月庚子、百濟人〇略中卓果智等二人、賜」御池造、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御池造　百濟扶餘王之後也、

〔續日本紀三十八桓武〕延曆四年五月戊戌、右京人從五位下昆解宿禰沙彌麻呂等改」本姓」賜」鴈高宿禰、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鴈高宿禰　同國〇百濟貴首王之後也

〔續日本紀四十桓武〕延曆九年七月辛巳、左中辨正五位上兼木工頭百濟王仁貞〇略中圖書頭從五位上兼東宮學士左兵衞佐伊豫守津連眞道等上表言、眞道等本系、出」自」百濟國貴須王、貴須王者、百濟始與第十六世王也、〇略中輕島豐明朝御宇應神天皇、命」上毛野氏遠祖荒田別使」於百濟、搜」聘有識者」國主貴須王、恭奉」使旨」、採」宗族」、遣」其孫辰孫王、〔一名智宗王〕隨使入朝、天皇嘉焉、特加」寵命」、以爲」皇太子之師矣、〇略中難波高津朝御宇仁德天皇、以」辰孫王長子太阿郎王」爲」近侍、太阿郎王子亥陽君、亥陽君子午定君生」三男、長子味沙、仲子辰爾、季子麻呂、從」此而別始爲」三姓、各因」所」職以命」氏焉、葛井船津連等卽是也、〇略中伏惟、皇朝則天布」化、稽」古垂」風、弘」澤浹」于群方、叡政覃」於品彙、故能修」廢繼」絕、萬姓仰而賴」慶、正」名辨」物、四海歸而得」宜、凡有」懷」性莫」不」抃躍、眞道等先祖、委」質聖朝、年代深遠、家傳」文雅之業、族掌」西庠之職、眞道等生逢」昌運」、預」沐」天恩、伏望改」換連姓」、蒙」賜朝臣」、於」是勅因」居賜」姓菅野朝臣、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菅野朝臣　同國〇百濟都慕王十世孫、貴首王之後也、

〔續日本紀四桓武〕延曆十年正月癸酉、春宮亮正五位下葛井連道依、主稅大屬從六位下船連今道等言、葛井船津連等、本出」一祖」、別爲」三氏」、而今津連等、幸遇」昌運」、先賜」朝臣」、而道依今道等猶滯」連姓」、方今聖主照臨、在」幽盡燭、至化潛運、稟」氣歸」仁、伏望、同」沐」天恩、共蒙」改」姓、詔許」之、道依等八人賜」姓宿禰、今道等八人、因」居賜」宮原宿禰」、又對馬守正六位上津連吉道等十人賜」宿禰」、少外記津連巨都雄等兄弟姉妹七人、因」居賜」中科宿禰」、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葛井宿禰　同祖、〇菅野朝臣鹽君男味散君之後也、

宮原朝臣〇朝臣一本作二宿禰一　同國〇百濟都慕王十世孫貴首王之後也、〇一本作二菅野朝臣同祖、鹽君男知仁君之後也一、

津朝臣〇朝臣一本作二宿禰一　同祖、〇菅野朝臣一本作二菅野一　鹽君男番侶君之後也、

中科朝臣〇朝臣一本作二宿禰一　同祖、〇菅野朝臣一本作二菅野一　鹽君孫宇志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攝津國諸蕃〕船連　菅野朝臣同祖、大阿卽〇卽一本作レ眞　王之後也、

〔三代實錄七清和〕貞觀五年八月九日己巳、右京人從五位下行皇太后宮大進御船宿禰彥主、從五位下行助敎兼備後權介御船宿禰佐世、內藏少屬正七位上御船宿禰氏柄、散位從七位上船連助道等、男女六人賜二姓菅野朝臣一、河內國丹比郡人左兵衞權大志正七位上船連貞直賜二姓御船宿禰一、彥主等之先、出自二百濟國貴須王一也、

〔三代實錄九清和〕貞觀六年八月十七日辛未、右京人河內守、從五位下蕃良朝臣豐村、右大史從六位下葛井連宗之、兵部少錄正六位上葛井連居都成等、賜二姓菅野朝臣一、本系出自二百濟國貴須一也、

〔三代實錄三十陽成〕元慶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壬午、右京人從五位下行山城權介船連副使麻呂、內藏權少允正七位上津宿禰輔主、主殿允大初位下葛井連直臣等三人、賜二姓菅野朝臣一、其先百濟國人也、

〔日本後紀十二桓武〕延曆廿三年四月辛未、中納言從三位和朝臣家麻呂薨、贈從二位大納言、家麻呂、贈正一位高野朝臣弟嗣之孫也、其先百濟國人也、爲レ人木訥、無二才學一、以二帝外戚一、特被二擢進一、蕃人入二相府一、自レ此始焉、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和朝臣　百濟國都慕王十八世孫、武寧王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百濟朝臣　同王〇都慕王　卅世孫、惠王之後也、

〔續日本後紀九仁明〕承和七年六月丙寅、備中介外從五位下余何〇何一本作レ河　成、右京大屬正六位下余福成等三人、賜二姓百濟朝臣一、其先百濟國人也、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林連　同國〇濟　人、木貴公之後也、

廣田連　同國人、爭〇爭一本作レ辛　帝又作レ辛　臣君之後也、

沙田史　同國人、意保尼王之後也、

大丘造　同國速〇速一本作レ宵　古王十二世孫、恩率高難延子之後也、

〔三代實錄九清和〕貞觀六年八月八日壬戌、左京人武藏權大掾正七位下大丘造塵繼、散位從七位上大丘連田刈等四人、賜二姓宿禰一、其先百濟人也、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小高使主　同國〇濟　百人、毛甲姓加須流氣之後也、

飛鳥部　同國〇濟　百人、本〇本一本作レ木　吉志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三吉〇吉一本作レ善　宿禰　同國〇濟　百速古大王之後也、

安勅連　同國、魯王之後也、

城篠連　同國人、達率支母未惠遠之後也、

市往公　同國、明王之後也、

岡連　市往公同祖、目圖王男安貴之後也、因二鬼神感和之義一命レ氏、謂二鬼室一、廢帝天平寶字三年、改賜二百濟公姓一、

百濟伎　同國、都慕王孫、德佐王之後也、

廣津連　同國、近貴首王之後也、

清道連　同國人、恩率納比且止之後也、

廣海連　韓王信之後也、王須敎〇敎一本作レ敬　之後也、

不破連　出自二百濟國都慕王之後一、毘有王也、

麻田連　朝鮮王、淮之後也、

廣田連　辛臣君之後也、

己〇己一本作レ巳　汶氏　春野連同祖、速〇速一本作レ宵　古王孫、汶休爰之後也、

汶斯氏　同王孫、比流王之後也、
大縣史　百濟國人、和德之後也、
道祖史　百濟國王、挨許里公之後也、
〔三代實錄六清和〕貞觀四年七月廿八日乙未、右京人中宮少屬正八位上道祖史豐富賜二姓惟道宿禰一、阿智使主之黨類、自二百濟國一來歸也、
〔三代實錄十清和〕貞觀七年五月廿日庚子、左京人造酒令史正六位上道祖史永主、散位大初位下道祖史高直等二人、賜二姓惟道宿禰一、其先出レ自二百濟國人王孫許里公一也、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大原史　漢人、木姓阿留素西姓令貴之後也、
苑部首　百濟國、久知豆神之後也、
民首　同國人、努利使主之後也、
高野造　同國人、佐平余自信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飛鳥戶造　同國濟○百比有王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河內國諸蕃百濟〕飛鳥戶造　同國濟○百主比有王男、琨伎王之後也、
〔三代實錄六清和〕貞觀四年七月廿八日乙未、左京人造兵司少令史正六位上飛鳥戶造禰道、賜二姓百濟宿禰一、百濟國混伎之後也、
〔三代實錄七清和〕貞觀五年八月十七日丁丑、右京人外從五位下行主計助飛鳥戶造豐宗等男女八人、賜二姓御春朝臣一、其先出レ自二百濟國人琨伎一也、
十月十一日庚午、右京人陰陽少屬從六位上飛鳥戶造清貞、內豎正六位上飛鳥戶造清生、太政官史正八位下飛鳥戶造河主、河內國高安郡人主稅大屬正七位上飛鳥戶造有雄等、並賜二姓百濟宿禰一、其先百濟國人比有之後也、
〔三代實錄九清和〕貞觀六年八月十七日辛未、左京人太皇太后宮少屬正七位上百濟宿禰有世、賜二姓御春朝臣一、有世其先出レ自二百濟國人比有一也、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中野造　同國濟○百人、杆率答他斯知之後也、
眞野造　同國、肖古王之後也、
枌○枌一本作レ杉谷造　同國人、堅祖州耳之後也、
坂田村主　同國人、顯○顯一本作レ頭貴村主之後也、
上勝　同國人、多利須々之後也、
不破勝　同國人、淳○淳一本作レ淳武止等之後也、
刑部　百濟國酒王之後也、
漢人　百濟國人、多夜加之後也、
賈氏　同國人、賈義將之後也、
半吡氏○氏一本無同國沙半王之後也、
大石椅立　同國人、庭姓蚊爾之後也、
林椅立　林連同祖、百濟國人木貴之後也、
大石林　同上、
〔新撰姓氏錄山城國諸蕃百濟〕民首　水海連同祖、百濟國人、怒理使主之後也、
伊部造　同國人、乃里使主之後也、
未使主　同國人、津留牙使主之後也、
木日佐　同上、
勝　同國人、多利須々之後也、
岡屋公　同國比流王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大和國諸蕃〕縵連　百濟人、狛之後也、

和連　百濟國主雄蘇利紀王之後也、

宇奴首　同國君男、彌奈曾富意彌之後也、

波多造　同國人、佐布利智使主之後也、

鷹口造　同國人、拔田自〇自一本作白城君之後也、

園人首　同國、久知豆神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攝津國諸蕃〕廣井連　百濟國避流王之後也、

林史　林連同祖、百濟國人木貴之後也、

爲奈部首　同國人、中津波手之後也、

牟古首　同國人、片禮吉志之後也、

原首　眞神宿禰同祖、福王之後也、

三野造　百濟國人、布須麻乃古意彌之後也、

村主　葦屋村主同祖、意寶荷羅支王之後也、

勝　上勝同祖、多利須々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河內國諸蕃〕水海連　百濟國人、努理使主之後也、

調曰佐　同上

河內連　出自百濟國都慕王男、陰太貴首王也、

佐良々連　同國人、久米都彦之後也、

錦部連　三善宿禰同祖、百濟國速古太、一本作近肖古王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和泉國諸蕃〕錦部連　三善宿禰同祖

〔三代實錄清和〕貞觀九年四月廿五日甲午、主稅少允從六位上錦部連三宗麻呂、木工少允正六位上錦部連安宗、賜姓惟良宿禰、其先百濟國人也、

〔新撰姓氏錄河內國諸蕃〕依羅連　百濟國人、素彌〇彌一本作爾志夜麻美乃君之後也、

山河連　同上

岡原連　百濟國辰斯王子、知宗之後也、

林連　同國、直支王之後也、又云周王

吳服造　同國、阿漏史之後也、

宇努造　同國人、彌那子富意彌之後也、

飛鳥戶造　同國主比有王男、琨伎王之後也、

飛鳥戶造　百濟國、末多王之後也、

古市村主　同國、虎王之後也、

上曰佐　同國人、久爾能古使主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和泉國諸蕃〕百濟公　百濟國酒王之後也、

六人部連　同上

信太首　百濟國人、百千〇千一本作午之後也、

取石造　同國人、阿麻意彌之後也、

葦屋村主　同國人、意寶荷羅支王之後也、

村主　葦屋村主同祖、大根使主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未定雜姓左京〕百濟氏　百濟國牟利加佐王之後者、不見、

朝戶　同國人、胸廣使主朝戶之後者、不見、

遣使

足奈　同國人、從七位下足奈眞己之後者、不見、

〔新撰姓氏錄未定雜姓右京〕五良公　百濟國王意里都解四世孫、秦羅君之後者、不見、

堅祖氏　百濟國人、堅祖爲智之後者、不見、

古氏　同國人、杵率玖君之後者、不見、

加羅氏　同國人、都玖君之後者、不見、

吳氏　同國人、從率○從率一本作德率吳伎州之後者、不見、

〔新撰姓氏錄未定雜姓山城〕廣幡公　百濟國津王之後者、不見、

〔新撰姓氏錄未定雜姓河內〕大友史　百濟國人、白猪奈世之後者、不見、

船子首　同國人、久爾君之後者、不見、

新木首　同國人、伊居留君之後者、不見、

豐村造○造一本作連　同國人、德率古魯父○父一本作文佐之後者、不見、

八俣部　同國人、多地多祁卿之後者、不見、

長田使主　同國人、爲君○君一本作居王之後者、不見、

舍人　同國人、利加志貴志○志字一本無王之後者、不見、

〔三代實錄清和〕二貞觀八年正月廿六日癸卯、右京人正六位上安峯連小島、從六位下安峯連眞魚等五人、改連姓賜宿禰、其先百濟人也、

〔日本書紀仁德〕四十一年三月、遣紀角宿禰於百濟、始分國郡疆場、具錄鄉土所出、是時百濟王之孫酒君無禮、由是紀角宿禰訶責百濟王、百濟王懼之、以鐵鎖縛酒君、附襲津彥而進上、

〔日本書紀繼體〕十七三年二月、遣使于百濟、百濟本記云、久羅麻致支弥從日本來、未詳、括出在任那日本縣邑百濟百姓、浮逃絕貫三四世者、並還百濟附貢也、六年四月丙寅、遣穗積臣押山使於百濟、仍賜筑紫國馬四十匹、

敎授

〔日本書紀欽明〕十九四年十一月甲午、遣津守連、詔百濟曰、在任那之下韓、百濟郡令城主、宜附日本府、幷持詔書宣曰、爾屢抗表、稱當建任那十餘年矣、表奏如此、尙未成之、且夫任那者、爲爾國之棟梁、如折棟梁、誰成屋宇、朕念在茲、爾須早建、汝若早建任那、河內直等、自當止退、豈足云乎、六年三月、遣膳臣巴提便○便天書下同作使下同使于百濟、十一月、膳臣巴提便還自百濟言、臣被遣使、妻子相逐去、行至百濟濱、日晩停宿、小兒忽亡、不知所之、其夜大雪、天曉始求、有虎連跡、臣乃帶刀攝甲尋至巖岫、拔刀曰、敬受絲綸、劬勞陸海、櫛風沐雨、籍草班荊者、爲愛其子、令紹父業也、惟汝威神、愛子一也、今夜兒亡、追蹤覓至、不畏亡命、欲報故來、旣而其虎進前、開口欲噬、巴提便忽申左手執其虎舌、右手刺殺、剝取皮還、

〔日本書紀敏達〕二十四年四月庚寅、吉士譯語彥使於百濟、王人奉命爲使、三韓自稱爲宰、言宰於韓、蓋古之所出也、濟國王與乎、如今言使也、餘皆倣此、大別王未詳所出、六年五月丁丑、遣大別王與小黑吉士、宰於百濟之世、新羅滅內官家之國、先考天皇、謀復任那、不果而崩、不成其志、是以朕當奉助神謀、復興任那、今在百濟、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子、達率日羅、賢而有勇、故朕欲與其人相計、乃遣紀國造押勝與吉備海部直羽島、喚於百濟、十月、紀國造押勝等還自百濟、復命於朝曰、○略下

〔日本書紀二十四皇極〕元年二月戊申、詔大臣曰、○略中以國勝吉士水鷄可使於百濟、水鷄此云倶比那一五月庚午、百濟國使船、與吉士船俱泊于難波津、使於百濟、蓋吉士前奉二百濟一乎、壬申、百濟使人進調、吉士服命○服命恐復命誤

〔日本書紀欽明〕十九八年四月、百濟遣前部德率眞慕宣文奈率歌麻等乞救軍、九年正月乙未、百濟使人前部德率眞慕宣文等請罷、因詔曰、所乞救軍必當遣救、宜速報王、四月甲子、百濟遣中部杆率掠葉禮等奏曰、德率宣文等奉勅至臣蕃曰、所乞救兵、應時遣送、祇承恩詔、嘉慶無限、然馬津城率衆圍馬津城一虜謂之曰、由安羅國與日本府招來勦罰、以事准況、寔當相似、然三廻欲審其言、遣召而並不來、故深勞念、伏願可畏天皇、西蕃皆稱日本天皇爲二可畏天皇一、先爲勦當、暫停所乞救兵、待臣遣報、詔曰、式聞呈奏、爰覿所憂、日本府與安羅、不救隣難、亦朕所疾也、又復密使于高麗者不可信也、朕命卽自遣之、不命何容可得、

願王開襟緩帶、恬然自安、勿深疑懼、宜共任那、依前勅戮力、俱防北敵、各守所封、朕當遣送若干人、充實安羅逃亡空地、六月壬戌、遣使詔于百濟曰、德率宣文、取歸以後、當復何如、朕聞汝國爲狛賊所害、宜共任那、勵策同謀、如前防距、閏七月辛未、百濟使人掠葉禮等罷歸、十月遣三百七十人於百濟、助築城於得爾辛、十年六月辛卯、將德文貴固德馬次文等請罷歸、因詔曰、延那斯麻都、陰私遣使高麗者、朕當遣問虛實、所乞軍者、依願停之、十一年二月庚寅、遣使詔于百濟（百濟本記云、三月十二日辛酉、日本使人阿比多卒、三舟、）來至都下、曰、朕依將德久（久上文作文）貴固德馬進文等所上表意、一々敎示如視掌中、思欲具情冀將盡抱、大市頭（大市頭恐歸傍訓撥入、）後如常無異、今但欲審報辭故遣使之、又復聞奈率馬武、是王之股肱臣也、納上傳下、甚協王心而爲王佐、若欲國家無事、長作官家、永奉天皇、宜以馬武爲大使、遣朝而已、重詔曰、朕聞、北敵强暴、故賜矢三十具、庶防一處、四月庚辰朔、在百濟（日本王人、方欲還之、百濟一日庚辰、日本阿比多還也、）百濟王聖明、謂王人曰、任那之事、奉勅堅守延（延原作近、據上文改、）獻高麗奴六口、別贈王人奴一口、（皆攻爾林所禽奴也、）十三年五月乙亥、百濟加羅、安羅、遣中部德率木劦今敦、河內部阿斯比多等奏曰、高麗與新羅通、和幷勢謀滅臣國、與任那、故謹求請救兵、（先攻不意軍之多少、隨天皇勅、詔曰、今百濟王、安羅王、加羅王、與日本府臣等、俱遣使奏狀聞訖、亦宜共任那、幷心一力、猶尙若茲、必蒙上天擁護之福、亦賴可畏天皇之靈也、十四年正月乙亥、百濟遣上部德率科野次酒、杆率禮塞敦等乞軍兵、戊寅、百濟使人中部杆率木劦今敦、河內部阿斯比多等罷歸、六月、遣內臣（闕名）使於百濟、仍賜良馬二匹、同船二隻、弓五十張、箭五十具、勅云、所請軍者隨王所須、八月丁酉、百濟遣上部奈率科野新羅下部因德（因德出也、按通證云、新羅擧所固德、）汶休帶山等上表曰、去年臣等同議、遣內臣德率次酒、任那大夫等奏海表諸彌移居之事、伏待恩詔、如春草之仰甘雨也、今年忽聞、新羅與狛國通謀云、百濟與任那頻詣日本、意謂是乞軍兵伐我國歟、事若實者國之敗亡可企踵而待、庶先日本軍兵未發之間、伐取安羅、絕日本路、其謀若是、臣等聞茲深懷危懼、卽遣疾使輕舟、馳表以聞、伏願天慈速遣前軍後軍、相續來救、逮于秋節、以固海表彌移居也、若遲晚者、嚙臍無及矣、所遣軍衆來到臣國、衣糧之費、臣當充給、來到任那、亦復如是、若不堪給、臣必助充、令無乏少、別的臣敬受天勅、來撫臣蕃夙夜乾乾、勤修庶務、由是海表諸蕃皆稱其善、謂當萬歲肅清海表、不幸云亡、深用追痛、今任那之事誰可修治、伏願天慈連遣其代、以鎭任那、又復海表諸國甚乏弓馬、自古迄今受之天皇、以禦强敵、伏願天慈多賜弓馬、十五年正月丙申、百濟遣中部木劦施德文次、前部施德曰佐分屋等於筑紫、諮內臣佐伯連等、曰德率次酒、杆率塞敦等、以去年閏月四日到來云、臣等（內臣等者、謂內臣也、）以今年正月到、如此善而未審來不也、又軍數幾何、願聞、若于預治營壁、別諮方聞奉可畏天皇之詔、來詣筑紫、看送賜軍、聞之歡喜無能比者、此年之役、甚危於前、願遣賜軍使、逮正月、於是內臣奉勅而答報曰、卽令遣助軍數一千、馬一百匹、船四十隻、二月、百濟遣下部杆率將軍三貴上部奈率物部烏等乞救兵、三月丁亥朔、百濟使人中部木劦施德文次等罷歸、五月戊子、內臣卒舟師詣于百濟、十二月、百濟遣下部杆率汶斯干奴上表曰、百濟王臣明、及在安羅諸倭臣等、任那諸國旱岐等奏、以斯羅無道、不畏天皇、與狛同心、欲殘滅海北彌移居臣等、共議、遣有至臣等仰乞軍士、征伐斯羅、而天皇遣有至臣、帥軍以六月至來、臣等深用歡喜、以十二月九日、遣攻斯羅、臣先遣東方領物部莫歌武連、領其方軍士攻函山城、有至臣所將來民、筑紫物部莫奇委沙奇、能射火箭、蒙天皇威靈、以月九日酉時、焚城拔之、故遣單使、馳船奏聞、別奏、若但斯羅者、有至臣所將軍士、亦可足矣、今狛與斯羅同心戮力、難可成功、伏願速遣竹斯島上諸軍士、來助臣國、又助任那、則事可成、又奏、臣別遣軍士萬人、助任那、幷以奏聞、今事方急、單船遣奏、但奉好錦二匹、靴氈一領、斧三百口、及所獲城民男二女五、輕薄追用悚懼、餘昌謀伐新羅者老諫曰、天未與懼禍及餘昌曰、老矣、何怯也、我事大國、有何懼也、遂入新羅國、築久陀牟羅塞、其父明王憂慮、餘昌長苦行陣、久廢眠食、父慈多闕、子孝希成、乃自往迎慰勞、新羅聞明王親來、悉發國中兵、斷道擊破、是時新羅謂佐知村飼馬奴苦都（更名谷智、）曰、苦都賤奴也、明王名主也、今使賤奴殺名主、冀傳後世、莫忘於口、己卯、苦都乃獲明王、再拜曰、請斬王

首、明王對曰、王頭不合受奴手、苦都曰、我國法、違背所盟、雖曰國王、當受奴手、（一本云、明王乘胡床、明王仰天大息涕泣許諾曰、寡人每念常痛入骨髓、願計不可苟活、乃延首受斬、苦都斬首而殺、掘坎而埋、（一本云、新羅葬理、理恐埋誤、明王頭骨而以禮送餘骨於百濟、今新羅王理明王骨於北廳階下、名此廳曰都堂、）徐昌遂見圍繞、欲出不得、士卒遑駭、不知所圖、有能射入筑紫國造、進而彎弓占擬、射落新羅騎卒最勇壯者、發箭之利通所乘鞍前後橋、及其被甲領會也、復續發箭如雨、彌屬不懈、射卻圍軍、由是徐昌及諸將等、得從間道逃歸、徐昌讃國造射卻圍軍、尊而名曰鞍橋君、（鞍橋、此云二矩羅賦一、）於是新羅將等、具知百濟疲盡、遂欲謀滅無餘、有一將云、不可、日本天皇、以任那事屢責吾國、況復謀滅百濟官家、必招後患、故止之、

十六年二月、百濟王子餘昌、遣王子惠、（王子惠者、威德王之弟也、）奏曰、聖明王、爲賊見殺、（十五年爲新羅所殺、故今奏之、）天皇聞而傷恨、遣使者、迎津慰問、於是許勢臣問王子惠曰、爲當欲留此間、爲當欲向本鄉、惠答曰、依憑天皇之德、冀報考王之讎、若垂哀隣、多賜兵革、雪垢復讎、臣之願也、臣之去留、敢不唯命是從、俄而蘇我臣問訊曰、聖王妙達天道地理、名流四表、八方、意謂永保安寧、統領海西蕃國、千年萬歲、奉事天皇、豈圖一旦眇然昇遐、與水無歸、卽安玄室、何痛之酷、何悲之哀、凡在含情、誰不傷悼、當復何咎致茲禍也、今復何術用鎮國家、惠報答之曰、臣稟性愚蒙、不知大計、何況禍福所倚、國家存亡者乎、蘇我卿曰、昔在天皇大泊瀬（雄略之世、汝國爲高麗所逼危甚累卵、於是天皇命神祇伯敬受策於神祇祝者、遁託神語報曰、屈請建邦之神、往救將亡之主、必當國家謐靖、人物又安、由是請神往救、所以社稷安寧、原夫建邦神者、天地剖判之代、草木言語之時、自天降來造立國家之神也、頃聞汝國輕而不祀、方今悛悔前過、修理神宮、奉祭神靈、國可昌盛、汝當莫忘、八月、百濟餘昌謂臣等曰、小子今願奉爲考王、出家修道、諸臣百姓報言、今君王欲得出家修道者、且奉敕也、嗟夫前慮不定、後有大患、誰之過歟、夫百濟國者、高麗新羅之所爭欲滅、自始開國迄于是歲、今此國宗將授何國、要須道理分明應敎、縱使能用耆老之言、豈至於此、請悛前過、無勞出俗、如欲果願須度國民、徐昌對曰、諾、卽就圖於臣下、（臣下遂用相議爲度、）百人、多造幡蓋種種功德云々、十七年正月、百濟王子惠請罷仍賜

兵仗良馬甚多、亦頻賞祿、衆所欽歎、於是遣阿倍臣、佐伯連、播磨直、率筑紫國舟師、衞送達國、別遣筑紫火君（百濟本記云、筑紫君兒、火中君弟、）率勇士一千、衞送彌氏（彌津名）因令守津路要害之地焉、

（日本書紀二十一齊明六）六年十月、百濟佐平鬼室福信、遣使上表、乞師請救、幷乞王子余豐璋曰、（或本云、佐平貴智、）遂率正政也、唐人率我蠢賊、來蕩搖我疆場、覆我社稷、俘我君臣、（百濟王義慈、其妻恩古、其子隆等、其臣大佐平子福、國辨成、孫登等、凡五十餘人、於秋七月十三日、爲蘇將軍所捉、而送去於唐國、）（一云是無故持兵之徵乎、）而百濟國遙賴天皇護念、更鳩集以成邦、方今謹願迎百濟國遣侍天朝、王子豐璋、將爲國主、云々、詔曰、乞師請救、聞之古貴、扶危繼絕、著自恒典、百濟國窮來歸我、以本邦喪亂、靡依靡告、枕戈嘗膽、必存拯救、遠來表啓、志有難奪、可分命將軍、百道俱前、雲會雷動、俱集沙喙、翦其鯨鯢、紓彼倒懸、宜有司具爲與之、以禮發遣云々、（送王子豐璋及妻子與其叔父忠勝等、其正發遣之時、見于七年、或本云、天皇立豐璋爲王、立塞上爲輔、而以禮發遣焉、）

十二月庚寅、天皇幸于難波宮、天皇方隨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將遣救軍、而初幸斯備諸軍器、

（日本書紀二十七天智）皇祖母尊（○齊明）即天皇位、七年七月丁巳朔、皇太子（○天智）素服稱制、是月蘇將軍與突厥王子契苾加力等、水陸二路至于高麗城下、皇太子、還居于長津宮、稍聽水表之軍政、八月、遣前將軍大華下阿曇比邏夫連、小華下河邊百枝臣等、後將軍大華下阿倍引田比邏夫臣、大山上物部連熊、大山上守君大石等、救於百濟、仍送兵仗五穀、（或本續此末云、別使大山下狹井連檳榔、小山下秦造田來津、守護百濟、）九月、皇太子御長津宮、以織冠授於百濟王子豐璋、復以多臣蔣敷之妹妻之焉、乃遣大山下狹井連檳榔、小山下秦造田來津、率軍五千餘衞送於本鄉、於是豐璋入國之時、福信迎來、稽首奉國朝政皆悉委焉、

元年正月丁巳、賜百濟王布三百端、十二月丙戌朔、百濟豐璋、其臣佐平福信等、與狹井連（闕名）朴市田來津議曰、此州柔者、遠隔田畝、土地磽确、非農桑之地、是拒戰之場、此焉久處、民可飢儉、今可遷於避城、避城者、西北帶以古連旦涅之水、東南據深淀巨堰之防、繚以周田、決渠降雨、華實之毛、則三韓之上腹焉、衣食之源、則二儀

之隩區矣、雖曰地卑、豈不遷歟、於是朴市田來津、獨進而諫曰、避城與敵所在之間、一夜可行、相近茲甚、若有不虞、其悔難及者矣、夫飢者後也、亡者先也、今敵所以不妄來者、州柔設置山險、盡爲防禦、山峻高而谿隘、守易而攻難之故也、若處卑地、何以因〇因原作國、據日本紀改、居而不搖動、及今日乎、遂不聽諫而都避城、是歲爲救百濟、修繕兵甲、備具船舶、儲設軍粮、二年二月丙戌、新羅人燒燔百濟南畔四州、幷取安德等要地、於是避城去、賊近故勢不能居、乃還居於州柔、如田來津之所計、是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續守言等、三月、遣前將軍上毛野君稚子、間人連大蓋、中將軍巨勢神前臣譯語、三輪君根麻呂、後將軍阿倍引田臣比邏夫、大宅臣鎌柄、率二萬七千人、打新羅、五月癸丑朔、犬上君〔闕名〕馳告兵事於高麗、而還、見糺解於石城、糺解仍語福信之罪、六月、百濟王豐璋嫌福信有謀反心、以革穿掌而縛、時難自決、不知所爲、乃問諸臣曰、福信之罪既如此焉、可斬不、於是達率德執得曰、此惡逆人、不合放捨、福信卽唾於執得曰、腐狗癡奴、王勒健兒、斬而醢首、八月甲午、新羅以百濟王斬己良將、謀直入國先取州柔、於是百濟知賊所計、謂諸將曰、今聞大日本國之救將廬原君臣、率健兒萬餘、正當越海而至、願諸將軍等、應預圖之、我欲自往時〇時恐誤羅白村、戊戌、賊將至於州柔、繞其王城、大唐軍將率戰船一百七十艘、陣列於白村江、戊申、日本船師初至者、與大唐船師合戰、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堅陣而守、己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而相謂之曰、我等爭先、彼應自退、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軍、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績、赴水溺死者衆、艫舳不得廻旋、朴市田來津、仰天而誓、切齒而嗔、殺數十人、於焉戰死、是時百濟王豐璋、與數人乘船逃去高麗、九月丁巳、百濟州柔城始降於唐、是時國人相謂之曰、州柔降矣、事無奈何、百濟之名絕于今日、丘墓之所、豈能復往、但可往於弖禮城、會日本軍將等、相謀事機所要、遂教本在枕服岐城之妻子等、令知去國之心、辛酉、發途於牟弖、癸亥、至弖禮、甲戌、日本船師及佐平余自信、達率木素貴子、谷那晉首、憶禮福留、幷國民等至於弖禮城、明日發船始向日本、

〔金石萃編五十三〕平百濟國碑〇碑文略

東史云、唐高宗顯慶五年、新羅武烈王上表言、進貢之路、經百濟高句麗、輒爲兩國所梗、帝大怒、遣將軍蘇定方領舟師渡海征百濟、與新羅將金庾信夾擊、大破濟兵、虜其王義慈、革其國置熊州都督府、刻石爲燇於百馬江上、以紀功、撰者陵州刺史賀遂亮、書者洛州河南權懷素、至今古燇巋然立道左、未幾、唐又遣李世勣平高句麗、寘安東都護府、已而兩國之地、皆爲新羅所併、三韓始合爲一、今案權懷素考其世代、乃非善草之上人也、筆畫蒼勁、結構嚴整、一變六朝之體、始知間架之法、已在顏柳之前、而精神風韻、少遜於歐褚、然想是當善書名者、可稱東方古蹟之首矣、歲戊午陽月上澣三韓洪良浩識、

〔東國通鑑八三國紀〕唐龍朔二年、新羅文武王二年、〇我天智元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一年

七月、唐熊津都督劉仁願等、大破百濟兵於熊津、帝以平壤軍還勅仁願等、西歸、劉仁軌以爲、如此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乃守便宜擊破福信餘衆於熊津、東拔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仍分兵鎮守、福信等以眞峴城臨江高險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板堞、比明入城、斬殺八百人、遂通新羅餉道、仁願奏請益兵、詔左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發淄青萊海兵七千人、往就熊津、時福信專權、與豐寢相猜、謀殺豐、豐帥親信掩斬之、遣使高句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唐龍朔三年、新羅文武王三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年、九月、新羅王及唐熊津總管孫仁師等、攻百濟周留城、拔之、扶餘豐奔高句麗、先是仁師來與仁願合、士氣大振、新羅王率金庾信等二十八將來助、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林城水陸之衝、合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加留城百濟巢穴、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帥步騎、仁軌及扶餘隆帥舟師、自熊津江進、同趍周留城、遇倭人於白江口、新羅軍力戰、四合皆克、焚其舟四百艘、煙焰灼天、海水爲赤、豆陵尹周留等城皆下、豐脫身走、王子忠勝忠志等、帥其衆與倭人皆降、新羅王謂倭人曰、我與

爾國隔海講和聘問交通、未嘗交構、何今日與百濟謀我、今爾之命在我掌握、不忍殺之、歸語爾王、遂縱之、分兵擊諸城、降之、獨庾信受信所據任存城險固糧儲又多、攻之三旬不下、十一月、唐劉仁軌遣將攻拔任存城、（唐麟德元年、新羅文武王四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三年、○我天智三年）二月、唐遣劉仁願將兵代戍熊津、以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俾還其國、招輯餘衆、令與新羅釋憾、（唐麟德二年、新羅文武王五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四年、○我天智四年）八月庚子、新羅王與劉仁願扶餘隆同盟于熊津之就利山、其誓詞曰、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逆順、不敦隣好、不睦親姻、結托高句麗、交通倭國、共爲殘暴、侵削新羅、剽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諭以和會、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龔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潴宮汚宅、作誡來裔、拔本塞源、垂訓後昆、然懷柔伐叛、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冊、故立前百濟大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各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寔宣成旨、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兄弟、祇奉綸音、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蕞塞、若有背盟二三、其德興兵動衆、侵犯邊陲、明神監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禋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券、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敢違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仁軌之辭也、猷訖埋牲幣於壇之壬地、藏其書於新羅宗廟、於是仁軌領新羅使者及百濟耽羅倭人四國使、浮海西還、會祀泰山、隆畏衆携散、亦歸京師、後唐以隆爲熊津都督帶方郡王、遣歸國安輯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隆畏新羅之强、不敢入舊國、寄治高句麗死、百濟遂滅、

〔日本靈異記上〕遣兵救信敬觀世音菩薩得現報緣第十七

伊豫國越智郡大領之先祖越智直、爲救百濟、遣到軍之時、唐兵所擒、至其唐國、我國八人同住一洲、償得一觀音菩薩像、信敬尊重、八人同心、竊截松木以爲舟、奉請其像、安置舟上、各立誓願、念彼觀音、爰隨西風、直來筑紫、朝廷聞之、召問事、天皇乘（○乘恐誤、下猶有脫字）、令申所樂、於是越智直言、立郡欲仕、天皇可、然後

賜物
賜地

建郡、造寺、卽置其像、自時迄于今世、子孫相繼歸敬、蓋是觀音之力、信心之至也、

〔日本書紀三十持統〕四年九月丁酉、軍丁筑紫國上陽咩郡人大伴部博麻、從新羅送使大奈末金高訓等、還至筑紫、十月乙丑、詔軍丁筑紫國上陽咩郡人大伴部博麻曰、於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齊明）七年救百濟之役、汝爲唐軍見虜、洎天命開別天皇（○天智）三年、土師連富杼、氷連老、筑紫君薩夜麻、弓削連元寶兒四人、思欲奏聞唐人所計、緣無衣粮憂不能達、於是博麻謂土師富杼等曰、我欲奏汝還向本朝、緣無衣粮俱不能去、願賣我身、以充衣食、富杼等任博麻計、得通天朝、汝獨淹滯他界、於今三十年矣、朕嘉厥尊朝愛國賣己顯忠、故賜務大肆幷絁五匹、絲一十斤、布三十端、稻一千束、水田四町、其水田及至曾孫也、免三族課役、以顯其功、

〔續日本紀三文武〕慶雲四年五月癸亥、讃岐國那賀郡錦部刀良、陸奥國信太郡壬生五百足、筑後國山門郡許勢部形見等各賜衣一襲及鹽穀、初救百濟也、官軍不利、刀良等被唐兵虜沒、作官戶、歷四十餘年乃免、刀良至是遇我使粟田朝臣眞人等、隨而歸朝、憐其勤苦有此賜也、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七年正月丙午、百濟使人中部奈率己連等罷歸、仍賜以良馬七十匹、船一十隻、十二年三月、以麥種一千斛、賜百濟王、

〔日本書紀九神功〕四十九年三月、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則與久氐等共勒兵而度之、至卓淳、因將襲新羅、時或曰、兵衆少之、不可、破新羅、更復奉上沙白蓋盧、請增軍士、卽命木羅斤資、沙沙奴跪（是二人不知其姓人也、但木羅斤資者百濟將也、）領精兵、與沙白蓋盧共遣之、俱集于卓淳、擊新羅而破之、因以平定比自㶱、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仍移兵西廻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以賜百濟、

〔日本書紀十應神〕十六年、是歲百濟阿花王薨、天皇召直支王、謂之曰、汝返於國以嗣位、仍且賜東韓之地（東韓者、甘羅城、高城、爾林城、是也、）而遣之、

〔日本書紀十七繼體〕六年十二月、百濟遣使貢調、別表請任那國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中略）依表賜

任那四縣、七年六月、百濟遣姐彌文貴將軍、洲利卽爾將軍、副穗積臣押山、百濟本記云、委意斯移麻岐彌、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別奏云、伴跛國略奪臣國己汶之地、伏請天恩、判還本屬、十一月乙卯、於朝廷引列百濟姐彌文貴將軍、斯濟汶得至、安羅辛巳奚、及賁巴委佐、伴跛旣殿奚、及竹汶至等、奉宣恩勅、以己汶帶沙賜百濟國、是月伴跛國、遣戢支獻珍寶、乞己汶之地、而終不賜、國、十年九月、百濟遣州利卽次將軍、副物部連來謝賜己汶之地、二十三年三月、百濟王謂下哆唎國守穗積押山臣曰、夫朝貢使者、恒避島曲、每若風波、因茲濕所賚、全壞無色、請以加羅多沙津、爲臣朝貢津路、是以押山臣、爲請聞奏、是月遣物部伊勢連父根、吉士老等、以津賜百濟王、於是加羅王、謂勅使云、此津從置官家以來、爲臣朝貢津涉、安得輒改賜隣國、達元所封限地、勅使父根等、因斯難以面賜、却還大島、別遣錄史、果賜扶余、由是加羅結黨新羅、生怨日本、

授位

〔日本書紀二十七天智〕皇祖母尊○齊明卽天皇位、七年七月丁巳朔、○略甲申九月、皇太子○天智御長津宮、以織冠授於百濟王子豐璋、四年二月、是月勘校百濟國官位階級、仍以佐平福信之功、授鬼室集斯小錦下、〔日本書紀二十七天智〕皇太子○天智稱制、元年五月丙申朔、○丙申恐翹岐濟○百濟使人、拜百濟王南典、

雜載

〔日本書紀十六武烈〕三年十一月、是月百濟意多郎卒、葬於高田丘上、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六年九月、是月百濟遣丈六佛像、製願文曰、蓋聞造丈六佛像功德甚大、今敬造、以此功德、願天皇獲勝善之德、天皇所用彌移居國、俱蒙福祐、又願普天之下、一切衆生、皆蒙解說、故造之矣、

〔日本書紀二十皇極四〕元年五月丙申、○丙申恐翹岐與妻畏忌兒死、果不臨喪、凡百濟新羅風俗、有死亡者、雖父母兄弟夫婦姉妹、永不自看、以此而觀、無慈之甚、豈別禽獸、

〔日本書紀二十皇極四〕二年是歲、百濟太子餘豐璋、以蜜蜂房四枚、放養於三輪山、而終不蕃息、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六〕四年是歲○略中出雲國言、於北海濱、魚死而積厚三尺許、其大如鮎、雀喙針鱗、鱗長數寸、俗曰雀入於海、化而爲魚、名曰雀魚、或本云、至庚申年七月、百濟遣使奏言、大唐新羅幷力伐我、旣以王后太子爲虜而去、由是國家以兵士甲卒陣于西北畔、〔赭〕修城柵、斷塞山川之兆、又西海使小華下阿曇連頬垂自百濟還言、百濟伐新羅還、時馬自行、道於寺金堂、晝夜勿息、唯食草時止、或本云、至庚申年、爲敵所滅之應也、

〔日本書紀二十七天智〕三年五月甲子、百濟鎭將劉仁願遣朝散大夫郭務悰等、進表函與獻物、十月戊寅、發遣郭務悰等、是日勅○是日勅原作勅、據集解說改、中臣內臣、遣沙門智祥賜物於郭務悰、戊寅、饗賜郭務悰等、

十二月乙酉、郭務悰等罷歸、

〔善隣國寶記上〕天智天皇三年

海外國記曰、天智天皇三年四月、大唐客來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國郭務悰等卅人、百濟佐平禰軍等百餘人到對馬島、遣大山中采女通信侶、僧智辨等、送使人答曰、有將軍牒書一函幷獻物、乃授牒書一函於智辨等來喚客於別館、於是智辨問曰、有表書幷獻物以不、中津守連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德、僧智辨等、稱筑紫太宰辭實是勅旨告客等、今見客等來狀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濟鎭將私使、亦復所賚文牒送上執事私辭、是以使人得入國書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辭奏上耳、十二月、博德授客等牒書一函、函上著鎭西將軍、日本鎭西筑紫大將軍牒、在百濟

國大唐行軍總管使人朝散大夫郭務悰等至、披覽來牒、尋省意趣、既非天子使、又無天子書、唯是總管使乃爲執事牒、牒是私意、唯須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云々、此亦師安、廣忠、信後、師遠、廣宗五人、同所勘也、〔取戒慨言上ノ下〕近江大津宮御宇天智天皇の御代二年九月に、百濟はつひにほろぼされにき、同三年五月に、唐の百濟鎭將劉仁願といふもの、もとより、郭務悰といへるもの使として參れり、善隣國寶記に海外國記を引て此事を云るを見るに、○中略こは唐王が使にはあらず、さればこそ、まことは、そのいひつけをうけて、おこせしには有べし、さきにかの國より新羅をすくひ給へと申せしを、きこしめしいれずして、かへりて百濟をしもすくひて戰はしめ給ひしに、今此使をまだせしは、かの王、此度皇朝の御軍にたむかひ奉り、百濟の國をうらほろぼしつれば、天皇の御いかりふかゝらんことをおそれて、その大御心をなごめ奉らんがため、かつは御國のありさまをもうかゞはせんとなるべし、然れども今御いきどほり深くましますをりからと申し、殊にその王が使にもあらざるがゆゑに、京へもめし入れずして對馬よりかへされしなりけり、そも〳〵かの百濟の國は、息長帶姫尊○神功の御代より、官家國として、御世々々におこたらず、まめやかにつかへまつりきつるを、今かくうち滅しつれば、唐はいみじき皇朝の賊なれば、たとひ此使のむねぬや〳〵しくとも、さらにうけいれさせ給ふべきにはあらぬを、ましてさもあらざれば、まことにすみやかにおひかへさるべきことわりぞかし、されど猶御うつくしみをもて、纔なるをも賜ひしこと書紀に見えたり、さて其ころ對馬、壹岐島、筑紫などに防人烽などをおき給ひ、又筑紫に水城とて大堤をつきて水をたくはへなどせさせ給ひ、又長門筑紫に城をつかせ給ひしなどを思へば、かの劉仁願が牒書に、もし唐に御使をつかはしてむつび給はずば、軍をおこしておかし奉らんとやうのおもむきをほのめかして、おどし申せしことなどもや有けむ、さらずとも、かの使を京へもいれずてかへし給ひしかば、かの國の心ばかりがたければ、かねて云かそなへ給ひけむおと、さも有ぬべし、

古事類苑

外交部四

高麗

國號　二一七
世系　二二三
官位　二二九
來朝　二三〇
納貢　二三一
獻物　二三五
傳學藝　同
歸化　同
遣使　同
救援　二四一
征討　同
雜載　二四二

古事類苑

外交部四

高麗

高麗ハ、或ハ狛ニ作リ、コマト訓ス、外國ノ書ニハ、或ハ高句麗ニ作レリ、東西ハ海ニ臨ミ、南ハ新羅百濟ニ隣リ、北ハ靺鞨ニ界ス、今ノ咸鏡、平安、黃海、江原四道ヨリ、清國盛京省ニ亘リテ、三韓中最モ大ナル國ナリキ、

高麗ノ始祖ハ、鄒牟（或ハ仲牟、又朱蒙ニ作ル、ト稱シ、我崇神天皇六十年、卒本扶餘ニ都シ、辰韓ヲ改メテ高句麗ト稱シ、神功皇后征韓ノ後、我國ノ屬邦タリ、然ルニ時ニ或ハ朝貢ヲ闕キ、或ハ言辭無禮ナルニ由リ、屢、兵ヲ擧ゲテ之ヲ征服セシ事アリ、又ハ唐及新羅ニ攻メラレテ之ヲ救援セシ事アリシガ、天智天皇元年彼國寶藏王二十七年、終ニ唐ニ滅サル、其後二百五十一年ヲ歷テ醍醐天皇延喜十八年ニ其國ヲ再興シテ後高麗ト號セシコトハ、別ニ篇ヲ立テ、之ヲ詳ニセリ、

國號

〔八雲御抄三上國名〕高麗　こま

〔下學集上天地〕高麗（カウライ）又云二朝鮮一國一、又云二三韓一、

〔運歩色葉集古〕高麗（コマ）曰二朝鮮一國一、曰二三韓一、

〔和漢三才圖會六十四地理〕高麗（からこま）和名古末　凡十二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計四五万戸、

〔和漢三才圖會十三〕朝鮮

高句麗（からくり）　始祖東明王、（漢元帝建昭元年、）都二卒本扶餘一、改二辰韓號一爲二高句麗一、至二二十八世寶藏王（唐高宗總章元年、日本天智天皇七年、）亡一、（共七百五年、）

後高麗　高麗弓裔者、自立爲二王一、而奢侈甚、治世十八纔而亡、其臣有二王建一者、（後梁貞明四年、醍醐天皇延喜十八年、）立爲二王一、稱二太祖一、謂二之後高麗一、滅二新羅敬順王一、後百濟神劍爲二王一、（四百九十餘年、）至二三十二世一、王顓無道也、國相李仁人弑之、立二禍立昌一、皆廢、國人謀立二君王一、以二王瑤一、未二一年一、其臣李成桂廢二瑤一、自立爲二王一、以來復名二朝鮮國一、（大明洪武二十五年、日本後小松帝明德三年、）

〔倭訓栞前編古　九〕こま　高麗を訓するは、狛ともいへば、駒より轉じたるにや、彼國の方言成べしといへり、狛は狼に似て羊を驅の獸なり、唐には渤海郡とす、

〔日本書紀通證神功十四〕高麗（コマ）　古未、狛也、倭名鈔武藏國高麗郡古未、又云二古久利一、高句麗也、

〔倭名類聚抄五國郡〕武藏國　高麗古末

〔古事記傳三十〕高麗國は高句麗とも云て古の朝鮮の北方にあり、三韓は皆其朝鮮より南方なれば、高麗は本は三韓の內の國には非ず、故後漢書魏志などにも、三韓とは別に擧たり、然るに高麗、百濟、新羅、おの〳〵其旁なる國々をも併せなどして、やう〳〵に此三國ぞ强く大になれるに依て、後にはおのづから此三國を三韓と云ことにはなれるなり、（略）中さて高麗は皇國にては古麻と云、其名義未考得ず、又字も狛とも書ことは彼隣國に穢貊と云國あり、又後漢書に句驪一名貊耳と云、又其別種に小水貊と名る者もあり、されば貊と云は、其あたりの凡ての舊名にやありけむ、

〔後漢書七十五東夷列傳〕高句驪、在二遼東之東千里一、南與二朝鮮濊貊一、東與二沃沮一、北與二夫餘一接、地方二千里一、多二大山深谷一、人隨而爲レ居、少二田業一、力作不レ足二以自資一、故其俗節二於飲食一、而好修二宮室一、都二平壤城一、亦曰二平壤一、東與二沃沮一、北與二夫餘一接、漢武帝元封四年、滅二朝鮮一、置二玄菟郡一、以二高句驪一爲レ縣、（前書元封中、定二朝鮮一爲二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部一、）使屬二玄菟一、（中略）句驪一名貊耳、有二別種一、依二小水一爲レ居、因名曰二小水貊一、出二好弓一、所謂貊弓是也、

〔北史九十高麗列傳〕高句麗、（中略）其國東至二新羅一、西度二遼二千里一、南接二百濟一、北隣二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二山谷一而居、衣二布帛及皮一、土田薄瘠、蠶農不レ足、以自供、故其人節二飲食一、其王好修二宮室一、都二平壤城一、亦曰二長安城一、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二浿水一、城內惟積二倉儲器備一、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二宅於其側一、不レ常居レ之、其外復有二國內城及漢城一、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爲二三京一、復有二遼東玄菟等數十城一、皆置二官司一以統攝、與二新羅一每相侵奪、戰爭不レ息、

〔宋書九十七東夷列傳〕高句驪國、今治二漢之遼東郡一、高句驪王高璉、晉安帝義熙九年、（〇元恭二年、）遣二長史高翼一奉レ表獻二赭白馬一、以璉爲二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一、

〔梁書五十四東夷列傳〕高句驪者、（中略）其國漢之玄菟郡也、在二遼東之東一、去二遼東千里一、漢魏世、南與二朝鮮濊貊一、東與二沃沮一、北與二夫餘一接、漢武帝元封四年、滅二朝鮮一、置二玄菟郡一、以二高句驪一爲レ縣、以屬之、句驪地方可二二千里一、中有二遼山一、遼水所レ出、其王都二於丸都之下一、多二大山深谷一、無二原澤一、百姓依レ之以居、食二澗水一、雖二土著一、無二良田一、故其俗節レ食、好治二宮室一、於二所居之左一、立二大屋一、祭二鬼神一、又祠二零星社稷一、人性凶急、喜二寇抄一、其官有二相加一、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早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二夫餘一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二五族一、有二消奴部一、（〇消奴部下、後漢書有二絕奴部一、）愼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レ王、微弱、桂婁部代レ之、漢時賜二衣幘一、朝服鼓吹、常從二玄菟郡一受レ之、後稍驕不復詣レ郡、但於二東界一築二小城一、以受レ之、至今猶名二此城一爲二幘溝婁一、溝婁者句驪名レ城也、其置レ官、有二對盧一則不レ置二沛者一、有二沛者一則不レ置二對盧一、其俗喜二歌儛一、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戲、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レ一脚一、行步皆走、以二十月一祭二天大會一、名曰二東明一、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レ著似レ幘而無レ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レ弁、其國無二牢獄一、有レ罪者則

會諸加評議殺之、沒入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葬有槨無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鬬、沃沮東穢皆屬焉、

〔唐書二百二十東夷列傳〕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贏、隨山屈繚爲郛、南涯浿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艦濟人、因恃以爲衛、

〔三國史記地理三十七〕高句麗

按通典云、朱蒙以漢建昭二年、自北扶餘東南行、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句麗、以高爲氏、古記云、朱蒙自扶餘逃難至卒本、則紇升骨城卒本似一處也、漢書志云、遼東郡距洛陽三千六百里、屬縣有無慮、則周禮北鎮醫巫閭山也、大遼於其下置醫州、玄菟郡距洛陽東北四千里、所屬三縣、高句麗是其一焉、則所謂朱蒙所都紇升骨城、卒本者、蓋漢玄菟郡之界、大遼國東京之西、漢志所謂玄菟屬縣高句麗是歟、昔大遼未亡時、遼帝在燕、景則吾人朝聘者、過東京涉遼水、一兩日行至醫州、以向燕薊、故知其然也、自朱蒙立都紇升骨城、歷四十年、孺留王二十二年、移都國內城、或云尉那巖城、或云不而城、按漢書樂浪郡屬縣有不而、又總章二年、英國公李勣奉勅、以高句麗諸城置都督府及州縣、目錄云、鴨綠以北已降城十二、其一國內城從平壤至此十七驛、則此城亦在北朝境內、但不知其何所耳、都國內歷四百二十五年、長壽王十五年、移都平壤、歷一百五十六年、平原王二十八年、移都長安城、歷八十三年、寶臧王二十七年而滅、古人記錄自始祖朱蒙王寶臧王歷年、丁寧繼悉若此、而或云、故國原王十三年移居平壤、東黃城、城在今西京東木不見山中、不可知其否、然平壤城似今西京而浿水則大同江是也、何以知之、唐書云、平壤城漢樂浪郡也、隨山屈繚爲郛、南涯浿水、又志云、登州東北海行南傍海壖過浿江口椵島、得新羅西北、又隋煬帝東征詔曰、滄海道軍舟艫千里、高帆電逝、巨艦雲飛、橫絕浿江、遙造平壤、以此言之、今大同江爲浿水明矣、則西京之爲平壤、亦可知矣、唐書云、平壤城、亦謂長安城、則二城同異遠近、則不可知矣、高句麗始居中國北地、則漸東遷于浿水之側、渤海人武藝曰、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唐爲敵、則可謂地勝而兵強、至季末君臣吾虐失道、大唐再出師、新羅援助討平之、其地多入渤海、靺鞨、新羅亦得其南境、以置漢口溟三州及其郡縣、以備九州焉、

〔燃藜室記述一〕我東朝鮮之稱、古人以爲、地近暘谷、故曰朝出日先明、故曰鮮、高麗亦取山高水麗之義、蓋山水之勝、甲於天下、中國人至有願生高麗國一見、金剛山之語、我國諸山祖白頭山、東而金剛太白、西而爲妙香、九月、南而爲智異、漢拏、皆其流派也、

〔日本書紀十四雄略〕二十年冬、高麗王大發軍兵、伐盡百濟（中略、百濟記云、蓋鹵王乙卯年冬、狛大軍來攻大城、七日七夜、王城陷落、遂失二王、慰禮國王及大后王子等皆沒二敵手一、）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十四年八月丁酉、百濟遣上部奈率科野、新羅下部固德汶休帶山等上表曰、〇中略今年忽聞新羅與狛國通謀云、百濟與任那頻詣日本、意謂是乞軍兵、伐我國歟、事若實者、國之敗亡可企踵而待、十五年十二月、百濟遣下部杆率汶斯干奴上表曰、〇中略斯羅無道、不畏天皇、與狛同心、欲殘滅海北彌移居、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六年十月、高麗大兄男生出城巡國、於是城內二弟、開側助士大夫之惡言、拒而勿入、由是男生奔入大唐、謀滅其國、七年十月、大唐大將軍英公打滅高麗、高麗仲牟王初建國時、欲治千歲也、毋夫人云、若善治國可得也、（或本作不可得也、）但當有七百年之治也、今此國亡者、當在七百年之末也、

〔唐書二百二十東夷列傳〕高麗〇中略六年〇唐高宗永徽新羅訴高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衞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破高麗兵、火外郛及墟落、引還、顯慶三年、復遣名振率薛

仁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浿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諸將、〇略中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浿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明年、虜孝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乾封元年、藏、〇高麗王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行軍摠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又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摠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幷力、詔獨孤卿雲由鴨淥道、郭待封積利道、劉仁願畢列道、金待問海谷道、並爲行軍摠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膚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徐城未易下、遂壁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款、同善偪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救偪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岩三城、引兵略地與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末有亹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狠、爲我鄉導、虜之情僞、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仍荐飢、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擧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勣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勣軍于鴨淥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諜約內應、五日闔、啓兵譟而入火其門、鬱焰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勣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

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數俘于廷、以藏素脅制、赦爲司平太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爲司衛卿、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行左衛大將軍、勣兼太子太師、仁貴威衛大將軍、劉仁願大將軍、劉仁軌大將軍、分道率兵鎮之、是歲郊祭、以高麗平、謝成于天、

〔東國通鑑〕〔八三國紀〕〔唐總章元年、新羅文武王十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七年、武王八年、〕九月、唐兵合新羅兵攻平壤城、拔之、高句麗王高臧降、唐將李勣執之、以歸、高句麗亡、先是勣既克大行城、諸道軍皆會、進至鴨綠柵、高句麗拒戰、勣敗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仁問等遇勣、進軍於嬰留山下、文穎遇麗兵於蛇川原、與戰大敗之、諸總管兵俱會、遂與唐軍合圍平壤城、月餘、高句麗王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竪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男建猶固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浮圖信誠、信誠密遣諜約內應、後五日啓閽、勣縱兵鼓噪而入、火其門、灼焰四興、男建急窘、自刺不絕、勣執滅及子福男德男、大臣男建等二十餘萬衆還京師、新羅金仁問等隨之、男生與攻平壤、帝遣其子卽遼水勞慰、賜第京師、劉仁願與勣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姚州、

右高句麗、自始祖東明王以漢元帝建昭元年甲申、都卒本扶餘、國號高句麗、瑠璃王癸亥、移都國內城、山上王癸丑、移都平壤、故國原王辛丑、復都丸都、癸卯、移都平壤、東黃城、長壽王丁卯、移都平壤城、平原王丙午、移都長安城、寶藏王戊辰、唐高宗總章元年而亡、合二十八王、共七百五年、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七〕七年十月、大唐大將軍英公、打滅高麗、高麗仲牟王初建國時、欲治千歲也、〇下略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長背連　高麗國主鄒牟一名朱蒙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山城國諸蕃〕高井造　高麗國主鄒牟廿世孫汝安祁王之後也、

〔高麗永樂大王碑〕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出自北夫餘、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

聖□□□□□命□巡車□南下、路由□夫餘、奄利大水、王臨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鄒牟
王、爲□我連□葭○集韻云發浮龜、應聲卽爲□連葭浮龜、然後造渡於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永樂
世位因遣黃龍來下迎□王、王於忽本東岡黃龍負昇天、顧命世子儒留王、以道輿治、大朱留王、紹承基
業□至十七世孫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號爲□永樂太王、恩澤□□亏皇天威武柳□被
四海、掃除□□庶寧□其業、國富民殷、五穀豐熟、昊天不弔、卅有九晏駕○五經文字云、宴字林作□宴、隸辨、引□表□碑作□晏、今假□宴爲□晏、
按、日本紀舒明天皇二年三月、有□高麗大使
宴字、可□證□宴字高□麗通□晏、
記□勳績、以□示後世□焉、其□詞曰、

永樂五年歲在□乙未、王以稗麗不息、□又躬率住○住卽往字、見□下後魏孝文帝祭□比干墓□文□、討□臣富山負□碑至□鹽水上、破其
丘部洛六七百、當□馬牧、羊不□可□稱數、於□是旋駕、因過□襥平道、東來、□□城、方城北豐五備猶□○恐□遊字觀
土境、田獵而還、百殘新羅舊是屬民、由來朝貢、而倭以辛卯年來渡□海、破□百殘□□□□○恐□新字羅以爲□
臣民、以六年丙申、王躬率□大軍、討伐殘國軍□□首攻□取寧八城、臼模盧城、若模盧城幹□弖利□□□
城、關彌城、牟盧□彌沙城、□舍蔦城、阿旦城、古利城、□利城、巖彌城、奧利城、勾牟城、古須□羅城、負□
□□□城、分而□羅□、□○恐□瑒字、見□下、城、□□城、□□□豆奴城、沸□八那○以□南面利城、彌鄒城、也利城、大山
韓城、掃加城、敦拔城、□□□□婁賣城、散□城、□□城、細城、牟婁城、□婁城、蘇灰城、燕婁城、析支利城、
巖門至城、林城、□□□□□□□□利城、就鄒城、□拔城、古牟婁城、閏奴城、□□奴城、三穰城、□□□□□
盧城、仇天城□□□□□其國城、賊不□服、氣敢出交戰、王威赫怒、渡□阿旋水、遣□刺迫城、橫□□□□□
國城、百殘王困逼、獻□男女生□一千人、細布千□、歸王自誓從□今以後、永爲□奴客、太王恩赦□迷之
□、愆錄□其後順之誠、於是□五十八城、村七百、將□殘王弟并大臣十人、旋□師還□都、八年戊戌、教遣偏師、觀□
帛慎土谷、因便抄得莫□羅城、加太羅谷男女三百餘人、自□此以來、朝貢□事、九年己亥、百殘違□誓与□
倭和通、王巡□下平穰、而新羅遣使白□王云、倭人滿□其國境、潰破城池、以□奴客□爲□民、歸王請命、太王□後

稱□其忠□□時遣使還告以□訖十年庚子、教遣□步騎五萬往救新羅、從□男居城、至新羅城、倭滿□其中、官
軍方至倭賊退□□□□□□□□

杏城、五家爲看烟、三穰城、廿四家爲看烟散那城、一家爲國烟那旦城、一家爲看烟勾牟城、一家爲看烟於利城、八家爲看烟、比利城、三家爲看烟國岡上廣開土境好太王、存時教言、祖王先王、但教取遠近舊民、守墓洒掃、吾慮舊民轉當羸劣、若吾萬年之後、安守墓者、但取吾躬率所略來韓穢、令備洒掃、言教如此、是以如教令、取韓穢二百廿家、慮其不知法、則復取舊民一百十家、合新舊守墓戶、國烟卅、看烟三百都合三百卅家、自上祖先王以來、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戶差錯、惟國岡上廣開土境好太王、盡爲祖先王墓上立碑銘、其烟戶不令差錯、又制、守墓之人、自今以後、不得更相轉賣、唯有富足之者、亦不得擅買、其有違令賣者、刑之、買人制令、守墓之、○以上東面

○按ズルニ、永樂五年乙未ハ、東晉孝武帝大元二十年ニシテ、仁德天皇ノ八十三年ニ當ル、甲寅ハ東晉安帝義熙十年ニシテ、允恭天皇ノ三年ニ當ル、

〔梁書五十四東夷列傳〕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橐離王之子、離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娠、離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王以爲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浮爲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其後支別爲句驪種也、

〔魏書百高句麗列傳〕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焉、初朱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始閭諧、及長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朱蒙死、閭達代立、閭達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來代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

〔隋書八十一東夷列傳〕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得渡、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爲氏、朱蒙死、子閭達嗣、至其孫莫來、與遂幷夫餘、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

〔東國通鑑一三國紀〕新羅始祖十九年、漢永光五年高句麗始祖高朱蒙立、先是扶餘王解夫婁老無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而淚、怪之使人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王喜曰、此天賚我令胤也、養之、名曰金蛙、及長立爲太子、後其相阿蘭弗曰、夢天帝謂我曰、將使吾子孫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有地、曰加葉原、土壤膏腴宜五穀、可都也、遂勸王移都、國號東扶餘、其舊都有人自稱天帝子解慕漱來都焉、及解夫婁薨、金蛙嗣、得女子於大白山南優渤水、問之曰、我是河伯之女柳花、與諸弟出遊、解慕漱誘入熊心山下鴨綠室中私之、卽往不返、父母責我無謀而從人、遂謫於此、蛙異之、幽於室中、爲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炤之、因有娠、生一卵、蛙棄之與犬豕、不食、棄之路、牛馬避之、棄之野、鳥覆翼之、蛙欲剖之不能、母裹置暖處、有男子破殼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歲、自作弓矢、射之、發無不中、扶餘俗謂善射爲朱蒙、故名之、蛙有七子、其技能皆不及朱蒙、長子帶素言於父曰、朱蒙生也

非常、且有勇、不早圖恐有後患、蛙不聽掌喂馬、朱蒙增損其劑、豆令駿者瘦、而駑者肥、蛙自乘肥而與朱蒙瘦、獵于野、與朱蒙矢小、而殪必多、蛙諸子忌欲殺之、母語朱蒙曰、國人將害汝、以汝才略、何往不可、熟與遲留而後悔者乎、朱蒙乃與烏伊摩離陝父等三人、行至淹淲水、無梁、祝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甥、今日逃難、追者垂及奈何、於是魚鼈成橋、朱蒙得渡、橋乃解、追騎不及、朱蒙行至毛屯谷、遇麻衣衲衣水藻衣三人、麻衣曰再思、衲衣曰武骨、水藻衣曰默居、朱蒙賜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語桑曰、我方承景命、遇此三賢、豈非天乎、俱至卒本扶餘、沸流水上、都焉、國號高句麗、因姓高、四方聞之來附者衆、其地連靺鞨、朱蒙恐見侵盜、遂攘斥之、靺鞨畏服不敢犯、朱蒙見沸流水菜葉流下、知有人居上流、往尋之、果有國曰沸流、其王松讓見朱蒙曰、寡人僻在海隅、未嘗得見君子、吾子何從而來、曰我是天帝子、來都于此、松讓曰、我累世爲王、君立都日淺、地小不足容兩主、君爲附庸、可乎、朱蒙忿之、因與較藝、松讓不能抗、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高麗朝臣　高句麗王好台七世孫延興王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難波連　高麗國好太王之後也

○按ズルニ、好太王ノ名、三國史記、東國通鑑等ノ諸書ニ見エザレド、國岡上廣開土境好太王ナルコト、永樂大王ノ碑文ニテ明ナリ、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六年、是歲高麗大亂、被誅殺者衆、（百濟本記云、十二月甲午、高麗國細群與麁群戰于官門、伐鼓戰鬪、細群敗、不解、兵三日盡捕誅細群子孫、戊戌國〕香岡上王薨也、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七年、是歲高麗大亂、凡鬪死者二千餘、（百濟本記云、高麗以正月丙午立中夫人子爲王、年八歲、狛王有三夫人、正夫人無子、中夫人生子、其勇氏細群也、及狛王夫人生子、其勇氏麁群也、小夫人之子故細群死者二千餘人也、）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二十三年八月天皇遣大將軍大伴連狹手彦領兵數萬伐于高麗、（中略）一本云、十一年大伴狹手彦連共百濟國駈卻高麗王陽香於比津留津、

〔日本書紀二十推古〕二十三年四月辛酉朔、高麗國大與王開、日本國天皇造佛像、貢上黃金三百兩、

〔日本書紀二十皇極〕元年二月壬辰、高麗使人泊于難波津、丁未、使人貢獻既訖而諮云、去年六月、弟王子薨、秋九月、大臣伊梨柯須彌殺大王、并殺伊梨渠世斯等百八十餘人、仍以弟王兒爲王、以己同姓都須流金流爲大臣、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三年十月、是月高麗大臣蓋金終於其國、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二年八月癸卯、高麗遣上部位頭大兄邯子、前部大兄頑于等朝貢、　九年五月丁亥、高麗遣南部大使、卯問、西部大兄俊德等朝貢、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十五年十一月丁亥、高麗遣大使後部主簿阿干、副使前部大兄德富朝貢、

〔後漢書八十五東夷列傳〕高句驪、（中略）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

〔南史七十九東夷列傳〕高句麗、（中略）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中略）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

〔北史九十四高麗列傳〕高句麗、（中略）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內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袴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襈、

〔周書四十九異域列傳〕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中略）大官有大對盧、次有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并褥薩凡十三等、分掌內外事焉、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之署置也、

〔隋書八十一東夷列傳〕高麗

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褥薩、

來朝

〔三國史記四十職官〕冊府元龜云、高句麗後漢時、其國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句麗掌賓客之官、如大鴻臚也、主簿優一云于合、使者皂衣、先人、一說大官有大對盧、次有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俟奢、烏拙、太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幷褥薩凡十三等、復有內評外評、分掌內外事焉、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十七〕十年正月丁未、高麗遣上部大相可婁等進調、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十九〕八年二月壬子朔、高麗遣上部大相桓欠○欠一下文作文等朝貢、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六〕六年正月壬寅朔、高麗使人乙相賀取文等一百餘泊于筑紫、

〔日本書紀二十繼體十七〕十年九月戊寅、百濟遣灼莫古將軍日本斯那奴阿比多副高麗使安定等來朝結好、

〔日本書紀二十敏達二〕二年五月戊辰、高麗使人泊于越海之岸、破船溺死者衆、朝廷猶頻迷路、不矜放還、仍勅吉備海部直難波送高麗使、七月乙丑朔於越海岸、難波與高麗使等相議、以送使難波船人大島首磐日挾、丘首間狹、令乘高麗使船、如此互乘、以備姦志、俱時發船、至數里許、送使難波乃恐長波浪執高麗二人令乘送使船、如此互乘、以備姦志、俱時發船、至數里許、送使難波乃恐長波浪執高麗二人、擲入於海、八月丁未、送使難波還來復命曰、海裏鯨魚大有遮嚩船與機權、難波等恐魚吞船、不得入海、天皇聞之、識其謾語、駈使於宮、不放還國、三年五月甲子、高麗使人泊于越海之岸、七月戊寅、高麗使人入京奏曰、臣等去年相逐送使、罷歸於國、臣等先至、臣蕃、臣蕃即准使人之禮、禮矣大島首磐日挾等、高麗國王別以厚禮禮之、既而送使之船、至今未到、故更謹遣使人幷磐日挾等、請聞、送使不來之意、天皇聞即數難波罪曰、欺誑朝廷一也、溺殺隣使二也、以茲大罪、不合放還、以斷其罪、

〔日本書紀二十皇極四〕二年六月辛卯、筑紫太宰馳驛奏曰、高麗遣使來朝、群卿聞而謂之曰、高麗自己亥年不朝、而今年朝也、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六〕六年正月壬寅朔、高麗使人乙相賀取文等一百餘泊于筑紫、五月戊申、高麗使人乙相賀取文等到難波館、七月乙卯、高麗使人乙相賀取文等罷歸、

納貢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九〕九年十一月乙亥、高麗人十九人返于本土、是當後岡本天皇之喪、而弔使留之未還者也、

〔日本書紀九神功〕九年〇仲哀二月、足仲彦天皇〇仲哀崩於筑紫橿日宮、時皇后傷天皇不從神教而早崩、以爲知所崇之神欲求財寶國〇略中十月辛丑、從和珥津發之、〇略中於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歎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藩、不絕朝貢、故因以定內官家、是所謂之三韓也、

〔古事記傳三十〕高麗國の朝貢しことは、百濟に准へて思ふに、書紀應神卷に、七年秋九月、高麗人、百濟人、任那人、新羅人、並來朝とある、是や初ならむ、假令此初には非ずとも、應神天皇の御世に至ての事なりけむ、されば此大后○功神の御世の事に非るが故に、此記には、此に其國の事は云ざるなるべし、大かた百濟高麗などの朝貢初し事は、右の如くなるぞ正しき傳なるべきを書紀に此段に、二國王云々とあるは、例の撰者の私に加へられたるこゝいこそ聞ゆれ、

〔日本書紀十應神〕二十八年九月、高麗王遣使朝貢、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敎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之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破其表、

〔日本書紀十仁德〕十二年七月癸酉、高麗國貢鐵楯鐵的、八月己酉、饗高麗客於朝、是日集群臣及百寮、令射高麗所獻之鐵盾的、諸人不得通的唯的臣祖楯人宿禰、射鐵的通焉、時高麗客等見之、畏其射之勝巧、共起以拜、朝明日美盾人宿禰而賜名曰的戶田宿禰、五十八年十月、吳國高麗國並朝貢、

〔日本書紀十欽明〕三十一年四月乙酉朔辛酉、泊瀨柴籬宮、越人江淳臣裙代、詣京奏曰、高麗使人辛苦風浪、迷失浦津、任水漂流、忽到著岸、郡司隱匿、故臣顯奏、詔曰、朕承帝業、若干年、高麗迷路、始到越岸、雖苦漂溺、尙全性命、豈非徽猷廣被、至德巍々、仁化傍通、洪恩蕩々者哉、有司宜於山背國相樂郡起館淨治、厚相資養、是月乘輿至自泊瀨柴籬宮、遣東漢氏直糠兒、葛城直難波迎召高麗使人、五月遣膳臣傾子於

越雙高麗使（傾杵部古、此云）大使審知膳臣是皇華使、乃謂道君曰、汝非天皇、果如我疑、汝既伏拜膳臣、倍復足知百姓、而前詐余取調入、已宜速還之、莫煩飾語、膳臣聞之、使人探索其調、其爲與之還京復命、七月壬子朔、高麗使到于近江、是月遣許勢臣猿、與吉士赤鳩、發自難波津、控引船於狹狹波山、而裝飾船、乃往迎於近江北山、遂引入山背高槻館、則遣東漢坂上直子麻呂、錦部首大石、以爲守護、更饗高麗使者於相樂館、

〔日本書紀（欽明）二十九〕三十二年三月、是月高麗獻物幷表、未得呈奏、經歷數旬、占待良日、

〔日本書紀（敏達）二十〕元年五月壬寅朔、天皇問皇子與大臣曰、高麗使人今何在、大臣奉對曰、在於相樂館、天皇聞之傷惻極甚、愀然而歎曰、悲哉、此使人等名既奏聞於先考天皇（欽明）矣、乃遣群臣相樂館、撿錄所獻調物、令送京師、丙辰天皇執高麗表疏、授於大臣、召聚諸史令讀解之、是時諸史於三日內皆不能讀、爰有船史祖王辰爾能奉讀釋、（略）中又高麗上表疏書于烏羽、字隨羽黑、既無識者、辰爾乃蒸羽於飯氣、以帛印羽、悉寫其字、朝庭悉異之、六月、高麗大使謂副使等曰、嗟城島天皇（欽明）時、汝等違吾所議、被欺於他、妄分國調、輒與微者、豈非汝等過歟、其若我國王聞、必誅汝等、副使等自相謂之曰、若吾等至國時、大使顯遣吾過、是不祥事也、思欲儉殺而斷其口、是夕謀泄、大使知之、裝束衣帶獨自潛行、立館中庭、不知所計、時有賊一人、以杖出來、打大使頭、大使頭而退、次有賊一人、直向大使、打頭與手而退、大使尙嘿然立地、而拭面血、更有賊一人、執刀急來、刺大使腹、而退、是時大使恐伏地拜、後有賊一人、既殺而去、明旦領客東漢坂上直子麻呂等推問其由、副使等乃作矯詐曰、天皇賜妻於大使、大使違勅不受、無禮茲甚、是以臣等爲天皇殺焉、有司以禮收葬、七月、高麗使人罷歸、

〔十訓抄（八）〕敏達天皇御時、高麗の表を烏の羽に書て奉りける、よむ人なかりけり、王辰爾其羽をむして、ふくさのきぬにてをしければ、かけるごとくうつりて、鮮かによまれけり、史師明よむ共云、同名歟おぼつかなし、ある人の歌に其心をよめる、

我戀は烏羽にかくことのはのうつさぬほどはえる人もなし

〔日本書紀（推古）二十〕二十六年八月癸酉朔、高麗遣使貢方物、因以言隋煬帝興三十萬衆攻我、返之爲我所破、故貢獻俘虜、貢公普通二人、及鼓吹弩抛石之類十物、幷土物駱駝一匹、（又見聖德太子傳曆）

〔隋書（煬帝）四紀〕八年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尙書段文振爲左候衞大將軍、壬午、下詔曰、（略）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荐食遼瀋之境、（略）中於是親總六師、用申九伐、（略）中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三月癸巳、上御師、甲午、臨戎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衞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五月壬午、納言楊達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越機、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衞將軍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癸卯班師、

〔日本書紀（推古）二十三〕三十二〇（二原作三、年正月戊寅朔、高麗王貢僧惠灌、仍任僧正、

〔日本書紀（舒明）二十三〕二年三月丙寅朔、高麗大使宴子拔、小使若德、百濟大使恩率素子、小使德率武德、共朝貢、八月庚子、饗高麗百濟客於朝、九月丙寅、高麗百濟客歸于國、

〔日本書紀二十皇極〕元年二月壬辰、高麗使人泊難波津、丁未、遣諸大夫於難波郡、檢高麗國所貢金銀等幷其獻物、戊申、饗高麗百濟於難波郡、辛亥、饗高麗百濟客、癸丑、高麗使人、百濟使人、並罷歸、

〔日本書紀二十孝德〕五大化元年七月丙子、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進調、〇略中巨勢德太臣詔高麗使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天皇所遣之使與高麗神子奉遣之使、既往短而將來長、是故可以温和之心、相繼往來而已、三年正月壬寅、是日高麗、新羅並遣使貢獻調賦、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六二年八月庚子、高麗遣前部能婁等進調、大使達沙、副使伊利之、總八十一人、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七五年正月戊寅、高麗遣前部能婁等罷歸、十月己未、高麗遣臣乙相奄鄒等進調、大使臣乙相奄鄒、副使達遝、二位玄武若光等、七年七月、高麗從越之路遣使進調、風浪高故不得歸、十年正月丁未、高麗遣上部大相可婁等進調、八月丁卯、高麗上部大相可婁等罷歸、

〔大日本史二百三十高句麗列傳六〕按東國通鑑、高麗已亡、新羅私封高安勝爲高麗王、其稱高麗朝貢者、蓋是也、新羅別差人送其使、以爲常、故不載新羅送使、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八元年五月戊午、高麗遣前部富加扑等進調、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九二年八月癸卯、高麗遣上部位頭大兄邯子、前部大兄碩于等朝貢、仍新羅遣韓奈末金利益送高麗使人于筑紫、四年三月、是月高麗遣大兄富于、大兄多武等朝貢、八月己亥、新羅高麗二國調使饗於筑紫、賜祿有差、五年十一月丁亥、高麗遣大使後部主簿河于、副使前部大兄德富、朝貢、仍新羅遣大奈末金揚原送高麗使人於筑紫、八年二月壬子朔、高麗遣上部大相桓欠、〇本作文、下同、下部大相師需婁等朝貢、因以新羅遣奈末甘勿那送桓欠等於筑紫、九年五月丁亥、高麗遣南部大使卯問、西部大兄俊德等朝貢、仍新羅遣大奈末考那送高麗使人卯問等於筑紫、十一年六月壬戌朔、高麗王遣下部助有卦、婁毛切、大古〇古恐昴加貢方物、則新羅遣大那末金釋起送高麗使人於筑紫、

獻物

〔日本書紀二十推古〕二十三年四月辛酉朔、天皇詔皇太子大臣及諸王諸臣、共同發誓願以始造銅繡丈六佛像各一軀、乃命鞍作鳥爲造佛之工、是時高麗國大興王聞日本國天皇造佛像、貢上黃金三百兩、〇見聖德太子傳曆、又

〔一代要記推古〕十三年乙丑四月辛酉朔、天皇詔太子幷大臣諸臣、共同發願、始造金銅丈六釋迦腋侍菩薩、作佛之工、用銅二萬三千二百斤、黃金七百五十九兩、於是高麗王遙聞之、隨喜貢黃金三百二十兩、爲同心結緣云々、

傳學藝

〔日本書紀二十推古〕二十八年三月、高麗王貢上僧曇徵、法定、曇徵知五經、且能作彩色及紙墨幷造碾磑、蓋造碾磑始于是時歟、

〔令義解一職員〕雅樂寮

高麗樂師四人、樂生廿人、

〔令義解一職員〕大藏省

典革一人、掌雜革染作捡挍狛部、狛部六人、掌雜革染作、〇略中狛戶、

〔令集解四職員〕大藏省

古記及釋云、別記云、忍海戶狛人五戶、竹志戶狛人七戶、合十二戶、役日無限、但年料牛皮廿張以下令作、村村狛人三十戶、宮部狛人十四戶、大狛染六戶、右五色人等爲品部、免調役也、紀伊國在狛人百濟人新羅人幷卅八戶、年料牛皮十張、鹿皮廳皮令作、但取調庸免雜徭、

歸化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二十六年五月、高麗人頭霧唎耶陛等投化於筑紫、置山背國今畝原奈羅山村、高麗人之先祖也、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高麗〕長背連

高麗國主鄒牟一名朱蒙之後也、欽明天皇御世、率衆投化、貌美體大、其背間長、仍賜名長背王、

〔續日本紀二十孝謙〕天平寶字二年六月甲辰、散位大属正六位上狛廣足、散位正八位下狛淨成等四人、賜二長背連姓一、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十年四月庚戌、大狛造百枝、足坏、○略中山背狛烏賊麻呂幷十四人、賜レ姓曰レ連、

〔續日本紀六元明〕靈龜元年七月壬辰、授二刀舍人狛造千金一、改賜二大狛連一、

〔新撰姓氏錄河内國諸蕃〕大狛連　高麗國人、伊利斯沙禮斯之後也、

大狛連　同國溢士福貴王之後也、

〔日本書紀三十持統〕元年三月己卯、以二投化高麗五十六人一、居二于常陸國一、賦二田受一レ稟使一レ安二生業一、

〔續日本紀二文武〕大寶元年八月壬寅、勅二僧惠耀、信成、東樓、並還レ俗復二本姓一、○略中信成、姓高名金藏、東樓、姓王、名中文、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王　高麗國人、從五位下王仲文之後也、

高　同國人、高助斤之後也、

高　同國人、從五位下高金藏法名信成之後也、

〔續日本紀七元正〕靈龜二年五月辛卯、以二駿河、甲斐、相模、上總、下總、常陸、下野七國高麗人千七百九十九人一、遷二于武藏國一、置二高麗郡一焉、

〔新編武藏風土記稿百七十六高麗郡〕總說

高麗郡ハ、國ノ中央ニアリ、江戸ヨリ西北十餘里ナリ、和名鈔ニ高麗ヲ訓ジテ古末ト註セリ、郡名ノ起リハ、續日本紀曰、元正天皇靈龜二年五月辛卯、駿河、甲斐、相模、上總、下總、常陸、下野七國ノ高麗人千七百九十九人ヲ以テ、武藏國ニ遷シ、高麗郡ヲ置トアレバ、是其初メ高麗人ノ遷サレタル者、今ノ高麗本郷、或ハ新堀村青木村ノアタリニ住テ、夫ヨリ漸々草創セシコトヽ、見ユ、青木村ニ住セル青木内藏助ガ家譜ニ云、其先武石麻呂、靈龜二年二月詔ヲ蒙リ、高麗人九百九十人ヲ具シテ、丹波國ヨリ本郡ニ至リ居住セシ、ソノ地ヲ卽チ青木村ト名クトアリ、按ニ武石麻呂ノ事蹟ハ、續紀等ニハ更ニ沙汰ナキ人ナリ、○略中又新堀村聖天院ノ境内ニ、高麗王ノ館蹟及ビ墓碑等アリ、ソノ餘大宮明神社傳等ニ委シケレバ推テ知ルベシ、郡中ノ村里、多クハ白髭明神、又ハ大宮明神ト祭リ鎭守トスルハ、高麗王ノコトナル由、卽チコノ新堀村ヨリ起リテ、郡中所々ニアリ、コレ其始ヲ欽慕スル故ナルベシ、又古クヨリ世ニ武藏鐙ト稱スルモノアリ、此處ニ遷サレタル高麗人ノ造ルトコロト云、○略中

和名鈔所載合郷二○略中

高麗　古萬ト訓ス、今高麗郷高麗本郷アリ、此郷ヲ唱フルモノ合村十四アリ、其名ノ起ハ、續日本紀ニ、天平勝寶元年十一月己未、背奈王福信從四位上、改二本姓一、賜二高麗朝臣一云々トミユ、此頃ヨリ唱初メシニヤ、又七黨系圖、丹ノ黨ノ内、高麗五郎經家ナルモノ見ヘタリ、郡内新堀村ノ民ガ藏セル正平觀應ノ頃、高麗彦四郎經澄ソノ餘同氏ノモノヘ、足利將軍ヨリ賜リシ文書アリ、此等ノ人々モ、地名ヲ以テ氏トセシコトニ思ハル、サレバ領名モコヽニ起ルナランカ、トニカク舊キ唱ナルコトハ論ナシ、

〔續日本紀九聖武〕神龜元年五月辛未、從七位下王吉勝賜二姓新城連一、正八位上高正勝三笠連一、從八位上高益信男捄連、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御室連　高麗國人、從五位下高庄子之後也、

新城連　同國人、高福裕之後也、

男捄○捄一本作レ床連　同國人、高道士之後也、

〔續日本紀十孝謙〕天平勝寶二年正月丙辰、從四位上背奈王福信守等六人、賜二高麗朝臣姓一、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高麗朝臣　高句麗王好台七世孫延興王之後也、

〔續日本紀二十孝謙〕天平寶字二年四月己巳、內藥司佑兼出雲國員外掾正六位上難波藥師奈良等一十一人言、奈良等遠祖德來、本高麗人、歸二百濟國一、昔泊瀨朝倉朝廷、詔二百濟國一訪二求才人一、爰以二德來一、貢二進聖朝一、德來五世孫惠日、小治田朝廷古○推御世一、被レ遣二大唐一學得醫術、因號二藥師一、遂以爲レ姓、今愚闇子孫、不レ論二男女一、共蒙二藥師之姓一、竊恐名實錯亂、伏願改二藥師字一、爲二難波連一、許レ之、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難波連　高麗國好太王之後也

〔三代實錄七清和〕貞觀五年八月廿一日辛巳、右京人從五位下行隼人正難波連蔭麻呂、伊豫權掾正六位下難波連實得、縫殿少允從六位上難波連法宗等、並賜二姓朝臣一、其先高麗國人也、

〔續日本紀二十孝謙〕天平寶字二年六月甲辰、越後目正七位上高麗使主馬養、內侍典侍從五位下高麗使主淨日等五人賜二多可連姓一、乙丑、大和國葛上郡人從八位上桑原史年足等男女九十六人、近江國神埼郡人正八位下桑原史人勝等男女一千一百五十五人、同言曰、伏奉二去天平勝寶九歲五月二十六日勅書一偁、內大臣、太政大臣之名不レ得レ稱者、今年足人勝等先祖後漢苗裔劉言與二幷帝利等一、於二難波高津宮御宇天皇○仁德之御世一、自二高麗一歸二化聖境一、本是同祖、今分二數姓一、望請依レ勅、一改二史字一、因レ蒙二同姓一、於レ是桑原史、大友桑原史、大友史、大友部史、桑原史戶、史戶六氏、同賜二桑原直姓一、船史船直姓一、

〔新撰姓氏錄山城國諸蕃〕桑原史　狛國人、漢智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攝津國諸蕃〕桑原史　高麗國人、萬德使主之後也、

〔續日本紀二十淳仁〕天平寶字五年三月庚子、高麗人達沙仁德等二人賜二姓朝日連一、上部王虫麻呂豐原連、前部高久信福當連、前部自公等六人御坂連、後部王安成等二人高里連、後部高吳野大井連、上部王彌夜大理等三人柿井造、上部君足等二人雄坂造、前部安人御坂造、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豐原連　高麗國人、上部王虫麻呂之後也、

福當連　同國人、前部能韋之後也、

〔續日本紀三十光仁〕四寶龜七年五月庚子、正六位上後部石島等六人賜二姓出水連一、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出水連　高麗國人、邦○那一本作レ那後部○部二字原無據二一本一補、能致元之後也、

〔續日本紀三十光仁〕四寶龜八年四月甲申、從五位上日置造蓑麻呂等八人、賜二姓榮井宿禰一、從六位上日置造○蓑麻呂以下十九字、據二一本一補、雄三成等四人、烏井宿禰正八位下日置造飯麻呂等二人、吉井宿禰、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日置造　男馬王裔孫、蓑古君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日置造　高麗國人、伊利須使主之後也、一名伊和須

〔新撰姓氏錄大和國諸蕃〕日置造　高麗國人、伊利須使主之後也、

榮井宿禰　日置造同祖、伊利須使主男、麻呂臣之後也、

吉井宿禰　伊利須使主之後也、

烏井宿禰　同上

和造　同上

日置倉人　伊利須使主兄許呂使主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攝津國諸蕃〕日置造　烏井宿禰同祖、伊利須使主之後也、

〔續日本紀四十桓武〕延曆八年十月乙酉、散位從三位高倉朝臣福信薨、福臣武藏國高麗郡人也、本姓背奈、其祖福德屬二唐將李勣拔一平壤城一、來歸國家一、居二武藏焉一、福信卽福德之孫也、小年隨二伯父背奈行文一入都、○中略勝寶初、至二從四位紫微少弼一、改二本姓一、賜二高麗朝臣一、遷二信部大輔一、○中略寶龜十年上レ書言、臣自レ投二聖化一、年歲已深、但雖二新姓之榮朝臣過分一、而舊俗之號高麗未除、伏乞改二高麗一、以爲二高倉一、詔許レ之、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高史　高麗國人、元羅郡杵王九世孫、延拏王之後也、

福當造　高麗國人、前部志發之後也、

河內民首　高麗國人、安卿王之後也、

後部藥使主　同國人、大兄憶德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右京諸蕃下〕島岐史　高麗國能劉（○劉一本作祁）王之後也、

島史　同國、和與之後也、

狛首　同國、安岳上王之後也、

高田首　同國人、多高子使王後也、

高安下村主　同國人、大鈴之後也、

後部王　同國、長王周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山城國諸蕃〕黃文連　高麗國人、久斯祁（祁一本作那）王之後也、

高井造　高麗國主、鄒牟廿世孫、汝安祁王之後也、

狛造　同國主、夫連王之後也、

八坂造　同國人、久留川麻乃意利佐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攝津國諸蕃〕高安漢人　狛國人、小須々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河內國諸蕃〕島本　高麗國人、伊理和須使主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未定雜姓左京〕後部高　高麗國人、正六位上後部高千金之後者、不見、

〔新撰姓氏錄未定雜姓右京〕朝明史　高麗帶方國主氏韓法史之後者、不見、

後部高　同國人、後部乙牟之後者、不見、

〔新撰姓氏錄未定雜姓大和國〕鏡師公　高麗國寶輪王之後者、不見、

〔新撰姓氏錄未定雜姓河內國〕狛染部　高麗國須牟祁王之後者、不見、

狛人　同上

〔新撰姓氏錄未定雜姓和泉國〕神人　高麗國人、許利都之後者、不見、

遣使

救援

〔日本後紀二十一嵯峨〕弘仁二年八月己丑、山城國人正六位上高麗人東部黑麻呂、賜姓廣宗連、

〔續日本後紀五仁明〕承和三年四月戊戌、遣唐錄事高岑宿禰貞繼、改宿禰賜朝臣、其先高麗人也、

〔日本書紀十五仁賢〕六年九月壬子、遣日鷹吉士使高麗、召巧手者、是歲日鷹吉士還自高麗、獻工匠須流枳、奴流枳等、今倭國山邊郡額田邑熟皮高麗、是其後也、

〔日本書紀二十二推古〕九年三月戊子、遣大伴連囓于高麗、遣坂本臣糠手于百濟、以詔之曰、急救任那、

〔聖德太子傳曆上推古〕九年三月、太子奏曰、今高麗百濟救急任那、卽遣大伴咋於高麗、（○略）中詔曰、救急任那、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二年九月、遣高麗大使臍臣葉積、副使坂合部連磐鍬、大判官犬上君白麻呂、中判官河內書首（闕名）小判官大藏衣縫造麻呂、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九年八月庚子、遣高麗使人、遣耽羅使人等返之、其拜朝廷、十年七月辛未、是日小錦下佐伯連廣足爲大使、小墾田臣麻呂爲小使、遣高麗國、九月己亥、遣高麗新羅使人等、共至之拜朝、十一年五月戊申、遣高麗大使佐伯連廣足、小使小墾田臣麻呂、奉使旨於御所、十三年五月戊寅、三輪引田君難波麻呂爲大使、桑原連人足爲小使、遣高麗、十四年九月癸亥、遣高麗國使人等還之、

〔日本書紀二十七天智〕皇祖母尊（○齊明）卽天皇位、七年七月丁巳崩、皇太子（○天智）素服稱制、是月蘇將軍（○唐將）與突厥王子契苾加力等、水陸二路至于高麗城下、十二月、高麗言、惟十二月於高麗國、寒極浿凍、故唐軍雲車衝棚、鼓鉦吼然、高麗士卒、膽勇雄壯、故更取唐二壘、唯有二塞、亦備夜取之計、唐兵抱膝而哭、銳鈍力竭而不能拔、噬臍之恥、非此而何、（釋道顯云、言春秋之志、正起于高麗、而先擊百濟、百濟近使甚急、故圍也、）是歲救高麗軍將等、泊于百濟加巴利濱而然火焉、灰變爲孔、有細響如鳴鏑、或曰、高麗百濟、終亡之徵乎、元年三月、是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乞救國家、仍遣軍將、據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堺、新羅不獲踰其西壘、

征討

四月鼠產於馬尾、釋道顯占曰、北國之人將附南國、蓋高麗破而屬日本乎、

〔日本書紀十雄略四〕二十年冬、高麗王大發軍兵、伐盡百濟、二十三年四月、筑紫安致臣馬飼臣等、率船師、以擊高麗、

〔日本書紀十欽明九〕二十三年八月、天皇遣大將軍大伴連狹手彦領兵數萬伐于高麗、狹手彦乃用百濟計、打破高麗、其王踰墻而逃、狹手彦遂乘勝以入宮、盡得珍寶貨賂、七織帳、鐵屋、還來（書本云、鐵屋在高麗西高樓上、織帳張於高麗王內寢、）以七織帳奉獻於天皇、以甲二領、金飾刀二口、銅鏤鍾三口、五色幡二竿、美女媛媛（媛名也）幷其從女吾田子、送於蘇我稻目宿禰大臣、於是大臣遂納二女以爲妻、居輕曲殿（殿屋在長安寺、是寺不知在何年、大伴狹手彦連共百濟國駐却高麗王陽香於比津留都、）

〔三代實錄五清和〕貞觀三年八月十九日庚申、左京人散位外從五位下伴大田宿禰常雄賜伴宿禰姓、先是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皇太后宮大夫伴宿禰善男等奏言、常雄歎倩、謹稽家牒、伴大田宿禰同祖、金村大連公第三男狹手彦之後也、狹手彦、略中欽明天皇時、百濟以高麗之寇、遣使乞救、狹手彦復爲大將軍、伐高麗、其王踰墻而遁、乘勝入宮、盡得珍寶貨賂以獻之、珠敷天皇（敏達）世還來、獻高麗之囚、今山城國狛人是也、（略下）

雜載

〔日本書紀十應神〕三十七年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於吳、令求縫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麗國、欲達于吳、則至高麗、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於高麗、高麗王乃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爲導者、由是得通吳、

〔日本書紀十欽明九〕十七年十月、遣蘇我大臣稻目宿禰等於倭國高市郡、置韓人大身狹屯倉、（言韓人者百濟也）高麗人小身狹屯倉、紀國置海部屯倉、（一本云、以處々韓人爲大身狹屯倉、田部、高麗人爲小身狹屯倉、田部、故因爲屯倉之號也、）

〔日本書紀二皇極〕四年四月戊戌朔、高麗學問僧等言、同學鞍作得志以虎爲友、學取其術、或使枯山變爲青山、或使黃地變爲白水、種種奇術不可殫究、又虎授其針曰、愼矣愼矣、勿令人知、以此治之、病無不愈、果如所言、治無不差、得志恒以其針隱置柱中、於後虎折其柱取針走去、高麗國知得志欲歸之意、與毒殺之、

〔日本書紀二齊明六〕五年、是歲高麗使人持羆皮一枚、稱其價曰、綿六十斤、市司唉而避去、高麗畫師子（原無據日本紀補、）麻呂、設同姓賓於私家、日、倩官羆皮七十枚、而爲賓席、客羞惟而退、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三年十月、是月高麗大臣蓋金終於其國、遣言於兒等曰、汝等兄弟和如魚水、勿爭膏位、若不如是、必爲隣唉、

〔藤原家傳上鎌足〕十三年（略）中至秋七月、（略）中天皇（明）齊崩于朝倉行宮、皇太子（智）天素服稱制、（略）中時謂侍臣曰、禮但師友、出則同車並騎、入則接茵促膝、政尙蘭寬、化存仁惠、遂使德被寰中、威懷海外、是以三韓服事、萬姓安寧、故高麗王贈內公（足）鎌書云、惟大臣仁風遠扇、威德遐覃、宣王化於千年、揚芳風於萬里、爲國棟梁、作民船橋、一國之所瞻仰、百姓之所企望、遙聞喜拜、馳慶良深、

〔今昔物語十六〕僧行善依觀音助從震旦歸來語第一

今昔□□天皇ノ御代ニ行善ト云フ僧有ケリ、俗姓ハ堅部ノ氏、佛法ヲ習ヒ令傳ムガ爲ニ、高麗國ニ遣ス、然レバ行善彼ノ國ニ至ルニ、其ノ國他國ノ爲ニ被破ケル時ニ當テ、國ノ人皆王城ノ方ニ籠テ、國ニ人无ケレバ、行善騷ギ迷テ逃ゲ行ケルニ、河深クシテ步ニテ渡ル事不能ズ、此レハ船ニ乘テ渡ラムト思テ、船ヲ求ルニ、船モ皆隱シテケレバ无シ、橋有ト云ヘドモ、皆破リテケレバ可渡キ樣无シ、而ルニ間人ヤ追テ來ラムズラント思フニ、更ニ不思エズ、然レバ行善可爲キ方无キニ依テ、破レタル橋ノ上ニ居テ、只觀音ヲ念ジ奉ル間、忽ニ老タル翁船ヲ指テ、河ノ中ヨリ出來テ、行善ニ告テ云ク、速ニ此ノ船ニ乘テ可渡シト、行善

喜テ船ニ乘テ渡ヌ、略○中如此クシテ唐ニ有ル間、日本ノ遣唐使□□ト云フ人ノ歸朝シケルニ付テ、養老二年ト云フ年、日本ニ返リ來ニケリ、

〔東大寺獻物帳〕銀莊高麗樣大刀一口刃長二尺七分鋒者兩刃形葛形平文洗皮帶執高麗錦緋綾裏、袋

銀莊高麗樣大刀一口刃長二尺五分鋒者偏刃形葛形平文洗皮帶執鮫皮裹把環頭銀作山形龍鱗莊藤銀作環頭玳瑁裹把黑紫綾帶銀作葛形平文洗皮帶執黑紫綾帶紫糸絡結袋又作山形龍鱗莊藤白皮帶執黑紫綾帶銀繧地

〔萬葉集二挽歌〕高市皇子尊城上殯宮之時柿本朝臣人麻呂作歌一首幷短歌

眞木立不破山越而、狛劒、和射見我原乃、行宮爾、安母理座而、○下略

〔萬葉集十二〕寄物陳思

高麗劒己之景迹故、外耳見乍、哉君乎戀渡奈牟、

〔冠辭考三古〕こまつるぎわざみがかげ原

万葉卷二に狛劒和射身我原乃行宮爾云々、こは高麗劒の環とつゞけて、卽刀の手がみの環也、惣て他國のには環のありてふを、是は高麗人のによりてつゞけしのみ、

〔倭訓栞前編古九〕こまつるぎ　萬葉集に、狛劒わざみが原とつゞけり、劒の環也、式の伊勢神寶の中にも、玉纏横刀、頭頂著仆鐶一勾と見えたり、藻鹽草にも、狛劒ハ柄長くて輪のあるなりと見えたり、杜詩に何日大刀頭といへるも、頭に環あり、環は還也の意をとれるなり、

〔倭名類聚抄十二錦綺〕錦　釋名云、錦居飲反、和名邇之岐、本朝式有二韋綱錦、高麗錦、軟錦、兩面錦等之名一、綱字所レ出未レ詳、故製二其字一帛與レ金也、

〔延喜式三十織部〕白地高麗錦一疋料絲七斤四兩、織手一人、共造一人、長功二尺七寸、中功二尺四寸、短功二尺一寸、

〔萬葉集十秋雜歌〕七夕歌○長歌略

返歌

狛錦紐解易之、天人乃妻問夕叙吾裳將偲、

〔萬葉集十一〕旋頭歌

狛錦紐片叙、床蓙邇祁留、明夜志將來得云者、取置待、

〔萬葉集十二〕寄物陳思

高麗錦紐之結毛解不放齊而待杼、驗無可聞、

〔萬葉集十四〕相聞

巨麻爾思吉、比毛登伎佐氣兵、奴流我倍爾、安杼世呂登可母、安夜爾可奈之伎、

古事類苑

外交部五

任那

國號　二四七
任那日本府　二五三
任那國司　二五四
朝貢　二五五
歸化　二五六
戰亂　同
遣使　二五七
救援　同

耽羅

國號　二六九
朝貢　二七二
來朝　二七三
遣使　同

雜載

古事類苑

外交部五

任那

國號

任那ハ、ミマナト云フ、加羅、安羅、斯二岐等ノ十國ノ總稱ニシテ、一ニ意富加羅ト稱ス、此國ハ新羅ノ西南ニ在リテ、其祖ハ新羅ニ同ジ、

崇神天皇六十五年、蘇那曷叱知來朝シテ貢獻ス、任那ノ朝貢、幷ニ其國人ノ來レルコト、始テ此ニ見ユ、因テ鹽乘津彦命ヲ遣シテ任那ニ居リテ之ヲ鎭撫セシメ、其後日本府ヲ置キテ、國政ヲ管セシム、其後此國屢、新羅ニ侵サレシヲ以テ、兵ヲ發シテ之ヲ救ハシメシニ、繼體天皇二十七年、百濟國主ニ加羅ノ多沙津ヲ賜ヒシヨリ、恨ミヲ我國ニ生ジ、好ヲ新羅ニ結ビシガ、後ニ新羅ト隙ヲ生ジ、益、新羅ニ苦メラレシヲ以テ、大軍ヲ發シテ之ヲ救ヒ、又百濟ニ命ジテ之ヲ援助セシメシカド、欽明天皇二十三年、終ニ新羅ニ滅サル、天皇深ク之ヲ恨ミ、意ヲ任那ノ興復ニ用キサセラレ、敏達、崇峻、推古ノ數朝、其意ヲ繼承シテ、常ニ興復ヲ謀リ給ヒシカド、其事終ニ成ラザリキ、

〔日本書紀五崇神〕六十五年七月、任那國遣二蘇那曷叱知一令レ朝貢一也、任那者去二筑紫國二千餘里一、北阻レ海以在二鷄林（シラキ）之西南一、

〔日本書紀六垂仁〕二年、是歲任那（ミマナ）人蘇那曷叱智請之欲レ歸二于國一、蓋先皇（崇神）之世來朝未レ還歟、故敦賞二蘇那曷叱智一、仍賚二赤絹一百匹一、賜二任那王一、然新羅人遮二之於道一而奪焉、其二國之怨始起二於是時一也、（一云、御間城天

皇（崇神）之世、額有角人乘一船泊于越國笥飯浦、故號其處曰角鹿也、問之曰、何國人也、對曰、意當加羅國王之子、名都怒我阿羅斯等、亦名曰于斯岐阿利叱智干岐、傳聞日本國有聖皇、以歸化之、到于穴門、時其國王也、即更還之、不知道路、留連島浦、自北海廻之經出雲國至於此間也、是時遇天皇崩、便留之仕矣、是以改汝本國名、追負御間城天皇號曰彌麻奈、因給繒絹、即還本鄉、是改國號緣也、

〔大日本史二百三十九　任那列傳〕按任那三國史記、東國輿地勝覽、無所見、東國通鑑曰、牛頭者、任那加良人也、任那惟見于此矣、因知意富加羅者、大伽耶而爲任那無疑矣、東國通鑑輿地勝覽曰、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駕洛國王金首露立、駕洛國初有九子、曰我刀、曰汝刀、曰彼刀、曰五刀、曰留水、曰留天、曰神天、曰神鬼、曰五天、各總其衆、聚居山野、無君臣位號、九子修禊事、適得金合、開視有六金卵、皆化爲男、衆驚異之、立始生者爲主、因金卵姓金氏、以始見名、首露國號大駕洛、又稱伽耶、後改金官、餘五人各爲五伽耶主、曰阿羅伽耶、古寧伽耶、星山伽耶、大伽耶、小伽耶、金首露立一百五十八年死、居登立、次麻品、次居叱彌、次伊尸品、次坐知、次希吹、次鉅知、次鉗知、次仇衡、凡十世四百九十一年、仇衡降于新羅、即當繼體帝崩後壬子歲、與地勝覽曰、大伽耶國自始祖伊珍阿豉王至道設智王、凡十六世、五百二十年、新羅眞興王滅之、東國通鑑亦言、眞興王二十三年滅大伽耶、是歲欽明帝二十三年也、與日本紀欽明帝二十三年新羅滅任那合矣、然則任那專指大伽耶也、卓淳除國等不可詳考、

〔新撰姓氏錄未定雜姓右京〕三間名公

彌麻奈國主牟留智王之後者、不見崇神天皇御世、額有角人乘船泊于越國笥飯浦、遣人問曰、何國人也、對曰、意富加羅國王子名都怒我阿羅斯等亦阿利叱智干岐傳聞日本國有聖皇、歸化到于穴門、有人名伊都々比古、謂臣曰、吾則是國王也、除吾復無二王、勿往他處、臣察其爲人、知非王也、即更還不知道路、留連島浦、廻北海經出雲國至此國也、是時會天皇崩、便留仕垂仁天皇、詔曰、汝速來者得仕先皇、是以改汝本國名、追負御間城天皇號曰彌麻奈、因給繒絹、即還本鄉、是改國號緣也、

〔大日本史二百三十九　任那列傳〕按任那三國史記、東國輿地勝覽、無所見、東國通鑑曰、牛頭者、任那加良人也、任那惟見于此矣、因知意富加羅者、大伽耶而爲任那無疑矣、東國通鑑輿地勝覽曰、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駕洛國王金首露立、駕洛國初有九子、曰我刀、曰汝刀、曰彼刀、曰五刀、曰留水、曰留天、曰神天、曰神鬼、曰五天、各總其衆、聚居山野、無君臣位號、九子修禊事、適得金合、開視有六金卵、皆化爲男、衆驚異之、立始生者爲主、因金卵姓金氏、以始見名、首露國號大駕洛、又稱伽耶、後改金官、餘五人各爲五伽耶主、曰阿羅伽耶、古寧伽耶、星山伽耶、大伽耶、小伽耶、金首露立一百五十八年死、居登立、次麻品、次居叱彌、次伊尸品、次坐知、次希吹、次鉅知、次鉗知、次仇衡、凡十世四百九十一年、仇衡降于新羅、即當繼體帝崩後壬子歲、與地勝覽曰、大伽耶國自始祖伊珍阿豉王至道設智王、凡十六世、五百二十年、新羅眞興王滅之、東國通鑑亦言、眞興王二十三年滅大伽耶、是歲欽明帝二十三年也、與日本紀欽明帝二十三年新羅滅任那合矣、然則任那專指大伽耶也、卓淳除國等不可詳考、

〔日本書紀通證十一垂仁〕意富加羅國（東國通鑑、作大駕洛國、懲毖錄、作大伽耶國、今屬慶尙道、此間通稱韓國、爲伽羅者、蓋起于此、）

〔中外經緯傳一〕意富加羅國の意富は、御國言を加へたるにて、大の義なるべし、其は欽明紀に、任那は加羅國安羅國某々の十國の摠名なる由注されたり、加羅國は、もと一國の名ながら、其十國を領ける王の住る本國なるが故に、十國の摠號をも加羅と云へるを、皇朝よりは大加羅と稱せ給へるにて、東國通鑑に大駕洛國と作るは、其を奉りたる唱の遺れるなるべし、さて又任那は上にいへる如く、去か〳〵の由にて、崇神天皇の大御名の御間城と申奉りしを、彼が國の大名に負せて彌麻那と改賜ひたりしなり、其を任那と書くよしは、皇朝より彼國に置れたる宰に命せつけてさだめさせ給へるにて、其任字はジンまたニンの音なるを、ニンのニとミと親く通ふ音なれば、そのかみ彼國の訛音にミンとも唱へならひたるまゝに、ミマといふに叶へて、任那と書連ねたるものなるべし、なほいはゞ昔より壬生にミフとニフと二樣唱へ來れるも、もと壬字をニンともミンとも唱へたる故なるべきこと、はた思ひ合すべし、那とは大御名を國の名に負せたる由の名の義なるべし、さてかれが皇朝に忠なる志を賞給ひて、いとも畏き天皇の大御名を賜ひたるをかたじけなみ、十國の摠名とせるなどをおもへば、字書に任は誠篤也、また以恩相信曰任などいへる義を兼ねたるにもやあらむ、からもろこしの書どもに、此國名の見えたるは、やがて其字を用ひたるなり、崇神紀に國號を賜はざる前に、此字を用ひられたるは、後の號をめぐらして書れたるなり、さて又加羅といへる國號も、和漢の籍どもにみえたり、すべて西の外國々をなべて加羅といふは、かの大加羅國王の歸化て請奉れるまゝに鎭守をも置せ給ひたりければ、その加羅國の名をおよぼして、その方ざまの外國々をなべて云ひなれたるものなるべし、

○按ズルニ、任那ヲミマナト云フハ字ノ音ナリ、任ハ如林切ニテ、ニムノ音ナレド、支那ノ字ニ、

ミムト云フ音ノ字ナケレバ此字ヲ借リ用井シニヤ肥前ノ旻樂ノ旻モ、ミヌナルチ、ミ、ニ用井シハ、是モミムト云フ音ノ字ナキ故ナラン　又ハ任ノ字ニ古ハミムノ音アリシニカム　又ハカミト讀ムベキナ、カヒト讀ムトチ知ワケ和ワケ氣ナドノ同例ニテ、支那ニテ印度ナドモ同ジ、　又ミムヲ、ミマト轉ジタルハ、上野國男信ノ男ヲ、ナマト讀ムト同ジ事ナリ、サテ上文引ク所ノ垂仁天皇紀ノ本註ニ、任那ノ國名ハ同天皇ノ朝ニ始テ賜ヒシガ如ク記スト雖モ、本書崇神天皇六十五年ノ條ニ、既ニ任那ノ名見エ、姓氏錄吉田連ノ條ニ、昔御間城入彥天皇御代、任那國奏曰云々トアリ、崇神天皇ノ御代ニ、任那ハ既ニ服從セシガ如シ、サレバ此說ハ任那トニ云フ名ノ、崇神天皇ノ御諱ニ類似セルニ由リ、カク訛リ傳ヘタルニハアラザルカ、

〔東國通鑑二三國紀〕漢建武十八年、新羅儒理王十九年、高句麗琉璃王十五年、春三月、駕洛國始祖金首露立、初駕洛有九干、曰我刀、曰汝刀、曰彼刀、曰五刀、曰留水、曰留天、曰神天、曰神鬼、曰五天、各總其衆爲酋長、聚居山野、無君臣位號、九干修禊事、適見龜峯有異氣、且聞空中語、就得金合、開視之有六金卵、不日皆化爲男、奇偉長大、衆皆驚異、推立始生者爲主、因金卵姓金氏、以始見名首露、國號大駕洛、又稱伽耶、餘五人各爲五伽耶主、曰阿羅伽耶、曰古寧伽耶、曰星山伽耶、曰小伽耶、曰大伽耶、曰駕洛後改稱金官、

〔高麗永樂大王碑〕十年○永樂庚子、教遣步騎五萬往○往卽救新羅、從男居城至新羅城、倭滿其中、官兵方至、倭賊退□□□□□□□□□背息追至任那加羅從拔城、

〔宋書夷蠻列傳九十七〕倭國、○中略太祖元嘉二年○我允恭十四年、讃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中略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

〔南齊書五十東南夷列傳〕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中略建元元年○我清寧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鎭東大將軍、

〔通典百八十五邊防〕新羅　至隋文帝時、遣使來貢、其王姓金名眞平、○中略其先附屬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强盛、因襲加羅任那諸國、滅之、並三韓之地、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二十三年正月、新羅打滅任那官家、一本云、二十一年、任那滅焉、總言任那、別言加羅國、安羅國、斯二岐國、多羅國、卒麻國、古嗟國、子他國、散半下國、乞食國、稔禮國、合十國、

〔東國通鑑五三國紀〕陳天嘉三年、新羅眞興王二十三年、高句麗平原王四年、百濟威德王九年、秋九月、新羅滅大加耶、時加耶叛、王命伊飡異斯夫討之、以斯多含爲副、斯多含者李密王七世孫也、年十六、爲國仙、其徒千餘人、至是請從軍、王以年幼不許、固請許之、至伽耶領麾下五千騎、先入栴檀門、立白旗、城中驚懼、於是異斯夫引兵臨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爲大伽耶郡、

〔扶桑略記三敏達〕十二年七月、新羅伐滅任那國、

〔日本書紀九神功〕四十六年三月乙亥朔、遣斯麻宿禰于卓淳國、斯麻宿禰者、不知何姓人也、

〔釋日本紀十述義一〕卓淳國案之、卓淳國者、任那國之別種也、

〔日本書紀九神功〕四十九年三月、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則與久氐等共勒兵而度之、至卓淳國、將襲新羅、時或曰、兵衆少之、不可破新羅、更復奉上沙白蓋盧共遣之、俱集于卓淳擊新羅而破之、因以平定比自㶱、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乃移兵西廻、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以賜百濟、於是其王肖古及王子貴須、亦領軍來會、時比利、辟中、布彌支、半古四邑、自然降服、是以百濟王父子、及荒田別、木羅斤資等、共會意流村今云州須祇相見欣感厚禮送遣之、

〔日本書紀十應神〕八年三月、百濟人來朝、百濟記云、阿花王立无禮於貴國、故奪我枕彌多禮及峴南支侵谷那東韓之地、十四年、是歲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臣領己國之人夫百二十縣而歸化、然因新羅人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

襲津彦而召弓月之人夫於加羅、然經三年而襲津彦不來焉、十六年八月、遣平群木菟宿禰的戸田宿禰於加羅、仍授精兵、詔之曰、襲津彦久之不還、必由新羅人拒而滯之、汝等急往之擊新羅、救其道路、〔日本書紀十七繼體〕六年十二月、百濟遣使貢調、別表請任那國上哆唎下哆唎、沙陀、牟婁四縣、哆唎國守穗積臣押山奏曰、此四縣近連百濟、遠隔日本、旦暮易通、犬鷄難別、〔釋日本紀十三述義〕哆唎國、伴跛國、（兼方案之、兩國者、任那國之別種也、）〔日本書紀十七繼體〕七年六月、百濟遣姐彌文貴將軍、洲利即爾將軍、〇略 中 別奏云、伴跛國略奪臣國己汶之地、伏請天恩判還本屬、十一月、是月伴跛國、八年三月、伴跛築城於子呑帶沙、而連滿奚、置烽候邸閣、以備日本、九年二月丁丑、百濟使者文貴將軍等請罷、仍勅副物部連（闕名）遣罷歸之（百濟本記云、物部至連、是月到于沙都島、傳聞伴跛人懷恨銜毒、恃強縱虐、故物部連卒、舟師五百、直詣帶沙江、文貴將軍自新羅去、〔日本書紀十七繼體〕二十一年六月甲午、近江毛野臣率衆六萬、欲往任那、爲復興建新羅所破南加羅、喙己呑、合任那、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二年四月、安羅次旱岐夷呑奚、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旱岐散半奚、旱岐兒、多羅下旱岐夷他斯二岐旱岐兒子他、旱岐等、與任那日本府吉備臣（闕名字）往赴百濟俱聽詔書、百濟聖明王、謂任那旱岐等曰、〇略 中 任那旱岐等對曰、前再三廻與新羅議而無答報、所圖之旨、更告新羅尙無報、今宜俱遣使往奏天皇、夫建任那者、奚在大王之意、祇承敎旨、誰敢問言、然任那境接新羅、恐致卓淳等禍（謂喙己呑加羅、言卓淳等國有敗亡之禍、）聖明王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之世、安羅加羅卓淳旱岐等、初遣使相通、厚結親好、以爲子弟、冀可恒隆、而今被誑新羅、使天皇忿怒、而任那憤恨、寡人之過也、我深懲悔、而遣下部中佐平麻鹵城方甲背昧奴等、赴加羅會于任那日本府相盟、以後繫念、相續圖建任那、旦夕無忘、今天皇詔稱、速建任那、由是欲共爾曹謨計、樹立任那國、宜善圖之、又於任那境、徵召新羅、問聽

與不、乃俱遣使、奏聞天皇、恭承示敎、儻如使人未還之際、新羅候隙侵逼任那、我當往救、不足爲憂、然善守備、謹警無忘、別汝所遣、恐致卓淳等禍、非新羅自强、故所能爲也、其喙己呑居加羅與新羅境際而被連年攻敗、任那無能救援、由是見亡、其南加羅、喙爾狹小、不能卒備、不知所託、由是見亡、其卓淳上下携貳、至欲自附內應新羅、由是見亡、因斯而觀三國之敗、良有以也、五年十一月、百濟遣使、召日本府臣、任那執事曰、〇略 中 日本吉備臣、安羅〇（原作新羅、據二年紀改、）下旱岐、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君、斯二岐君、散半奚君兒、多羅二首位訖乾智、子佗旱岐、久瑳旱岐、仍赴百濟、〇略 中 聖明王謂之曰、〇略 中 竊聞、新羅、安羅兩國之境、有大江水、要害之地也、吾欲據此脩繕六城、謹請天皇三千兵士、每城充以五百、幷我兵士、勿使作田、而逼惱者、久禮山之五城、庶自投兵降首、卓淳之國、亦復當與、所謂之兵士吾給衣粮、欲奏天皇、其策一也、猶於南韓置郡令城主者、豈欲遠背天皇、遮斷貢調之路、唯庶克濟多難、殲撲强敵、凡厥凶黨、誰不謀附、北敵强大、我國微弱、若不置南韓郡領城主、脩理防護、不可以禦此强敵、

〔書紀集解十九欽明〕南韓（四年紀作下韓、卽南加羅、）

〔新撰姓氏錄左京皇別下〕吉田連

大春日朝臣同祖、觀松彦香殖稻天皇（諡孝昭）皇子、天帶彦國押人命四世孫、彦國葺命之後也、昔磯城瑞籬宮御宇御間城入彦天皇〇崇神 御代、任那國奏曰、臣國東北有三巴汶地、上巴汶、中巴汶、下巴汶、地方三百里、土地人民亦富饒、與新羅國相爭、彼此不能攝治、兵戈相尋、民不聊生、臣請將軍令治此地、卽爲貴國之部也、天皇大悅、勅群卿令奏應遣之人、卿等奏曰、彦國葺命孫鹽乘津彦命、頭上有賛、三岐如松樹（因號松樹君）、其長五尺、力過衆人、性亦勇悍也、天皇令鹽乘津彦命遣奉勅而鎭守、彼俗稱宰爲吉、故謂其苗裔之姓爲吉氏、

〔日本書紀十雄略〕八年二月、自天皇卽位至于是歲、新羅國背誕、苞苴不入於今八年、而大懼中國之心脩好於高麗、由是高麗王遣精兵一百人、守新羅〇略 中 於是新羅王乃知高麗僞守、遣使馳告國人曰、人殺

任那日本府

家内所養鷄之雄者國人知意盡殺國内所有高麗人惟有遺高麗一人乘間得脫逃入其國皆具爲說之高麗王卽發軍兵屯聚筑足流城（或本云都城）遂歌舞與樂於是新羅王夜聞高麗軍四面歌舞知賊盡入新羅地乃使人於任那王曰高麗王征伐我國當此之時若緩旒然國之危殆過於累卵命之脩短太所不計伏請救於日本府行軍元帥等由是任那王勸膳臣斑鳩（斑鳩此云伊柯屢）吉備臣小梨難波吉士赤目子往救新羅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二年四月安羅次旱岐夷呑奚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旱岐散半奚旱岐兒多羅下旱岐夷他斯二岐旱岐兒子他旱岐等與任那日本府吉備臣（闕名字）往赴百濟俱聽詔書七月百濟聞安羅日本府與新羅通計遣前部奈卒鼻利莫古奈卒宣文中部奈卒木劣昧淳紀臣奈卒彌麻沙等（紀臣奈卒者蓋是紀臣娶韓婦所生因留皆教此也）使于安羅召到新羅任那執事謨建任那別以安羅日本府河内直通計新羅深責罵之六年九月百濟遣中部扞率掠葉禮等奏曰德率宣文等奉勅至臣蕃曰府臣及諸旱岐各有差九年四月甲子百濟遣中部扞率掠葉禮等奏曰德率宣文等奉勅至臣蕃曰所乞救兵應時遣送祇承恩詔嘉慶無限然馬津城之役（正月辛丑高麗入百濟國馬津城）虜謂之曰由安羅國與日本府招來勸罰以事准況寔當相似然三廻欲審其言遣召而並不來故深勞念伏願可畏天皇（西蕃皆稱日本天皇爲二可畏天皇一）先爲勘當暫停所乞救兵待臣遣報詔曰式開呈奏爰觀所憂日本府與安羅不救隣難亦朕所疾也（略）

（日本書紀十雄略）七年是歲吉備上道臣田狹侍於殿側盛稱稚媛於朋友曰天下麗人莫若吾婦茂矣綽矣（略）中天皇傾耳遙聽而心悅焉便欲自求稚媛爲女御（拜田狹爲任那國司）

（日本書紀十七繼體）六年十二月百濟遣使貢調別表請任那國上哆唎（オコシタリアルシタリ）下哆唎（ヲロシタリアルシタリ）娑陀牟婁四縣哆唎國守穗積臣押山奏曰此四縣近連百濟遠隔日本旦暮易通鷄犬難別今賜百濟合爲同國固存之策無以過此然縱賜合國後世猶危況爲異場幾年能守大伴大連金村具得是言同讀而奏（略）中依表賜任那四縣天兄皇子前有緣事不聞賜國晩知宣勅驚悔欲改令曰自胎中之帝置官家之國輕隨蕃乞輒示賜手乃遣日鷹吉士改宣百濟客使者答啓父天皇圖計便宜勅賜既畢子皇子豈違帝勅妄改而令必是虛也縱是實者持杖大頭打孰與持杖小頭打痛乎遂罷於是或有流言曰大伴大連與哆唎國守穗積臣押山受百濟之賂矣

（日本書紀五崇神）六十五年七月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令朝貢也

（馭戎慨言上ノ上）天日大御神の御子の尊の所知食此大御國に外國もろ〳〵のまつろひまゐる事の始をたづぬれば、まづ師木瑞籬宮御宇（崇神）天皇の大御代の七年に、天皇の大御夢に、大物主大神のみさとしごと有て、同き十一年に、あだし國人あまた參りきつるよし見えたるは、いづれの國々とも、さられねども、今思ふに、よのおのひとりだちたるをさのありけむが、此御代よりまつろひまうきて、皇朝のみのりをばうけ給はり始めけん、そはたゞ何の島、くれの島などいひて、後には國々につける島々なるべし、次に同き御代六十五年の秋任那の國といふより、使まゐりて、みつぎ物を奉りき、そは筑紫をはなれて二千餘里北の方にある國也と見えたり、此國は、もろこしの書どもにものせて、後の世までからなれば、これをぞまさしく外國のまゐりし始とはいふべき、

（日本書紀二十推古）二十九年八月新羅遣沙部喙奈末北叱智任那遣習部大舍親智周智共朝貢三十一年七月新羅遣大使奈末智洗爾任那遣達率奈末智並來朝仍貢佛像一具及金塔幷舍利且大灌頂幡一具小幡十二條

（日本書紀二十孝德）大化元年七月丙子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進調百濟調使兼領任那使任那調（略）中詔於百濟使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始我遠皇祖之世以百濟國爲内官家譬如三絞之綱中間以任那國屬賜百濟後遣三輪栗隈君東人觀察任那國堺是故百濟王隨勅悉示其堺而調有闕由是却

朝貢

還其調、任那所出物者、天皇之所明覽、夫自今以後、可具題國與所出調、汝佐平等、不易而來、早須明報、
今重遣三輪君東人、馬飼造、闕名　二年九月、遣小德高向博士黑麻呂於新羅、而使貢質、遂罷任那之調、
〔大日本史二百三十九任那列傳〕按、中臣國等議、任那爲百濟新羅所蠶食、不得孤立、故議附之二國而議不協、
而止、後附之新羅、故其使每從新羅朝貢、後改附百濟、而百濟不別遣任那使、以己之使兼之、且減其
貢、故又附之新羅、停任那別貢、因徵質於新羅、歟、然本書所不載、他無所考、

歸化

〔新撰姓氏錄山城國諸蕃任那〕多々良公　御間名國主爾利久牟王之後也、欽明天皇御世、投化獻金多々
利、金乎居等、天皇賜之賜多々良公姓也、
〔日本書紀二十推古二十二〕二十年、是歲百濟人味摩之歸化曰、學于吳、得伎樂儛、則安置櫻井而集少年、令習伎
樂儛、於是眞野首弟子、新漢齊文二人習之、傳其儛、此今大市首等祖也、〇此今以下十一字據一本補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大市首　同國〇任那人、都努賀阿羅斯止之後也、

清水首　同上

〔新撰姓氏錄大和國諸蕃任那〕辟田首　任那國主都奴加阿羅志等之後也、
〔日本靈異記下〕沙門積功作佛像臨命終時示異表緣第卅
老僧觀規者、俗姓三間名干岐也、紀伊國名草郡人也、
〔續日本紀三十光仁六〕寶龜十一年五月甲戌、攝津國豐島郡人韓人稻村等一十八人賜姓豐津造、
〔新撰姓氏錄攝津國諸蕃〕豐津造　任那國人左李金之後、亦名佐利己牟

韓人　同上

〔新撰姓氏錄左京諸蕃下〕道田連　任那國賀室王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大和國諸蕃〕大伴造　任那國主龍主王孫、佐利王之後也、
〔新撰姓氏錄攝津國諸蕃〕荒々公　任那國豐貴王之後也、

戰亂

〔三代實錄清和十四〕貞觀九年四月廿五日甲午、伊賀權目正六位下韓人眞貞賜姓豐濱宿禰、其先任那國
人也、
〔日本書紀十顯宗三〕三年、是歲紀生磐宿禰跨據任那、交通高麗、將西王三韓、整脩官府、自稱神聖、用任那左
魯那奇他甲背〇背、紀作肯、日本、下同、等計、殺百濟適莫爾解於爾林、爾林、高麗地也、築帶山城、距守東道、斷運粮津、令軍
飢困、百濟王大怒、遣領軍古爾解、內頭莫古解等、卒衆赴于帶山攻、於是生磐宿禰進軍逆擊、膽氣益壯、
所向皆破、以一當百、俄而兵盡力竭、知事不濟、自任那歸、由是百濟國殺佐魯那奇他甲背等三百餘人、
〔日本書紀十繼體七〕二十三年三月、百濟王謂下哆唎國守穗積押山臣曰、夫朝貢使者恒避島曲、謂海中島曲嶺岸也、
俗云美佐祁、每苦風波因茲濕所賫全壞無色、請以加羅多沙津爲臣朝貢津路、是以押山臣爲請聞奏、是月、
遣物部伊勢連父根吉士老等、以津賜百濟王、於是加羅王謂勅使云、此津從置官家以來爲臣朝貢津
涉、安得輒改賜隣國、違元所封限地、勅使父根等因斯難以面賜、卻還大島、別遣錄史、果賜扶餘、由是加
羅結讎新羅、生怨日本、加羅王娶新羅王女、遂有兒息、新羅初送女時、幷遣百人爲女從、受而散置諸縣、
令著新羅衣冠、何利斯等嗔其變服、遣使徵還、新羅大羞翻欲還女曰、前承汝聘、吾便許婚、今既若斯、請
還王女、加羅已富利知伽報云、配合夫婦、安得更離、亦有息兒、棄之何往、遂於所經拔刀伽古跛布那宇
羅三城、亦拔北境五城、

遣使

〔日本書紀十顯宗三〕三年二月丁巳朔、阿閉臣事代銜命出使于任那、
〔日本書紀二十敏達〕四年四月庚寅、遣吉士金子使於新羅、吉士木蓮子使於任那、十三年二月庚子、遣難
波吉士木連子使於新羅、遂之任那、
〔日本書紀十七繼體〕二十一年六月甲午、近江毛野臣率衆六萬、欲往任那爲復興建新羅所破南加羅喙己
呑合任那、於是筑紫國造磐井陰謀叛逆、猶豫經年、恐事難成、恒伺間隙、新羅知是密行貨賂于磐井所、
而勠防遏毛野臣軍、於是磐井掩據火豐二國、勿使修職、外邀海路、誘致高麗百濟新羅任那等國年貢

教援

艦船、內遣任那毛野臣軍、亂語揚言曰、今爲使者、昔爲吾伴、摩肩觸肘共器同食安得卒爾爲使俾余自伏儞前、遂戰而不受驕而自矜、是以毛野臣使于安羅、勅勸新羅、更建南加羅喙己呑、百濟遣將軍君、尹貴麻那甲背麻鹵等、往赴安羅式聽詔勅、於是安羅新起高堂、引昇勅使、國主隨後昇階、國內大人預昇堂者一二、百濟使將軍君等、在於堂下、凡數日、再三謀謨乎堂上、將軍君等恨在庭焉、四月戊子、任那王己能末多于岐來朝、言已能末多者也、啓大伴大連金村曰、夫海表諸蕃、自胎中天皇○應神○置內官家、不棄本土、封其地、良有以也、今新羅違元所賜封限、數越境以來侵、請奏天皇、救助臣國、大伴大連依乞奏聞、是月遣使送已能末多于岐、幷詔在任那近江毛野臣、推問所奏、和解相疑、於是毛野臣次于熊川、一那久斯牟羅一本云、次于任那、召集新羅百濟二國之王、新羅王佐利遲遣久遲布禮一本云、久禮爾師、百濟遣恩率彌騰利赴集毛野臣所、而二王不自來參、毛野臣大怒責問二國使云、以小事大天之道也、一本云、大木端者、以小木續之、何故二國之王、不躬來集受天皇勅經遣使乎、今縱汝王自來聞勅吾不肯勅、必追逐退、久遲布禮恩率彌騰利、心懷怖畏、各歸召王、由是新羅改遣其上臣伊叱夫禮智于岐新羅以大臣爲上臣、一本云、伊叱夫禮知奈末、卒衆三千、來請聽勅、毛野臣遙見兵伏圍繞衆數千人、自熊川入任那己叱己利城、伊叱夫禮智于岐次于多多羅、不敢歸、待三月、頻請聞勅、終不肯宣、伊叱夫禮智所將士卒等、於聚落乞食、相過毛野臣傔人河內馬飼首御狩、御狩入隱他門、待乞者過、捲手遙擊、乞者見云、謹待三月、佇聞勅旨、尙不肯宣、惱聽勅使、乃知欺誑誅戮上臣矣、乃以所見具述上臣、上臣抄掠四村、金多、委陀、是爲四村、一本云、盡將人物、入其本國、或曰、多多羅等四村之所掠者、毛野臣之過也、二十四年九月、任那使奏云、毛野臣遂於久斯牟羅起造舍宅、淹留二歲、一本云、三歲者、連去來歲數也、懶聽政焉、爰以日本人與任那人、頻以兒息諍訟難決、元無能判、毛野臣樂置誓湯曰、實者不爛、虛者必爛、是以投湯爛死者衆、又殺吉備韓子那多利斯布利、大日本人娶蕃女、恒懶人民、終無和解、於是天皇聞其行

狀、遣人徵入而不肯來、領以河內毋樹馬飼首御狩奉詔於京而奏曰、臣未成勅旨、還入京鄉、勞往虛歸、慚惡安措、伏願陛下待成國命、入朝謝罪、奉使之後、更自謨曰、其調吉士亦是皇華之使、若先吾取歸依實奏聞、吾之罪過必應重矣、乃遣調吉士、率衆守伊斯枳牟羅城、於是阿利斯等知其細碎爲事、不務所期、頻勸歸朝、尙不聽還、由是悉知行迹、心生飜背、乃遣久禮斯已毋、使于新羅請兵、奴須久利使于百濟請兵、毛野臣聞百濟兵來迎討背評（ソムキヒョウ）、肯評地名、亦己富里、備傷死者半、百濟則捉奴須久利、桎梏枷鎖而共新羅圍城、責罵阿利斯等曰、可出毛野臣、毛野臣嬰城自固、勢不可擒、於是二國圖度便地、淹留弦晦、築城而還、號曰久禮牟羅城、還時觸路、拔騰利枳牟羅、布那牟羅、牟雖枳牟羅、阿夫羅、久知波多枳五城、十月、調吉士至、自任那奏言、毛野臣爲人傲猥、不閑治體、竟無和解、擾亂加羅、又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故遣目頰子（フヲコ）徵召、目頰子未詳也、是歲、毛野臣被召、到于對馬、逢疾而死、送葬尋河而入近江、

〔東國通鑑五國紀〕梁中大通四年、新羅法興王十九年、百濟聖王十年、冬、駕洛國王金仇衡降于新羅、王授位上等、以其國爲食邑、號金官郡、仇衡子武力任至角干、

○按ズルニ、日本書紀ニ此事ヲ記サヾルハ、梁中大通四年ハ繼體天皇二十六年ニ當リ、天皇崩御ノ翌年ニシテ、空位ナルニ因レルナラン、

〔日本書紀十八宣化〕二年十月壬辰朔、天皇以新羅寇於任那、詔大伴金村大連、遣其子磐與狹手彦、以助任那、是時磐留筑紫、執其國政、以備三韓、狹手彦往鎭任那、加救百濟、

〔日本書紀十九欽明〕元年九月己卯、幸難波祝津宮、大伴大連金村、許勢臣稻持、物部大連尾輿等從焉、天皇問諸臣曰、幾許軍卒伐得新羅、物部大連尾輿等奏曰、少許軍卒不可易征、曩者男大迹天皇○繼體六年、百濟遣使表請任那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大伴大連金村輒依表請、許賜所求、由是新羅怨嚫積年、不可輕爾而伐、於是大伴金村居住吉宅、稱疾不朝、天皇遣青海夫人勾子（マカリコ）慰問慇懃、大連怖謝曰、臣所疾者非餘事也、今諸臣等謂臣滅任那、故恐怖不朝耳、乃以鞍馬贈使、厚相資敬、青海夫人依實顯

奏詔曰久竭忠誠莫恤衆口遂不爲罪優寵彌深　二年四月安羅次旱岐夷呑奚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旱岐散半奚旱岐兒多羅下旱岐夷他旱岐兒子他旱岐等與任那日本府吉備臣往赴百濟俱聽詔書百濟聖明王謂任那旱岐等言日本天皇所詔者全以復建任那今用何策起建任那盡各盡忠奉展聖懷任那旱岐等對曰前再三廻與新羅議而無答報所圖之旨更告新羅尙無報今宜俱遣使往奏天皇夫建任那者爰在大王之意祇承敎旨誰敢間言然任那境接新羅恐致卓淳等禍等謂喙已呑加羅言卓淳等國有敗亡之禍聖明王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之世安羅加羅卓淳旱岐等初遣使相通厚結親好以爲子第冀可恒隆而今被詐新羅使天皇忿怒而任那憤恨寡人之過也我深懲悔而遣下部中佐平麻鹵城方甲背昧奴等赴加羅會于任那日本府相盟以後繫念相續圖建任那旦夕無忘今天皇詔稱速建任那由是欲共爾曹謨計樹立任那等國宜善圖之又於任那境徵召新羅問聽與不乃俱遣使奏聞天皇恭承示敎儻如使人未還之際新羅候隙侵逼任那我當往救不足爲憂然善守備謹警無忘別汝所奬恐致卓淳等禍非新羅自强故所能爲也其喙己呑居加羅與新羅境際而被連年攻敗任那無能救援由是見亡其南加羅喙爾狹小不能辛備不知所託由是見亡其卓淳上下攜貳至欲自附內應新羅由是見亡因斯而觀三國之敗良有以也昔新羅請援於高麗而攻擊任那與百濟尙不克之新羅安獨滅任那乎今寡人與汝戮力幷心翳賴天皇任那必起因贈物各有差忻々而還

七月百濟聞安羅日本府與新羅通計遣前部奈率鼻利莫古奈率宣文中部奈率木劦昧淳紀臣奈率彌麻沙等○略註使于安羅召致新羅任那執事謨建任那別以安羅日本府河內直通計新羅深責罵之○略註乃謂任那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與故旱岐等始約和親式爲兄弟於是我以汝爲子第汝以我爲父兄共事天皇俱距强敵安國全家至于今日言念先祖與舊旱岐和親之詞有如咬日自茲以降勤修隣好遂敦與國恩踰骨肉善始有終寡人之所恒願未審何緣輕用浮辭數歲之間慨然失志古人云追悔無及此之謂也上達雲際下及泉中誓神乎今改咎乎昔一無隱匿發露所爲精誠通靈深自

克責亦所宜取蓋聞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故今追崇先世和親之好敬順天皇詔勅之詞拔取新羅所折之國南加羅喙己呑等還屬本貫遷實任那永作父兄恒朝日本此寡人所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悔往戒今之所勞想也夫新羅廿言希誣天下之所知也汝等妄信旣墮人權方今任那境接新羅宜常設備豈能弛析爰恐陷羅誣欺網穽喪國亡家爲人繫虜寡人念茲勞想而不能自安矣竊聞任那與新羅連策席際現蜂蛇怪亦衆所知且夫妖祥所以戒行災異所以悟人當是明天之告戒先靈之徵表者也禍至追悔滅後思與孰云及矣今汝遵余聽天皇勅可立任那何患不成若欲長存本土永御舊民其謨在茲可不愼也聖明王更謂任那日本府曰天皇詔稱任那若滅汝則無資任那若與汝則有援今宜與建任那使如舊日以爲汝助撫養黎民謹承詔勅悚懼塡胸誓効丹誠冀隆任那永事天皇猶如往日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日本府復能依詔救助任那是爲天皇所必哀讚汝身所當賞祿又日本卿等久住任那之國近接新羅之境新羅情狀亦是所知毒害任那謨防日本其來尙矣匪唯今年而不敢動者近羞百濟遠恐天皇誘事朝廷僞和任那如斯感激任那日本府者以未禽任那之間僞示伏從之狀願令候其間隙諸其不備一擧兵而取之天皇詔勅勸立南加羅喙己呑非但數十年而新羅一不聽命亦卿所知且夫信敬天皇爲立任那豈若是乎恐卿等輒信甘言輕被謾語滅任那國奉辱天皇卿其戒之勿爲他欺　四年十一月甲午遣津守連詔百濟曰在任那之下（アルシ）韓百濟郡令城主宜附日本府幷持詔書宣曰爾屢抗表稱當建任那十餘年矣表奏如此尙未成之且夫任那者爲爾國之棟梁如折棟梁誰成屋宇朕念在茲爾須早早建汝若早建任那河內直等（河內直見上文）已自當止退豈足云乎是日聖明王聞宣勅已歷問三佐平內頭及諸臣曰詔勅如是當復何如三佐平等答曰在下（アルシ）韓之我郡令城主不可出之建國之事宜早聽聖勅　十二月百濟聖明王復以前詔普示群臣曰天皇詔勅如是當復何如上佐平木尹貴德率鼻利莫古德率東城道天德率木劦昧淳德率國雖多奈率燕比善那等同議曰臣等稟性愚闇都無智略詔建任那早須奉勅今宜召任

那執事國國旱岐等俱謀同計抗表述志又河內直移那斯麻都等猶住安羅任那恐難建之故亦幷表乞移本處也聖明王曰群臣所議甚稱寡人之心是月乃遣施德高分召任那執事與日本府執事俱答言祭神時到祭了而往言過正旦而往聽焉　五年正月百濟國遣使召任那執事與日本府執事俱答言祭神時到祭了而往是月百濟復遣使召任那執事與日本府執事而遣微者由是百濟不得俱謀建任那國　二月百濟遣施德馬武施德高分屋施德斯那奴次酒等使于任那謂日本府與任那旱岐等曰我遣紀臣奈率彌麻沙奈率已連物部連奈率用歌多朝謁天皇彌麻沙等還自日本以詔書宣曰汝等宜共在彼日本府早建良圖副朕所望爾其戒之勿被他誑又津守連從日本來百濟已麻奴跪而語訛不正詳不正宣詔勅而問任那之政故將欲共日本府任那執事議定任那之政奉奏天皇遣召三廻尙不來到由是不得共論圖計任那之政奉奏天皇矣今欲請留津守連別以疾使具申情狀遣奏天皇當以三月十日發遣使於日本此使便到天皇必須問汝汝日本府卿任那旱岐等各宜發使共我使人往聽天皇所宣之詔別謂河內直百濟本紀云河內直移那斯麻都而語訛未詳其正也俱懷奸僞誘說爲歌可君百濟本記云爲歌岐彌名有非岐專信其言不憂國難背乖吾心縱肆暴虐由是見逐職汝之由汝等來往任那恒行不善任那日損職汝之由汝是雖微譬猶小火燒焚山野連延村邑由汝行惡當敗任那遂使海西諸國官家不得長奉天皇之闕今遣奏天皇乞移汝等還其本處汝亦往聞又謂日本府卿任那旱岐等曰夫建任那之國不假天皇之威誰能建也故我思欲就天皇請將士而助任那之國將士之粮我當須運將士之數未限若干運粮之處亦難自決願居一處俱論可不擇從其善將奏天皇故頻遣召汝猶不來不得議也日本府答曰任那執事不赴召者是由吾不遣不得往之吾遣奏天皇還使宣曰朕當以印歌臣語訛遣於新羅以津守連遣於百濟汝待聞勅際莫自勞往新羅百濟也宣勅如是會聞印歌臣使於新羅乃追遣問天皇所宣詔曰日本臣與任那執事應就新羅聽天皇勅而不宣就百濟聽命也後津守連遂來過此謂之曰今余被遣於百濟者將出在下韓之

百濟郡令城主唯聞此說不聞任那與日本府會於百濟聽天皇勅故不往焉非任那意於是任那旱岐等曰由使來召便欲往參日本府卿不肯發遣故不往焉大王爲建任那觸情曉示覩玆忻喜難可具申　三月百濟遣奈率阿乇得文許勢奈率歌麻物部奈率歌非等上表曰奈率彌麻沙奈率己連等至臣蕃奉勅書問建任那恭承來勅不敢停時爲欲共謀既至願過而往久而不就復遣使召俱對言祭時既至願過而往久而不就復遣使召而由遣微者不得同計夫任那之不赴召者非其意焉是阿賢移那斯佐魯麻二人名也已見上文姦佞之所作也夫任那者以安羅爲兄唯從其意安羅人者以日本府爲父唯從其意百濟本記云以安羅爲父以日本府爲本也今的臣吉備臣河內直等咸從移那斯麻都指擿而已移那斯麻都雖是小家微者專擅日本府之政又制任那障而勿遣由是不得同計奏答天皇故留己麻奴跪盖是津守連也別遣使迅如飛鳥奉奏天皇假使二人二人者移那斯與麻都也在於安羅多行姦佞任那難建海西諸國必不獲事伏請移此二人還其本處勅喩日本府與任那而圖建任那故臣遣奈率彌麻沙奈率己連等副己麻奴跪上表以聞於是詔曰的臣等等者謂吉備弟君臣河內直等也往來新羅非朕心也曩者印支彌未詳與阿鹵旱岐在時爲新羅所逼而不得耕種百濟路迥不能救急由的臣等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朕所曾聞若已建任那移那斯麻都自然卻退豈足云乎伏承此詔喜懼兼懷而新羅誑朝知匿天勅新羅奪取喙淳仍擯出我久禮山成而遂有之近安羅處安羅耕種近久禮山處新羅耕種各自耕之不相侵奪而移那斯麻都過耕他界六月逃去於印支彌後來許勢臣時百濟本記云我留印支彌之後至既酒臣時皆未詳新羅無復侵逼他境安羅不言爲新羅逼不得耕種臣嘗聞新羅每春秋多聚兵甲欲襲安羅與荷山或聞當襲加羅頃得書信便遣將士擁守任那無懈息也頻發銳兵應時往救是以任那隨序耕種新羅不敢侵逼而奏百濟路迥不能救急由的臣等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是上欺天朝轉成奸佞也曉然若是尙欺天朝自餘虛妄必多有之的臣等猶住安羅任那之國恐難建立宜早退郤臣深懼之佐魯麻都雖

是韓腹位居大連廁日本執事之間入榮班貴盛之列而今反著新羅奈麻禮冠卽身心歸附於他易照熟覩所作都無怖畏故前奏惡行具錄聞訖今猶著他服日赴新羅域公私往還都無所憚夫喙國之滅匪由他也喙國之函跋旱岐貳心加羅國而內應喙國雖小未必亡也至於卓淳亦復然之假使卓淳國主不爲內應新羅招寇豈至滅乎歷觀諸國敗亡之禍皆由內應貳心人者今麻都等復心新羅遂著其服往還旦夕陰構奸心乃恐任那由玆永滅任那若滅臣國孤危思欲朝之豈復得耶伏願天皇玄鑒遠察速移本處以安任那　十月百濟遣使召日本府得文奈率歌麻等罷歸（百濟本記云冬十月奈率得文奈率歌麻等還自日本云所奏河內直移那斯麻都等事無報勅也）　十一月百濟遣使召日本府臣任那執事曰遣朝天皇奈率得文許勢奈率歌麻物部奈率歌非等還自日本今日本府臣及任那執事宜來聽勅同議任那日本吉備臣安羅下旱岐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率麻君斯二岐君散半奚君兒多羅二首位訖乾智子他旱岐久瑳旱岐仍赴百濟於是百濟王聖明略以詔書示曰吾遣奈卒彌麻佐奈卒己連奈率用歌多等朝於日本詔曰早建任那又津守連奉勅問成任那故遣召之當復何如能建任那請各陳謀吉備臣任那旱岐等曰夫建任那國唯在大王欲冀遵王俱奏聽勅聖明王謂之曰任那之國與吾百濟自古以來約爲子弟今日本府印岐彌（謂在任那人名也）既討新羅更將伐我又樂聽新羅虛誕謾語也夫遣印支彌於任那者本非侵害其國（未詳）往古來今新羅无道食言違信而滅卓淳股肱之國欲快返悔故遣召到俱承恩詔欲冀與繼任那之國猶如舊日永爲兄弟竊聞新羅安羅兩國之境有大江水要害之地也吾欲據此脩繕六城謹請天皇三千兵士每城充以五百幷我兵士勿使作田而逼惱者久禮山之五城庶自投兵降首卓淳之國亦復當興所請兵士吾給衣糧欲奏天皇其策一也猶於南韓置郡令城主者豈欲違背天皇遮斷貢調之路唯庶克濟多難殲撲强敵凡厥凶黨誰不謀附此敵强大我國微弱若不置南韓郡領城主脩理防護不可以禦此强敵亦不可以制新羅故請置之攻逼新羅撫存任那若不爾者恐見滅亡不得朝聘欲奏天皇其策二也又吉備臣河內直移那斯麻都等奏言新羅打滅任那不可得也請移此四人各遣還其本邑奏於天皇其策三也宜與日本臣任那旱岐等俱奉遣使同奏天皇乞聽恩詔於是吉備臣旱岐等曰大王所述三策亦協愚情而已今願歸以敬諮日本大臣（謂在任那日本府之大臣也）安羅王加羅王俱遣使同奏天皇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歟　十三年五月乙亥百濟加羅安羅遣中部德率木劦今敦河內部阿斯比多等奏曰高麗與新羅通和幷勢謀滅臣國與任那王安羅王與日本府臣等俱遣使奏狀聞訖亦宜共任那幷心一力猶尙若玆必蒙上天擁護之福亦賴可畏天皇之靈也　十四年八月丁酉百濟臣等同議遣內臣德率次酒任那大夫等奏海表諸彌移居之事伏待恩詔如春草之仰甘雨也今年忽聞新羅與狛國通謀云百濟與任那頻詣日本意謂是乞軍兵伐我國歟事若實者國之敗亡可企踵而待庶先日本兵未發之間伐取安羅絕日本路其謀若是臣等聞玆深懷危懼卽遣疾使輕舟馳表以聞伏願天慈速遣前軍後軍相續來救逮于秋節以固海表彌移居也若遲晚者噬臍無及矣所遣軍衆來到臣國衣糧之費臣當充給來到任那亦復如是若不堪給臣必助充令無之少別的臣敬受天勅來撫臣蕃夙夜乾乾勤修庶務由是海表諸蕃皆稱其善謂當萬歲肅清海表不幸云亡深用追痛今任那之事誰可修治伏願天慈速遣其代以鎭任那又復海表諸國甚乏弓馬自古迄今受之天皇以禦强敵伏願天慈多賜弓馬　十五年十二月百濟遣下部扞率汶斯干奴上表曰百濟王臣明及在安羅諸倭臣等任那諸國旱岐等奏以斯羅無道不畏天皇與狛同心欲殘滅海北彌移居臣等共議遣有至臣等仰乞軍士征伐斯羅而天皇遣有至臣師軍以六月至來臣等深用歡喜以十二月九日遣攻斯羅臣先遣東方領物部莫哥武連領其方軍士攻函山城有至臣所將來民筑紫物部莫奇委沙奇能射火箭蒙天皇威靈以月九日酉時焚城拔之故遣單使馳船奏聞別奏若但斯羅者有至臣所將軍士亦可足矣今狛與斯羅同心戮力難可成功伏願速遣竹斯島上諸軍士來助臣國又助任那則事可成又奏臣別遣

軍士萬人助任那幷以奏聞今事方急單船遣奏但奉好錦二匹錦氈一領斧三百口及所獲城民男二女五輕薄追用悚懼三十二年四月壬辰天皇寢疾不豫皇太子向外不在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詔曰朕疾甚以後事屬汝汝須打新羅封建任那更造夫婦惟如舊日死無恨之是日天皇遂崩于內寢

〔日本書紀二十敏達〕四年二月乙丑天皇以新羅未建任那詔皇子與大臣曰眞懶懈於任那之事四月庚寅遣吉士金子使於新羅吉士木蓮子使於任那吉士譯語彦使於百濟十二年七月丁酉朔詔曰屬我先考天皇〔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二十三年任那爲新羅所滅故云新羅滅我內官家也〕先考天皇謀復任那不果而崩不成其志是以朕當奉助神謀復興任那今在百濟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子達率日羅賢而有勇故朕欲與其人相計乃遣紀國造押勝與吉備海部直羽島喚於百濟十月紀國造押勝等還自百濟復命於朝曰百濟國主奉詔聽上是歲復遣吉備海部羽島召日羅於百濟羽島既之百濟日羅果而不肯來韓婦用韓語言以汝之根入我根內卽入家去羽島便覺欲先私見日羅獨自向家門底俄而有家裏來其意隨後而入於是日羅迎來把手使坐於座密告之曰僕竊聞之百濟國主奉疑天朝奉遣臣後留而弗還所以奉惜不肯奉進宜宣勅時現嚴猛色催急召焉羽島乃依其計而召日羅於是百濟國主怖畏天朝不敢違勅奉遣以日羅恩率德爾余怒哥奴知參官拖師德率次于德水手等若干人日羅等行到吉備兒島屯倉朝庭遣大伴糠手子連而慰勞焉復遣大夫等於難波館使訪日羅是時日羅被甲乘馬到門底下乃進廳前進退跪拜歎恨而曰於檜隈宮御寓天皇〔化宣〕之世我君大伴金村大連奉爲國家使於海表火葦北國造刑部靫部阿利斯登之子臣達率日羅開天皇召恐畏來朝乃解其甲奉於天皇乃營館於阿斗桑市使住日羅供給隨欲復遣阿倍目臣物部贄子連大伴糠手子連而問國政於日羅日羅對言天皇所以治天下政要須護養黎民何遽興兵翻將失滅故今令議者仕奉朝列臣連二造二造〔二造者國造下及百姓悉皆饒富令無所乏如此三年足食足兵以悅使民不憚水火同血國難然後多造船舶每津列置使觀客人令生恐懼爾乃以能使使於百濟召其國王若不來者召其太佐平王子等來卽自然心生欽伏後應問罪又奏言百濟人謀言有船三百欲請筑紫若其實請宜陽賜予然則百濟欲新造國必先以女人小子載船而至國家望於此時壹岐對島多置伏兵候至而殺莫翻被許每於要害之所堅築壘塞矣於是恩率參官臨罷國時〔蓋本以恩率爲一人也參官爲一人竊語德爾等言計吾過筑紫許汝等偸殺日羅者吾具白王當賜高爵身及妻子垂榮於後德爾余奴皆聽許焉參官等遂發途於血鹿於是日羅自桑市村遷難波館德爾等晝夜相計將欲殺時日羅身光有如火焰由是德爾等恐而不殺遂於十二月晦候失光殺日羅更蘇生曰此是我驅使奴等所爲非新羅也言畢而死〔屬是時有新羅使故云爾也〕天皇詔贊子大連糠手子連令收葬於小郡西畔丘前以其妻子水手等居于石川於是大伴糠手子連議曰聚居一處恐生其變乃以妻子居于石川大伴村收縛德爾等置於下百濟阿田村遣數大夫推問其事德爾等伏罪言信是恩率參官敎使爲也僕等爲人之下不敢違矣由是下獄復命於朝庭乃遣使於葦北悉召日羅眷屬賜德爾等任情決罪是時葦北君等受而皆殺投彌賣島〔彌賣島蓋姬島也〕日羅移葬於葦北於後海畔者言恩率之船被風沒海參官之船漂泊津島乃始得歸

〔日本書紀二十敏達〕十四年三月丁巳朔〔略〕甲天皇思患於瘡故不果遣詔橘豐日皇子曰不可違背考天皇勅可勤修乎任那之政也

〔日本書紀二十崇峻〕一四年八月庚戌朔天皇詔群臣曰朕思欲建任那卿等何如群臣奏言可建任那官家爲大將軍卒氏氏臣連爲裨將部隊領二萬餘軍出居筑紫遣吉士磐金於新羅遣吉士木蓮子於任那問任那事

〔日本書紀二十推古〕二八年二月新羅與任那相攻天皇欲救任那是歲命境部臣爲大將軍以穗積臣爲副將軍並闕名則將萬餘衆爲任那擊新羅

〔大日本史二百三十任那列傳〕按、任那滅未復、而今言新羅任那相攻可疑矣、蓋新羅閧紀男麻呂等軍來權建任那、男麻呂軍還、是以新羅又攻任那歟、然無明文、不可詳考、

〔日本書紀推古二十二〕九年三月戊子、遣大伴連噛于高麗、遣坂本臣糠手于百濟、以詔之曰、急救任那、

〔聖德太子傳曆上推古〕九年三月、太子奏曰、今高麗百濟救急任那、卽遣大伴咋於高麗、〇中略詔曰、救急任那、

〔日本書紀推古二十〕三十一年、是歲新羅伐任那、任那附新羅、於是天皇將討新羅、謀及大臣、詢于群卿、田中臣對曰、不可急討、先察狀以知逆、後擊之不晚也、請試遣使視其消息、中臣連噛曰、任那是元我內官家、今新羅人伐而有之、請戒我旅征伐新羅、以取任那、附百濟、寧非益有于新羅乎、田中臣曰、不然、百濟是多反覆之國、道路之間尙詐之、凡彼所請皆非之、故不可附百濟、則不果征焉、爰遣吉士磐金於新羅、遣吉士倉下於任那、令問任那之事、時新羅國主遣八大夫、啓新羅國事於磐金、且啓任那國事於倉下、因約曰、任那小國、天皇附庸、何新羅輒有之、隨常定內官家、願無煩矣、則奈未智洗遲、副於吉士磐金、復以任那人達率奈未遲、副於吉士倉下、仍貢兩國之調、然磐金等未及于還、卽年以大德境部臣雄摩侶、小德中臣連國爲大將軍、以小德河邊臣禰受、小德物部依網連乙等、小德波多臣廣庭、小德近江脚身臣飯蓋、小德平群臣宇志、小德大伴連、闕名小德大宅臣軍爲副將軍、率數萬衆、以征討新羅、時磐金等共會於津將發船、以候風波、於是船師滿海多至、兩國使人望瞻之愕然、乃還留焉、更代堪遲大倉、爲任那調使而貢上、於是磐金等相謂之曰、是軍起之既違前期、是以任那之事今亦不成矣、則發船而渡之、唯將軍等始到任那、而議之欲襲新羅、於是新羅國王聞軍多至、而豫慴之請服、時將軍等共議以上表之、天皇聽矣、十一月、磐金倉下等至自新羅、時大臣問其狀、對曰、新羅奉命以驚懼之、則並差專使、因以貢兩國之調、然見船師至而朝貢使人更還耳、但調猶貢上、爰大臣曰、悔乎早遣師矣、時人曰、是軍事者境部臣阿曇連、先多得新羅貨物之故、又勸大臣、是以未待使旨而早征伐耳、

國號

耽羅

耽羅ハ一ニ耽牟羅ニ作リ、或ハ度羅ニ作ル、百濟ノ南海中ニアリ、今ノ韓國濟州島是ナリ、繼體天皇二年、始テ百濟ニ通ジテ、之ニ屬セシガ、百濟滅ビテ後新羅ニ屬ス、我國ニ貢獻セシハ、齊明天皇七年ヲ以テ始トシ、其後屢、方物ヲ貢シ、我國ヨリモ使ヲ遣ハシヽニ、持統天皇以後ハ、復タ交通セズ、

〔和漢三才圖會六十四地理〕耽羅國〔一名耽牟羅〕東國通鑑云、耽羅在朝鮮南海中島也、百濟有山涌出耽羅海中、其國人言山之始出也、雲霧晦冥、地動如雷、凡七晝夜始開霽、山高可百餘丈、周圍可四十餘里、無草木、煙氣冪其上、望之如石硫黃、於是高麗遣大學博士田拱之視之、拱之至山下圖其形以進、宋景德四年

〔和漢三才圖會十三異國人物〕耽羅〔耽牟羅〕耽牟羅

按耽羅國在百濟之南島也、天智天皇五年始來于日本、同七年來貢方物、賜五穀種歸國、至朝鮮一統、竟所併爲朝鮮中、

〔隋書八十東夷列傳〕百濟

其〇百濟南海行三月、有躭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鹿、附庸於百濟、

〔唐書百八十劉裴傳〕劉仁軌字正則、〇中略及封太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酋長赴會、

〔北史九十四倭國傳列〕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〇中略大業三年、〇我推古十五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〇中略明年〇大業四年上煬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

〔東國通鑑（四三國紀）宋元徽四年、新羅慈悲王十九年、麗長壽王六十四年、百濟文周王二年〕夏四月、耽羅國獻方物于百濟、王喜拜使者爲恩率、耽羅在南海中、古初無人物、有三神人、從地湧出、長曰良乙那、次曰高乙那、三曰夫乙那、一日三人出獵海濱、得石函開之、有三女及諸駒犢五穀種、遂分娶三女、各就泉甘土肥處卜居焉、良乙那居曰第一都、高乙那居曰第二都、夫乙那居曰第三都、始播五穀、且牧駒犢、日就富庶、耽羅或稱耽牟羅、

〔東國通鑑（五三國紀）陳禎明三年、新羅眞平王十一年、百濟威德王三十六年、秋七月○中略隋既平陳、戰艦一艘漂至耽牟羅國、將還、道經百濟、王資送甚厚、仍遣使奉表賀平陳、隋主善之、

〔東國通鑑（八三國紀）唐龍朔二年、新羅文武王二十一年、二月、耽羅國主佐平徒冬音律朝新羅、初高乙那十五代孫高厚高清兄弟三人、造船渡海至于耽津、于時客星見于南方、太史奏曰、異國人來朝之象也、未幾厚等果來、王嘉之、稱長子曰星主、以其動星象也、二子曰王子、蓋王愛清、令出胯下、如己子、故名之、季子曰都內、邑號曰耽羅、以來時初泊耽津故也、各賜寶蓋衣帶而遣之、不知何王時也、後臣屬百濟、故以佐平爲官號、至是來降爲屬國、

〔高麗史五十七地理〕耽羅縣、在全羅道南海中、其古記云、大初無人物、三神人從地聳出、其主山北麓有穴、曰毛興、是其地也、長曰良乙那、次曰高乙那、三曰夫乙那、三人遊獵荒僻、皮衣肉食、一日見紫泥封藏木函浮至于東海濱、就而開之、函內又有石函、有一紅帶紫衣使者隨來、開石函出現青衣處女三、及諸駒犢五穀種、乃曰、我是日本國使也、吾王生此三女云、西海中嶽降神子三人將欲開國而無配匹、於是命臣侍三女以來、爾宜作配以成大業、使者忽乘雲而去、三人以年次分娶之、就泉甘土肥處射矢卜地、良乙那所居曰第一都、高乙那所居曰第二都、夫乙那所居曰第三都、始播五穀且牧駒犢、日就富庶、至十五代孫高厚高清昆弟三人、造舟渡海至于耽津、蓋新羅盛時也、于時客星見于南方、太史奏曰異國人來朝之象也、遂朝新羅、王嘉之、稱長子曰星主、以其動星象也、二子曰王子、王命出胯下、如己子、故名之、愛季子曰都內、邑號曰耽羅、以來時初泊耽津故也、各賜寶蓋衣帶而遣之、自此子孫蕃盛、敬事國家、以高爲星主、良爲王子、夫爲徒且、後又改良爲梁、又三國遺事、載海東安弘記、列九韓屯羅居四、百濟文周王二年、拜耽羅國使者恩率、東城王二十年、以耽羅不修貢賦、親征至武珍州、耽羅聞之、遣使乞罪、乃止、註云、耽羅卽耽牟羅、百濟既滅、新羅文武王元年、耽羅國主佐平徒冬音律來降、太祖二十一年耽羅國太子末老來朝、賜星主王子爵肅宗十年改屯羅爲耽羅郡、毅宗時爲縣令官、熙宗七年以縣之石淺村爲歸德縣、元宗十一年逆賊金通精領三別抄入據作亂、越四年王命金方慶討平之、忠烈王三年、元爲牧馬場、二十年王朝元請還耽羅、元丞相完澤等奏奉聖旨、以耽羅還隸于我、翊年乙未改爲濟洲、始以判秘書省事崔瑞爲牧使、二十六年、皇太后又放厩馬、三十一年還屬于我、忠肅王五年草賊士用嚴卜起兵構亂、士人文公濟擧兵盡誅之、開于元、復置官吏、恭愍王十一年、請隸于元、元以副樞文阿但不花爲耽羅萬戶、與本國賤隸金長老到洲杖萬戶朴都孫沈于海、十六年元以州復來屬時牧胡强數殺國家所遣牧使萬戶以叛及金庾之討牧胡訴于元、請置萬戶府、王奏請令本國自署官擇牧胡所養馬以獻如故事、帝從之、十八年元牧子哈赤戍耽牟羅郡、毅宗時爲縣令官、熙宗七年以縣之石淺村爲歸哈赤復置官吏、鎭山漢拏在縣南、一曰頭無岳、又云有大池、恭愍王

	耽羅國	耽羅縣	太祖時爲屬國、肅宗降爲縣、元宗時元爲牧場、忠烈王時還我爲濟州、後復爲元牧場、尋還我、忠肅王時元置官吏、恭愍王時元亡復爲州
		濟州	

朝貢

〔續文獻通考二百三十四齋考〕耽羅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高麗、以耽羅爲南宋日本衝要、亦甚注意、乃於至元十年、命將平之、卽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屯鎭邊軍千七百人、後改爲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爲軍民安撫司、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匹、初隸元至元三十一年、高麗王以爲言、遂復隸高麗、

〔日本書紀十七繼體〕二年十二月、南海中耽羅人初通百濟國、

〔日本書紀通證二十二繼體〕今昔談曰、度羅島在鎭西坤方、聖武紀有度羅樂、北史倭傳曰、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韓愈送鄭尙書序作耽浮羅懲悊錄作耽羅、玉篇、耽俗耽字、三才圖會作純羅國、今朝鮮濟州、夢溪筆談曰、麻子出屯羅島、延喜式耽羅薄鰒、又曰肥後耽羅鰒、東國通鑑曰、宋元徽四年百濟文周王二年夏四月、耽羅國獻方物于百濟、王喜拜使者爲恩率、耽羅在南海中、古初無人物有三神、從地涌出、長曰良乙那、次曰高乙那、三曰夫乙那、始播五穀、日就富庶、或稱耽牟羅、北史曰隋開皇初、百濟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王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耽牟羅國、其船得還、隋書百濟傳曰、其南海行三月有聃牟羅國、附庸于百濟、唐書劉仁軌傳曰、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酋長赴會、

〔日本書紀二十齊明〕六年五月癸卯天皇遷居于朝倉橋廣庭宮、丁巳、耽羅始遣王子阿波伎等貢獻、伊吉連博得書云、辛酉年正月二十五日、還到越州、四月一日從越州上路東歸、七日行到極岸山、明以八日鷄鳴之時順西南風放船、大海海中迷途、漂蕩辛苦、九日入夜、僅到耽羅之島、便卽招慰島人王子阿波伎等、九人、同載客船、擬獻帝朝、五月二十三日奉進朝倉之朝、耽羅入朝始於此時、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七年五月庚寅、是日耽羅遣王子始如等貢獻、六年七月己巳、耽羅遣佐平椽賸等貢獻、閏十一月丁酉以錦十四匹、繡十九匹、緋二十四匹、紺布二十四端、桃染布五十八端、斧二十六、釿六十四、刀子六十一枚、賜椽賸等、八年正月己丑、耽羅遣王子久麻伎等貢獻、丙申賜耽羅王五穀種、是日王子久麻伎等罷歸、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二年閏六月壬辰、耽羅遣王子久麻藝、都羅宇麻等朝貢、八月戊申、喚賀騰極使金承元等中客以上二十七人於京、因命太宰、詔耽羅使人曰、天皇新平天下、初之卽位、由是唯除賀使、以外不召、則汝等親所見、亦時寒波險、久淹留之還爲汝愁、故宜疾歸、仍在國王及使者久麻藝等、肇賜爵位、其爵者大乙上更以錦繡潤飾之、當其國之佐平位、則自筑紫返之、四年八月壬申朔、耽羅調使王子久麻伎泊筑紫、六年八月戊午、耽羅遣王子都羅朝貢、

〔日本書紀三十持統〕二年八月辛亥、耽羅王遣佐平加羅等於筑紫、耽賜物各有差、七年十一月壬辰、賜耽羅王子佐平等、各有差、

〔日本書紀二十天智〕四年八月、耽羅遣使來朝、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四年九月戊辰、耽羅王姑如到難波、五年二月癸巳、耽羅客賜船一艘、七月甲戌、耽羅客歸國、七年正月己卯、耽羅人向京、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八年九月庚子、遣高麗使人遣耽羅使人等返之共拜朝廷、十三年十月己卯朔、是日、縣犬養連手繦爲大使、川原連加尼爲小使、遣耽羅、十四年八月癸巳、遣耽羅使人等還之、

〔令義解三賦役〕凡諸國貢獻物者、〇略中香藥彩色服食器用、謂服食者、服讀如服餌之服、如吉備醎耽羅脯之類是也、〇中略及諸珍異之類、〇註皆准布爲價、以官物市宛、不得過五十端、

〔東大寺正倉院文書三十五〕周防國天平十年正税帳

耽羅方脯肆具價稻陸拾束具別十五束、〇中略

右依部領使大宰府少判事從七位下錦部連定麻呂、去天平十年四月十九日牒供給如件、〇中略

遣使

雜載

周防國天平十年正稅帳史生大初位上秦連國麻呂

〔延喜式二十主計〕凡諸國輸調、〇中略耽羅鰒六斤、〇中略

肥後國　耽羅鰒三十九斤　豊後國　耽羅鰒十八斤

〔續日本紀十聖武〕天平十二年十一月戊子、大將軍東人等言、〇中略以今月三日差軍曹海犬養五百依、發遣令迎送人廣嗣之從三田兄人等二十餘人、申云、廣嗣之船從知駕島發得東風往四箇日行見島、船上人云、是耽羅島也、

〔續日本紀三十光仁〕寶龜九年十一月壬子、遣唐第四船來泊薩摩國甑島郡、其判官海上眞人三狩等漂著耽羅島、被島人略留、但錄事韓國連源等陰謀解纜而去、率遣衆四十餘人而來歸、

〔享祿本類聚三代格四〕太政官符

定雅樂寮雜樂師事〇中略

度羅樂師二人鼓師　儛師

右依舊爲定、餘皆停止、〇中略

以前被右大臣宣偁奉勅依件爲定、永爲恒例、

大同四年三月廿一日

〔扶桑略記二十醍醐四〕延長七年五月十七日、新羅甄萱使張彦澄等二十人、來著對馬島、持送太宰府司書狀幷信物〇中略島司猶拘使以事由言上府、府卽申太政官、其送府書序事、朝廷之由、送島書謝送歸彼國飄蕩人之事、先是去正月十三日、新羅交易海藻於貪羅島之口飄蕩著對馬下縣郡島守經國加安存給粮食、

〔小右記〕長元四年二月十九日丙申、頭辨持來齋宮寮返解文〇略太宰府解文〇註耽羅島人八人流來口去年解文、而闕忌不(ノ下)申云、如勘問日記似無野心給粮可返遣歟、是關白〔藤原〕所傳示、令申云、異國人無事疑者、不經言上給粮可還却之由、格文側所覺也、近代尙經言上、如此解文已無疑殆、給粮還遣尤宜、

〔今昔物語三十〕鎭西人至度羅島語第十二

今昔、鎭西ロロノ國ロロノ郡ニ住ケル人、商ノ爲ニ數ノ人一ツ船ニ乘テ不知ヌ世界ニ行テ本國ニ返ケルニ、鎭西ノ未申ノ方ニ當テ遙ノ息〇一本ニ作奥字ノ大キナル島有リ、人住タル氣色有ケレバ、船ノ者共此ノ島ヲ見テ、此ノ島ニ下テ食物ナドノ事ヲモセムト思テ、漕寄セテ其ノ島ニ皆下ヌ、或ハ島ノ體ヲモ見廻シ、或ハ箸ノロロ伐ラムトテ散々ニ行ヌ、而ル間山ノ方ヨリ多ノ人ノ來ル音シテ聞エケレバ、怪ク此ル不知ヌ所ニハ鬼モ有ラム、由无シト思テ皆船ニ急ギ乘テ差去テ、山ノ方ヨリ動シテ出來ル者ヲ、何者ゾト見遣テ見レバ、烏帽子折テ結タル男共ノ、白キ水干袴着タル百餘人許出來タリ、船ノ者共此レヲ見テ、早ウ人也ケリ、此レハ可恐事ニハ非ザリケリ、但シ此ル不知ヌ所ナレバ、此奴共ニ被殺モゾ爲ル、人ノ員極テ多カメリ、近ク寄ハ不寄ジト思テ彌ヨ船ヲ差去テ見ケルニ、此奴共海際ニ來テ、船ヲ差シ去ヲ見テ、海ニ只下ニ下タル時ニ、船ノ者共、本ヨリ皆兵ニテ、弓箭兵仗ヲ各具シタリケレバ、手毎ニ弓箭ヲ取テ箭ヲ番テ、何者共ノ此ク追テハ來ルゾ、近ク寄來バ射テムト云ケレバ、此奴共皆身ノ衞モ不爲ズ、弓箭モ不持ザリケリ、船ノ者共ハ多クノ人、皆手毎ニ弓箭ヲ取テ有ケレバニヤ、物モ不云ズシテ打見遣セテ、暫許有テ皆山樣ヘ返入ニケリ、其ノ時ニ船ノ者共、此ハ何カニ思テ、此奴共追ヒ來ルトモ不知ザリケレバ、恐レヲ成シテ遙ニ差去ニケリ、然テ鎭西ニ返リテ後、此ノ事ヲ普ク人ニ語ケレバ、其ノ中ニ年老タリケル者、此レヲ聞テ云ク、其レハ度羅ノ島ト云フ所ニコソ有ナレ、其ノ島ノ人ハ、人ノ形チニテハ有レドモ、人ヲ食ト爲ル所也、然レバ案内不知ズシテ、人其ノ島ニ行ヌレバ、然集リ來テ、人ヲ捕ヘヲ只殺シテ食スルトコソ聞侍リシカ、其達ノ心賢クテ、近不寄セテ逃タルニコソ有ナレ、近ク寄ナマシカバ、百千ノ弓箭有リトモ、取付ナムニハ不叶ズシテ皆被殺ナマシト、船

ニ有シ者共此レヲ聞テ、奇異ク思テナム彌ヨ怖レケル、此ニ依テ人ノ中ニモ弊キ者ノ人ニ不似ズ弊キ物ナド食フ者ヲバ度羅人トハ云也ケリ、只□□思フニ此ク聞テ後ゾ、度羅人ト云フ事ヲバ知ケル、此ノ事ハ鎮西ノ人京ニ上タリケルガ語ケルヲ聞繼テ、此ク語リ傳ヘタルトヤ、

古事類苑

外交部六

渤海

國號　二七七
來聘　二八一
上陸入朝　二八二
客館　同
獻書　貢獻　二八三
賜書於王及使　同
賜物於王及使　同
賜位　二八四
存問使　領客使　郊勞使　二八五
護送使　二八六
譯語　同
使聘例　同
遣使　三一五
船舶　三一七

貿易　三一七
詩文贈答　三一八
漂流　三二一
雜載　三二二

古事類苑

外交部六

渤海

渤海ハ高麗ノ舊地ニシテ、我文武天皇ノ時、大祚榮ト云フモノ、此國ヲ建テ、唐ノ封冊ヲ受ケ、始テ渤海郡王ト稱セシナリ、故ニ我國ニ通聘スルニ、或ハ高麗ノ號ヲ用キタリ、

國號

此國ハ、聖武天皇ノ朝、國王大武藝（祚榮ノ子）ノ時ニ、始テ使ヲ通ジ、欽茂、嵩璘、元瑜、仁秀、彝震、虔晃、玄錫等ノ數世ヲ歷テ、二百餘年ノ間ニ、六年又ハ十二年ヲ以テ期ト爲シ、朝貢シテ絕エズ、且或ハ卽位ヲ賀シ奉リ、或ハ國喪ヲ弔シ奉リ、貢獻絕エザリシガ、醍醐天皇ノ朝、契丹ノ阿保機ニ合ハセラレ、東丹國ト改稱シ、後終ニ復來ラズ、

〔伊呂波字類抄保地儀〕渤澥（渤海國名也）

〔書言字考節用集一乾坤〕渤海國（往古高麗餘種、居二海隅之島一、來貢二于日本一、）

〔類聚國史百九十三殊俗〕延曆十五年四月戊子、渤海國遣使獻二方物一、（略）○中渤海國者、高麗之故地也、天命開別天皇（○天智）七年、高麗王高氏爲二唐所滅一也、後以二天之眞宗豐祖父天皇（○文武）二年、大祚榮始建二渤海國一、和銅六年受二唐冊立一其國、延袤二千里一、無二州縣館驛一、處々有二村里一、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二土人一爲二村長一、大村曰二都督一、次曰二刺史一、其下百姓皆曰二首領一、土地極寒、不レ宜二水田一、俗頗知二書自一高氏一以來、朝貢不レ絕、

〔續日本紀二十淳仁〕天平寶字三年正月庚午、帝臨二軒、高麗使楊承慶等貢二方物一、奏曰、高麗國王大欽茂

言。○略下

〔大日本史二百四十外國列傳十渤海〕

按自此前皆稱渤海至此稱高麗蓋欽茂一時稱舊號也

〔舊唐書列傳百四十九下北狄〕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高麗既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營州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祚榮與靺鞨乞四北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盡忠既死則天命右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其餘黨先破斬乞四北羽又度天門嶺以追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衆以拒楷固王師大敗楷固脫身而還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衆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衆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聖曆中自立爲振國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千里南與新羅相接越喜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風俗與高麗及契丹同頗有文字及書記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往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將加冊立會契丹與突厥連歲寇邊使命不達容宗先天二年○改元是歲眞觀我元明天皇和銅六年遣郎將崔訢往冊拜祚榮爲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爲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開元七年○老三年養祚榮死玄宗遣使弔祭乃冊立其嫡子桂婁郡王大武藝襲父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來朝詔以其地爲黑水州仍置長史遣使鎮押武藝謂其屬曰黑水途經我境始今與唐家相通舊請突厥吐屯皆即知同去今不計會即請漢官必是與唐家通謀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門藝及其舅任雅發兵以擊黑水門藝曾充質子至京師開元初還國至是謂武藝曰黑水請唐家官吏即欲擊之是背唐也唐國人衆兵強萬倍於我一朝結怨但自取滅亡者高麗全盛之時強兵三十餘萬抗敵唐家不事資伏唐兵一臨掃地俱盡今日渤海之衆數倍少於高麗乃欲違背唐家事必不可武藝不從門藝兵至境又上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大壹夏代門藝統兵徼門藝欲殺之門藝遂奔其衆間道來奔詔授左驍衛將軍武藝

尋遣使朝貢仍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殺之上密遣門藝往安西仍報武藝云門藝遠來歸投義不可殺今流向嶺南已遣去訖乃留其使馬文軌葱勿雅別遣使報之俄有洩其事者武藝又上書云大國示人以信豈有欺誑之理今聞門藝不向嶺南伏請依前殺却由是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以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洩左遷道邃爲曹州刺史復爲澤州刺史遣門藝暨向嶺南以報之二十年武藝遣其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刺史韋俊詔遣門藝往幽州徵兵以討之仍令太僕員外卿金思蘭往新羅發兵以攻其南境屬山阻寒凍雪深丈餘兵士死者過半竟無功而還武藝懷怨不已密遣使至東都賊武藝怒遣從兄大壹夏代門藝統兵徼門藝欲殺之門藝遂奔其衆間道來奔詔授左驍衛將軍武藝假刺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門藝捕之不死詔河南府捕獲其賊盡殺之二十五年武藝病卒其子欽茂嗣立詔遣內侍段守簡往冊欽茂爲渤海郡王仍嗣其父爲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欽茂承詔敕其境內遣使隨守簡入朝貢獻大曆二年至十年或頻遣使來朝或間歲而至或歲內二三至者十二年正月遣使獻日本國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略中十一年○真元二月遣內常侍殷志瞻冊大嵩璘爲渤海郡王十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進封渤海郡王嵩璘父欽茂開元中襲父位爲郡王左金吾大將軍天寶中累加特進太子詹事賓客寶應元年進封國王大曆中累加拜司空大尉及嵩璘襲位但授其郡王將軍而已嵩璘遣使敍理故再加冊命○中四年○元和以嵩璘男元瑜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國王五年遣使朝貢者二七年亦遣使來朝八年正月授元瑜弟權知國務言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遣內侍李重晏使焉十三年遣使來朝且告哀五月以知國務大仁秀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十五年閏正月遣使來朝加大仁秀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十二月復遣使來朝貢長慶二年正月又遣使來四年二月大叡等五人來朝請備宿衛寶曆中比歲修貢大和元年四月皆遣使來朝五年大仁秀卒以權知國務大彝震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六年遣王子大明俊等來朝七年正月遣同中書右平章事高寶英來謝冊命仍遣學生三人隨寶英請赴上都學問先遣學生三人事業稍成

請歸本國許之二月王子大先晟等六人來朝開成後亦修職貢不絕、

〔唐書二百十九北狄列傳渤海略〕中仁秀立改元建興其四世祖野勃祚榮弟也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有功詔檢校司空襲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獻長慶四寶曆凡再大和四年仁秀死謚宣王子新德蚤死孫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詔襲爵終文宗世來朝十二會昌凡四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錫立咸通時三朝獻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大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

〔五代史記七十四四夷〕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幷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前漢書二十八地理志八下〕趙地昴畢之分野○略中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

〔日本紀略一醍醐〕延長八年三月二日渤海存問使裴璆進狀、

〔本朝文粹十二意狀〕東丹國入朝使裴璆等解申進過狀事

謬奉臣下使入朝上國狀

裴璆等背眞向僞爭善從惡不救先主於樽俎之間猥諂新王於兵戈之際況乎奉陪臣之小使紊上國之恒規望振鷺而面慙詠相鼠而股戰不忠不義向招罪過勘責之旨曾無避陳仍進過狀裴璆等誠惶誠恐謹言、

〔扶桑略記二十醍醐四〕延長八年四月朔日唐客稱東丹國使著丹後國令問子細仍使答狀前後相違重令復問東丹使人等本疑爲渤海人今稱爲東丹之臣而對答中多稱契丹王之罪惡云々一日爲人臣者豈其如此乎須舉此旨先令責問今須令進過狀仰下丹後國已了東丹國失禮義、

〔將門記〕新皇○平將門○略勅云○中今世之人必以擊勝爲君縱非我朝僉在人國如去延長年中大赦契王以正月一日討取渤海國改東丹國領掌也、

〔享祿本類聚三代格十八〕太政官符

改定渤海國使朝聘期事

右檢案內太政官去延曆十八年五月廿日符偁右大臣宣奉勅渤海聘期制以六載而今彼國遣使太昌泰等猶嫌其遲更事覆請仍縱彼所慾不立年限宜隨其來令禮待者諸國承知厚加供備馳驛言上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小之事大上之待下年期禮數不可無限仍附彼使高貞泰等還更改前例告以一紀宜仰緣海郡永以爲例其資給事一依前符、

天長元年六月廿日

○按ズルニ此後渤海ノ入朝セシハ天長五年承和八年嘉祥元年貞觀元年貞觀十三年ニ在リ、其間皆十二年ヲ隔テタリ、

〔本朝文粹十二贈渤海國中臺省牒入覲使文籍院少監王龜謀等一百五人〕

牒得彼省牒偁奉處分來若不往則乖禮謂大方不孤只難闕隣約豈乃不以守其盛風而呈此敦誠肆月盡推年星行遍漢已近舊制之限將投滿紀之期遠書一封常企踵於下國思緒萬戀久馳心於中朝慕仰舊規瞻擧尊德溟海而不患遙闊梯航而早勤經過空望雲霄無因展謁謹差文籍院少監王龜謀等入覲貴國令尋前蹤者國之典故理宜率由來非其期待以何事既無地于逃責豈不時而備儀所司議成從境放却但龜謀等業依風渚身苦浪花雖秋鴈愆知候之賓而寒松全守貞之節仍命州吏造船給粮相善之敎以此可量事須起推竿於當年申尋好於後紀不是新制亦有舊章專顧異時之蹤勿違

來聘

紀納言

舊制之限、過而重過、奈禮云何、今以狀牒、牒到准狀、故牒、

上陸入朝

〔續日本紀三十光仁二〕寶龜四年六月戊午、遣使宣告渤海登來朝者、承前禁斷、自今已後、宜依舊例、從筑紫道來朝、

〔續日本紀三十光仁四〕寶龜八年正月癸酉、遣使問渤海使史都蒙等曰、去寶龜四年、烏須弗歸本蕃日、太政官處分、渤海入朝使、自今以後、宜依古例、向太宰府、不得取北路來、而今違此約束、其事如何、對曰、烏須弗來歸之日、實承此旨、由是都蒙等發自弊邑南海府吐號浦西指對馬島竹室之津、而海中遭風著此禁境、失約之罪、更無所避、

客館

〔類聚符宣抄六〕中納言兼左近衞大將藤原朝臣宣、奉勅、自今以後、渤海使者來著消息、所在國司言上之日、宜參議已上共會、案檢承前記文、預定供容〇容恐諸事及執事人等、不得臨時屢奏漏失之狀者、

宣外記等存意擧聞、

大外記船連湊守奉

弘仁九年四月五日

〔享祿本類聚三代格十八〕太政官符

一應寫取進上啓牒事

右蕃客〇渤海來朝之所著宰吏先開封函、細勘其由、若違故實、隨卽還却、不勞言上、而承前之例、待朝使到、乃開啓函、理不可然、宜國司開見寫取進之、

以前中納言兼左近衞大將從三位行民部卿清原眞人夏野宣如右、

天長五年正月二日

〔延喜式五雜式〕凡越前國松原客館令氣比神宮司檢校、

〔日本後紀十桓武〕延曆廿三年六月庚午、勅、比年渤海國使來著、多在能登國、停宿之處、不可逋陋、宜早造客院、

獻書
貢獻

〔續日本紀十聖武〕神龜五年正月庚子、天皇御大極殿、王臣百寮及渤海使等朝賀、甲寅、天皇御中宮、高齊德等上其王書幷方物、其詞曰、武藝啓、山河異域、國土不同、延聽風猷、但增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開基、奕葉重光、本枝百世、武藝忝當列國、濫摠諸蕃、復高麗之舊居、有扶餘之遺俗、但以天崖路阻、海漢悠々、音耗未通、吉凶絕問、親仁結援、庶叶前經、通使聘隣、始乎今日、謹遣寧遠將軍郎將高仁義、游將軍果毅都尉德周、別將舍那婁〇婁一本作等二十四人、賫狀幷附貂皮三百張、奉送、土宜雖賤、用表獻芹之誠、皮幣非珍、還慚掩口之誚、主〇主一本作生理有限、披膽未期、時嗣音徽〇音徽恐徽音誤永敦隣好、

賜書於王及使

〇按ズルニ、渤海上ル所ノ國書幷ニ幣物ノ事ハ、使聘例條ニ併載セリ、

〔延喜式十內記〕凡賜渤海答書日、內記從使赴于客館、

〔延喜式十內記〕凡賜渤海國勅書函、臘上書封字、函上頭書中務省三字、

〔延喜式十主鈴〕凡飛驛幷驛傳函及遣渤海國勅書、太政官牒者、主鈴封之、勅書與內記共裹之、

賜物於王及使

〔本朝文粹七〕法皇〇宇多賜渤海裴邇書　紀納言

裴公足下、昔再入覲、光儀可愛、遺在人心、余是野人、未曾交語、徒想風姿、北望增戀、方今名父之子、禮畢歸鄉、不忍方寸、聊付私信、通客之志、不轉相弄、嗟呼余栖南山之南、浮雲不定、君家北海之北、輿浪幾重、一天之下、宜知有相思、四海之內、莫怪不得名、日本國栖鶴洞居士無名謹狀、

延喜八年五月十二日

〔延喜式三大藏〕賜蕃客例

渤海王、絹卅疋、絁卅疋、絲二百絢、綿三百屯、並以白布裹束、大使絹十疋、絁廿疋、絲五十絢、綿一百屯、副使絁廿疋、絲卅絢、綿七十屯、判官各絁十五疋、絲廿絢、綿五十屯、錄事各絁十疋、綿卅屯、譯語史生及首領、各絁五疋、綿廿屯、

右賜蕃客例、宜依前件、或有階品高下、職事優劣者、並宜臨時商量加減、

〔延喜式二十主税〕凡渤海客食法、大使副使、日稻各五束、判官錄事、各四束、史生譯語天文生、各三束五把、首領梢工、各二束五把、

〔享祿本類聚三代格十八〕太政官符

一應充客徒供給事

大使副使、日各二束五把、判官錄事、日各一束五把、首領已下、日各一束三把、

右得但馬國解�something渤海使政堂左允王文矩等一百人、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到著、仍遣國博士正八位下林朝臣遠雄、勘事由、并問違期之過、文矩等申云、爲言大唐淄青節度康志睦交通之事、入覲天廷、違期之程、逃罪無由、又擬却歸、船破粮絕、望請陳貴府、舟檝相濟者、且安置郡家、且給粮米者、違期之過、不可不責、宜彼食法減半恒數、以白米充生料者、所定如件、〇中略

天長五年正月二日

〔菅家文草八〕賜渤海入覲使告身勅書

中務、渤海國入覲大使政堂省左允尉軍大將軍賜紫金魚袋楊成規等、歸王有紀、納貢無虧、望鳳闕之星懸、據犀舟以水隔、懇誠外徹、風化攸覃、霑接內修禮容可愛、克念賞勞之義、自存廩給之恩、宜依前件、主者施行、

貞觀十四年五月內記作

〔朝野群載二十太宰府〕本朝賜異國人位記

渤海國大使信部少卿從三位裴璆

右可正三位

勅、渤海國大使信部少卿從三位裴璆、忠節傳家、英華累世、頃〇頃原作頊、衍君命再逢闕庭、涉大瀛而

賜位

存問使　領客使　郊勞使

如過坳堂、誓寸心而長捧尺牘、美其貞信、可以褒酬、仍抽廩給之班、用強勤王之効、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延喜廿年三月十日

〔類聚國史百九十殊俗四〕天長二年十二月辛丑、隱岐國馳驛奏上、渤海國使高承祖等百三人到來、乙巳、大內記正六位上布瑠宿禰高庭、定領客使、借出雲國介、不稱領客使、

〔續日本後紀十仁明一〕承和九年三月辛丑、存問兼領渤海客使式部大丞正六位上小野朝臣恒柯、少內記從六位上豐階公安人等上奏、〇下略

〔三代實錄二清和〕貞觀元年三月十三日己巳、領渤海國客使大內記正六位上安倍朝臣清行、直講從七位下苅田首安雄、俶裝進發、告宣云、使等宜稱存問兼領渤海客使、當般不任存問使故也、

〔三代實錄二十清和一〕貞觀十四年正月六日丁丑、以正六位上行少內記菅原朝臣道眞、從六位下行直講美努連清名、爲存問渤海客使、園池正正六位上春日朝臣宅成爲通事、廿六日丁酉、以正六位下行少外記大春日朝臣安守、爲存問渤海客使、以少內記菅原朝臣道眞丁母憂去職也、三月十四日甲申、詔存問渤海客使大春日朝臣安守、美努連清名並兼領客使、五月十五日甲申、勅遣從五位上守右近衛少將藤原朝臣山蔭、到山城國宇治郡山科村、郊迎勞渤海客、領客使大春日朝臣安守等與郊勞使共引渤海國入覲大使政堂省左允正四品慰軍大將軍上鎭將軍賜紫金魚袋楊成規、副使右猛賁衛少將正五品賜紫金魚袋李興晟等二十人入京、安置鴻臚館、右京人左官掌從八位上狛人氏守賜姓直道宿禰氏守爲人長大、容儀可觀、權爲左蕃屬、向鴻臚館、供讌饗送迎之事、故隨氏守申請聽改姓、其先高麗國人也、

〔三代實錄三十陽成〕元慶元年二月三日乙巳、以少外記正八位上大春日朝臣安名、前讃岐掾正八位下占部連月雄爲存問渤海客使、園池正正六位上春日朝臣宅成爲通事、三月十一日壬子、以存問渤海客使正六位上行少外記大春日朝臣安名、前讃岐掾正八位下占部連月雄爲兼領客使、

護送使

〔日本紀略一醍醐〕延喜十九年十二月一日甲午、任渤海客存問使等、

〔三代實錄五清和〕貞觀三年正月廿八日癸卯、散位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春景、兵部少錄正七位下葛井連善宗爲領渤海客使、播磨少目大初位上春日朝臣宅成爲通事、勅竟使事之間、藤原春景宜稱但馬權介、葛井善宗稱因幡權掾、

〔三代實錄二十一清和〕貞觀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乙卯、常陸少掾從七位上多治眞人守善文章生從八位下菅野朝臣惟肖爲領歸鄉渤海客使、五月廿二日辛卯、以前筑後少目從七位上伊勢朝臣與房爲領歸卿客使通事、

〔朝野群載十一延尉〕遣檢非違使於諸國

右辨官下　近江國

右衞門府生正六位上國造恒世從貳人　看督長一人　火長參人

右爲賜渤海客舍時服、差使者右史生依知秦與相、今日發遣於越前國、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衞門督藤原朝臣清貫宣旨、差件等人、至于穴太驛家、令勤護送者、國宜承知、依宣行之、

延喜廿年三月廿二日　大史紀宿禰高行

譯語

〔延喜式十八式部〕凡渤海譯語生者、簡學生容貌端正者二人充、應得其業者、預得考之例、

〔三代實錄二清和〕貞觀元年二月九日乙未、大初位下春日朝臣宅成爲渤海通事、

〔扶桑略記二十四醍醐下〕延喜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大納言藤原朝臣令尹文奏、自若狹守尹衡許告來、渤海客徒來著之由、廿年五月五日、定客徒可入京日、七日、明經學生刑部高名參內、令問漢語者事、高名奏云々、行事所召得漢語者大藏三常、卽召之於藏人所、令高名申云、其語能否奏云、三常唐語尤可、廣博云々、勅從公卿定申、以三常令爲通事、

使珍例

〔續日本紀廿六神龜四年九月庚寅〕渤海郡使首領高齊德等八人來著出羽國、遣使存問、兼賜時服、

十二月丁亥、渤海郡王使高齊德等八人入京、丙申、遣使賜高齊德等衣服冠履、渤海郡者舊高麗國也、淡海朝廷〇天智七年冬十月、唐將李勣伐滅高麗、其後朝貢久絕矣、至是渤海郡王遣寧遠將軍高仁義等二十四人朝聘、而著蝦夷境、仁義以下十六人並被殺害、首領齊德等八人僅免死而來、

〔帝王編年記十一聖武〕神龜三年十二月、渤海郡王、渤海朝貢、渤海者高麗也、

〔續日本紀十一聖武〕神龜五年正月甲寅、天皇御中宮、高齊德等上其王書幷方物、〇中略於是高齊德等八人並授正六位上、賜當色服、仍宴五位已上及高齊德等、賜大射及雅樂寮之樂、宴訖賜祿有差、四月壬午、齊德等八人、各賜綵帛綾綿有差、仍賜其王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郡王、省啓具知、悛復舊壤、聿修曩好、朕以嘉之、宜佩義懷仁、監撫有境、滄波雖隔、不斷往來、便因首領高齊德等還次、付書幷信物綵帛一十匹、綾一十匹、絁二十匹、絲一百絇、綿二百屯、仍差送使、發遣歸鄉、漸熱、想平安好、

〔續日本紀十一聖武〕天平十一年七月癸卯、渤海使副使雲麾將軍己珍蒙等來朝、十月丙戌、渤海客等入京、十二月戊辰、渤海使己珍蒙等拜朝、上其王啓幷方物、其詞曰、欽武〇本書上文及唐書作欽茂啓、山河杳絕、國土夐遙、仰望風猷、唯增傾仰、伏惟天皇聖叡、至德遐暢、弈葉重光、澤流萬姓、欽武忝繼祖業、濫摠如始、義洽情深、每修隣好、今彼國使朝臣廣業〇平群朝臣廣成等風潮失便、漂落投此、每加優賞、欲待來春放廻、使等貪前苦請、及年歸去、訴詞至重、隣義非輕、因備行資、卽爲發遣、仍差若忽州都督胥要德等充使、領廣業等令送彼國、幷附大虫皮、羆皮、各七張、豹皮六張、人參三十斤、蜜三斛進上、至彼請檢領、十二年正月戊子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渤海郡使、新羅學語等、同亦在列、甲午、渤海郡副使雲麾將軍己珍蒙等授位、各有差、卽賜宴於朝堂、賜渤海郡王美濃絁二十匹、絹十匹、絲五十絇、調綿二百屯、自餘各有差、癸卯、天皇御南苑宴侍臣、饗百官及渤海客於朝堂、五位已上賜摺衣、甲辰、天皇御大極殿南門、親大射、五位已上射了、乃命渤海使己珍蒙等射焉、丙辰、遣使就客館、贈渤海大使忠武將軍胥要德從二位、首領无位己閭蒙從五位下、幷賜調

布一百十五端庸布六十段、丁巳、天皇御中宮閤門、己珍蒙等奏本國樂、賜帛綿各有差、二月己未、己珍蒙等還國、

〔續日本紀十孝謙〕(七)天平勝寶四年九月丁卯、渤海使輔國大將軍慕施蒙等、著于越後國佐渡島、十月庚辰、遣左大史正六位上坂上忌寸老人等於越後國問渤海客等消息、

〔續日本紀十孝謙〕(九)天平勝寶五年五月乙丑、渤海使輔國大將軍慕施蒙等拜朝幷貢信物、奏僧渤海王言、日本照臨聖天皇朝、不賜使命、已經十餘歲、是以遣慕施蒙等七十五人、賫國信物奉朧闕庭、丁卯、饗慕施蒙等於朝堂、授位賜祿各有差、六月丁丑、慕施蒙等還國、賜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朕以寡德虔奉寶圖、亭毒黎民、照臨八極、王僻居海外、遠使入朝、丹心至明、深可嘉尚、但省來啓、無稱臣名、仍尋高麗舊記、國平之日、上表文云、族惟兄弟、義則君臣、或乞援兵、或賀踐祚、修聘之恒式、効忠款之懇誠、故先朝善其貞節、待以殊恩、榮命之隆、日新無絕、想所知之、何假一二言也、由是先廻之後、既賜勅書、何其今歲之朝、重無上表、以禮進退、彼此共同、王熟思之、季夏甚熱、比無恙也、使人今還、指宣往意、幷賜物如別、

〔續日本紀二十淳仁〕(一)天平寶字二年九月丁亥、小野朝臣田守等至自渤海、渤海大使輔國大將軍兼將軍行木底州刺史兼兵署少正開國公楊承慶等入京、渤海使楊承慶等入京、

〔續日本紀二十淳仁〕(二)天平寶字三年正月戊辰朔、御大極殿受朝、文武百官及高麗○渤蕃客等、各依儀拜賀、庚午、帝臨軒、高麗使楊承慶等貢方物、奏曰、高麗國王大欽茂言、承聞在於日本照臨八方聖明皇帝○武聖登遐天宮、攀號感慕、不能默止、是以差輔國將軍楊承慶、歸德將軍楊泰師等、令賫表文幷常貢物入朝、詔曰、高麗國王遙聞先朝登遐天宮、不能默止、使楊承慶等來慰問之、感痛永慕、益深但歲月既改、海內從吉、故不以其禮相待也、又不忘舊心、遣使來貢、勤誠之至、深有嘉尚、乙酉、帝臨軒、授高麗大使楊承慶正三位、副使楊泰師從三位、判官馮方禮從五位下、錄事已下十九人、各有差、賜國王及大使已下祿有差、饗五位已上及蕃客幷主典已上於朝堂、作女樂於舞臺、奏內教坊踏歌於庭、主典已上次之、事畢賜綿各有差、丙戌、內射、喚客亦令同射、甲午、大保藤原惠美朝臣押勝宴蕃客於田村第、勅賜內裏女樂幷綿一萬屯、當代文士賦詩送別、副使楊泰師作詩和之、二月戊戌朔、賜高麗王書曰、天皇敬問高麗國王、使楊承慶等遠涉滄海、來弔國憂、誠表懇懃、深增酷痛、但隨時變、禮聖哲通規、從吉履新、更無餘事、兼復所貽信物、依數領之、卽因還使、相酬土毛、絹卅匹、美濃絁卅匹、絲二百絇、綿三百屯、殊嘉爾忠、更加優賜、賜錦四匹、兩面二匹、纐纈四匹、白羅十匹、彩帛卅匹、白綿一百帖、物雖輕尠、寄思良深、至宜並納、國使附來、無船駕去、仍差單使、送還本蕃、便從彼卿達於大唐、欲迎前年入唐大使藤原朝臣河清、宜知相資、餘寒未退、想王如常、遣書指不多及、癸丑、楊承慶等歸蕃、高元度等亦相隨而去、十月辛亥、迎藤原河清使判官內藏忌寸全成自渤海却廻、海中遭風、漂著對馬、渤海使輔國大將軍兼將軍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開國公高南申相隨來朝、其中臺牒曰、迎藤原河清使、揔九十九人、大唐祿山先爲逆命、思明後作亂常、內外騷荒、未有平殄、卽欲放還、恐被害殘、又欲勒還、慮違隣意、仍放頭首高元度等十一人、往大唐、迎河清、卽差此使、同爲發遣、其判官全成等、並放歸鄉、亦差此使隨往、通報委曲、丙辰、徵高麗使於太宰、十二月辛亥、高麗使高南申等到著難波江口、丙辰、高南申入京、四年正月癸亥朔、御大極殿受朝、文武百官及渤海蕃客、各依儀拜賀、丁卯、帝臨軒、渤海國使高南申等貢方物、奏曰、國王大欽茂言、爲獻日本朝遣唐大使特進兼祕書監藤原朝臣河清上表、幷恒貢物、差輔國大將軍高南申等充使入朝、詔曰、遣唐大使藤原河清久不來歸、所鬱念也、而高麗王差南申令賫河清表文入朝、王之款誠、實有嘉焉、己巳、高野天皇○孝謙及帝御閤門、五位已上及高麗使依儀陳列、詔授高麗國大使高南申正三位、副使高興福正四位下、判官李能本解臂鷹安貴寶、並從五位下、錄事已下、各有差、賜國王絁卅匹、美濃絁卅匹、絲二百絇、調綿三百屯、大使已下、各有差、賜宴

於五位已上及蕃客、賜祿有差、　二月辛亥、是日渤海使高南申等歸蕃、

〔續日本紀二十四〕天平寶字六年十月丙午朔、正六位上伊吉連益麻呂等至自渤海、其國使紫綬大夫行政堂左允開國男王新福已下二十三人相隨來朝、於越前國加賀郡安置供給、閏十二月癸巳、高麗使王新福等入京、七年正月甲辰朔御大極殿受朝、文武百寮及高麗蕃客各依儀拜賀、丙午、高麗大使王新福正三位、副使李能本正四位上、判官楊懷珍正五位上、品官著緋達能信從五位下、餘各有差、賜國王及使俘人已上祿、亦有差、宴五位已上及蕃客奏唐樂於庭、賜客主五位已上及蕃客文武百官主典已上於朝堂、作唐吐羅林邑東國隼人等樂、奏內教坊蹈歌、客主主典已上次之、賜供奉蹈歌百官人及高麗蕃客綿有差、　二月丁丑、太師藤原惠美朝臣押勝設宴於高麗客、詔遣使賜以雜色袷衣三十襲、　癸巳、高麗使王新福等歸蕃、

〔續日本紀三十一光仁〕寶龜二年六月壬午、渤海國使青綬大夫壹萬福等三百廿五人駕船十七隻著出羽國賊地野代港、於常陸國安置供給、　十月丙寅、徵渤海國使青綬大夫壹萬福已下卅人令會賀正、十二月癸酉、渤海使壹萬福等入京、

〔續日本紀三十一光仁〕三寶龜三年正月壬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文武百官、渤海蕃客陸奧出羽蝦夷各依儀拜賀、　甲申、天皇臨軒、渤海國使青綬大夫壹萬福等入京、　丁酉、先是責問渤海王表無禮於壹萬福、是日、告壹萬福等曰、萬福等實是渤海王使者、所上之表、豈違例無禮乎、由茲不收其表、萬福等言、夫爲臣之道、不違君命、是以不誤封函、輒用奉進、今爲違例返却表函、萬福等實深憂慄、仍再拜據地而泣、更申、君者彼此一也、臣等歸國、必應有罪、今已忝渡在於聖朝、罪之輕重、無敢所避、　庚子、却付渤海國信物於壹萬福、　丙午、渤海使壹萬福等改修表文、代王申謝、　二月癸丑、是日饗五位已上及渤海蕃客於朝堂、賜三種之樂、萬福等入就座、言曰、所上表文、緣乖常例、返却表函、并信物等、而聖朝厚恩垂矜於萬福等所進、表詞驕慢、故告知其狀、罷去已畢、而今能登國司言、渤海國使烏須弗等所進表函、違例無禮者、由是不召朝廷、返却本鄉、但表函違例者、非使等之過也、涉海遠來、事須憐矜、仍賜祿并路粮放還、又渤海使取此道來朝者、承前禁斷、自今以後、宜依舊例、從筑紫道來朝、

〔續日本紀三十四光仁〕寶龜七年十二月乙巳、渤海國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等一百八十七人賀我卽位、幷赴彼國王妃之喪、比著我岸、忽遭惡風、檝折帆落、漂沒者多、計其全存、僅有四十六人、便於越前國加賀郡安置供給、八年二月壬寅、召渤海使史都蒙等三十人入朝、時都蒙言曰、都蒙等一百六十餘人、遠賀皇祚、航海來朝、忽被風漂、致死一百二十、幸得存活、纔四十六人、旣是險浪之下、萬死一生、自非聖朝至德、何以獨得存生、況復殊蒙進入、將拜天闕、天下幸民、何處亦有、然死餘都蒙等四十餘人、心同骨肉、期共苦樂、今承十六人別被處置、分留海岸、譬猶割一身而分背失四體、而匍匐仰望宸輝曲照、聽同入朝、許之、四月庚寅、渤海使史都蒙等入京、辛卯、太政官遣使慰問史都蒙等、癸卯、渤海使史都蒙等貢方物、奏曰、渤海國王、始自遠世、供奉不絕、又國使壹萬福歸來、承聞聖皇新臨天下、不勝歡慶、登時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入朝、幷戴荷國信、拜奉天闕、詔曰、現神止大八洲國所知須、天皇大命良麻止詔大命乎聞食止宣、遠天皇御世御世、年緒不落間牟〇恐有誤事無久仕奉來流業止奈毛所念行須、又天津日嗣受賜禮流事乎左閇奉出禮波辱奈美歡之美奈毛所聞行須、故是以今毛遠長久平久惠賜比安賜牟止、彼國乃王爾波語部詔天皇大命乎聞食止宣、戊申、天皇臨軒、授渤海大使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正三位、大判官高祿思、少判官高鬱琳、並正五位上、大錄事史道仙正五位下、少錄事高珪宣從五位下、徐皆有差、賜國王祿具載勅書、史都蒙已下、亦各有差、五月丁巳、天皇御重閣門觀射騎、召渤海使史都蒙等亦會射場、令五位已上進裝馬及走馬、作田儛於儛臺、蕃客亦奏本國之樂、事畢賜大使都蒙已下綵帛、各有差、庚申、先是渤海判官高淑源及少錄事一人、比著我岸、船漂溺死、至是贈淑源正五位上、少錄事從五位下、並賻物如令、癸酉、渤海使史都蒙等歸蕃、以大學少允正六位上高麗朝臣殿繼爲送使、賜渤海王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使史都蒙等遠渡滄溟、來賀踐祚、顧惸寡德、叨嗣洪基、若涉大川、罔知攸濟、王修朝聘、於典故慶寶曆於惟新、慇懃之誠、實有嘉尙、但都蒙等、比及此岸、忽遇惡風、有損人物、無船駕去、想彼聞此、復以傷懷、言念越鄉、倍加軫悼、故造舟差使、送至本鄉、幷附絹五十匹、絁五十匹、絲二百絢、綿三百屯、又緣都蒙請、加附黃金小一百兩、水銀大一百兩、金漆一缶、漆一缶、海石榴油一缶、水精念珠四貫、檳榔扇十枚、至宜領之、夏景炎熱、想平安和、又弔彼國王后喪曰、禍故無常、賢室殞逝、聞以惻怛、不淑如何、雖松槨未茂、而居諸稍改、吉凶有制、存之而已、今因還使贈絹二十匹、絁二十匹、綿二百屯、宜領之、

〔續日本紀三十五光仁〕寶龜九年四月丙午、先是寶龜七年、高麗使輩三十人溺死、漂著越前國江沼加賀二郡、至是仰當國令加葬埋焉、十年正月壬寅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渤海國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張仙壽等朝賀、其儀如常、丙午、渤海使張仙壽等獻方物、奏曰、渤海國王言、聖朝之使高麗朝臣殿嗣等、失路漂著遠夷之境、乘船破損、歸去無由、是以造船二艘、差仙壽等、隨殿嗣令入朝、幷載荷獻物、拜奉天朝、戊申、宴五位以上及渤海使仙壽等於朝堂、賜祿有差、詔渤海國使曰、渤海王使仙壽等來朝拜覲、朕有嘉焉、所以加授位階、兼賜祿物、丁巳、宴五位已上及渤海使於朝堂、賜祿、己未、內射、渤海使亦在射列、二月癸酉、渤海使還國、賜其王璽書幷附信物、

〔續日本紀三桓武十九〕延曆五年九月甲辰、出羽國言、渤海國使大使李元泰已下六十五人、乘船一隻、漂著部下、被蝦夷略十二人、見存四十一人、六年二月甲戌、渤海使李元泰等言、元泰等入朝時、檝師及挾抄等逢賊之日、並被劫殺、還國無由、於是仰越後國給船一艘、檝師挾抄水手而發遣焉、

〔類聚國史百九十殊俗〕延曆十四年十一月丙申、出羽國言、渤海國使呂定琳等六十八人、漂著夷地志理波村、因被却略、人物散亡、勅宣、遷越後國、依例供給、十五年四月戊子、渤海國遣使獻方物、其王啓曰、哀緒已具、別啓、伏惟天皇陛下、動止萬福、寢膳勝常、嵩璘視息苟延、奄及祥制、官僚感義、奪志抑情、起續洪基、祇統先烈、朝維依舊、封域如初、顧自思惟、實荷差庭、諫大夫工部郎中呂定琳等、濟海起居、兼修舊好、其少土物、具在別狀、荒迷不次、又告喪啓曰、上天降禍、祖大行大王〇欽茂以大興五十七年〇我延曆十四年三月四日薨、背善鄰之義、必問吉凶、限以滄溟、所以

緩告、嵩璘無狀招禍、不自滅亡、不孝罪咎、酷罰罹苦、謹狀力奉啓、荒迷不次、孤孫大嵩璘頓首、又傳奉在
唐學問僧永忠等所附書、

〔唐書二百十九北狄列傳〕渤海、○中略武藝死、其國私謚武王、子欽茂立、改年大興、○中略貞元時、東南徙東京、欽茂
死、私謚文王、

〔類聚國史百九十殊俗〕〔三〕延曆十五年五月丁未、渤海國使呂定琳等還蕃、遣正六位上行上野介御長眞人
廣岳、正六位上行式部大錄桑原公秋成等押送、仍賜其王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朕運承下武、業
膺守文、德澤攸覃、既有治於同軌、風聲所暢、庶無隔於殊方、王新纘先基、肇臨舊服、慕徽猷於上國、輸禮
信於闕廷、眷言款誠、載深慶懋、而有司執奏、勝寶以前、數度之啓、頗存體制、詞義可觀、今檢定琳所上之
啓首尾不愜、既違舊儀者、朕以修聘之道、禮敬爲先、苟乖於斯、何須來往、但定琳等漂著邊夷、悉被劫掠、
儻○儻恐催誤存性命、言念難苦、有憫于懷、仍加優賞、存撫發遣、又先王不慙無終遐壽、聞之惻然、情不能止、
今依定琳等歸次、特寄絹廿匹、絁廿匹、絲一百絇、綿二百屯、以充遠信、至宜領之、夏熱王及首領百姓、並
平安好、略此遣書、一二無委、又附定琳賜太政官書於在唐僧永忠等曰云々、

〔日本後紀五桓武〕延曆十五年十月己未、正六位上御長眞人廣岳等歸自渤海國、其王啓曰、嵩琳啓、差使
奔波、貴申情禮、佇承休眷、瞻望徒勞、天皇頓降敦私、貺之使命、佳問盈耳、珍奇溢目、俯仰自欣、伏增慰悅、
其定琳等、不料邊虜被陷賊場、俯垂恤存、生還本國、奉惟天造、去留同賴、嵩琳猥以寡德、幸屬時來、官承
先爵、土統舊封、制命策書、多中錫及、金印紫綬、遼外光輝、思欲修禮勝方、結交貴國、歲時朝覲、桅帆相望、
而巨木掄材、土之難長、小船汎海、不沒卽危、亦或引海不詣、遭罹夷害、雖慕盛化、如艱阻何、儻長尋舊好、
幸許來往、則送使數不過廿、以玆爲限、式作永規、其隔年多少、任聽彼裁、裁定之使、望於來秋許以往期、
則德隣常在、事與望異、則足表不依、其所寄絹廿匹、絁廿匹、絲一百絇、綿二百屯、依數領足、今廣岳等使
事略畢、情求迫時、便欲差人送使奉謝新命之恩、使等辭以未奉本朝之旨、故不敢淹濶、隨意依心、謹因

廻次、奉付土物、具在別狀、自知鄙薄、不勝羞愧、辛酉、正六位上御長眞人廣岳授從五位下、正六位上
桑原公秋成外從五位下、並以奉使稱旨也、

〔類聚國史百九十殊俗〕〔三〕延曆十七年十二月壬寅、渤海國遣使獻方物、其啓曰、嵩璘啓、使賀萬等至、所賜之
書及信物、絹絁各卅匹、絲二百絇、綿三百屯、依數領足、慰悅實深、雖復湖海漫天、滄波浴日、路無倪限、望
斷雲霞、而巽氣送帆、指期舊浦、乾涯斥候、無闕糠粳、豈非彼此契齊、暗符人道、南北義感、特叶天心者哉、
嵩璘荏有舊封、纘承先業、遠蒙善誘、聿脩如常、天皇遙降德音、重賜使命、恩重懷抱、慰喻慇懃、況復俯記
片書、眷依前請、不遺信物、許以年期、書疏之間、嘉免瘝職、庶塵之願、識異他時、而一葦難航、奉知審喻、六
年爲限、竊憚其遲、請更賜嘉圖、幷廻通鑑促其期限、傍合素懷、然則向風之趣、自不倦於寡情、慕化之勤、
可尋蹤於高氏、又書中所許、雖不限少多、聊依使者之情、省約行人之數、謹差慰軍大將軍左熊衛都將
上柱將開國子大昌泰等充使、送國、兼奉附信物、具如別狀、土無奇異、自知羞惡、

〔日本後紀八桓武〕延曆十八年正月丙午朔、皇帝御大極殿受朝、文武官九品以上蕃客等各陪位、減四拜
爲再拜、不拍手、以有渤海國使也、諸衛人等並擧賀聲、禮訖宴侍臣於前殿賜被、　壬子、豐樂院未成功、
大極殿前龍尾道上構作借殿、葺以彩帛、天皇臨御、蕃客仰望、以爲壯麗、命五位已上宴樂、渤海國使大
昌泰等預焉、賚祿有差、　辛酉、御大極殿、宴群臣幷渤海客、奏樂、賜蕃客以上綵帛衣、並列庭踏歌、四
月己丑、是日渤海國使大昌泰等還蕃、遣式部少錄正六位上滋野宿禰船白等押送、賜其王璽書曰、天
皇敬問渤海國王、使昌泰等隨賀萬至、得啓具之、王逖慕風化、重請聘期、占雲之譯交肩、驟水之貢繼踵、
每念美志、嘉尙無已、故遣專使、告以年期、而猶嫌其遲、更事覆請、夫制以六載、本爲路難、彼如此不辭、豈
論遲促、宜其修聘之使、勿勞年限、今因昌泰等還差式部省少錄正六位上滋野宿禰船白充使領送、幷
附信物、色目如別、夏首正熱、惟王平安、略此代懷、指不繁及、　九月辛酉、正六位上式部少錄滋野宿禰
船代等、到自渤海國、國王啓曰、嵩璘啓、使船代等至、枉尋休問、兼信物絁絹各卅匹、絲二百絇、綿三百屯、

淮數領足、懷愧實深、嘉貺厚情、伏知稠疊、前年附啓、請許量載往還、去歲承書、遂以半紀爲限、嵩璘情勤馳係、求縮程期、天皇含己從人、便依所請、筐篚攸行、雖無珍奇、特見允依、荷欣何極、比者天書降渙、制使莅朝、嘉命優加、寵章揔萃、班霑變理、列等端揆、惟念寡菲、殊蒙庇蔭、其使昌泰等、才慙專對、將命非能、而承貺優容、倍增喜懌、而今秋暉欲暮、序雜涼風、遠客思歸、情勞望日、崇迨時節、无滯廻帆、既許隨心、正宜相送、未及期限、不敢同行、謹因廻使、奉附輕賚、具如別狀、

〔日本紀略 嵯峨〕大同四年十月癸酉朔、渤海國遣使獻方物、王啓曰云々、

弘仁元年四月庚午朔、饗渤海使高南容〇客日本後紀作容等於鴻臚館、丁丑、高南容等歸國、賜國王書曰云云、五月丙寅、渤海使首領高多佛脫身留越前國、安置越中國給食、卽令史生羽栗馬長幷習語生等就習渤海語、

〔日本後紀 二十 嵯峨〕弘仁元年九月丙寅、渤海國遣使獻方物、其王啓云、南容等廻、遠辱書問、悲切三考、懽及藐孤捧讀之時、無任哀感、伏承先帝、仙馭昇遐、太上天皇、怡神閑館、萬機之重、早識所歸、孟秋尙熱、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元瑜蒙免、天皇繼登寶位、置命惟新、歡洽兆民之心、賴及一方之外、在於文好、休感攸同、事貴及時、不可淹滯、重差和部少卿兼和幹苑使開國子高南容等奉啓、用申慶賀之禮、兼上土物、具在別錄、況南容等再駕窮船、旋涉大水、放還之路、恐動不虞、伏望遠降彼使、押領同來、實謂當仁、伏惟照諒、封域遙隔、拜賀未由、

〔日本後紀 二十 嵯峨〕弘仁二年正月乙卯、遣大納言正三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中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參議從三位菅野朝臣眞道等、饗渤海使於朝集院、賜祿有差、丁巳、渤海國使高南容歸蕃、賜其王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南容入賀、省啓具之、惟王資質宏茂、性度弘深、敦惠輯中、盡恭奉外、代居北涯、與國修好、沃日滄溟、企乃到矣、接天波浪、葦能亂之、責深効精、慶賀具禮、眷彼情歎、嘉賞何止、脫關膺景命、遣承容圖、兹已以臨寰區、不顧以撫兆庶、德未懷邇、化曷覃遐、王念濡善、隣心切事、大弗難

勑勞、聿修先業、況南容荐至、使命不墮、船舶窮危、寨志增勵、雖靡能忍之、仍換駕船、副使押送、同附少物、至宜領之、春寒惟王平安、指此遣書、旨不多及、

〔日本後紀 二十四 嵯峨〕弘仁五年九月癸卯、渤海國遣使獻方物、六年正月己卯、宴五位以上幷渤海使、奏女樂、是日正四位下藤原朝臣緒嗣、秋篠朝臣安人授從三位、〇略中渤海國大使王孝廉從三位、副使高景秀正四位下、高英善、王昇基、正五位下、錄事釋仁貞、烏賢偲、譯語李俊雄從五位下、賜祿有差、壬辰、於朝集堂饗王孝廉等、賜樂及祿、甲午、渤海國使王孝廉等歸蕃、賜書曰、天皇敬問渤海王、孝廉等至、省啓具懷、先王不終遐壽、奄然殂背、乍聞惻怛、情不能已、王祚流累、葉慶溢連枝、遠發使臣、聿修舊業、占風北海、指蟠木而問津、望日南朝、凌鯨波以修聘、永念誠款、歎懇攸深、前年附南容等啓云、南容再駕窮船、旋涉大水、伏望辱降彼使、押領同來者、朕矜其遠來、聽許所請、因差林東仁充使、分配兩船、押送東仁來歸不實、啓因言曰、改啓作狀、不遵舊例、由是發日、棄而不取者、彼國修聘、由來久矣、書疏往來、皆有故實、專輒違乖、斯則長傲夫克己復禮、聖人明訓、失之者亡、典籍垂規、苟禮義之或虧、何須貴於來往、今問孝廉等對云、世移主易、不知前事、今之上啓、不敢違常、然不遵舊例、在本國不謝之罪、唯命是聽者、朕不咎已往、容其自新、所以勑於有司、待以恒禮、宜悉此懷、間以雲海、相見無由、良用爲念、也春首餘寒、王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有少信物、色目如別、略此還報、一二無悉、五月戊子、渤海國使王孝廉等、於海中値逆風、漂廻、舟檝裂折、不可更用、癸巳、令越前國擇大船、駕蕃客也、六月癸丑、渤海大使從三位王孝廉薨、詔曰、悼往飾終、事茂舊範、褒忠錄績、義存先彝、故渤海國使從三位王孝廉闕庭修聘、滄溟廻艫、復命未申、吳蒼不慭、寔雖有命、在天薤露難駐、而恨銜使命、不得更歸、朕慟于懷、加贈榮爵、死而有靈、應照泉扃、宜可正三位、更賜信物幷使等祿、以先所賜濕損也、

〔類聚國史 百九十 殊俗 四〕弘仁七年五月丁卯、遣使賜渤海王書曰、天皇敬問渤海王、孝廉等至、省啓具懷、先王不終遐壽、奄然殂背、乍聞惻怛、情不能已、王祚流累

葉、慶溢連枝、遠發使臣、聿修舊業、占風北海、指蟠木而問津、望日南朝、凌鯨波以修聘、永念誠欵、歎慰攸深、間以雲海相見、無由良用爲念也、去年孝廉等却廻、忽遭惡風漂蕩、還著本船破壞、不勝過海、更造一船、未得風便、孝廉患瘡辛然殞逝、王昇基釋仁貞等、續物故、甚以愴然、今寄高景秀、且有信物、仲夏炎熱、王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略此呈報、指不一二、十年十一月甲午、渤海國遣使獻方物、上啓曰、仁秀啓、仲秋已涼、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仁秀蒙免、慕感德等廻到伏奉書問、慰沃寸誠、欣幸之情、言無以喻、此使去日、海路遭風、船舶摧殘、幾漂波浪、天皇特垂惠領、風義攸敦、嘉貺頻繁、供億珍重、實賴船舶、歸國下情、每蒙感荷、厚幸厚幸、伏以兩邦繼好、今古是常、萬里尋修、始終不替、謹遣文籍院述作郎李承英、賫啓入覲、兼令申謝、有少土物、謹錄別狀、伏垂昭亮、幸甚幸甚、雲海路遙、未期拜展、謹奉啓問、承英等曰、慕感德等還去之日、無賜勅書、今於所上之啓云、伏奉書問、言非其實、理宜返却、但啓詞不失恭敬、仍宥其過、特加優遇、承英等頓首言、臣小國賤臣、唯罪是待、而日月廻光、雲雨施澤、寒木逢春、涸鱗得水、戴荷之至、不知舞蹈、十一年正月庚辰、又渤海國入覲大使李承英等、叙位有差、甲午賜渤海王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承英等至、省啓具之、王信義成性、禮儀立身、嗣守蕃緒、踐修舊好、候雲呂而聳望、傷風律以馳誠、行李無曠於歲時、琛贄不盡於天府、況前使感德等、駕船漂献、〇献恐汲誤利涉無由、朕特遣賜一舟還、其依風之恩、王受施勿忘、追迪前良、慶發使臣、遠令報謝、言念丹欵、深有嘉焉、悠悠絶域、煙水間之、迺陸北領、還不謂矣、因還寄物、色目如別、春首餘寒、比無恙也、擾局之內、當並平安、略遣、此不多及、十二年十一月乙巳、渤海國遣使獻方物、國王上啓曰、仁秀啓、孟秋尙熱、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仁秀蒙免、承英等至伏奉書問、用院勤佇、俯存嘉貺、悚戢伏增、但以貴國弊邦、天海雖阻、飛封轉幣、風義是敦、音等每嗣於歲時、惠賚幸承於珍異、眷念之分、一何厚焉、仁秀不才、幸修先業、交好庶保於終始、延誠冀踵於尋修、伏惟照鑒、幸甚謹遣、政堂省左允王文矩等、賫啓入覲、遠修國禮、以固勤情、奉少土毛、謹錄別紙、惟垂撿到、青山極地、碧海連天、拜謁未由、伏增鴻〇謹奉啓、十三年正月己亥、御豐樂殿、宴群臣及蕃客、戊申御豐樂殿、宴五位已上及蕃客、奏踏歌、渤海國使王文矩等、打毬、賜綿二百屯、爲賭所司奏樂、蕃客率舞、賜祿有差、壬子、饗王文矩等於朝集殿、癸丑、文矩等歸蕃、賜國王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使至省啓、深具雅懷、朕以非昧、虔守先基、情存善隣、慮切來遠、王俗傳禮樂門襲衣冠、器範淹通、襟靈勑舉、其儀不忒、執德有恒、靡憚艱宄、頻令朝聘、絶鯤溟而掛帆、駿奔滄波、隨雁序而輸琛、磬制絳闕、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言念血誠、無忘興寢、風馬異壤、斗牛同天、道之云遙、愛而不見、附少國信、至宜領受、春初尙寒、比平安好、今日還次、略此不悉、十四年十一月壬申、加賀國言、上渤海國入覲使一百一人到著狀、戊子、〇戊子日本紀略係十二月當從停止存問渤海客使、今年雪深、往還不通、勅使令守從四位下紀朝臣末成掾正六位上秦宿禰島主等准例存問、

天長元年正月乙卯、賜渤海客徒大使已下錄事已上陸人冬衣服料、二月壬午、詔曰、天皇我詔萬止渤海國乃使等衆聞食止宣、其國王國禮止之差使天奉渡世利、使等凌蒭波岐、忘寒風天參來氣利、隨例爾召治賜无止爲禮止國國比年不稔之天百姓萬毛弊多利之、又疫病毛發禮利、時之豐時爾臨三、送迎流爾百姓乃苦美有爾依氏毛、奈此般波召賜比治不賜奴、平久靜爾治賜布所爾傳氏、便風乎待天本國爾退還止爲氏毛奈大物賜久止宣、天皇我大命乎衆聞食止宣、四月丙申、覽越前、國所進渤海國信物幷大使貞泰等別貢物、又契丹大狗二口、猟子二口、在前進之、庚子、返却渤海副使璋璠別貢物、五月癸亥、印遣渤海勅書、日月上一踏、先是十餘日、依進御藥、不御紫宸殿、戊辰、詔曰、天皇我御命萬止詔命乎客人倍聞食止詔布、客人倍國爾還退倍支時近在爾依氏國王爾賜祿比、幷貞泰爾御手都物賜比饗賜波止久宣、二年十二月辛丑、隱伎國馳驛奏上、渤海國使高承祖等百三人到來、三年三月戊辰、右大臣從二位兼行皇太子傅臣藤原朝臣緒嗣言、依臣去天長元年正月廿四日上表、渤海入朝、定以一紀、而今寄言靈仙、巧敗契期、仍可還却、狀以去年十二月七日言上、而或人論曰、今有兩君絶世之讓、已越堯舜、私而不告、大仁芳聲、緣何通於海外、臣案日本書紀云、譽田天皇〇應神崩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讓

位于大鴈鶤尊（○德仁）固辭曰豈違先帝之命輒從弟王之言兄弟相讓不敢當之太子與宮室於菟道而居皇位空之既經三歲太子曰我久生煩天下戰遂於菟道宮自薨大鴈鶤尊悲慟越禮即天皇位都難波高津宮委曲在書紀不能以具盡于時讓國之美無赴海外此則先哲知慮深慮國家然則先王之舊典萬代之不朽者也又傳聞禮記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辭費禮不踰節而渤海客徒既違詔旨濫以入朝偏容拙信恐損舊典實是商旅不足隣客以彼商旅爲客損國未見治體加以比日雜務行事贈皇后改葬一御齋會二堀加勢山溝幷飛鳥堰溝三七道畿內巡察使四可召渤海客徒五經營重疊騷動不遑又頃年旱疫相仍人物共盡一度賑給正稅欠少況復時臨農要弊多逢送人疲差役稅損供給夫君無爭臣安存天下民憂未息天災難滅非一人天下是萬人天下縱令損民焉德有慙後賢伏請停止客徒入京卽自著國還却且示朝威且除民苦唯依期入朝須用古例臣緒嗣雖久臥疾牀心神既迷而恩主之至半死無忘愚臣中誠不獲不陳謹重奉表以聞不許五月甲戌渤海客徒大使高承祖等入京安置鴻臚戊寅渤海國使政堂信少卿高承祖授正三位副使高如岳正四位上判官王文信高孝英二人正五位上錄事高成仲陳崇彥二人從五位上譯語李隆郎李承宗二人從五位下六位已下十一人亦有敍位庚辰渤海客徒歸加賀國辛巳天皇敬問渤海國王使承祖等轉送在唐學問僧靈仙口表物來省啓悉之載深嘉慰王信確金石操貞松筠寰國命於西秦五臺之嶺非邇敦隣好於南夏萬里之航自通煙波雖遼義誠密邇有斐君子秉心塞淵感激之懷不可遐說土宜見贈深領遠情答信輕毛別附撿到其釋貞素操行所缺者承祖周悉風景正熱無恙也略此寄懷不復煩云五年正月甲戌但馬國馳驛言渤海王啓中臺省牒案進上四月癸未渤海客大使已下梢工已上賜絹綿有差

〔續日本後紀十仁明〕承和八年十二月丁亥長門國言渤海客徒賀福延等一百五人來著庚寅以式部大丞正六位上小野朝臣恒柯少外記正六位上山代宿禰氏益爲存問渤海客使

〔續日本後紀十仁明〕承和九年二月乙酉令渤海客徒入京三月辛丑存問兼領渤海客使式部大丞正六位上小野朝臣恒柯少內記從六位上豐階公安人等上奏渤問客徒等文幷渤海王所上啓案幷中臺省牒案等文其啓狀曰渤海國王大彝震啓季秋漸冷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彝震蒙恩前者王文矩等入覲初到貴界文矩等卽從界末却廻到國之日渤問不得入覲逗留文矩口傳天皇之旨年滿一紀後許入覲彝震仰計天皇衷旨不要頻煩謹依口傳仍守前約今者天星轉運躔次過紀覲覿之禮爰恐愆期差使奉啓任約命覲彝震限以溟闕不獲拜覲下情無任馳戀謹遣政堂省左允賀福延奉啓又別狀曰彝震祖父王在日差高承祖入覲之時天皇注送在唐住五臺山僧靈仙黃金百兩寄附承祖承祖領將到國之日具陳天皇附金之旨祖父王欽承容意轉附朝唐賀正之使令尋靈仙所在將送其金待使復佇付金否而程途隔海過期不返後年朝唐使人却廻之日方知前年使等從海却歸到塗里浦疾風暴起皆悉陷沒亦悉往五臺覓靈仙送金之時靈仙遷化不得付與其金同陷沒以此其後文矩入覲啓中縷陳事由冀達天皇文矩不遂覲禮將啓却歸今再迹失命事由故遣賀福延諭申誠志伏望體悉又中臺省牒曰渤海國中臺省牒日本國太政官應差入覲貴國使政堂省左允賀福延幷從徒一百五人牒奉處分日域東遙遼陽西阻雨邦相去萬里有餘溟漲滔天風雲雖可難測扶光出地程途亦或易標所以展親舊意拜覲須每航海以占風長候時而入覲年紀雖限星軺尙通貴書遣使爰至于今宜遵舊章欽修覲禮謹差政堂省左允賀福延幷覲貴國者准狀牒上日本國太政官者謹錄牒上壬戌渤海客徒賀福延等發自河陽入于京師遣式部少輔從五位下藤原朝臣諸成爲郊勞使是夕於鴻臚館安置供給癸亥太政官遣右大史正六位上蕃良朝臣豐持於鴻臚館爲慰勞焉是日渤海使賀福延等上中臺省牒甲子遣侍從正五位下藤原朝臣春津於鴻臚館宣勅曰天皇詔旨（良麻止）宣久有司奏久彼國王（乃）上啓外（乃）別狀等事（乎）存問使詰問（爾）引過伏理（奴）是故（爾）彼國使等（乎波）待（爾）不可以常禮（止）奏然（止毛）守年紀（氏）自遠參來（留遠）念行（氏奈）殊矜免賜（布止）宣又詔久客（倍）自遠參來（禮理）平安以不又長

門以來路間（波）如何爲（加部）參來志、宜相見曰（爾）至（萬氏波）此（爾）侍（天）休息（止）宣布、四月乙丑朔、使右大史正六位上山田宿禰文雄賜客等時服、丙寅、渤海國使賀福延等、於八省院獻啓函信物等、己巳、天皇御豐樂殿饗渤海使等、詔授大使賀福延正三位、副使王寶璋正四位下、判官高文暄烏孝愼（烏或作烏、下文或作烏、或作烏、今姑從烏字）二人、並正五位下、自外譯語已下首領已上十三人、隨色加階焉、使右少辨兼右近衛少將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氏宗供食、日暮賜祿各有差、辛未、大使賀福延私獻方物、癸酉、饗客徒等於朝集堂、遣從五位下惟良宿禰春道供養、宣勅曰、天皇（我）御命（止）（萬）詔勅命（乎）客人（倍）聞食（止）宣（久）、國（爾）還退（倍支）日近（久）在（爾）依（氏毛）國王（爾）祿賜（比）幷（氏）福延等（爾毛）御手（部）物賜（比）饗賜（波久止）宣布、丙子、遣勅使於鴻臚館宣詔、賜渤海王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福延等至、得啓具之、惟王奉遵明約、沿酌舊章、一紀星廻、朝覲之期不爽、萬里溟闊、賻貢之款仍通、言念乃誠、無忘鑒寢、前年聘唐使人却廻、詳知誌懃靈仙化去、今省別狀、事自合符、亦悉付遣黃金、陷沒綠浦、雖人逝賚失、元圖不諧、而思夫轉送之勞、遙感應接之義、悠悠天際、非可跂予、相見無由、懸焉不已耳、附少國信、色目如別、夏景初蒸、比平安好、略此還答、指不多及、太政官賜中臺省牒曰、日本國太政官牒渤海國中臺省、入覲使政堂省左允賀福延等壹佰伍人牒得中臺牒倂牒奉處分、日域東遙、遼陽西阻、兩邦相去、萬里有餘、溟漲滔天、風雲雖可難測、扶光出地、程途亦或易標、所以每航海以占風、長候時而入覲、宜遵舊章、欽修覲禮、謹差政堂省左允賀福延、令覲貴國者、福延等來修聘禮、守一紀之龍信、凌千里之鼇波、乘風便以企心、仰日光而追影、事有成規、准例奏請、被勅報曰、隣好相尋、匪亶今日、靜言純至、嘉尚于懷、宜加優矜、得復命者、今使還之次、附璽書幷信物、至宜領之、但啓函修飾、不依舊例、官議棄瑕不舉、自後奉以悛之、准勅牒送、牒到准狀、故牒勘解由判官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粟作、文章生從六位上大中臣朝臣清世等爲領客使、是日使賀福延等歸鄉、

〔續日本後紀（十九仁明）〕承和十五年（嘉祥）十二月乙卯、是日能登國馳驛奏、渤海國入覲使王文矩等一百人來著矣、

〔續日本後紀（十九仁明）〕嘉祥二年二月（二月原作三月、據本紀略、類聚國史改）丙戌朔、以少內記正七位上縣犬養大宿禰貞守、直講正六位上山口忌寸西成等、爲存問渤海客使、發遣於能登國、三月戊辰、是日遣能登國存問渤海客使少內記縣犬養大宿禰貞守等馳驛奏上客徒等將來啓牒案、彼國王啓曰、彝震啓季秋漸冷、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彝震蒙恩、修聘使還、筭年未紀、今更遣使、誠非守期、雖然自古隣好憑禮相交、曠時一歲、猶恐情疎、況玆星律轉廻、風霜八變、東南向風、瞻慕有地、寧能悟寂、罕續音塵、謹備土物、隨使奉附、色目在於後紙、伏惟體候、溟漲阻遙、未由拜覲、下情無任馳係、謹差永寧縣丞王文矩、奉啓不宣、謹啓復中臺省牒倂渤海國中臺省牒、日本國太政官、應差入覲貴國使永寧縣丞王文矩幷行從一百人、牒奉處分、邈矣兩邦、玆漲海契、知好於永代、寄音書於使程、一葉飄空、泛積水之遐際、雙旌擁節、達隣情之至誠、往復雖遙、音耗稀傳、戀懷空積、所以勿待紀盈、申憑舊准、謹差永寧縣丞王文矩令覲貴國者、准狀牒上、日本國太政官者、謹錄牒上、謹牒、乙亥（〇類聚國史原作丑、據改）、是日存問使等馳驛奏詰問客徒等違例入覲之由問答文等、壬午（〇類聚國史原作申、據改）、以存問使少內記正七位下縣犬養大宿禰貞守、直講從六位下山口忌寸西成、爲兼領渤海客使、四月辛亥、領客使等引渤海國使王文矩等入京、遣勅使左近衛少將從五位上良岑朝臣宗貞慰勞、安置鴻臚館、宣命曰、天皇（我）詔旨（萬止）宣（久）、有司奏（久）、彼國乃王（萬）、一紀（乎）爲（天）期（天）朝拜（乃）使進度（須倍志）、然（乎）此度乃使等違（天）期（天）參來（禮利）、如常（爾波）不（天）遇之（天）自境還遣（天牟）奏（利）、然（禮毛）遠涉（荒波）（天）、惡處（爾）漂著（天）人（毛）物（毛）損傷（禮）、艱苦（世利）聞食（天）矜賜（比）免給（布止）宣、又宣（无）日（爾）至（萬波）、氏（此）（爾）侍（天）休息（止）宣、癸丑、賜渤海客徒時服、五月乙卯、渤海國入覲使大使王文矩等詣（八省院）獻國王啓函幷信物等、丙辰、天皇御（豐樂殿）宴（客徒等）宣（詔）曰、天皇（我）詔旨（萬止）宣（久）、國（乃）王差（王文矩等進度之）、天皇（我）朝廷（乎）拜奉（留）事（乎）矜賜（比）慈賜（比氏奈毛）冠位上賜（比）治賜（波久止）宣、大使已下

首領、相共拜舞、訖授大使王文矩從二位、文矩去弘仁十三年敍正三位、故今增位敍從二位、副使烏孝愼從四位上、大判官馬福山、少判官高應順、並正五位下、大錄事高文信、中錄事多安壽、少錄事學英貞、（一本作學英眞、或作李英貞）並從五位下、自餘品官幷首領等、授位有階、戊午、天皇御武德殿覽馬射、六軍擁節百寮侍座、有勅命文矩等陪宴、宣詔曰、天皇我詔旨止萬宣布勅命乎使人等聞給止宣、久、五月五日爾薬玉乎佩天飲酒人波、命長久福在止奈聞食須、故是以薬玉賜比御酒賜波止宣、日暮、乘輿還宮、癸亥、遣公卿於朝堂饗客徒、宣詔曰、天皇我詔旨止萬宣布勅命乎使等聞給與止、宣、波久、皇朝乎拜奉天、國爾還退倍支時近在爾依天奈國王爾祿賜比、文矩等爾毛御手部物給比饗賜波止宣、乙丑、遣參議從四位上小野朝臣篁、右馬頭從四位下藤原朝臣春津、少納言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春岡、右少辨從五位上橘朝臣海雄、左少史正六位上大窪益門、少內記從七位下安野宿禰豐道等於鴻臚館、賜勅書幷太政官牒、此日客徒歸却、勅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入貢使文矩等至、省啓具之、惟王敦志欽仁、宅心懷惠、飛颺不斷、望日域而忘遐、貢篚相尋、想遵陽而如近、眷其勤苦、良嘉乃誠、但修聘之期、一紀爲限、先皇明制、國憲已成、故有司固請責文矩等、以背彝規、自邊還却、朕閔其匪躬之故、遠踏重溟、船破物亡、人命纔活、便得入奉朝覲、拜首軒墀、祿賜榮班、准憑恒典、斯乃一切之恩、難可再恃、王宜守舊章、而不失昭明德以有恒、唯存信順之心、誰嫌情禮之薄、夏熱、比清適也、文矩今還略申往意、幷寄王信物如別、太政官牒曰、日本國太政官牒渤海國中臺省、入覲使永寧縣丞王文矩等壹佰人牒得中臺省牒偁、邈矣兩邦、阻茲漲海、契和好於永代、寄音書於使程、頃者兩邦通使、一紀爲期、音耗稀傳、戀懷空積、所以勿待紀盈、申憑舊准、謹差永寧縣丞王文矩等、入覲貴國者、事之小大、理難自由、盈縮期程、那得在彼、事須在所却還、戒其愆違、官具狀奏聞、奉勅文矩等孤舟已破、百口纔存、眷其艱辛、義深合宥、宜特賜恩隱、聽奉入覲、爵賜匹段、准據舊章、但權時之制、不可通行、詳告所司、莫令重違者、准處分、覲禮云畢、仍造舟船、及時發遣、附勅璽書幷國信、今以狀牒、牒至准狀故牒、

（三代實錄二清和）貞觀元年正月廿二日己卯、能登國馳驛言、渤海國入覲使烏孝愼等一百四人、來著珠洲郡、廿八日乙酉、正六位上行少外記廣宗宿禰安人、大內記正六位上安倍朝臣清行、爲領渤海國客使、二月四日庚寅、渤海國客著能登國、是日詔遷於加賀國、安置便處、七日癸巳、從六位下行直講苅田首安雄爲領渤海客使、以廣宗安人辭退也、三月十三日己巳、渤海國副使周元伯、頗閑文章、詔越前權少掾從七位下島田朝臣忠、假爲加賀權大掾、向彼與元伯唱和、以忠臣能屬文也、五月十日乙丑、存問兼領渤海客使大內記安倍朝臣清行、加賀國司等、奉進渤海國啓牒信物、王啓曰、虔晃啓、孟冬漸寒、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虔晃蒙恩當國、間年使命、永展先親之禮、將累代之情、悅續任風之影、恒無隔紀、以至于今、虔晃幸承先緒、撫守一邦、古典攸憑、合重禮意、敢依舊貫、差付使程、紀盈年允增結戀期、海津於挂席、表翰信於傳心、仍發雲檣、迴凌波浪、凝萬里之遐想、係寸心以難窮、往復之間、伏望矜恤、限以巨溟、未由拜覲、下情無任馳戀、謹差政堂省左允烏孝愼、謹奉啓不宣、謹啓中臺省牒曰、牒奉處分、扶桑崇浪、日域遐邦、欲占風而挂席、期限歲而寄音、泛々輕舟、罕過沃雲之水、拳々方寸、彌增披露之情、所以隔年度日、天轉律移、想尋修之舊貫、延周廻之星紀、酌展親於古典、遵繼好於前章、憑事表情、善隣寘禮、戀懷轉切、不待前期、謹差政堂省左允烏孝愼、令覲貴國者、准狀牒上、

（三代實錄三清和）貞觀元年六月廿三日丁未、賜渤海國王勅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書獻悉至、披覽具之、維王文武兼體、忠孝由衷、襲當國之徽猷、敦親仁之舊好、傾心久契、無踈就日之誠、利涉長期、不廢飛雲之峻、乃顧深欵、何靡增懷、先皇○文德以去年八月昇遐、遺詔不許奔赴、朕以寡德荷託鴻圖、奉先訓而聿修、撫舊貶以自恤、雖則會同之禮、大喪無虧、延正之朝、春秋所美、然而闕庭遏密、事須隔於殷頻、邦國頻災、人有難於郵傳、緣此慰藉傳者、迨期放還、聞紀如踰、通情猶邇、今因孝愼、附送信物、仍舊辨裝、色目如別、熱劇、王及所部平安好、略此遣書、指無一二、太政官送中臺省、牒曰、得中臺省牒偁、奉處分、扶桑崇浪、日域遐邦、欲占風而挂席、期限歲而寄音、泛々輕舟、罕過沃雲之水、拳々方寸、彌增披露之情、所以隔

年度日、天轉律移、想尋修之舊貫、延周廻之星紀、酌展親於古典、遵繼好於前章、憑事表情、善隣寘禮、懸懷轉切、不待前期、謹差政堂省左允烏孝愼、令覲貴國者、准狀牒上日本國太政官者、謹錄牒上、謹牒者、滄瀛不測、義在含弘、江漢可宗、禮存朝會、駿奔惟遽、來不及期、有司執平、弗肯容待、奉勅孝愼等、遙慕聲教、凌蹊闕而頻來、尋懷順歸辭龍鄉、以荐至、忠節之効、矜恤可量、況魯侯再朝、春秋無貶、唯國有兇喪、季屬荒儀、將全舊儀、何苦黎庶、宜殊加迎接、權停入都、在所安存、支賜准例、復吉凶相問、往迹可憑、若有意於弔來、事須拘於遣制、徒煩舟檝、將背時規、更待紀盈、當表隣好者、今因綸旨撿校如常、修船畢功、風潮可駕、輒書信物同附使廻、留彼篤誠、放其歸去、今以狀牒、牒至准狀、故牒、東絁五十匹、綿四百屯、賜大使烏孝愼、別貢土宜、仍有此錫賚焉、七月廿一日甲戌、存問兼領渤海客使直講苅田安雄復命奏言、客徒今月六日解纜歸蕃、大內記安倍清行、去四月丁父憂去職、故安雄獨歸奏事、依諒闇不喚客徒、自加賀國還蕃焉、

〔三代實錄五清和〕貞觀三年正月廿日乙未、出雲國上言、渤海國使李居正等一百五人、自隱岐國來著島根郡、廿一日丙申、下知出雲國司云、渤海客徒依例供給、但舊用稻、今度特以穀倉充、五月廿一日甲午、宣告存問兼領渤海客使但馬權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春景、幷出雲國司等云、渤海國司李居正、違先皇制、輒以弔來、亦令看啓案違例多端事須責其輕慢、自彼却還、然而如聞、居正位在公卿、齡過懸車、才綺交新、猶有可愛、因欲特加優恤、以聽入京、而頃者炎旱連日、有妨農時、慮夫路次更以停止、又王啓幷信物等不可更收、須進上中臺省牒○中略以出雲國絁一百四十五匹、綿一千二百廿五屯、便頒賜渤海客徒一百五人、廿六日己亥、太政官送渤海國中臺省牒下存問使幷出雲國司、絁一十匹、綿四十屯、別賜大使李居正、

〔三代實錄二十清和〕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壬子、渤海國入覲使楊成規等百五人著加賀國海岸、

〔三代實錄二十一清和〕貞觀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壬子、存問渤海客使少外記大春日安守等、開大使楊成規所賣啓牒函、詰問違例之由、問答狀及記錄安守等向加賀國途中消息、馳驛奏上、十六日乙卯、以正六位上行少內記都宿禰言道、正六位上行式部少丞平朝臣季長、爲掌渤海客使、常陸少掾從七位上多治眞人守善、文章生從八位下菅野朝臣惟肖、爲領歸鄉渤海客使、五月七日丙子、掌渤海客使少內記都宿禰言道、自修解文、請官裁備姓名相配其義乃美、若非佳介、何示遠人、望請改名良香、以遂穩便、依請許之、十五日甲申、勅遣從五位上守右近衛少將藤原朝臣山蔭、到山城國宇治郡山科村郊迎勞渤海客、領客使大春日朝臣安守等、與郊勞使共引渤海國入覲大使政堂省左允正四品慰軍大將軍上鎭將軍賜紫金魚袋楊成規、副使右猛賁衛少將正五品賜紫金魚袋李興晟等二十人入京、安置鴻臚館、十七日丙戌、勅遣正五位下行右馬頭在原朝臣業平、向鴻臚館勞問渤海客、是日賜客徒時服、十八日丁亥、勅遣左近衛中將從四位下兼行備中權守源朝臣舒、向鴻臚館、檢領楊成規等所賚渤海國王啓及信物、啓云、玄錫啓、季秋極冷、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玄錫蒙恩、肇自建邦、常與貴國通使傳命、阻年寄音、久要之情、至今彌厚、玄錫繼先祖之遺烈、修舊典之餘風、盈紀感心、善隣顧義、爰授使節、仍令聘覲、伏冀天皇俯矜遠客、准例入都、幸甚幸甚、限以滄波、不獲拜伏、下情無任惶懼、謹差政堂省左允楊成規、謹奉啓起居、不宣、謹啓、中臺省牒曰、牒奉處分、天崖路阻、日域程遙、常限紀以修和、亦期年而繼好、隣交有節、使命無懸、音耗相通、歲月長久、今者星霜易變、雲物屢移、一紀已盈、實當聘覲、所以仰據前典、迺斟舊規、向日寄情、發星軺之一使、占風泛葉、踰渤澥之闊波、萬里途程、寸心所指、往復雖遙、欽慕良深、謹差政堂省左允楊成規、令赴貴國、尋修前好、宜准狀牒上、日本國太政官者、謹錄牒上、謹牒、其信物大蟲皮七張、豹皮六張、熊皮七張、蜜五斛、十九日戊子、勅遣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大辨兼勘解由長官近江權守大江朝臣音人、向鴻臚館賜渤海國使、授位階告身、詔命曰、天皇詔旨良萬止勅命乎客倍衆聞食止宣、國乃王楊成規等乎差天進度志天、天皇我朝廷乎拜奉留事乎矜賜比慈賜比天、冠位上賜比治賜布、然常都○都頻聚國例波大宮乃內爾召天治賜介、此廻思女須大心大坐麻須爾依天奈毛使乎遣

天治賜波止久勅天皇我大命乎聞食止宣布、大使已下相共拜舞訖、授大使楊成規從三位、副使李興晟從四位下、判官李周慶賀王眞、並正五位下、錄事高福成、高觀、李孝信、並從五位上、品官以下幷首領等授位、各有等級、及天文生以上、隨位階各賜朝服、去年陰陽寮占曰、就蕃客來朝可有不祥之徵、由是不引見、自鴻臚館放還焉、廿二日辛卯、以前筑後少目從七位上伊勢朝臣興房爲領歸郷客使通事、廿三日壬辰、勅遣大學頭從五位上兼行文章博士阿波介巨勢朝臣文雄、文章得業生越前大掾從七位下藤原朝臣佐世於鴻臚館饗讌渤海國使、宣詔曰、客人倍波、常都例爾大宮乃內爾召天饗賜比音樂賜比利、介而乎思女須大心大坐爾依天奈使乎遣天大物賜布、客人倍此狀乎悟天安良可侍食余止勅大命乎聞食止宣、觴行數周、客主渊醉、賜客徒祿、各有差、廿四日癸巳、大使楊成規從掌客使、請私以壤奠、將奉獻天皇及皇太子、掌客使奏狀、有詔許之、內裏東宮賽物有數、是日、勅遣民部少輔兼東宮學士從五位下橘朝臣廣相賜客徒曲宴、遣兵部少輔從五位下兼行下野權介高階眞人令範賜御衣、客主具醉、興晨賦詩、廿五日甲午、勅遣參議右大辨從四位上兼行讃岐守藤原朝臣家宗、從四位上行右近衞中將兼行阿波守源朝臣興、從六位下守大內記大江朝臣公幹於鴻臚館賜勅書、從五位上行少納言兼侍從和氣朝臣彝範、正五位下守右中辨藤原朝臣良近、左大史正六位上大春日朝臣安守、付太政官牒、大使已下再拜舞蹈、大使楊成規膝行而進、北向跪受勅書、太政官牒函、勅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成規等至省啓、照然、惟王家之急繕、粉澤施治、性之貞凝、丹青守信、風猷不墜、景式猶全、相襲舊基於居城靡、歎先紀於行棹、言其篤義、來覲既修、贈以翔仁、放歸如速、數千里之波浪雖有、邊涯、十二廻之寒暄、豈促、圭晷苟謂拘禮、誰爲隔踈、德也不孤、夢想君子而已、國信附還、到宜驗受、梅熟王及境局小大無恙、略懷遣此、何必煩多、太政官牒、日本國太政官牒渤海國中臺省牒得中臺省牒偁奉處分、天崖路阻、日域程遙、常限紀以修和、亦期年而繼好、隣交有節、使命無愆、音札相通、歲月長久、今者星霜易變、雲物屢移、一紀已盈、實當聘覲、所以仰據前典、迴斟舊規、向日寄情、發星馭之一使、占風泛葉、蹤渤海之瀾波、萬里途程、寸心所指、往復雖邈、欽慕良深、○所以以下四十六字原本無、據一本補、謹差政堂省左允楊成規、令赴貴國、尋修前好者、官具狀奏請、奉勅曰、成規等翹情紫闕、繼路滄溟、守我朝章、修其國禮、善隣之歎、允屬寢興、宜准前規便申舊好者、准勅處分、及期却廻、附璽書幷國信、至宜領之、今以狀牒送、牒到准狀、故牒、是日領歸郷客使多治眞人守善等、引客徒出館、大使楊成規跪言、成規等瞻望丹闕、涕泗盈矜、仰戀之誠、中心無限、臨別掌客使都良香、相遮館門、擧觴而進、

〔三代實錄三十陽成〕元慶元年正月十六日戊子、是日出雲國言、渤海國大使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等一百五人、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着岸、中遠申云、爲謝恩請使差遣中遠等、兼獻方物、於島根郡安置供給、

〔三代實錄三十一陽成〕元慶元年四月十八日己丑、存問兼領渤海客使少外記大春日朝臣安名等、寫渤海國王啓幷中臺省牒、馳驛上奏、王啓曰、玄錫啓季秋極凉、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玄錫蒙恩廼者使楊成規遣差入覲貴國、得達微誠、禮畢却返、璽書國信、無徵頓臻、捧受喜歡、感激之深、後年本國往唐國持船〇持船、下文、幷類聚國史、都氏文集作相般、一隻、從風漂流、著貴國岸、天皇特垂恩念、仍與生成、別賜粮料、優賞並蒙、生命全還、本國實是善隣之救接、敦於當時、久要之情、親逢於今日、延領南望、伏深抃躍、何乃得不木石緘默、陳謝深恩、亦察舊記、久與貴國交使往來、舟車繼路、今乃使節總絶已多歲年、伏以禮尙往來、聖人所貴、閉義則從君子斯崇、如何先祖規模、常欲奉於是日、後嗣堂構、必庶繼於前修、不勝懇望、不遑待紀、謹差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令赴貴國、謝深恩、幷請嘉客、伏冀天皇宣弘前制、仍依故實、遠垂皇恩、廻復舊路、冀不閉大道、恩憐遠客、准例入都、提撕此事、幸甚幸甚、限以滄浪未由拜覲、謹奉啓起居、不宣、謹啓、中臺省牒、日本國太政官、應差入貴國申謝幷請客使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等總一百五人、牒奉處分、雲嶺萬里、鰲波千里、我有善隣、誰謂路阻、早結和好、无忝使期、崇先規而此朝頻修、廢故親而彼國總絶、近者專使楊成規入貴國後年本國往唐國、相般撿校官門孫宰等著海岸、天皇特賜矜念、並蒙大恩、況乎已受恤憐之敦、何無申謝之喜、亦奉尋前文、仰得古記、兩國交使、本

有來由、今亦路絕、年歲彌久、聿修先例、不思其復、遠感往來之蹤、常多懇望之懷、堂構之念、不敢墜失、不勝感激瞻仰之至、謹差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等、入貴國、申謝恩造、幷請嘉客、宜准狀牒、上日本國太政官者、謹錄牒上、謹牒、六月廿五日甲午、渤海國使楊中遠等、自出雲國還於本蕃、王啓幷信物、不受而還之、大使中遠欲以珍翫玳瑁酒盃等奉獻天子、皆不受之、通事園池正春日朝臣宅成言、昔往大唐多覩珍寶、未有若此之奇恠、太政官宣、久、先皇乃制、天、之一紀乎、以天來朝乃期、止、爲利、而彼國王、此制爾達天使乎奉出世利、凡厥謝恩及請使等乃事波、存問之日爾屈伏既訖太利、仍天賣參來留所乃啓幷信物等不更奏聞、客人等此狀乎知天平介治久賜布所止之本國爾退還止爲天奈毛御被物、〇御被、類聚國史作御手部、道粮賜比、爰給波久止宣、

〔都氏文集、四〕日本國太政官牒渤海國中臺省

放還謝恩幷請客使事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等凡壹佰伍八

牒得彼省去年九月十三日牒偁、近日專使楊成規入貴國後年本國往唐國、相般〇相般、三代實錄元慶元年四月十八日條作檢持船、檢校官門孫宰等著海岸、天皇特賜憐念、並蒙大恩亦奉尋前文、仰得右記、兩〇此下、上文所引三代實錄有國突使云云一字、十謹差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申謝恩造、幷請嘉客者、國家大體、仁尚含弘、其異倦殊方、遭颸失泊、漂著此岸者、歲有二三、或象胥難通、或烏鄙易惑、在所不問東西、加意濟活、稟以米稟粟于囊如此普施、不復求執〇執或誤報況乎渤海、世爲善隣、相厚之深、未足爲恠、不特我德、還恐人知煩、更謝恩實、非元意、加之以紀爲限、總紀度予、前後文書、斟喻重疊、而僭妄之甚、不知噬臍、過涉之凶、至于滅頂、亦曩時有制、停遣報使、數十餘年、以爲流例、今讀來牒、見有此請、頓戾舊章、豈无新賞、但中遠等、割依風之北思、廿蹈海以南脫、聽灰鷁而或行、逐沙鷗而在路、波浪浸鬻、舟船渡穿、眷彼赤心、收其素歎、仍命在所、務令友存、大賚之科、率由恒典、斯乃事緣一切、誰謂通規、恩出非常、不可串習、今遣中遠等、放還本邦、事須守前期於盈紀、修舊好、而更來、牒到准狀、放牒、

左大辨源朝臣舒、元慶元年六月十八日、左大史山宿禰德美牒、

〔三代實錄、四十、陽成、二〕元慶六年十一月廿七日乙未、加賀國馳驛言、今月十四日渤海國入覲使裴頲等一百五人著岸、廿八日丙申、是日下、符加賀國、安置渤海客於便處、依例供給勤加優遇、

〔三代實錄、四十、三陽成〕元慶七年正月戊辰朔、是日以正六位上行少外記大藏伊美吉善行、式部少丞高階眞人茂範、爲存問渤海客使、前筑後少目從八位上伊勢朝臣興房爲通事、廿六日癸巳、令山城近江越前加賀等國修理官舍道橋、埋瘞路邊死骸、以渤海客可入京也、下知越前能登越中國、送酒宍魚鳥蒜等物於加賀國、爲勞饗渤海客也、二月廿一日戊午、林邑樂人百〇百、原本無據類聚國史補七人、於大安寺、令調習、以大和國正稅充給其食、欲令渤海客徒觀彼樂也、〇中略是日存問渤海客使大藏善行高階茂範、並爲兼領客使、廿五日壬戌賜渤海客徒冬時服、遣辨官史生一人押送於加賀國、令領客使等頒賜焉、三月八日甲戌、存問兼領渤海客使少外記大藏善行、式部少丞高階茂範等進發、奉參內裏、辭見、賜御衣袴各一襲、四月二日戊戌、以右衞門大尉正六位上坂上大宿禰茂樹、文章得業生從八位上紀朝臣長谷雄、爲掌渤海客使、民部大丞正六位上清原眞人常岑、文章生從八位下多治比眞人有友、爲領歸鄉渤海客使、廿一日丁巳、緣饗渤海客、諸司官人雜色人等、客徒在京間、聽帶禁物、以從五位上行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加賀權守菅原朝臣道眞、權行治部大輔事、從五位上行美濃介島田朝臣忠、臣權行玄蕃頭事、爲對渤海大使裴頲故爲之矣、廿八日甲子、勅遣右近衞少將正五位下平朝臣正範、到山城國宇治郡山階野邊郊勞渤海客、領客使少外記大藏善行等引客徒入鴻臚館、廿九日乙丑晦、遣右大史正六位上家原朝臣高鄉於鴻臚館慰勞客徒、五月丙寅朔、遣從五位上行右兵衞佐源朝臣元、向鴻臚館勞問客徒、二日丁卯、大使裴頲等、於朝堂奉進王啓及信物、親王已下五位已上、及百寮初位已上皆會四位已下未得解由者、亦預焉、所司受啓信物奉進內裏、三日戊辰、天皇御豐樂殿、賜宴渤海客徒、親王已下參議已上侍殿上、五位已上侍顯陽堂、大使已下二十人侍承歡堂、百

官六位已下、相分侍觀德明義兩堂、授大使文籍院少監正四品賜紫金魚袋裴頲從三位、副使正五品賜緋金魚袋高周封正四位下、判官錄事授五位、其次敍六位已下各有等級、隨其位階賜朝衣、客徒拜舞退出、更衣而入拜舞昇堂就食、雅樂寮陳鼓鍾、內教坊奏女樂、妓女百三十〇三十、類聚國史作卅、類聚八人遞出舞、酒及數杯、別賜御餘枇杷子一銀椀、〇椀、扶桑略記作鋺、大使以下起座拜受、日暮賜客徒祿各有差、五日庚午、天皇御武德殿、覽四府騎射、及五位已上貢馬、喚渤海客徒覲之、賜親王公卿續命縷、伊勢守從五位上安倍朝臣興行引客就座、供食、別勅賜大使已下錄事已上續命縷、品官已下菖蒲縷、是日大雨、先是豫勅所司、若遇雨殺、須停節會勿喚、客徒改日而行、事掌客使等、速引客徒入於宮城、故雨中成禮焉、七日壬申、大使裴頲別貢方物、十日乙亥、於朝集堂賜饗渤海客徒、大臣已下就東堂座、擇五位已上有容儀者三十人、侍堂上座、從五位下守左衞門權佐藤原朝臣良積、引客就西堂座供食、元所定供養者、謝障不出、良積依有儀貌、俄當此選、大使裴頲欲題送詩章、忽索筆硯、良積不閑屬文、起座而出、頲隨止矣、勅遣中使從五位下行右馬助藤原朝臣恒興、賜御衣一襲、大使裴頲賞裴頲高才有風儀也、十二日丁丑、渤海客徒歸蕃、是日遣參議正四位下行右衞門督兼近江權守藤原朝臣諸葛、從四位下行左近衞少將兼近江權介藤原朝臣遠經、正六位上行少內記多治比眞人彥輔、向鴻臚館付勅書、正五位下行太皇太后宮權亮平朝臣惟範、從五位上行右少史秦宿禰安兄、付太政官牒、禮畢領客使民部大丞清原眞人常岑、文章生多治比眞人有友等、引客徒出館就路焉、十四日己卯、今月三日豐樂院宴渤海客、樂人舞妓等、以大藏省商布一千一百五段賜之、依承和九年例也、

〔扶桑略記二十醍醐〕延喜八年戊辰正月八日、左大臣〇藤原時平奏伯耆國言上渤海入覲大使裴璆等著岸狀解文、三月廿日、奏存問渤海客使大內記藤原博文、直講假大學權允秦維興等、令向伯耆國狀、四月二日、定以式部大丞紀淑光、散位菅原淳茂爲掌客使、以兵部少丞小野葛根、文章生藤原守眞爲領客使、廿六日、渤海客入京時可騎馬、准寬平例、仰公卿等令進私馬、五月五日、御前殿覽左右馬寮渤海客可騎馬各廿匹、十四日、於朝集堂可饗蕃客午一刻、雷電風雨、雨脚如射、以先召參議長谷雄朝臣問事因、雷而不遂事意、下殿、道明朝臣申、朝集院內雨水甚深、左大臣令奏曰、如聞行禮儀甚无便、況裝束食物難急調、若待整備恐及晚日、請今日事、明日將行儀者、依請矣、十五日、饗蕃客朝集堂、幷賜彼國王等物、使右近少將平元方、殊給大使裴璆御衣一襲、遣參議菅根朝臣、內藏頭高階朝臣鴻臚給勅書使右中辨清貫、少納言玄上給官牒、又賜唐客大使答物、已上御記

〔日本紀略一醍醐〕延喜八年正月八日庚辰、渤海客來、四月八日、存問渤海領客使大內記藤原博文等、同入覲使文籍院少監裴璆〇璆下恐脫入京二字、廿一日、領客使等設曲宴於今來河邊、某日天皇賜書於渤海王、五月十二日、法皇〇宇多賜書渤海王、六月某日渤海使裴璆來朝、某日掌客使諸文士於鴻臚館餞北客歸鄉、

〔扶桑略記二十醍醐〕延喜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大納言藤原朝臣、〇道明令尹文奏、自若狹守尹衞許告來渤海客徒來著之由、廿一日、客徒牒狀云、當丹生浦海中、浮居云々、而無著岸之由、又牒中雖載人數及有來著由、未有子細狀、令藏人仲連以若狹國解文奉覽於六條院、〇宇多廿五日、右大臣〇藤原忠平奏、渤海客事所定行事、可遷若狹安置越前、及可令入京事、以左中辨邦基朝臣爲行事辨、十二月五日、以式部少丞橘惟親直講依知奏廣助爲存問渤海客使、阿波權掾大和有卿爲通事、定渤海客宴饗日、權酒部數四十人、前例差仰八十人、去八年、彼數已無用、仍令定減、十六日仰遣內教坊別當右近少將伊衡於內教坊、選定渤海客宴日舞人等、仰定坊家可調舞人廿人、舞童十人、音聲廿人、去八年、音聲人卅六人、此度定減、此外威儀廿人、依例內侍所可差女孃等、廿四日右大臣〇藤原忠平令邦基朝臣奏若狹國申遷送越前國松原驛館客徒一百五人、幷隨身雜物等解文、客狀中云、遷送松原驛館、而閉封門戶、行事官人等無人、況敷設薪炭、更無儲備者、仰宜令切責越前國、急令安置供給者、仍卽令仰大臣、

以越前掾維明便可爲蕃客行事國司申以大臣書狀可仰彼國守延年也渤前例無以官符宣旨仰此事例仿令令大臣告仰之、廿年三月廿二日、遣官使於越前國賜渤海客時服、

〔日本紀略一醍醐〕延喜廿年四月廿日壬子、存問渤海客使裴璆等、五月八日己巳、渤海入覲大使裴璆等廿人著於鴻臚館、十日辛未、右大臣〇忠平宣渤海國牒狀、以大使從三位裴璆授正三位、十一日壬申、渤海大使裴璆於八省院進啓並信物等、十二日癸酉、天皇御豐樂院賜饗宴於渤海客、十六日丁丑、於朝集堂勞饗渤海客徒、十七日戊寅、發遣領歸使等、又法皇〇多賜書於大使、十八日己卯、大使裴璆歸鄉、太政官賜返牒、

〔扶桑略記二十醍醐〕延喜廿年五月五日、定客徒可入京日、幷蕃客入京之間、可聽著禁物、召仰瀧口右馬允藤原邦良等、見客在京之間、每日可進鮮鹿二頭事、十一日、此日渤海使人裴璆等於八省院進王啓幷信物、已四刻、親王以下參議以上向八省院、十二日、於豐樂院可賜客徒宴、自夜中陰雨、辰四刻、雨止、巳一刻、出御南殿、乘輿出宮入御豐樂院、十五日、掌客使民部大丞季方領大使裴璆別貢物進藏人所、十六日、於朝集堂饗渤海客徒、幷賜國王答信物等、六月十四日、文章得業生朝綱就藏人所令奏渤海大使裴璆書狀幷送物仰遣書可返送物事、廿二日、朝綱令奏遣渤海大使裴璆書狀、客已歸鄉、卽進所贈帶裘、廿六日、右大臣令元方奏領歸鄉渤海客使大學少允坂上恒蔭等申、逓留不歸客徒四人事、廿八日、仰遞留渤海人等准大同五年例、越前國安置云々、已上出御記

〔扶桑略記二十四裏書〕延喜廿二年九月二日己卯、渤海客安置越前之□進解文、

〔日本紀略一醍醐〕延長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渤海國入朝使英請大夫裴璆著丹後國竹野郡大津濱、

〔扶桑略記二十四裏書〕延長八年正月三日戊辰、丹後國言上渤海客到來由、左大臣參、被定召否之由、件客九十三人、去年十二月廿三日、著丹後國竹野郡、廿日乙酉、渤海客舶修造料、幷若狹但馬結番、以正稅可饗同客也、

遣使

〔延喜式三大藏〕諸使給法　入諸蕃使

渤海新羅水手等、時當熱序者停綿襖子袴、宜給細布袴、並使收掌臨入京給、

入渤海使、絁廿疋、綿六十屯、布卅端、判官絁十疋、綿五十屯、布卅端、錄事絁六疋、綿卅屯、布廿端、譯語、主神、醫師、陰陽師各絁五疋、綿卅屯、布十六端、史生、船師、射手、卜部各絁四疋、綿廿屯、布十三端、雜使、船工、梅師各絁三疋、綿廿屯、布十端、傔人、挾抄各絁二疋、綿十屯、布六端、水手各絁一疋、綿四屯、布二端、

〔延喜式三典藥〕諸司年料雜藥　遣諸蕃使

渤海使十七種

素女丸半劑、五香丸三兩、練仲丸、吳茱萸丸干薑丸、犀角丸、四味理仲丸、各一劑、七氣丸、八味理仲丸、各二劑、大戟丸半劑、度嶂散、百毒散、各二劑、茯苓散三劑、黃良膏、升麻膏、各一劑、神明膏二劑、萬病膏三劑、所須藥種亦依本方、用度雜物、絹三口、料絹六尺、治篩紗一尺五寸、裏油絁六尺五寸、紙廿三張、木綿八兩、絞綿五兩、調布六尺五寸、酢二斗四升、炭二百五斗、陶壺四口、陶椀四合、叩盆二口、

草藥八十種

練胡麻大五升、桃人一斗四升、黃芩、薺苨、黃連、白朮、石斛、藍漆、細辛、桔梗、獨活、當歸、夜干、牛膝、茯苓、白芷、升麻、橘皮、附子、烏頭、天雄、黃耆、松脂、石南草、防己、黃藥、白蘞、紫菀、麥門冬、苦參、鬼臼、芎藭、干地黃、枳實、葛根、各二斤、芍藥、地榆、前胡、白頭公、栝樓、防風、柴胡、茵芋、商陸、大戟、茵芋、昌蒲、藥本、甘遂、石韋、澤寫、玄參、漏蘆、薗茹、蜘衙、梨蘆、桑根、白皮、皂莢、丹參、蒲黃、半夏、龍膽、各一斤、龍骨、石硫黃、石膏、各一斤、蜀椒四斤、吳茱萸五竹、升麻、杏人、五味子、兎絲子、亭藶子、蜘床子、各二升、烏梅、大棗、麴五升、瓜蔕四升、羚羊角十枚、熟艾二斤、僕奈、女萎、各一斤、盛雜藥、韓櫝二合、著裏、鍊裏、横席四枚、黑葛二斤、麻繩八了、枕二枚、裹藥庸布二段、筥二合、各方一尺五寸、紙八張、木綿三兩、

〔續日本紀十聖武〕神龜五年二月壬午、以從六位下引田朝臣虫麻呂爲送渤海客使、六月庚午、送渤海

使使等拜辭、

天平二年八月辛亥遣渤海使正六位上引田朝臣虫麻呂等來歸、

〔續日本紀十三聖武〕天平十一年十一月辛卯、平群朝臣廣成等拜朝、初廣成、天平五年隨大使多治比眞人廣成入唐、六年十月事畢却歸、○中略惡風忽起、彼此相失、○中略既歸唐國○中略請取渤海路歸朝、天子許之、給船粮發遣、十年三月從登州入海、五月到渤海渤海一船遇浪傾覆、大使胥要德等四十人沒死、廣成等率遺衆到著出羽國、十二年正月庚子、以外從五位下大伴宿禰犬養爲遣渤海大使、

辭見、十月戊午、遣渤海郡使外從五位下大伴宿禰犬養等來歸、

〔續日本紀二十淳仁一〕天平寶字二年九月丁亥、小野朝臣田守從五位上、副使正六位下高橋朝臣老麻呂從五位下、其餘六十六人各有差、

十二月戊申、遣渤海使小野朝臣田守等奏唐國消息、

〔續日本紀二十淳仁三〕天平寶字四年十一月丁酉、送渤海使外從五位下陽候史玲瓏至自渤海、授從五位下、餘各有差、

〔續日本紀二十淳仁四〕天平寶字六年十月丙午朔、正六位上伊吉連益麻呂等至自渤海、

〔續日本紀三十光仁四〕寶龜八年五月癸酉、渤海使史都蒙等歸蕃、以大學少允正六位上高麗朝臣殿繼爲送使、

〔類聚國史百九十殊俗三〕延曆十五年五月丁未、渤海國使呂定琳等還蕃、遣正六位上行上野介御長眞人廣岳、正六位上行式部大錄桑原公秋成等押送、十七年四月甲戌、以外從五位下內藏宿禰賀茂麻呂爲遣渤海使、正六位上御使宿禰今嗣爲官判、

〔日本後紀八桓武〕延曆十八年五月丙辰、前遣渤海使外從五位下內藏宿禰賀茂麻呂等言、歸鄉之日、

海中夜暗、東西掣曳、不識所著、于時遠有火光、尋逐其光、忽到島濱訪之、是隱岐國智夫郡其處無有人居、或云、比奈麻治比賣神、常有靈驗、商賈之輩、漂宿海中、必揚火光、賴之得全者、不可勝數、神之祐助、良可喜報、伏望奉預幣例、許之、

〔日本後紀八桓武〕延曆十八年四月己丑、是日渤海國使大昌泰等還蕃、遣式部少錄正六位上滋野宿禰船白等押送、

〔續日本紀二十淳仁四〕天平寶字七年八月壬午、初遣高麗國○渤海船名曰能登、歸朝之日、風波暴急、漂蕩海中、祈曰、幸賴船靈、平安到國、必請朝廷、酬以錦冠、至是緣於宿禱、授從五位下、其冠製錦表純裏、以紫組爲纓、

〔享祿本類聚三代格十八〕太政官符

一應修理舶事

右檢案內、承前使○渤海使等、故壞已舶、寄言風波、還却之日、常要完舶、修造之費、非無前轍、宜修理損舶充如舊樣、奠致公費、早速修理、不得延怠、○略中

天長五年正月二日

〔三代實錄四十陽成四〕元慶七年十月廿九日壬戌、勅令能登國禁伐損羽咋郡福良泊山木、渤海客著北陸道岸之時、必造還舶於此山、住民伐採、或煩無材、故豫禁伐大木、勿妨民業、

○按ズルニ、此文又同書卷四十二ニ載セテ、元慶六年十月廿九日戊辰ニ係ケタリ、然レドモ類聚國史卷百九十四ニハ、此文ヲ載セテ七年ニ係ケタルヲ以テ、今定メテ六年ヲ以テ誤トス、

〔享祿本類聚三代格十八〕太政官符

一應禁交關事

右蕃客○渤賣物私交關者、法有恒科、而此間之人、心愛遠物、爭以貿易、宜嚴加禁制、莫令更然、若違

船舶

貿易

之者、百姓決杖一百、王臣家遣人買、禁使者言上、國司阿容及自買、殊處重科、不得違犯、○略中

天長五年正月二日

〔三代實錄二十一清和〕貞觀十四年五月廿日己丑、內藏寮與渤海客廻易貨物、廿一日庚寅、聽京師人與渤海客交關、廿二日辛卯、聽諸市人與客徒私相市易、是日官錢四十萬賜渤海國使等、乃喚集市廛人、賣與客徒此間土物、

〔三代實錄四十二陽成〕元慶六年十一月廿八日丙申、禁制私廻易客徒所齎貨物、

〔三代實錄四十三陽成〕元慶七年五月七日壬申、是日內藏頭和氣朝臣彝範率僚下向鴻臚館交關、八日癸酉、內藏寮交關如昨、

〔凌雲集〕從六位下守大內記大伴宿禰氏上一首

渤海入朝

自從明皇御寶曆、悠々渤海再三朝、乃知玄德已深遠、歸化純情是最昭、片席聊懸南北吹、一船長冷去來潮、占星水上非無感、就日遙思眷我堯、

〔文華秀麗集上〕奉勅陪內宴詩一首

王孝廉○渤海使

海國來朝自遠方、百年一醉謁天堂、日宮座外何攸見、五色雲飛萬歲光、

七日禁中陪宴詩一首

釋仁貞○渤海使

入朝貴國慙下客、七日承恩作上賓、更見鳳聲無妓態、風流變動一國春、

春日對雨探得情字一首

王孝廉

主人開宴在邊廳、客醉如泥等上京、疑是雨師知聖意、甘滋芳潤灑羈情、

秋朝聽雁寄渤海入朝高判官○善高　釋錄事○仁貞　一首

坂○坂上　今繼

大海途難涉、孤舟未得廻、不如關隴雁、春去復秋來、

和渤海大使見寄之作一首

賓亭寂莫對青口、處々登臨旅念悽、萬里雲邊辭國遠、三春煙裏望鄉迷、長天去雁催歸思、幽谷來鶯助客啼、一面相逢如舊識、交情自與古人齊、

春夜宿鴻臚簡渤海入朝王大使○王孝廉　一首

枕上宮鐘傳曉漏、雲間賓雁送春聲、辭家里許不勝感、況復他鄉客子情、

和渤海入覲副使公賜對龍顏之作一首

滋○滋野　貞主

渤海望無極、蒼波路幾千、占雲遙驟水、就日遠朝天、慶自紫霄降、恩將丹化宣、以君吳札耳、應悅聽薰絃、

在邊亭賦得山花戲寄兩箇領客使幷滋三一首

桑○桑原　腹赤

芳樹春色色甚明、初開似唉聽無聲、主人每日專攀盡、殘片何時贈客情、

和坂領客對月思鄉見贈之作

王孝廉

寂々朱明夜、團々白月輪、幾山明影徹、萬象水天新、棄妾看生悵、羈情對動神、誰言千里隔、能口兩鄉人、

從出雲州書情寄兩箇勅使一首

王孝廉

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賴有鏘々雙鳳伴、莫愁多日住邊亭、

〔菅家文草二詩〕去春詠渤海大使與賀州善司馬贈答之數篇、今朝重吟、和典客國子紀十二丞○長谷雄　見寄之長句、感而歎之、聊依本韻、

掌上明珠舌下霜、風情潤色使星光、春遊總轡州司馬、夏熱交襟典客郎、恨我分庭勞引導、饒君遇境富文章、若教毫末逢閑日、莫惜縱容損數行、

夏夜對渤海客同賦月華臨靜夜詩十字　中取韻六成扶一、

舉眼無雲靄、窓頭翫月華、仙娥弦未滿、禁漏箭頻加、客座心呈露、杯行手酌霞、人皆迷傅粉、地不辨晴沙、縱望西山落、何瞻北海家、閑談知照膽、莫勿折燈花、

夏夜於鴻臚館餞北客歸鄉

歸歟浪白也山青、恨不追尋界上亭、腸斷前程相送日、扃惜別何爲遙入夜、緣嫌落淚被人聽、

詶裴大使○頌留別之什次韻

交情不謝北溟深、別恨還如在陸沉、夜半誰欺顏上玉、句餘自斷契中金、高看鶴出新雲路、遠妬花開舊翰林、珍重歸鄉相憶處、一篇長句總丹心、

〔菅家文草五詩〕客館書懷、同賦交字、呈渤海裴令大使（自此以後七首、予別奉勅旨、與吏部紀侍郎詣鴻臚館、卿命詩酒、大使思舊日主客、將賦交字、一席饗應、唱和往復之宜、知之、）

尋思執手昔投膠、拜覲慇懃不慙拋、雪鬢同年分岸老、風情一道望雲交、皎駒再食場中藿、儀鳳重歸閣上巢、借問高才非幸相、揚雄幾解俗人嘲、

答裴大使見詶之作本韻

別來二六折寒膠、今夕溫顏感豈拋、持節猶新霜後性、忘筌仍舊水中交、恩光莫恨初無褐、聖化如逢古有巢、相勗故人何外事、只看月詠望風嘲、

夏日餞渤海大使歸鄉各分一字探得途

初喜明王德不孤、奈何再別望前途、送迎每度長青眼、離會中間共白鬚、後紀難期同視席、故鄉無復忘江湖、去留相贈皆名貨、君是詞珠我淚珠、

〔都氏文集三〕贈渤海客扇銘畫扇廿枚分二與廿人

隨時致用在夏爲功、君子所重扇揚仁風、文彩間發圖雲寫霞、好之又好嘲躅九華、圖體可愛、近人之裁惠風及我、仁遠乎哉、團々者扇、在彼一掌、逐暑來涼、所以是仰、沙煎石渤體熱心倦、何以贈賓、延風之扇、松煙鉛粹、圖畫成文、彩色之妙、比光慶雲、炎氣中人、若火之熾、引扇而動、清風立至、取

涼素手、掩曲朱脣、握翫無厭、既愛且親、輕便有體、裁製之功、異類同應、風生手中、行藏有節、出處無違、比德君子、皎然不疑、取涼之器、自有風流、雖乃在夏、凄其似秋、良工極妙、圓體中規、所象非遠、學天孕奇、動靜非己、去留依人、有清風在、驅除客塵、雖有手風、能蕩心塵、是以亓好、不以亓新、勢作風氣、體裁月輪、手親相贈、于彼嘉賓、此器之美、能蔭旱雲、時當暑熱、所以相分、往還月轉、動搖風隨、取彼涼氣、此亓所宜、扇之爲用、以禦炎氛、手指功畢、今朝贈君、巧思不已、團扇遂分、高人所執、簸彼風群、自然之氣、手下驚頻、時暑蒸矣、贈彼遠人、

〔都氏文集四〕謝渤海楊大使○楊贈貂裘麝香暗摸靴狀、

殊貺難當、豈敢輒更、謹勒奉返、望不惟責、不宣、謹狀、

卽日起居郎都良香狀

謹奉太使公節下、謹空、

贈渤海楊大使狀

中夜相思、發於琴聲、遂以成詠、勤□嚶令副使公及意事首領同和、幸也、少間就房言展不一二、謹狀、

五月廿四日典客都良香謹言、太大使公節下、副使已下、並附珍重、謹言、

答渤海楊大使狀

得所來示領愁良深、公綴屬之美、絕於傍人、自稱短韻何言之譆、應時而和、所望令諸留面謝、不宣、謹狀、

卽日起居郎都良香謹奉、太使公節下、謹空、

〔三代實錄二十三清和〕貞觀十五年五月廿七日庚寅、先是太宰府言、去三月十一日、不知何許人、舶二艘載六十人、漂著薩摩國甑島郡、言語難通、問答何用、其首崔宗佐、大陳潤等自書曰、宗佐等渤海國人、彼國王差入大唐賀平徐州、海路浪險、漂盪至此、國司推驗事意、不實、公驗所書年紀、亦復相違、疑是新羅人、僞稱渤海人、竊來邊境、歟領將二舶向府之間、一舶得風飛帆逃遁、是日勅渤海遠蕃歸順於我、叢爾新

漂流

羅、久挾禍心、宜令府國官司審加推勘、實是渤海人者、須加慰勞、充粮發歸、若新羅凶黨者、全禁其身、言上、兼令管内諸國重愼警守、

〔三代實錄二十四〕貞觀十五年七月八日庚午、先是太宰府馳驛言、渤海國人崔宗佐、門孫宰等漂著肥後國天草郡、遣大唐通事張建忠、覆問事由、審實情狀、是渤海國入唐之使、去三月著薩摩國、逃去之一艦也、仍奉進宗佐等日記幷所齎蠟封函子雜封書弓劒等、是日勅討覆宗佐等申狀、知是渤海人、亦其表函牒書印封官銜等、儻校先來入覲在此間者、符合如一、崔宗佐等既非伺隙之姦寇、可謂善隣之使臣、其飄泊艱澀、誠當矜恤、宜令在所支濟衣粮、所上蠟封函子雜封書等、全其印封、莫煩披閱、亦其隨身雜物、秋毫不犯、皆悉還與、其所乘二船、設有破損、勤加繕修、足以凌波、早得好去、但宗佐等、彼國名官之人、盍知我朝之相善、然則飄著之日、須露情實、以望恩濟、而飛帆逃亡、還似姦賊、非我仁恕、何免重誅、宜責以過契、俾悔其非、

〔三代實錄二十五〕貞觀十六年六月四日庚申、先是渤海人宋宇佐〇宋宇佐、類聚國史作宗佐二字、等五十六人漂著石見國、充給資粮、放還本郷、

〔續日本紀十六〕天平二年九月丙子、遣使以渤海郡信物令獻山陵六所、幷祭故太政大臣藤原朝臣〇不比等墓、

〔續日本紀十六〕天平十八年十二月丁巳、是年渤海人及鐵利摠一千一百餘人、慕化來朝、安置出羽國、給衣粮、放還、

〔續日本紀三十五〕寶龜十年九月庚辰、勅渤海及鐵利三百五十九人、慕化入朝、在出羽國、宜依例給之、但來使輕微、不足爲賓、今欲遣使給餞、自彼放還、其駕來船、若有損壞、亦宜修造、歸蕃之日、勿令留滯、癸巳、勅陸奥出羽等國、用常陸調絁、相模庸綿、陸奥税布、充渤海鐵利等祿、又勅在出羽國蕃人三百五十九人、今屬嚴寒、海路難險、若情願今年留滯者、宜恣聽之、十一月乙亥、勅檢按渤海人使押領高侍

粥〇粥下文作弱、等進表無禮、宜勿令進、又不就筑紫、巧言求便宜、加勘當勿令更然、丙子、檢按渤海人使言、鐵利官人爭坐說昌之上、恒有凌侮之氣者、太政官處分、渤海通事從五位下高說昌遠涉滄波、數廻入朝、言思忠勤、授以高班、次彼鐵利之下、殊非優寵之意、宜異其列位、以顯品秩、十二月戊午、檢按渤海使人、損壞歸計無由、伏望朝恩、賜船九隻、令達本蕃者許之、

〔享祿本類聚三代格十七〕太政官符

應用長慶宣明曆經事

右陰陽頭從五位下兼行曆博士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解狀偁〇中略去貞觀元年、渤海大使烏孝愼、新貢長慶宣明曆經、言是大唐新用經也、眞野麻呂試加覆勘、理當固然〇中略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

貞觀三年六月十六日

〔三代實錄二十一清和〕貞觀十四年三月廿三日癸巳、今春以後、內外頻見怪異、由是分遣使者諸神社奉幣、〇中略從五位上行少納言兼侍從和氣朝臣彝範爲石清水社使、〇中略告文曰、云云、又辭別天申、去年陰陽寮占申久、就蕃客來天、不祥之事可在止占申世利、今渤海客隨盈紀例天來朝世利事不獲已、國憲止之可召、大菩薩此狀乎〇類聚國史、乎下有二毛字聞食天、遠客參近止毛、神護之故爾無事久矜賜倍恐美恐申賜止波久申、自餘社文、一准此例、

〔經國集十〕七言忽聞渤海客禮佛感而賦之一首　安吉人

閒君今日化城遊、眞趣寥々禪跡幽、方丈竹庭維摩室、圓明松蓋寶積球、玄門非無又非有、頂禮消罪更消憂、六念鳥鳴蕭然處、三歸人思幾淹留、

七言同安領客感客等禮佛之作一首　島渚田

禪堂寂々架海濱、遠客時來訪道心、合掌焚香忘有漏、廻心頌偈覺迷津、法風冷々疑迎曉、天夢輝々似

「入」春隨喜君之微妙意猶是同見嶼山人、

古事類苑

外交部七

後高麗

國號　三二五
通交　三二六
來寇　三四六
征伐　三五六
國人往寇　三五八
漂流　三六二
雜載　三六三

古事類苑

外交部七

後高麗

後高麗ハ、我醍醐天皇ノ朝ニ、王建ト云フ者、新羅ノ弓裔ニ屬セシガ、自立シテ王ト爲リ、高麗ノ故號ヲ稱シ、新羅ニ代リシモノナリ、或ハ之ヲ前代ニ簡ビテ後高麗ト云フ、

後高麗ノ我國ニ於ケル、交際漸ク疏ニシテ、鎌倉以前ニ在リテハ、僅ニ彼ノ商客ノ太宰府ニ來ルコトアルノミ、鎌倉ノ時ニハ、蒙古ノ嚮導ト爲リ、我國ニ來寇シ、大ニ敗衂ヲ取リ、南北朝ノ時ニハ、我國ノ匪徒ノ爲ニ、歳トシテ數回ノ寇害ヲ被ラザルナク、國以テ瓦解シ、朝鮮之ニ代ル、

國號

〔大日本史二百三十六外國列傳〕高麗王王建、不レ詳二其種姓所一レ出、其父曰レ隆、新羅漢州松嶽郡人也、隆視二其國大亂一、竊有二幷呑三韓之志一、隆生レ建、幼而聰慧、有二奇貌一、年十七、有二一僧見奇之一、時弓裔甄萱割據新羅州郡、各自稱レ王、建乃投二弓裔一、弓裔以レ建爲二鐵圓太守一、隆亦尋歸之、爲二金城太守一、弓裔國號曰二泰封一、其爲二人猜忌嗜一レ殺、是以將士不レ附、遂逐二弓裔一、推レ建立爲レ王、國號高麗、遂滅二新羅一、悉有二其故地一（東國通鑑）朱雀帝承平七年、建遣レ使奉二書（日本紀略）因請二入貢一、廷議不レ許二其所一レ請、送二報牒一（經信記承暦四年）天慶二年遣使又請之（經信記、年代據二日本紀略一）遂不レ聽、令二太宰府一移二牒其國一、廣評省（日本紀略）但至通二商賈之事一、准レ舊不レ禁（朝野群載、日本紀略天延二年）建死、武立、死、次堯立、死、次昭立（東國通鑑）圓融帝天祿三年、其國南涼府使齎レ牒至、對馬島（日本紀略）令二太宰府一報（百錬抄）昭死、伷立、死、次治立（東國通鑑）一條帝長德三年、其國遣使來、牒文乖例、朝廷疑二其有一レ詐、謀不レ報、命二緣邊郡一豫備（百錬抄、按本書有レ是冬高麗賊寇二西邊一、明

年令太宰府擊高麗賊之文、紀略以爲南蠻賊、故不書、○中略次辛禑立、禑異姓、顓嘗爲己子、至是爲王、東國通鑑○中略元中五年、○後龜山辛禑廢、子昌立、明年其諸臣放昌于江華、立王氏宗室瑤爲王、居四年、遜于原州、其臣李成桂代爲王、東國通鑑、成桂據明史

〔東國通鑑十二、新羅〕敬順王九年後唐清泰二年、甄萱四年、高麗太祖十八年、十月王降于高麗、新羅亡、王以四方土地盡爲高麗、群臣議不一、王子曰、國之存亡、必有天命、當與忠臣義士、收合民心、以死自守、力盡而後已、豈宜以一千年社稷、一旦輕以與人、王曰、孤危若此、勢不能全、既不能强、又不能弱、至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吾所不忍也、乃使侍郎金封休賫書、請降於高麗、王子哭泣辭王、徑入皆骨山、倚巖爲屋、麻衣草食以終其身、

〔東國通鑑十三、高麗〕太祖神聖王

諱建、字若天、姓王氏、漢州松嶽郡人、金城太守隆之長子、母韓氏、氣度雄深、寬厚有濟世之量、在位凡二十六年、統一後八年、壽六十七、

十九年後晉高祖天福元年二月、後百濟將軍朴英規請降、英規甄萱女婿也、密語其妻曰、大王勤勞四十餘年、功業垂成、一朝以家禍失地投於高麗、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若舍吾君以事逆子、則何顏以見天下之義士乎、況聞高麗王公仁厚勤儉、以得民心、殆天啓也、必爲三韓之主、盍致書安慰我王、兼及慇懃於王公、以圖將來之福乎、妻曰、子之言是也、於是遣人致意、　九月、王自將討後百濟、神劒降、後百濟亡、

〔和漢合運指掌圖、真〕應安四年高麗改號朝鮮、

〔日本紀略二、朱雀〕承平七年八月五日乙酉左右大臣以下著左仗開見高麗國牒等、

天慶二年三月十一日癸丑、太宰府牒高麗廣評省卻歸使人、

〔鑑信卿記〕承曆四年閏八月五日甲子、今日陣定也、○中予定申云、○略中所送太宰府方物等納否之條、

忽難定申、其故者、天慶年中高麗國使下神秋連陳狀、彼國王愁怨、被停朝貢之事者、以件方物可准朝貢者、忽乖前議、可難容納歟、然則被尋彼例、可被許可歟、可被量行歟、

〔百練抄四、圓融〕天祿三年十月廿日、諸卿定申太宰府言上高麗國牒送事、宰府可賜封符者、

〔百練抄四、一條〕長德三年六月十三日、諸卿定申高麗國牒送事、依有大疑、禁固令訊問者、似高麗國牒是大宋國之謀略歟、

〔小右記〕寬仁三年六月廿一日丙午、今日帥○太宰帥藤原隆家書付脚力送之、高麗人未斤達、五月廿九日、到著筑前國志摩郡、申云、去年三月十六日、從彼國康州、隨身米千石參著京都、六月十五日罷歸之間、遭逆風來者、依有大疑、禁固令訊問者、廿九日甲寅、又言上、流來高麗國人事、同前諸卿定申云、先日賊徒之中、多有高麗國人者、此間流來之由可被下知歟、抑異國賊徒來候之恐、不可不愼、先後來輩非無事疑、安置別所、重令尋問、可經言上之由、可被定申事、可參入者、答依犬觸、何不怖畏、方々可被祈禱歟、　九月廿二日乙亥、召使云、今日右府有可被定申事、可參入者、答依犬死穢不可參由了、○中略若太宰府言上高麗國事歟、件事昨日入道殿有被示事、其趣者爲刀伊國賊被虜者二百七十人許云々、男六十人、女二百餘人、相逐者、二一○二字本無百餘人云々、只牒對馬命云、給絹米等可歸途也、先尋新羅國貢調時給物例可被行歟者、　廿三日丙子、宰相云、昨日右大臣、按察大納言齊信、權大納言公任、左大將教通、右衛門督實成、右兵衛督公信、右大辨朝經參入、頭辨經通下給太宰府解文、高麗國牒等、諸卿定申云、高麗國使召上太宰府、暫安置便處、厚賜資粮可被問此間持疑事等、又先日太宰解文注刀伊國、高麗國牒注女眞國、此事可被問太宰府、又馳驛可申、而以脚力言上、旬日多廻、同可被問也、給報符、又隨申上、其度可被定申歟者、○略中今朝源大納言示送云、高麗使事、其定如何、數多者著小島送旬月者、可量國强弱可知衣食乏、以早返爲先、見牒案內、始自文書手跡無所恥、不論才之淺深可作返牒、歸祿等程如何、內々可給位階由云々、牒已不送日本、何授位階又知本位進一階所候也、

牒文無本位、此間憤申侍、於一朝中事者雖無是非、誰人謂其旨酌（指的誤）異國事、先々所不緩怠也只可歸送先日捕得者流來者等也、二百餘人男女、何阿容異朝謀詐乎、追々被尋問、自可知實、不使久住事未得意侍、依彼朝謀略之旨、我朝可被推行之有樣未思得侍者、報依觸穢不預僉議由、今案不可被強尋問歟、只以差使送虜者可爲其志給物被早返遣上計歟、但昨定旨、以宰相談說告大納言、大納言重示送狀云、定旨大略承侍、不馳驛由大府失也、不高麗失、依後々重言上可被定下事如何、雖有彼朝詐可被行旨如何、只如不知早被廻却使上計也、彼國牒中、女眞時々注貢獻由、是可所攝尤可責不順旨也、擊得異國凶賊、以虜民送當朝、尤大事也、宋朝可牒我朝、而別府安東護府牒送對馬島、此旨頗可顯返牒許也者、余又報事旨了、廿四日丁丑、今朝源納言示送云、世間所憑思者兩納言也、此度事、內々承寄侍、被聞四條大納言若案內被申歟者、高麗使經歷二島參太宰府如何、入秋之後、風波不靜歟、廻却之期已及嚴冬、彼國牒對馬使者指其處更召上太宰往還之間若有漂沒極可不便歟、又於太宰被問何事乎、經兩島之程、計之見衰弱由歟、賜返牒幷物從對馬返遣宜歟、以此由示達四條大納言、報云、定日申往反之間若經其日無便廻却、彼是云、猶問可然事可遣者、仍不强申可有議事也、但衰亡事、見聞歟者、十二月卅日壬子、戌刻許、冒雨前大納言俊賢卿送書狀云、只今自太宰府言上、問高麗使日記、自對馬島著筑前國彼國人卅人乘船已漂沒、二艘僅到著也、先日案令出見流來虜人等、使申、件者高麗人而不知其來由者、此尤可疑、問安東護號、申云、件府彼朝鎭東海府也、他府皆改其號爲州、也、彼府獨爲總攝府、仍所送虜人也者、端書云、自對馬不被歸、被迎府事極奇議也、如案漂沒可哀者、件事所示尤理也、稱賢卿相所定也、彼日余不預參、後聞此定、前大納言聞此定謗難可然、四條大納言預彼議、余示此事、所答有諾氣、初陳海道難由、傍卿云、猶可召上府者、不能强執所同也者、今般定頗不宜、前大納言彼定時似嘲僉議人等、緣彼時案相當臨夜冒雨所馳示歟、

〔日本紀略後十一　寬仁四年二月十六日戊戌、右大臣以下參入、被定高麗返牒事、令太宰府牒高麗國、

令發歸鄭子良等及生虜流來事、四月十一日壬辰、請印太宰府遣高麗國返牒官符、

〔左經記〕寬仁四年四月十一日壬辰、參關白殿入道殿內等、有召參右府、下給太宰府言上高麗人鄭子良欲歸去府解仰云、前日子良等祿法定下、幷遣高麗返牒等了、被到著之日、惱給祿物幷返牒等可返遣之由可給官符、卽下大夫史奉親令作官符、依火急事、自殿上方召上宰相、忽於結政所請印、入夜退出、八月廿五日甲辰、高麗國使鄭子良給祿之由府解幷子良祿物等右府被奏、而今日依凶事不申、不能奏達之、入夜歸宅、

〔百練抄四後冷泉〕永承六年七月十日、高麗國牒狀定、返上日向國安（一本作女）事、

〔朝野群載二十異國〕高麗牒

高麗國禮賓省牒　大日本國太宰府

當省伏奉聖旨、訪聞貴國有能理療風疾醫人、今因商客王則貞廻歸次、仰因便通牒及於王則貞處說示風疾緣由、請彼處選擇上等醫人、於來年早春發送到來、理療風疾、若見功効、定不輕酬者、今先送花錦及大綾中綾各一十段、麝香一十臍、分附王則貞、賫持將去、知太宰府官員處、且充信儀、到可收領者、牒具如前、當省所奉聖旨、備錄在前、請貴府若有端的能療風疾好醫人、許容發送前來、仍收領匹段麝香者、謹牒、

己未年（我承曆三年）十一月　日牒

少卿林槩

卿崔

生

卿鄭

太宰府解申請官裁事

言上高麗國牒壹通狀

右商人往反高麗國右今之例也、因茲去年當朝商人王則貞爲交關罷向彼州之間、禮賓省牒壹通、相

副錦綾麝香等所送也、是則聞醫師經廻鎭西之由牒送旨、件則貞所申也者、異國之事、爲蒙裁定、未撿知件錦綾麝香等何況可請取、先相副彼牒狀、言上如件、謹解、

承曆四年三月五日正

〔百練抄五白河〕承曆四年閏八月五日、諸卿定申高麗國王申醫師事、以權左中辨匡房朝臣可令書宰府返牒云々、

〔經信卿記〕承曆四年閏八月五日甲子、今日陣定也、仍酉刻參內、先是大宮大夫左大辨被候陣座（左衛門督上云々）大宮大夫被示云、至于昏黑、人々不參、甚難堪事也、凡依人少令奏其由之處、可遣召右大臣者、秉燭之後、春宮大夫右衛門督參、次右大臣被參（參奧座）大宮大夫召藏人辨（參可尋）被奏、人々故障幷如此大事人少何樣可候之由、仰云、早可定申者、次被奉文書於右大臣、右大臣少々披見被示云、不能忽見、令讀上、欲定申者、仍被下左大辨、左大辨讀之、〇略　甲次官問注王則貞事、左大辨定申可遣醫人之趣、右衛門督定申不可遣由、左衛門督同、左大辨予定申云、件事旁依多疑、召上付送高麗國牒狀、本朝商客王則貞被覆問乎、但太宰府解云、彼國傳聞太宰府有良醫、可被渡送之由所牒示也者、而今不覆問其旨、頗不審也、抑高麗之於本朝也歷代之間、久結盟約、中古以來、朝貢雖絕、猶無異心、是以若有可牒送者、彼朝申牒本朝報示、今當斯時、爲療病痾、申請醫人、思其由緒、盍被裁許乎、若於可遣者除上臈醫之外、可選遣一兩歟、獨向異土、可多心鬱之故也、且又可被召問雅忠朝臣、又申請之後、漸歷居諸、彼病若平愈者、奈渡遣何、仍今度太宰府送牒、被問彼病痾體幷愈否、重隨申請可渡遣歟、兩箇之議可隨勅定、又所送太宰府方物等納否之條、忽難定申、其故者天慶年中、高麗國使下神秋連陳狀、彼國王愁怨、被停朝貢之事者、以件方物可准朝貢者、忽乖前議、可難容納歟、然則被尋彼例可被量行歟、又彼國牒狀多有三通云々、今有一通偏爲送太宰府牒狀歟、被尋如此例等可被牒送歟、十四日癸酉、右大臣被渡文書於大宮大夫云、〇略　中高麗國申請醫者可遣歟、若可遣者、可遣歟、又可被副別使歟、可被定申者、

次各定申、〇略　中右兵衛督定申云、尤雖可遣、無効驗爲朝可爲其恥、仍不遣何事之有乎、次左大辨定申云、猶可遣歟、左京大夫源宰相中將同之、次右衛門督定申云、大略相同、右兵衛督定申云、於不遣牒狀者、可渡送醫、已臨老爛（老爛之詞歟）難遣之由可載牒狀歟、（無由事歟）次新中納言同之、次予定申云、先日合議之時、可遣一兩之由定申已了、若猶可遣者、至如正俊通久携其道、頗當此仁、至于餘人、忽難量申、可被尋問雅忠朝臣歟、副遣別使何難之有乎、但件王則貞所陳縱橫難信、受者太宰府相副如此商客一人之由可被下知歟、若於不遣醫條者、如此沙汰往反之間、自歷居諸、仍今度被尋病愈否、隨重申請可被渡遣歟、次春宮大夫申云、不遣尤無其義歟、仍遣俊通一人何難之有乎、次右大將被同予議、次大宮大夫被定申云、俊通忠康之間可定遣歟、右大臣被同別當之議、次書了大略讀上、次召吏給祿、次人々退出、時及曉鐘　廿二日辛巳、殿御隨身來云、可參者、（別當同有此召云々）參陣之後、予參四條宮（難爲御物忌、今朝渡坐云々）殿下宣云、自內被仰云、可遣高麗醫事、如上達部定、爲問雅忠遣召之處、日來稱所勞由、今日又令召、申云、已惱腫物、只今難參者、若可然者、自是可遣問者、可遣行家歟如何、申云、自殿遣問者、行家朝臣何事候乎、次召行家遣雅忠許了、新中納言別當祇候、行家歸參申云、雅忠朝臣令申云、件事先例不候、今隨付商客牒狀、忽不可渡遣歟、猶可遣者、俊通可罷向歟、又可罷向人不候之中、二人猶罷向者、俊通定致向背歟、是皆衆人所知也者、殿下遣召行家被奏雅忠申旨已了、予此間罷出了、廿五日甲申、殿下御坐四條宮（賀茂院）云、仍未刻許參彼宮、御命云、欲示案內之間也、高麗申請醫人雖可遣渡、聊有夢想（故殿宣云、件醫不可遣者、申請醫人雖可遣渡、聊有不可遣由、令申已了、仰詞如何、至于返牒被仰匡房云々、予申云、陣定之日、不可遣由定申人々多候、大略以其趣可被仰歟、上古彼國申請事等、不被必裁許時候云々、天慶年中彼國王承申由、其間記等所見候也、御報云、件記在乎、申云、候也、又御命云、然者只今可歸向歟、隨身其記可被來者、隨渡給了、予退出、隨身天慶牒等幷刀伊發時永承六年牒案等參入、殿下出逢給、卽獻此文了、御命云、件仰詞可書出予申云、是大事候、又々令議定給、隨仰詞可書出候者也、又宣云、猶可書出、大略

慈注出令覽了、次申云、清書可獻候者、御命云、然者今夕可送者、次又渡四條宮給了、予退出、臨昏注出仰詞、送中務少輔廣綱許了、返報云、御覽可申左右者、九月二日辛卯、自殿有召者、參殿（御物忌也、仍自東小屋方）參入、令申見參仰云、可參西面者、卽參出居、仰云、匡房所進可載高麗返牒雜事文可見之者、引載長德承平天慶永承等返牒等文、申云、此中令覆問給可被仰下載事歟、又被仰云、委見件文、明日午後（御物忌云々）招匡房、於此邊可問案內者、下給匡房所進文、并先退出了、三日壬辰未剋參殿、依爲御物忌、入自東小屋方參西面、遣人告可參會由於匡房朝臣、有頃匡房參入令申案內、予依召參出居、被仰云、可問匡房所注獻上等之事、皆悉可載歟如何者、以件獻文尋問案內、申云、件事等多可被答事也、就中長德之比、高麗新羅若有可答事者、每條可答之由有定云々者、卽申此由、殿宣云、依病申醫而不遣事被答、猶可無情歟、予申云、尤然候事也、此中以必可被答事、載少々何事候乎、但召可然上達部令合議給可吉歟、仰云、然者明日可來、幷同可參由、可候匡房者、退出了、四日癸巳、午終、殿御隨身來云、早可參者、卽以參入、先是匡房參入、又大夫外記定俊祇候、予令申見參出居讀經、定俊勘申高麗牒狀間日記等、次宣云、壹可相待人々被來者、次大宮大夫、皇太后宮權大夫參入、又左右衞門督被候、次殿下出御簾外、此間右府被參、次被定返牒仰詞、先召匡房朝臣、有頃匡房朝臣於簀子令讀申可被難詞、幷外記勘申例等、殿下宣云、此事每條可被答歟右府被申云、每條被答何事候乎、大宮大夫被申云、只被注載遣例由歟、予申云、此事可被答事者、若無先例者、稱聖旨事、幷便付商客事歟、但聖旨條、又々能々可被尋事也、次殿下宣云、不遣醫師事者、其由可注右府被申云、被答遣例事等者、雖不注醫事、何難之有乎、私案之雖爲一理、猶可有其□歟、然而强不爭申、次匡房申云、付誰人可遣乎、殿下宣云、若遣王則貞者、子細語示彼朝歟、有如此往反之輩乎、皇太后宮權大夫申云、甚多候者也、又宣云、然者可遣他人之由可被仰下歟、人々申云、尤可然者、右大將被會、次被仰匡房云、以此人々申趣可奏聞者、匡房參內、少選歸參云、隨人々申可作返牒、至于王則貞、永不可遣高麗若竊往反者、可誡所由之由、可下知歟者、次人々退出了、

〔本朝續文粹十一〕日本國太宰府牒高麗國禮賓省卿牒得彼省牒偁、當省伏奉聖旨、訪聞貴國有能理療風疾醫人、於王則貞處說示風疾緣由、請彼處選擇上等醫人、於來年早春發送到來、理療風疾若見功効定不輕酬者、今先送華錦及大綾中綾各一十段、麝香一十臍、分附王則貞、賫持將去、知太宰府官員處、且充信儀到可收領者、牒具如前、當省所奉聖旨備錄在前、請貴府有端的能療風疾好醫人、許容發送前來、仍收領匹段麝香如牒者、貴國懽盟之後、數逾千祀、和親之義長垂百王、方今犯霧露於燕寢之中、求醫療於鯨波之外、望風懷想、能不依々、抑牒狀之詞、頗睽故事、改處分而曰聖旨、非蕃王所稱、宅遐阪而跨上邦、誠彝倫攸斁、況亦託商人之旅艇、寄殊俗之單書、執主之使不到封函之禮、既虧雙魚猶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得入鷄林之雲、凡厥方物、皆從却廻、今以狀牒、牒到准狀、故牒、

承曆四年　月　日（又見朝野群載）

〔水左記〕承曆四年十月十日、巳刻許、匡房持來高麗返牒、今有加入之句、如牒狀者、貴國和親之義長垂百王、懽盟之後數逾千祀、繼彼前好、嘉此來章、而侵霧露於燕寢之中、求醫療於鼇波之外者、予披見之云、改而字書方今兩字、如何、匡房云、尤可也、卽摩而字令書入方今兩字了、今日內覽可奏聞云々、晚頭參博陸、被示云、高麗返牒能々令覽可被示子細也者、予申云、此定無加難歟、但今加入之句、已非牒狀之詞、而如書入者、似牒狀詞、如何可候哉者、

〔江談抄五詩事〕都督（大江匡房）自讚事

都督又云、自高麗申醫師返牒云、雙魚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入鷄林之雲是則承曆四年事也、其後赴鎭西之日、宋朝賈人云、宋天子有鍾愛賞翫之句、以百金換一篇之句也、

〔經信卿記〕永保元年五月二日戊子、召使來云、昨日陣定延引、今日可參者、申時許參內者、先是內府、大宮大夫、新中納言、左兵衞督、左京大夫、左大辨參著陣座（〇中略）內府被下文書、（〇中略）又太宰府申請遣高

麗返牒等事、

〔古今著聞集四文學〕白河院御時、高麗國より醫師を申したりけるに、つかはすべきよしさたありけるに、殿下御夢想の事有りて、遣すまじきになりにけり、返牒を匡房卿かきけるに、雙魚難達鳳池之波、扁鵲豈入鷄林之雲、この句ことなる秀句にて、よの人ほめの、しりけり、〇又見纏古事談

〔吾妻鏡四〕元暦二年〇文治元年三月十三日丙申、對馬守親光者、武衡〇賴朝御外戚也、在住之間、爲平氏被襲之由依有其聞、可迎取之旨、今日被仰送參河守之許、五月廿三日丁巳、參河守範賴受二品〇賴朝命、爲對馬守親光迎可遣船於對馬島之處、親光爲遁平氏攻、三月四日、渡高麗國云云、仍猶可遣高麗之由、下知彼島在廳等之間、今日既遣之、當島守護人河内五郎義長同送狀於親光、是平氏悉滅亡訖、不成不審、早可令歸朝之趣載之云云、六月十四日乙丑、參河守範賴幷河内五郎義長等受二品命、渡使者於高麗國之間、對馬守親光歸著彼島云云、〇中己爲彼國臣之處、有此迎歸朝、件國主殊惜其餘波、與重寶等納三艘貢船副送之云云、

〔百練抄十四條〕仁治元年四月三日癸酉、入夜於攝政直廬有群議、高麗國牒狀事也、

〔帝王編年記二十四條〕仁治元年〇仁治元年四月三日、於攝政直廬諸卿被議定高麗牒狀事、左大辨忠高讀牒狀、

〔平戸記〕延應二年〇仁治元年四月十二日丙午、大藏卿〇藤原爲長來臨、談世事之次、語云、高麗國牒狀定詞、依召一昨日注進了、彼進奉船事、非今案ソケリ、大化六年牒對馬島狀云、彼年號者、異年號也、對馬牒狀各無禮、其狀進奉船事不見也、自往代已有此事歟、各無禮之狀、返遣進奉之物丸、鮑三百帖、黒鮑三百丸、鹿皮三十枚云々、也、仍被召之狀進奉事、書改令進了云々、其趣注付一日記了云々、予〇平經高云、本自此事所不審申也、仍可被尋究子細之由定申了、今所承之趣、尤有與歟、凡異國事者、能可有沙汰事也、而如前內府申狀者存外也、昨日見參殿下、被仰此事、同申其由了、殿下令承諾給、猶召府解存問記等、可被尋究不審之條々、可有沙汰歟之由所執申也、其次一夜議定事、有被仰之旨、尤子細了、數刻閑談及晩歸了、十三日丁未、頭

辨〇藤原經光送消息云、高麗國牒狀議定申詞、各所被召也、仍獻御敎書了、而請文未到如何、依不審內々所相尋云々、件御敎書未到也、仍不能注進、爲之如何之由返答了、十四日戊申、頭辨又送消息云、昨日所申之御敎書、一定進置之由仕人所申也、今如承者已以虛誕也、不可說不可說、但所詮可忽注進云々、仍留使者注件申詞、議定之時委記了、一言不副注進之、但同大藏卿菅原朝臣〇爲長之由書之、書厚紙一枚、端書者頗引下天、高麗國牒間事ト書天、次行ニ指上、事趣大旨同大藏卿了之由書之也、大概執筆人相尋定詞之時書遣之體也、十七日辛亥、晩頭大府卿入來〇中略談世事之次、泰和六年高麗國牒狀、自故親經卿家文書之中所見出云々、彼外孫俊國攢給云々是進奉事載此狀、已爲經往年之證歟、仍爲見合持來也、此子細一日粗記了、爲補窮屈之飢、聊羞坏酒湯漬等秉燭之程謝遣了、

維泰和牒狀爲後鑒書留之仍續之、

高麗國金州防禦使牒是印也日本國對馬島

當使准越今年上月十有四日

貴國使介明賴等四十人、乘船三艘來泊于州南浦使譯語問其所以來者、號稱進奉兼獻文牒、牒道其文甚爲擾雜、其語過乎勿恭、非進奉之禮也、大抵兩國相通文牒、必指於某國其州、例有恒矣、往年秋八月、恒平等十一人所賫來文牒、徒以讒諛之事、直指牒京朝禮貢省、其可以任意而交受乎、具事呼報朝庭、朝庭之議不上於一間、使之遣還、金此一字消不見之賫來、此亦失禮之甚矣、當劵廉察使更傳報于朝庭、朝庭共不許其交接、使之解纜發遣故所賫來文牒及進奉萬物、率皆還給以送、其數目錄于後、想宜知悉、右事須牒、

泰和六年二月　日　牒

官　〇直　〇韭　〇二

牒後還送

進奉物目

圓鮑貳斤帖　黑蛤貳斤果　鹿皮參拾枚　原

件年號者、非高麗國唐朝年號歟云々、以是案、進奉船事已對馬島文牒、依無禮之狀還送進奉物了、件進奉事、自往代已有其號、彼島人之詞、子細不審、彌尤可尋問事旨歟、一夜定之時進奉事未曾聞之由故宰相定申、人々多同之、予不同、不進存問記、貽不審候故也、堅々不同也、大府卿云、同藤相公有後悔云々、仍申詞改之、又捧此狀、欲謝申上彼怠云々、

〔高麗史（二十三）〕三十年（我寛元年）九月壬申、金州防禦官報、日本國獻方物、又歸我漂風人、

〔新抄（四）〕文永四年□□□（一七）月廿五日戊申高麗牒狀到來、蒙古國打取高麗、又可打日本之由云々、

〔一代要記（龜山）〕文永五年後正月五日從太宰府蒙古國幷高麗牒狀到來關東云々　二月□日從關東進彼牒狀於仙洞、

〔師守記〕文永五年閏正月八日庚申蒙古國賊徒可責日本云々、依之自高麗有牒狀、筑紫少卿入道以飛脚進牒於關東云々、

〔深心院關白記〕文永五年二月八日己丑、早旦以勅書有召、仍參院、今日異國事可有評定云々、牒狀高麗所進蒙古國牒也、仍其牒二通也、講和親之義委見牒狀、此事國家珍事大事也、萬人驚歎之外無他、前博陸兩人參間、其座無骨仍余（藤原基平）參內、入夜又歸參院也、

〔帝王編年記（二十六）龜山〕文永五年二月七日、高麗牒狀常磐井入道大相國（藤原實氏）以右兵衞督爲敎卿進入仙洞云々、十四日、武家使者二人參院、十五日、異國事於仙洞評定、是日自關東被進神馬幷御劒於賀茂社、三月廿七日諸道勘申異國事、有仗議、右大臣（藤原基忠）以下參入、

〔高麗國王書（南都東大寺僧寮聘院所藏）〕啓、卽辰伏惟明府閣下起居千福、贍企無已、及到貴境已來、館對溫厚、感佩難安、頃者大蒙古國强天下、四方諸國、無不賓服、我邦亦罹於兵革、未獲士著、幸今皇帝、專以寬仁御衆收威布德、顧我黎庶亦賴其恩、安生久矣、如貴國往來人素所知也、其所詔令敢不惟命、越丙寅年（我文永三年）秋、遣使二人傳詔云、日本國與高麗爲鄰、自漢唐而下、通使中朝、今欲令通好、遣介向導、以徹彼疆、勿以風濤險阻爲辭、抑未嘗通好爲解、其旨嚴切、固難違忤、然念我國與貴國敦睦已久、若一旦於不意中、與異形異服之人航海遽至、則貴國不能無嫌疑、玆用依違、未卽裁禀、至於毀我金州接對貴國人館而防之、實迫於威令、不敢便拒輒差行人、與彼介偕至海濱、方其阻風時、而亦藉其危險旋延時日以諭之、以故不能舟而旋返、此則我國之向貴國之意何如也、因表奏其狀、以謂更無後言、又前年秋、仍遣前來使介、及其上貴國大王書一通、而詔勅如前日遣使人、詣彼宣布、勿復遲疑、其責愈嚴勢不得已、乃命吾輩、賫持彼朝皇帝書一通、幷我國書、及不腆些少土宜、獻于貴國大王殿下、其皇帝國書之意、與貴國通好外、更無別語、予等必欲躬詣闕下、親傳國書、仍達縷細、惟冀閣下一切扶護導達于王所幸甚、不宣拜覆、

正月（我文永五年）日　書狀官將仕郎四門博士李仁挺

高麗國信使朝散大夫尙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潘阜

〔元史（二百八外夷傳）〕日本

至元五年（我文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次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

〔高麗史（二十六）元宗〕九年（我文永元年）十一月甲子、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本國人申百川、于琔、金裕等來、丁卯、黑的等傳詔、其詔曰、向委卿道達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飾辭以爲風浪險阻、不可輕涉、今潘阜等何由得達、可差可畏之事、卿已爲之、復何言哉、今來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還之語、此亦安足取信、今復遣黑的殷弘等、充使以往、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道達、毋致如前稽阻、十二月庚

辰、知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子厚、起居舍人潘阜偕『黑的殷弘』如『日本』、

〔帝王編年記（二十六）〕文永六年三月七日、蒙古國使八人、高麗國使四人、從類七十餘人、著『對馬國之由

午時自『九國』申『六波羅』云々、

〔關東評定傳（三）〕文永六年九月、蒙古高麗、重牒狀到來、牒使金有成高柔二人也、還『對馬島人答二郎彌

二郎』、

〔五代帝王物語〕同（永文）六年、蒙古使高麗の船にのりて、又對馬國に著く、去年の返牒なきによりて、

左右きかんため也、不慮の喧嘩いできて、歸國の間、對馬の二人とられて高麗へ渡る、高麗より蒙

古へつかはしたれば、王宮へ召入て見て、種々の祿をとらせて本朝へ返送、是に付て又牒狀有、

〔高麗史（二十六元宗）〕十年（我文永六年）三月辛酉、黑的及申思佺等至『對馬島』、執『倭二人』以還、四月戊寅、遣『參

知政事申思佺、伴『黑的』以『倭二人』如『蒙古』、七月甲子、蒙古使于婁大于琓等六人偕『倭人』來、沼出迎『

于郊、初申思佺與『倭人』謁『帝、帝大喜曰、爾國王祇稟『朕命』、使『爾等往『日本』、爾等不『以『險阻（祖恐字譌）爲辭、

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以至『從卒』、又謂『倭人』曰、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尙矣、今朕欲『

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賚予甚稠、勅令『觀『覽宮殿、既而倭人奏云、臣等聞『有『天堂

佛刹『、正謂『是也、帝悅、又使『徧觀『燕京萬壽山玉殿與『諸城闕』（又見『東國通鑑』）

〔本朝文集 六十七〕贈『蒙古國中書省』牒

菅原長成

日本國太政官牒、蒙古國中書省、附『高麗國使人』牒送（略）中

贈『高麗國』牒

日本國太宰府守護所牒、高麗國慶尙晉安東道按察使來牒事、

牒、尋『彼按察使牒、併當使□□□謹牒、著『當府守護所就來、牒凌『萬里路、先訪『柳營之軍令、達『九重城、被

降『芝泥之聖旨』、以『此去月太政官之牒、宣『傳『蒙古中書省之衙』、所『偕返之男子等、纔護送之舟、令』至『父母

之鄉』、其有『胡馬嘶『北越鳥巢『南之心、知『盟約之不『空、感『仁義之云露、前頃牒使到著之時、警固之虎卒不

『來、海濱之漁者先集、以『凡外之心、成『慮外之煩歟、就有『漏聞『、趑趄『前好、早加『霜刑、宜『爲『後戒『、殊察『行李淹

留之艱難『、聊致『旅粮些少之資養、今以『狀牒到准『牒、故牒、

文永七年二月日（以『一乘院御門主本『寫』之）

〔元史（二百八外夷傳）〕至元七年（我文永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禃、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孚使『日本』、

年九月、高麗王禃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孚使『日本』、

〔高麗史（二十七元宗）〕十二年（我文永八年）正月己卯、蒙古遣『日本國信使秘書監趙良弼、及忽林赤王國昌洪茶

丘等四十人來詔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又與『鄰國地相密邇、故嘗詔『卿道達去使、講『信修睦、爲『

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中略）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

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住、所『需粮餉、卿專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船艦、待『於金州』、

無『致稽緩『置『之』、十三年正月丁丑、趙良弼還『自『日本』、遣『書狀官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王遣『譯

語郎將白珽表賀曰、盛化旁流、遐及『日生之域、殊方率服、悉欣『天覆之私、惟彼倭人處『于鰲海、宜撫使

趙良弼、以『年前九月到『金州境『、裝『舟放『洋而往、是年正月十三日、偕『日本使佐一十二人』還到『合浦縣

界『、則此誠由『聖德之懷綏、彼則嚮『皇風而慕順、一朝涉『海、始修『爾職『而來、萬里瞻『天、曷極『臣心之喜、玆

馳『賤介仰賀『宸庭』、四月庚寅、日本使還『自『元、張鐸伴來、宣『帝命『曰、譯語別將徐舖、校尉金貯使『日本』

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舖爲『將軍『、貯爲『郎將』、甲午、遣『御史康之邵『護『日本使『還『其國』（又見『東國通鑑』）

〔吉續記〕文永八年九月二日癸亥參內、關東使隨『身高麗牒狀』向『西園寺大納言（實兼）』、藤原許亞相參院（後嵯峨）申入云々、三日、高麗牒狀事、於『仙洞『有『評定『（帥卿藤原經任奉行）、關白殿（基忠）藤原德大寺入道相國（實基）藤原前

左府（實雄）藤原內府（師繼）藤原堀河大納言（基具）藤原源中納言（資平）、帥（資平）菅宰相（長成）菅原左大辨宰相（資宣）藤原等

也、左大辨讀『申牒狀二通『、菅宰相（長成）菅原辭『退也』、四日、件牒狀趣、蒙古兵可『來『責日本『、又乞『糴此外歟、救兵歟就『狀

了見區分、五日、參內藤翰林茂範祇候、被召御前、被讀牒狀二通、無停滯讀申之、牒狀之旨趣、明日於仙洞可有評定云々、帥卿奉行也、面々被書賦牒狀云々、

〔關東評定傳〕文永八年十月、蒙古牒狀到來、使趙良弼、前々依無返牒、今度牒狀者、良弼稱直可傳大將軍、於案文不獻正文、十二月、良弼渡使者張鐸於本國、翌年五月張鐸歸來、高麗牒狀又持來之、

〔東國通鑑三十六高麗〕元宗十三年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我文永九年七月、倭船到金州慶尙道、安撫使曹子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令還國、洪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鍛鍊其辭聞于帝、遂殺之、

〔帝王編年記二十六字多〕建治元年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麗人一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鎭西遣關東、不入洛中、自山崎東地通岡屋醍醐地云々、

〔北條九代記〕建治元年、今年四月十五日、大元使著長門國室津浦、八月、伴牒使五人被召下關東、九月七日、於龍口刎首、○略

今度刎首事、永絕窺覦不可攻之策也、

〔高麗史二十九忠烈〕五年○我弘安二年八月辛丑、梢工上左引海一冲等四人、自日本逃還、言至元十二年、○我建治元年帝遣使日本、我令吾人郎將徐贇及梢水三十人送至其國、使者及贇等皆見殺、王遣郎將池瑄押上左等如元、以奏、○又見東國通鑑

〔北條九代記〕正應五年十月、高麗使金有成等到著翌年被召下關東訖、

〔高麗史三十忠烈〕十八年○我正應五年九月壬午、元遣洪君祥來、命我護送日本人還其國、君祥以帝旨問征日本事、王對曰、臣既隣不庭之俗、庶當躬自致討、以効微勞、十月庚寅、以太僕尹金有成爲護送日本人、供驛署令郭麟爲書狀官、仍致書曰、小邦與貴國隔海爲隣、昔貴國商人、時或來往於金海國、因以爲好、曾無嫌隙、今年五月、貴國商船到泊耽羅洲渚、耽羅性頑頡、射逐其船、遷捉二名而送之小邦、申於大元國、皇帝詔問其由、命還本國、而護送伏惟悉之、兩國既以爲隣、凡與亡休戚、敢不相恤、且爲貴國計之、將有利害兩端、不得不陳、我國元自祖先、臣事大元、其來尙矣、我父王再覲天庭、輒蒙聖獎安保國家、恪謹候度、予爲世子時、繼父親朝、皇帝特垂寵渥、許尙公主、冊爲駙馬、承襲宗器、不失國號、君臣社稷、禮樂文物、衣冠名分、一切仍舊、百姓按堵、樂業安生、實輸誠事大故也、且宋朝軍民、不爲不多、金湯不爲不固、不知有唐虞之大統、自大而不庭、皇帝親征、天兵奄至、宋之君臣、倉卒失錯、遣使請哀、許班師、世修朝貢、歲納方物、皇帝輕慈而却兵、遣翰林學士郝經宣諭、甚敦、宋國執迷不悛、違命不朝、皇帝震怒、大發王師、討以失期、兵威所加、如石壓卵、殄滅國號、九廟隳、百官毀、無復君臣之禮、三百年積累之業、一旦傾覆、乃命設官置省、完護遺民、亦貴國之所聞、殷鑑不遠、古典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又云抗衡爲禍、和睦爲好、可不戒哉、可不儆哉、今我大元國皇帝陛下、千載應期、神聖文明、功德兼豐、仁慈寬厚、好生惡殺、德洽群生、普天之下、莫不感德、梯航輻湊、猶恐不及、貴國念我國之存、懲宋之亡、遣一介之使、奉一尺之書、朝於大元、則無損於今、有益於後、誠貴國社稷之福也、若恃阻大洋而不朝、存亡之機未可知也、脫有不測之患、噬臍何及、自古未有恃險而能保國家者也、小邦爰處舊都、其勢易弱、猶且在宥、一視同仁、許安土著、如向所陳、貴國邈在海外、但遣使入朝、決無後患、幸進退詳酌、頃在辛巳年、因邊將所奏、發兵往征、戰艦因風濤播揚、間或失水軍卒有遺漏不還者、今聞耽羅所送商人言、貴國並皆收護處養、似順好生之聖德、此一幸也、若貴國之社稷有靈、以不穀之言爲可取、納款歸朝、則必蒙聖澤、無秋毫之失、有磐石之安、予亦處中保命、導霈皇恩、以貽百歲之寧、不穀之言、迨後方信、予之所以區々者、只爲彼此無辜耳、伏惟傾照、不宣、

〔愚管記〕貞治六年三月廿日丙申、異國或人云、高麗云々、使者來朝、有牒狀云々、此事宜爲聖斷、彼牒狀武家可執進歟、爲公家可被召之歟、兩樣之間可有計沙汰之由、去十六日武家執奏云々、彼使者經廻天龍寺邊云々、五月廿三日戊戌、今夜異國牒狀事、於殿上議定云々、關白左內兩府、按察、萬里小路大納言、別當新藤宰相等參入云々、後聞不可有返牒之由、一同定申云々、

〔鳩嶺雜事記〕貞治六年三月、高麗人以"牒狀"來朝、太元牒同相具來了、

〔知覺普明國師行業實錄〕師諱妙葩、號"春屋"、○略中丁未、○六年貞治春、高麗國特遣"朝臣、來請"好"、公府館"之於西山、師憐"其遠來"、侍遇甚厚、千戶金龍等二十五員仰"師仁慈"、皆受"衣盂"、執弟子禮"、

〔師守記〕貞治六年四月六日壬子、今日聞、高麗人三十餘人重付"嵯峨"云々、凡大勢付"筑紫"、廿六日壬申、今日家君○師茂以"狀異國事"、文永仗議定文被"書"遣頭右大辨嗣房朝臣許、此次今度就"異國事"、勅問人々意見、片時借預候者畏入候、則可"返上"候、殿上定、公卿誰々被領狀"候哉、不"定存"候、御點人數注賜候哉、返事云、異國事、文永仗議定文給了、悅入候、今度勅問意見等、自"是急可"注進"候、殿上定事、御點注進云々、無人之間、明後日不定也云々、○略中

今度就"異國事"勅問人々意見、片時借預候者畏入候則可"返上"候、殿上定公卿誰々被領狀候哉、不定存候、御點人數注賜候哉、

異國事、嘉祿以來至"文永事、仗議以下定文引見候之處、安貞延應兩度、於執柄直廬議定候、件度人々意見無"所見"候、文永度仗議定文一通書進入候、每事可"被啓候、恐惶謹言、

四月廿六日　　師茂

春日殿

異國事、文永仗議定文給了、悅入候、今度勅問意見等、自"是急可"注進候、殿上定事御點注進之候、無人之間、明後日不定候、每事期參會之時候、謹言、

四月廿六日

御點

一基公　通相公　太政大臣

關白　冬通公　左大臣　實俊公　右大臣

公忠公　三條前內大臣　實夏公　洞院前內大臣　師夏公　內大臣　隆顯卿前權大納言　勸修寺一位

實繼卿前權大納言　公直卿　兼言公　忠基卿權大納言

按察　仲房卿　今出川大納言　花山院大納言　右大將

萬里小路大納言　具通卿　中院大納言　時光卿　藤中納言

忠光卿　別當　公永卿　西園寺中納言　公賴卿　洞院中納言　通氏朝臣　中院宰相中將○略中

五月九日甲申、今朝自"殿下"昨夕被"尋仰"異國牒狀到來、仍被略"返牒"、或將軍以下遣例事、被"注進"了、目出之由有"御返事"、注"左、○中略

異國牒狀到來時、被略"返牒"、或將軍以下遣例事、

譽田天皇廿八年秋九月、高麗貢調使來朝、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敎"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責高麗使、以"表狀無禮"則破"棄之、

件時度不"及返牒"歟

長德三年六月十三日、右大臣以下參入、被"定申高麗牒狀事、仍左中辨藤原行成奉"詔"下"、賜太宰府解文於右大臣、高麗國牒三通、諸卿相共定"申之"、大略不可"遣返牒"、警固要害、兼致內外□□事、但件牒不"似"高麗國條、是若大宋國謀略歟云々、

承曆四年十月二日、賜"官符於太宰府"云、右大臣宣、奉"勅所"請、醫人輒難"差遣"、所送方物宜"被"返却"、早以"府司之返牒、擇使者發遣、但至"商人王則貞者、宜"任"法罪科"云々、

今度牒違"舊儀、筆札之間乖"蕃禮"、仍無"返牒事、○中略

六月廿六日辛未、今日高麗國牒使萬戶金乙、千戶金龍、自"嵯峨"被"返下"之、武家沙汰也、安威入道、松田八郎左衛門尉兩人奉行、今日至"神無宿"可"下向"云々、宿繼可"送云々、

〔高麗史〕四十一恭愍十七年○我南朝正平二十、三年、北朝應安元年、正月戊子、日本國遣"僧梵盪梵鏐僧金逸"來報聘、

〔東國通鑑〕四十八高麗恭愍王十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我南朝正平二十三年、北朝應安元年、正月、日本國遣"使來、先"是王患倭寇信擾"遣"金逸"請禁、故至"是報聘、旣不"爲禮館待甚薄、其使梵盪等怒而去、

〔愚管記〕貞治七年○應安元年閏六月二日辛未、傳聞、高麗國牒使去年歸國之時、故大樹○足利義詮送遣種々重寶云々、天龍寺僧相伴渡海、伴僧等近日歸朝之次、送返答之珍寶於武家、分賜諸大名云々、於左馬頭○足利氏前各取圖子云々、

〔高麗史〕四十恭愍〔二〕十七年○我南朝正平二十三年、北朝應安元年、七月乙亥、日本遣使來聘、己卯、對馬島萬戶崇宗慶遣使來朝、賜宗慶米一千石、

〔東寺文書〕高麗使者羅興儒以下同進物等被召上之由事、去月六日御教書幷同月十九日施行案如此、早任被仰之旨、用意人夫傳馬雜事以下、致警固可被勤造之由也、仍執達如件、

永和元年十二月九日　　備中守在判

赤穗郡寺社本所地頭御家人御中

高麗使者羅興儒以下同進物等被召上由事、今月六日所被成御教書也、早任被仰下旨、用意人夫傳馬可被致分郡警固狀如件、

永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右近將監

宇野備前權守殿

〔東國通鑑〕五十高麗辛禑元年大明洪武八年○我南朝永和元年、二月、判典客寺事羅興儒上書、請行成日本、乃以興儒爲通信使遣之、

〔愚管記〕永和二年五月三日丙辰、俊任爲勅使來、高麗國牒狀、豹皮五領、人參二十斤、進物目六相副之、幷武家執達之申詞等如此、何樣可有沙汰乎者、余申云、此事國家重事候、輙難計申候、被行殿上定可被決群議乎、牒狀之趣、海賊可被禁制之旨也、大概同貞治之牒狀、但今度高麗一國牒狀也、

〔東國通鑑〕五十高麗辛禑二年大明洪武二年、北朝永和二年、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報聘、仍獻綵段畫屏長劒等物、辛禑三年大明洪武十年、六月、遣判典客寺事安吉常于日本、請禁賊、吉常至日本病死、八月、日本遣僧信弘來報聘、聘書云、草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未易禁焉、九月、遣前大司成鄭夢周報聘于日本、且請禁賊、

〔東國通鑑〕五十高麗辛禑九年大明洪武十六年、北朝永德三年、五月、海道元帥鄭地擊倭于南海縣、大敗之、○中略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道遇倭賊、被獲、鑌頸置船底、及此戰賊曰、若不勝、必先斬之、戰罷賊徒盡殲、而之用乃免、

〔東國通鑑〕五十高麗恭讓王元年大明洪武二十二年○我南朝元中六年、北朝康應元年、八月、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來聘、歸我被倭虜掠人口、

〔高麗史〕四十恭讓王五年○我南朝元中七年、北朝明德元年、五月辛亥、日本關西九州節度使源了俊○今川貞世遣周能等來獻土物、

〔高麗史〕四十恭讓〔六〕三年○我南朝元中八年、北朝明德二年、八月癸亥、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遣使來朝、獻方物、歸我被擄男女六十八人、上待中書曰、予向貴國盡心交好、今四十年矣、起己巳十月間、敬奉禁賊之命、以禁諸島賊黨、於前年十月、周能僧陪來書曰、海賊今猶未絕、若不堅禁、彼此恐有損傷之事、予反爲慚愧、稍有憤志、遣使諸島捕捉海賊、伏冀貴國大相各位、俯鑑愚衷、永爲和好、十月甲子、遣判宗簿寺事宋文中、報聘于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甲戌、日本國僧玄敎遣僧道本等四十餘人來獻土物、稱臣奉表曰、天地崇高而博厚、所以覆載萬物也、日月麗明而騰照、所以輝華萬方也、孔孟本仁而祖義、所以敎養萬俗也、若此三者、古今罕有齊其功者也、竊聞高麗國王殿下、德普天地、明逾日月、道超孔孟、自古至今、四夷萬國、草木禽獸、霈然霑其大恩大澤、未有如殿下齊其功者也、故瑞應有感、麟鳳呈祥、郊薮和鳴、伏念玄敎遠居、日下夷地、至愚至陋、不堪荒眼、但遠啓華封、千秋萬歲、萬々歲、禮小逃逋懆之愆、道本等言、中國嘗責日本以不稱臣之故、我國對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豈一人之天下、終不

來寇

稱臣、今乃稱臣於大國、乃慕義也、十一月戊子、日本國源了俊遣使來獻方物、四年六月庚申、日本遣使求藏經、仍獻方物、

〔善隣國寶記上〕後小松院明德三年壬申答朝鮮書（此以下二書絕海撰）

日本國相國承天禪寺住持沙門某、端肅奉復高麗國門下府諸相國閣下、仲冬初、貴國僧覺鎚來、將諸相國命、達書于我征夷大將軍（義滿）（足利）府、諭以海寇未息、兩國生釁、此事誠如來言、海隅民敗壞敎化、實我君臣之所恥也、今將申命鎭西守臣、禁遏賊船、放還俘虜、必當備兩國之鄰好、永結二天之歡心、實所願也、然而我國將臣、自古無疆外通問之事、以是不克直答來敎、仍命釋氏某、代書致敬、非慢禮也、今遣臣僧壽允、細陳情實、乞僉察焉、不宣、

明德三年壬申十二月廿七日

〔百練抄四一條〕長德三年十月一日、旬、出御南殿之間、太宰府飛驛到來、申高麗國人虜掠鎭西之由、仍止音樂、庭立奏、事了令諸卿定申之、四年二月、太宰府追伐高麗國人、

〔日本紀略十一條〕長德三年十月一日壬辰、旬、天皇出御南殿、于時庭立奏之間、太宰飛驛使參入云、南蠻亂入管內諸國、奪取人物、奏樂之後、諸卿定申件事、十三日甲辰、奉遣幣帛使於諸社、依筑紫之騷動也、廿一日壬子、御讀經竟、十一月二日癸亥、太宰府飛驛使來、申伐獲南蠻卅餘人之由、五日丙寅、賜官符於太宰府、四年九月十五日庚午、太宰府言、上下、知貴駕島捕進南蠻由、

〔大日本史一三十八條〕長德三年十月壬辰朔、太宰府驛言、高麗刼掠邊陲（日本紀略、百練鈔、紀略、高麗作南蠻、今據百練鈔訂之、下倣此）

〔高麗史二十七元宗十二年（我文永八年）〕三月丙寅、蒙古遣忻都及史樞等來、詔曰、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今將經略於彼、勅有司發卒屯田、用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弊、仍復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又中書省移文曰、欽奉帝旨、以忻都史樞行經略司於鳳州等處營軍屯田、所有屯田牛六千頭、除東京等處起遣一半、餘三千頭令經略司受直、王國和市外、農器種子蒭秣之類、及接秋軍糧、一就供給、無致闕乏、是月遣殿中監郭汝弼如蒙古陳情、表略曰、天使忻都史樞至、聖旨所諭日本事、小邦今方去水就陸、蓋欲悉心供職、其私日本而有以庇護者、寧有是理、但其俗頑癡莫甚、慮當使臣之入也、接遇容有不謹、今又聖勅嚴厲、競惶失措、庶將敬稟使臣之指揮、期於有成、十三年三月己亥、世子謀至自元、帝遣斷事官不花馬絳等偕來、中書省牒曰、據世子謀云、吾父子相繼朝覲、特蒙恩宥（略）（中）謀連年入覲、每荷皇恩、區々之忠、益切致効、惟彼日本、未蒙聖化、故發詔使、繼耀軍容、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略）（中）時世子久留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子以東征事、請帝而還、十五年正月、元遣總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其工匠役徒、一切物件、全委本國應副、於是以門下侍中金方慶爲東南道都督使、元又以昭勇大將軍洪茶丘爲監督造船官、軍民總管、茶丘約以正月十五日興役、催督甚嚴、王以樞密院副使許珙爲全州道都指揮使、右僕射洪祿適爲羅州道指揮使、又遣大將軍羅裕於全羅道、金伯鈞於慶尙道、朴保於東界、國子司業潘阜於西海道、將軍任愷於交州道、各爲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三萬五百餘名、起赴造船所、是時驛騎絡繹、庶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雷電、民甚苦之、三月丙戌、元遣經略司王總管、來命發軍五千、助征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船役徒三萬五百餘名、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輸東京晉州道內癸酉年祿轉與之、王患徵役之煩、轉輸之弊、有妨農務、遣上將軍李汾禧往說茶丘、請令分半歸農、茶丘頗然之、每二船留雙丁五十人、其餘單丁、悉放歸農、五月己丑、元征東兵萬五千人來、丙申、命知樞密院事宋松禮、樞密院副使奇蓋鷹揚軍上將軍金光遠、加僉征東軍、六月辛酉、遣大將軍羅裕如元、上中書省書曰、今年正月三日、伏蒙朝旨、打造大船三百艘、卽行措置、遣樞密院副使許珙於全州道邊山、左僕射洪祿適於羅州道天冠山備材、又以侍中金方慶爲都督使管下、員將亦皆精練所須、奚（恐）（工）匠物件、並於中外差委、催督應副、越正月十五日聚齊、十六日起役、至五月晦告畢、船大小幷九百隻造訖、合用物件亦

皆圓備、令三品官能幹者分管廻泊已向金州、伏望諸相國善爲敷奏、

〔八幡愚童訓上〕文永十一年九月ノ比、異賊（蒙古高麗）四百五十艘、大船ニ三萬人乘テ寄來リ、對馬壹岐二島打落シ、筑前國今津ニゾ著ケル、此由京都ニ聞シカバ、御祈禱共始ラル、十月廿九日ヨリ、於寶前（清水）兩座最勝王經轉讀、十一月二日ヨリ、山王諸座務ニ祈禱、同八日御幸御祈アリ、請兩總官勸賞被行、其上社務宮清召馬場殿、銀劒砂金ヲ給ケリ、是異國降伏爲御祈也、懇懃叡信、宗廟照鑒有ント覺タリ、九國馳參軍兵誰々ゾ、小貳、大友、紀伊ノ一類、臼木、ヘツキ、松浦黨、菊地、原田、小玉黨以下、神社佛寺司マデ、我モ〳〵ト打立タリ、大將許十萬二千餘騎、都合數何萬騎ト云數ヲ不知、（中略）日本兵共高麗唐人ニアナツリ習タル樣ニ、面々分捕センズルニ、御方勢ハ多ク敵兵少ク、如何シテ一人ニ取當ベキ、異國人十人ニ、味方兵一人コソ可向者ナルニ、御方勢ハ多ク、敵兵一人充ダニ當ヌ事ヲコソ歎ケル、味方落ケルトハ曾不思勇計テ我先トゾ懸出ル、

〔高麗史二十八忠烈〕忠烈王（中略）元宗長子（中略）六月癸亥、（我文永十一年）元宗薨、七月丙戌、金方慶帥征東先鋒別抄啓行、八月己酉、元遣日本征討都元帥洪茶丘、以忠清道楫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沆、以大府卿朴暉代之、十月乙巳、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使、金洗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金文庇爲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楫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征日本、至一岐島擊殺千餘級、分道以進、倭却走、伏屍如麻、及暮乃解、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金侁溺死、十一月己亥、東征師還合浦、遣同知樞密院事張鎰勞之、軍不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十二月庚午、侍中金方慶等還師、勿敦以所俘童男女二百人獻王及公主、（○又見二東國通鑑一）

〔野上文書〕西方要害警固事用意のため、自來七月朔日至同月晦日、壹番衆の内として、筑後國守護

斤迄にむかひまうけさせ給べく候、長番難合期候之間令結番候也、彼七月朔日よりはじめて壹ケ月番にて三番かへりにて候はんずる也、自身重病などにて難參勤候はん人は、其由の誓狀を書れ候て、減氣之程者御子息を代官にたてらるべく候、又當番にあらず候とも、異敵來著候へば、時をかへず皆可被馳向候、恐々謹言、

建治元年六月五日　　前出羽守（華押）

野上太郎殿

〔高麗史二十八忠烈〕元年（○我建治元年）正月丙子、東征元帥忽敦、洪茶丘、劉復亨北還、庚辰、遣侍中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上表曰、小邦近因掃除逆賊、惟大軍乏糧餉、既連歲而戶收、加以征討倭民、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耕種、早旱晩水、禾不登場、軍國之需、斂於貧民、至於斗升罄倒以給、已有採木實草葉而食者、民之凋弊、莫甚此時、而況兵傷水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蘇息也、若復擧事於日本、則其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國已皮之不存、是爲無可奈何矣、天其眼所未到、應謂豈至於此歟、伏望俯收斂々之誠、曲諒哀々之訴、二月庚午、元遣蠻子軍一千四百人來分處海鹽白三州、三月辛巳、元遣宣諭日本使禮部侍郎殷世忠、兵部郎中河文著來、戊子、元遣使督東征軍留者以歸、九月戊子、元遣使與劒工古內來、古內在元言、高麗有路可徑至日本、故遣之、

十月壬戌、以元將復征日本、遣金光遠爲慶尙道都指揮使、修造戰艦、十一月癸巳、分遣部夫使于諸道、元遣使來作軍器、以起居郎金褘偕往慶尙全羅道、斂民箭羽鏃鐵、二年正月丙子、帝命除造戰船及箭鏃（○又見二東國通鑑一）

〔東國通鑑三十七高麗〕忠烈王三年（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四年、○我建治元年）、四年（宋帝昺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我弘安元年）正月、以西海道轉米給元帥洪茶丘軍、又令百官出菊豆餉忻都茶丘軍、

〔高麗史二十八忠烈〕四年〇我弘安元年七月甲申、王謁帝、〇略中王又奏曰、日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自念、無以報德、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蔑不濟矣、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

〔高麗史二十九忠烈〕七年〇我弘安四年正月丁巳、開元路東寧府王萬戶也先大王皆遣使來、以東征事也、乙丑、行省移牒備新簽軍一萬五千人粮料、及大軍自呂嶺至合浦行程草料、二月壬午、遣將軍李仁如元、請減軍馬草料、三月甲寅、元遣征東行中書省右丞忻都茶丘來、丙辰、王與忻都茶丘議事、

四月丙寅朔、幸合浦、右副承旨鄭可臣扈從、庚辰、王至合浦、癸未、大閱于合浦、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舟師征日本、癸亥、行省摠把報、是月二十六日諸軍向一岐島、忽魯勿塔船軍一百十三人、梢水三十六人、遭風失其所之、遣郎將柳庇告于元、六月壬申、金方慶等與日本戰、斬首三百餘級、翌日復戰、茶丘軍敗績、范文虎亦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來會、値大風、蠻軍皆溺死、丙戌、元遣兵三百騎來戍合浦、七月己酉、王至自合浦、甲寅、元帥金方慶使中郎將朴昷奏、諸軍至太宰府累戰交綏而退、蠻船五十艘隨至、復向其城、因獻所獲甲冑弓矢鞍馬等物、拜昷攝將軍、八月己卯、別將金洪柱自合浦至行宮告東征軍敗、元帥等還至合浦、壬午、遣將軍李仁如元、閏月丙辰、遣左司議潘阜勞忻都茶丘范文虎等還元、官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十一月壬午、各道按廉使啓、東征軍九千九百六十名、梢工水手口萬七千二十九名、其生還者、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七名、

〔東國通鑑三十高麗〕忠烈王七年〇元至元十八年我弘安四年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舟師征日本、辛酉、忻都、茶丘、金方慶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撒諭之、金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彦康師子等死之、諸軍向一岐島、船軍一百十三人、梢工三十六人遭風失其所之、遣郎將柳庇告于元、六月辰、金方慶、金周鼎、朴球、朴之亮、荊萬戶等與日本兵力戰、斬首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丘乘馬走、王萬戶復橫擊之、斬五十餘級、日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翼日復戰敗績、軍中大疫、死于兵疫者、凡三千餘人、忻都茶丘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議回軍曰、聖旨令江南軍與東路軍、六月望前必會于一岐島、今南軍不及期、我軍先到、大戰者數矣、船腐糧盡、其將奈何、方慶默然、經十餘日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賣三月糧、今一月糧尙在、俟南軍來、合而攻之、必滅島夷矣、諸將莫敢復言、既而文虎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値大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閏八月、遣左司議潘阜勞忻都茶丘范文虎忻都等、遂北還、元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十月、元置鎭邊萬戶府於金州等處、以印侯爲昭勇大將軍鎭邊萬戶、賜虎符及印、張舜龍爲宣武將軍鎭邊管軍總管、

〔日蓮聖人註畫讚五〕龍象房第二十九附蒙古來

同〇安弘四年辛巳五月、又蒙古人高麗已下國々兵驅具七萬三千餘艘大船、乘責來、爲居住持世路具、爲耕作貯鋤鍬類、高麗舟五百帆自壹岐對馬下、打殺見値者、人民不堪脫將妻子逃隱深山、聞赤子泣聲押寄打殺、父母惜我命刺殺赤子、隱居然間蒙古人、落早著長門國、只今都責上、又自東海北海寄來、街談衢話啾々萬人一同暫時可逃逝何處私語合、

〔一代要記後宇多〕弘安四年六月一日、申刻異國〇蒙古高麗兵船五百艘計襲來對馬之澳之由、自宰府飛脚到來、七月十一日、春日御幸、十三日、還御、十九日、日吉御幸、廿日、還御、閏七月一日、官廳行幸、依爲日蝕夜陰之儀也、自官廳行幸于神祇官、此儀希代之例也、甚雨大風、自上古第三度云々、爲伊勢勅使發遣也、同二日、勅使立、中御門大納言經任、扈從殿上人、爲伊勢勅使發遣也、同九日、宰府飛脚到來云々、去朔日大風頓吹而、異國兵船悉以漂沒了、是併神明之靈威、非人力之所及云々、自七月廿六日思緣上人以僧六百人、誦七日不斷尊勝陀羅尼、結願閏七月三日、導師同上人也、自閏七月四日以同僧六百人、三箇日一切經轉讀、新院山〇龜御沙汰也、是偏爲異國降伏也云々、

〔八幡愚童訓下〕弘安四年夏比、蒙古大唐高麗以下國々兵共ヲ駈具テ三千餘艘大船數千萬乘列テ

來ケル、其中高麗兵船五百艘、壹岐對馬ヨリ上テ見合物ヲ打殺シ、人民堪兼、妻子ヲ引具深山ニ逃籠處、赤子鳴聲ヲ聞付テ押寄殺ケル程、片時ノ命モ惜ケレバ、サシモ愛スル嬰兒ヲ指殺シテゾ隱ケル、失子親計イツ迄アラン命ゾト、身ナガラウタテシク泣歎心中ヲイカニセン、世中ニ糸惜物ハ子成ケリ、其ニマサルハ我身ナリケリ、トゝ讀置シ人ノスサミヲ今ゾシル、高麗ノ船ハ宗像ノ與ニヨル、蒙古大唐船共ハ對馬ニハヨラズ、壹岐島ニツキ、自其筥崎ノ前ナルノコ志賀二島ニゾ著ケル、是ヲミテ高麗船自宗像押出、蒙古ノ一所ニヨル、今度一定可勝テ、可居住世路具足シ、耕作爲トテ鋤鍬マデ持タリケル、蒙古寄タリト自島博多ヘ告タレバ、夜中ノ事ニハアリ、周章騒匈呼、東西南北馳集兵オビタヾシ、自元海バタニ數百町、石ノ築地ヲ面キウニ一丈ヨリ高此方ハノベニシテ馬乍乘馳上リ、賊船ヲ見下テサゲ箭射様ニ誘タル、其上火ヲタキ、城口キビシク構タリ、關東ヨリモ秋田城次郎以下ノ大勢下ツドヒ、九國二島ノ兵共、神社佛寺輩迄、我我ト馳來、箭サキヲ調雖相待、兵粮米乏テカ盡鑓重ク魂モ身ニソハヌ心地シテ、挽弓ベキ樣ナシ、文永ノ合戰ニ手ノ程ミツ、叶マジクゾ思、被ケル、サレドモ神明ノ御扶ニテ勝事アラバ勸賞蒙ト思心ヲ爲、先拔々ニコソ志賀島浮ビケレ、先一番ニ草野次郎二艘ニテ夜打寄テ、異賊船一艘ニ乘移リ、廿一人ガ取首、火ヲ懸テコソ歸ケレ、其後用心シテ船ヲ鎖合押マワシテ守護シ、寄者アレバ大船ヨリ石弓ヲクダスニ、日本船小クシテ打不被破ト云コトナシ、死者十八九、生者稀也、前後征蠻者十萬人、行テ獨無歸事見エシカバ、此事無詮者可有人種、必々不可寄止夜討合戰ノ次第評定可有トゾ被觸ケル、サレドモ猶不止、伊豫國住人河野六郎通有、異賊警固ノ爲ニ本國ヲ立シ時、十年ノ中ニ蒙古不寄來者、異國ニ渡テ可合戰起請文ヲ十枚マデ書、氏神三島社ヲシテヲ〇（ナシテサ）恐ニシテ（誤）灰ニ燒テ自飲ナドシテ、此八ケ年マデ相待處得其時、是身ノ幸ニ非ヤト勇テ、兵船二艘ヲ以テ押寄タリシ程ニ蒙古放矢、究竟郎等四五人被射臥所、憑伯叔サヘ手負臥テ、我身石弓ニ左肩ヲツヨク被打可挽弓及ヲ

バ、片手ニ拔太刀ヲモテ、帆柱ヲ行テ蒙古ノ船ニ指カケ、思切テゾ乘移、散々ニ切廻テ、多敵首共トリ、其中ノ大將軍ト覺テ玉冠キタリケル者ヲ生捕テ、前ニシメツケテ歸ケル、大友嫡子薩人ハ、卅騎計ニテ洲崎ヲ傳テ責寄セ戰テ、頸一取歸ケル、カクシテ後九國兵已ニ度々ノ合戰ニ及ヌ、關東ノ武士達手ナミノ程ヲ見給ヘト被勸城次郎ガ手ノ者新左近十郎、今井彦次郎、財部九郎伯父甥押寄散々ニ戰、命ヲ限振舞テ打死シテ失ニケリ〇（ク字恐衍）、其後蒙古遙奥鷹島ヘコソ漕寄ケレ、〇（中略）去程ニ十日餘頃、西國早馬著テ申ケルハ、去七月晦日夜半ヨリ乾風オビタヾシク吹テ、閏七月一日賊船悉漂蕩シテ海ニ沈ヌ、大將軍船ハ、風ヨリ已前青龍海ヨリ頸ヲ指出シ、硫黄ノ香滿虛空、異類異形者共遮眼恐テ逃去所、殘船共ハ破テ、上礒オキニ漂テ、海面筭ヲ散ニ不異、人多重相似タリ島築（ラクニ）身歿魂孤テ成望眼（ムカヘ〇眼當作鄕）鬼ト雲南瀘水爭カ是ニ可及、鷹島ニ打上タル異賊數千人、無船疲居タリシガ、破船共ヲツクロヒテ、七八艘ニ蒙古高麗人ハ大略乘テ逃モドルヲ見テ、鎭西ノ軍兵共、小貳三郎左衞門景資大將軍トシテ數百艘押寄タリシカバ異國人共船ガアラバ逃モセメ、今角トテ命ヲタバヲス散々ニ戰ヒツ、組テ海ニ入テ指違テ死ルモアリ、落重テ首ヲトリ、射フセ切伏打フセテモ勝負ヲス、敵モ咏方モ不知數被討ケル、千餘人歿シガ平ニ降ヲ乞ケルガ、サノミイケテモ無益也トテ、中河ノ端ニテ首ヲキル、始ハカウニ懸シガ、後ニハ打積テ置、唐人共中ニハ少少生取テアルヲ由ヲ披露セシ時ニコソ、京都關東モ靜テ、上下ノ人々色直ケレ、〔關東評定傳（二）〕弘安四年七月、大元賊徒、自宋朝高麗數千艘船寄來、數日漂海上而後群集肥前國鷹島之處同卅日夜、閏七月一日大風、賊船悉漂倒、破壞海陸之間、〔北條九代記（下）〕弘安四年辛巳今年七月、大元賊徒、自宋朝高麗數千艘船寄來、數日漂對馬海上而後群集肥前國鷹島之處同卅日夜、閏七月一日大風、賊船悉漂倒、死者不知幾千萬、但將軍范文虎歸國云々、大元船二千五百餘艘兵士十五萬人、除水手等、高麗船千艘云々、

〔筑前國續風土記（二十怡土郡）〕高麗寺

後宇多院弘安四年、大元より蒙古の兵來りて日本を責、此折節高麗王勝、中華に歸せられしが、元の勢に加勢して、日本を責んとて兵を日本に渡す、中華高麗の軍兵凡十餘萬人、志賀島淺島まで寄來れり、日本人待かけて戰しかば、八月朔日大風吹て、異國の兵船破損し、人多溺れ死て、五龍山の下に漂著し粮盡けるに、日本人之をとらへ、二萬人を那珂川の頭にて殺しける、此時高麗人の首を此地に埋め、寺を立て供養しける故に高麗寺と名付、（是は鷹島にて打殺したり（うつせしならん、此軍の事、世俗に元朝より日本を責兵をむくりこくりと云、むくは蒙古之音詳に博多の部に載たり、）し高麗人と殊なれば、爰に通ず、こくりは高句麗なり、是亦音通ず、高句麗は高麗の本名なり、蒙古高句麗より日本を責し故に、其名をむくりこくりとは云しなり、今は其寺は亡て村の名になれり、彼高麗人の首を埋しと云所、今も塚なくて甲掛の松の下に只其跡と云傳へたるのみにて、首塚といふべき所に非ず、此邊村三雲に高麗人の首をば三雲に埋みけるをば爰に立しにや、高麗寺の舊跡は村より北の方の山の上にあり、近き世まで礎など殘て有しといふ、今は畠と成て、てら邊を堂地畠と云、其下に今も僅なる觀音堂あり、此寺の本尊は丈六阿彌陀の三尊なりしと舊記に見えたり、

〔桂林漫錄上〕燕澤碑

奥州宮城郡燕澤ニ在リ、祖元和尚（佛光禪師ノ諡ス）ト證ス

此地ニ樹テタル志趣ハ、弘安四年、元ノ世祖我朝ヲ襲ント欲シ、蒙古高句麗ノ兵ヲカタラヒ、八角島（○博多ノ澳マデ寄來リシガ、八月朔日ノ夜颶風起テ三千ノ艨艟ヲ覆シケレバ、十萬ノ兵士盡ク魚鼈トナリ、生テ還ル者莫青、于閭、吳萬五（俗ニ萬戶將軍ト云ハ是ナリ）三人ノミ、○下略）

〔元史二百八日本〕

至元十八年（安○我弘四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中略○八月、諸將未見敵衆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閭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即平戶）移五龍山（○即呂島）小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舡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即博多）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蜑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高麗史二十九忠烈〕八年（安○我弘五年）六月己丑、蠻軍摠把沈聰等六人自日本逃來言、本明州人、至元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從萬戶上船至日本、値惡風船敗、衆軍十三四萬同栖一山、十月初八日、日本軍至、我軍飢不能戰皆降、日本擇留工匠及知田者、餘皆殺之、王遣上將軍印侯、郎將柳庇、押聰等送于元、八月甲午、蠻軍五人自日本逃來、

〔島津文書〕爲異賊警固所下遣兼時時家於鎭西也、防戰事、加評定一味同心可運籌策、且合戰之進退、宜隨兼時之計、次地頭御家人幷寺社領本所一圓地輩事、背守護人之催促不一揆者可注申、殊可有其沙汰之由可相觸薩摩國中之狀、依仰執達如件、

正應六年三月廿一日　　陸奥守在判

相模守在判

島津下野三郎左衞門尉殿

〔對州編年略中〕康應元年己巳二月十八日、高麗賊船數百艘來對馬島淺茅浦、賊將高麗慶尙道元帥朴葳也、須毛三位法眼領兵、防之尾崎鄉崎高麗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等繼至、賊船下錠在浦口、

征伐

敢無戰于時三位法眼於樋尻段與諸士評議、遣鄉民于近村、毀茅屋爲燒種、流掛之、忽燒船五六艘於是自賊船又放火戰船上三位法眼雖力戰爲賊戰死、早田氏士代三位法眼指揮兵士相戰、斬賊若干級、所虜亦乘敵味方燒船三百餘艘爲賊被捕民百餘口云々、

〔東國通鑑五十四〕恭讓王元年（大明洪武二十二年○我南朝元中六年、北朝康應元年）二月、慶尙道元帥朴葳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等繼至、捜被虜民百餘以還、昌○高麗王賜蔵衣服鞍馬銀錠、弊諭之、人以爲葳但燒廬舍舟楫、實無俘獲、

〔吾妻鏡二十一〕建暦三年（○建保元年）五月三日癸卯、鎭西住人小物又太郎資政○中略是故右大將家（○源頼朝）御時、被征高麗之大將軍也、

〔古今著聞集九武勇〕右大將（○源頼朝）高麗國を責し時の追討使に、あま野の式部大夫遠景むかひけり、大將家のきり物にて、次官藤内といはれし藤内は是也、西國九國を知行の間、そのいきほひいかめし、

〔帝王編年記二十六後宇多〕九州探題

前上總介實政、（○後守實時、三男、建治元年十月、爲二異國征伐一下二向鎭西一、二十七歳、）

〔高麗史二十六元宗〕十年（○我文永六年）五月丙午、慶尙道按察使馳報、濟州人漂風至二日本一還言、日本具二兵船一將寇二我一、於是遣二三別抄及大角班一巡戍海邊、又令沿海郡縣築城積穀移彰善縣所藏國史於珍島、

〔東寺文書〕明年三月比、可被征伐異國也、梶取水手等、鎭西若令不足者、可省充山陰山陽南海道之由、被仰太宰小貳經資了、仰安藝國海邊知行之地頭御家人本所一圓地等、兼日催儲梶取水手等、經資令相觸者、守彼配分之員數、早速可令送遣博多也、依仰執達如件、

建治元年十二月八日　　武藏守（在判○北條義政）

相模守（在判○北條時宗）

武田五郎次郎殿○信時

〔野上文書〕異國發向用意條々

一所領分限領内大小船、（員數）幷水手梶取交名（年齡）可被注申、兼又以來月中旬、送付博多津之樣可相構事、

一渡異國之時可相具上下人數（年齡）兵具、同可被注申事、

以前條々、且致其用意、且今月廿日以前可令注申給、及遁避者、可被行重科之由、其沙汰候也、仍執達如件、

建治二年三月五日　　前出羽守（在判○大友頼泰）

野上太郎殿

〔深江文書〕異國警固之間、要害石築地事、高麗發向輩之外、課于奉行國中平均所致沙汰候也、今月廿日以前相具人夫、相向博多津、請取役所可被致沙汰候、恐々、

建治二年三月十日　　少貳（在判○太宰小貳盛經）

深江村○肥前高來郡　地頭殿

〔武雄社文書上〕爲異國征伐被遣武士候同可罷渡之由被仰下候也、恐々、

建治二年三月廿一日　　經資（在判○小貳）

武雄大宮司殿

〔武雄社本紀〕基門、能門之子、稱彌三郎、兩社本司、○略中建治二年三月廿一日、少貳經資募征異之兵、巡檢、

〔島津文書〕爲高麗征伐被遣武士候同可罷渡之由被仰下候也、恐々謹言、

建治二年後三月五日　　久時（在判○島津）

吉留次郎殿

〔薩藩舊記 前集 五〕爲高麗征伐被遣武士候、同可罷渡之由被仰下候也、恐々謹言、

建治二年後三月五日　　久時 御判 島津

大隅五郎殿

〔薩藩舊記 前集 五〕建治二年丙子閏三月奉（町田元祖常陸介忠經譜中）陸介忠經）久經公（島津）之旨、從征高麗之役、按、此時征伐高麗無明文、此世所謂蒙古高麗傳、令於西國而忠經奉征討之旨者、特挺當其選也、此時宗族從行忠經云、北條時宗將伐高麗傳、略中蒙古以高麗嚮導侵掠壹岐對馬及緣海郡邑、於是

〔明月記〕嘉祿二年十月十六日、法眼音信之次云、對馬國與高麗國鬪諍之由有巷說、未聞事歟云々、依末世之極敵國來伐歟可恐可悲、十七日高麗合戰一定云々、鎭西凶黨等號松浦黨構數十艘兵船行彼國之別島合戰、滅亡民家掠取資財所行向半分許殺害其殘盜取銀器等歸來云々、爲朝庭太奇怪事也、依此事舉國與兵、又我朝渡唐之船向西之時、必到著彼國歸朝之時、多隨風寄高麗流例也、彼國已爲怨敵者、宋朝之往反不可輒、當時唐船一艘寄高麗被付火不殘一人、燒死云々、末世之狂亂至極、滅亡之源歟甚奇怪事也、十二月七日、未時參前殿、道家藤原御浴之間、左大將殿敎實藤原見參、仰云、依高麗來擊之疑可有仗議由、一昨日大貳語之云々、不知委事、末代之極歟畏而有餘、

〔高麗史 二十 宗 二〕十年（我 應 二年）四月甲子、倭寇金州、十二年（我 祿 元年）四月戊戌、倭船二艘寇慶尙道沿海州縣、發兵悉擒之、十三年（我 祿 二年）正月癸未、倭寇慶尙道沿海州郡、巨濟縣令陳龍甲以舟師戰于沙島、斬二級、賊夜遁、六月甲申朔、倭寇金州、

〔吾妻鏡 脫漏〕嘉祿三年（安 元年）五月十四日壬辰、高麗牒狀到來、今日及披覽云云、其狀書樣、（下闕、又見北條九代記）

〔高麗史 二十 高宗 二十 四年（我 元年）五月乙丑、日本國寄書謝賊船寇邊之罪、仍請修好互市、

國人往寇

〔百練抄 後堀河〕安貞元年七月廿一日、於關白直廬有議定事、左大臣（藤原）已下參入、去年對馬國惡徒等向高麗國全羅州奪取人物侵陵住民事可報由緒之由牒送太宰少貳資賴不經上奏、於高麗國使前捕惡徒九十人斬首儀送返牒云々、我朝之恥也、牒狀無禮云々、

〔皇帝紀抄 八 後堀河〕安貞元年七月廿一日、於攝政直廬被議定高麗國牒狀事、

〔元亨釋書 七 淨禪〕釋辯圓字圓爾以字行、（中略）文曆初、高麗國王聽爾道譽、附貢舡齎書幣、求法語、爾書宗・敎之大旨以答之、

〔高麗史 二十 高宗 二〕十四年（我 安 元年）四月甲午、倭寇金州防護別監盧旦發兵捕賊船二艘、斬三十餘級、且獻所獲兵仗、五月庚戌倭寇熊神縣、別將鄭金億等潛伏山間、突出斬七級、賊遁、是歲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時倭賊侵掠州縣國家患之、遣寅賫牒諭以歷世和好不宜來侵、日本推檢賊倭誅之、侵掠稍息、（又見東國通鑑）

〔吾妻鏡 二十 八〕寬喜四年（貞 永 元年）閏九月十七日、鋳社（前筑）住人渡高麗企夜討、盜取數多珍寶歸朝之間、守護人爲尋問子細、欲召取彼犯科人等之處、預所稱不可交守護沙汰之由張行之旨就注申、今日有沙汰預所非可抑留、任交名早可召渡于守護所、乘船幷贓物事、同可令沙汰之由、被仰隱岐左衞門入道云云、

〔高麗史 元 宗 二十 五〕高宗六年己卯三月乙酉生、二十二年正月冊爲太子、四十六年（我 正 元年）秋七月庚午、遣監門衞錄事韓景胤權知直史館洪貯于日本、請禁海賊、

四年（我 弘 長 三年）二月癸酉倭寇金州管內熊神縣勿島掠諸州縣貢船、四月甲寅遣大官署丞洪泞、詹事府錄事郭王府等如日本國、請禁賊牒曰、自兩國交通以來、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設有他船、枉濫他事濫擾我沿海村里、嚴加徵禁、以爲定約、越今年二月二十二日、貴國船一艘無故來入我境內熊神縣界勿島略其島所泊我國貢船所載多般穀米幷一百二十石、紬布幷四十三匹將去、又入

橡島、居民衣食資生之具、盡奪而去、於元定交通之意甚大乖反、今遣洪泞等、賫牒以送、詳公牒幷聽口陳、窮推上項奪攘人等、盡皆徵沮以固兩國和親之義、八月戊申朔、洪泞郭王府等自日本還、奏曰、窮推海賊、乃對馬島倭也、徵米二十石、馬麥三十石、牛皮七十領而來、

〔高麗史二十六 元宗〇我文永二年〕七月丁未朔、倭寇南道沿海州郡、將軍安洪敏等率三別抄軍禦之、

〔高麗史二十九 忠烈〇我弘安三年〕五月癸卯、倭賊入固城漆浦擄漁者而去、遣大將軍韓希愈、防守海道、又選忽赤巡馬諸領府等二百人分守于慶尙全羅道、倭賊又寇合浦、擄漁者二人以歸、乃遣大將軍印侯、郎將池瑄告于元、甲戌、柳庇還自元、帝勅以本國軍卒防禦倭賊、

〔元史二百八 外夷傳〕高麗

至元十九年〇我弘安五年正月、晧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閤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又從之、

〔高麗史三十 忠烈〇我正應二年〕十二月戊戌、倭船泊蓮花楮田二島、十六年正月丁未、遣大將軍元卿如元、奏日本犯邊、

〔東國通鑑四十一 高麗〕忠烈王二十八年元大德六年我乾元元年〇十二月庚申朔、遼陽省奏帝請、併征東遼陽爲一省、移司東京、王上表以征東立省本爲鎭遏倭寇、今自東京至我開京一千五百餘里、自開京至合浦一千四百餘里、若以征東省移置東京、則合浦海外、如有告急、往返數千餘里、必不能相及、請仍舊制以鎭東方、

〔太平記三十九〕高麗人來朝事

四十餘年ガ間本朝大ニ亂テ、外國皆モ不靜、此動亂ニ事ヲ寄セテ、山路ニハ山賊有テ、旅客綠林ノ陰ヲ不過得海上ニハ海賊多シテ、舟人白浪ノ難ヲ去兼タリ、欲心强盛ノ溢物共、以類集リシカバ、浦々島々多ク盜賊ニ被押取テ驛路ニ驛屋ノ長モナク關屋ニ關守ル人ヲ替タリ、結句此賊徒數千艘ノ舟ヲソロヘテ、元朝高麗ノ津々泊々ニ押寄テ、明州福州ノ財寶ヲ奪取ル官舍寺院ヲ燒拂ヒケル間、元朝三韓ノ吏民是ヲ防兼テ、浦近キ國々數十箇國皆栖人モナク荒ニケリ、依之高麗國ノ王ヨリ、元朝皇帝ノ勅宣ヲ受テ、牒使十七人吾國ニ來朝ス、此使異國ノ至正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ニ高麗ヲ立テ、日本國貞治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出雲ニ著岸ス、道驛ヲ重テ無程京都ニ著シカバ、洛中ヘハ不被入シテ天龍寺ニゾ被置ケル、此時ノ長老春屋和尙覺普明國師牒狀ヲ進奏セラル、其詞云、皇帝聖旨寰征東行中書省照得日本與本省所轄高麗地境水路相接、凡遇貴國飄風人物往往依理護送、不期自至正十年庚寅有賊船數多出自貴國地面前來本省合浦等處、燒毀官廨、搔擾百姓、甚至殺害、經及一十餘年、海舶不通、邊界居民不能寧處、蓋是島嶼居民不懼官法、專務貪婪、潛地出海劫奪、尙慮貴國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隣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爲行下、槩管地面海島嚴加禁治、毋使如前出境作耗、本省府今差本職等、一同馳驛恭詣國王前啓稟、仍守取日本國回文、還省閣下仰照驗依上施行、須議箚付者、一實起右、箚付差去、萬戶金乙貴、千戶金龍等准之ト云々、

ゾ書タリケル、賊船ノ異國ヲ犯奪事ハ、皆四國九州ノ海賊共ガスル所ナレバ、帝都ヨリ嚴刑ヲ加ニ據ナシトテ、返牒ヲバ不被送、只來獻ノ報酬トテ、鞍馬十匹、鎧二領、白太刀三振、御綾十段、綵絹百段、扇子三百本、國々ノ奉送使ヲ副テ、高麗ヘゾ送リ被著ケル、

〔高麗史四十一 恭愍〇我南朝正平二十一年北朝貞治五年〕十五年、十一月壬辰、遣檢校中郎將金逸如日本、請禁海賊、

〔善隣國寶記上〕後光嚴院貞治六年丁未

古記曰、二月十四、高麗使萬戶左右衞保勝中郎將金龍檢校左右衞保中郎將於重文到著攝津國福原兵庫島、通書其略曰、海賊數多出自貴國地、來侵本省合浦等燒官廨擾百姓、甚至殺害于今十有餘歲、海舶不通、邊民不得寧處云、同廿七日、重中請大夫前典儀令相公金一來朝、四月十八日、於天龍寺雲居庵延接高麗使爲之、有伶人舞樂、六月廿六日、將軍家〇足利義詮以高麗回書授使者、

漂流

○按ズルニ、後高麗ハ、是ヨリ後其國ノ亡ブルマデ、凡ソ四拾餘年ノ間、頻リニ我國不逞ノ徒ノ寇害ヲ被レリ、事高麗史東國通鑑等ニ見エタレド、我國人ノ撰ニアラザルヲ以テ概シテ錄載セズ、

〔日本紀略十四後一條〕長元七年三月某日、對馬島言上、高麗人漂流大隅國、厚加慰勞返遣之、

〔百練抄十三後堀河〕元仁元年四月十一日、或人云、去五月比、越後國白石浦異國船被吹寄、其長十餘丈、船中構作泉、乘人四人僅存命、近日上洛、經廻六角堂邊、萬人見物云々、彼國人以銀如瓦石用諸物云々、仰武家被追却洛中了、

〔吾妻鏡二十六〕貞應三年〇元仁元年二月廿九日、去年冬比、高麗人乘船流寄于越後寺泊浦、仍今日式部大夫朝時執進其弓箭以下具足於若君御方、則覽之、奥州以下群參、弓二張、假令如常、但頗短、似夷弓、以皮爲弦、羽壺一、太刀一、常長體也、卿細刀一、大略同常刀、帶一筋、以緒組之、彼帶中央付銀簡、長三寸、七寸、廣三寸方也、其中注銘四字也、又銀匙一銘一、箸一雙、動物骨也、櫛以皮造之、入之、具足等者似吾國之類、皆見形知名、於四字銘者、文士數輩雖令參候、無讀之人云云、簡銘書樣心匪茶族、

〔元亨釋書七淨禮〕釋辨圓、字圓爾、〇中略嘉禎元年泛海、十寅夕而著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〇中略淳祐元年〇中略仲夏發四明、孟秋著博多、本朝仁治二年辛丑也、〇中略爾泛海、風浪蕩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著高麗國耽沒羅阿私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其發者三舶、二船已沒、爾所乘舡忽有一女人、怪之、爾問曰、宋舶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敗、

〔高麗史二十高宗三〕三十年〇我寛元元年九月壬申、金州防禦官報、日本國獻方物、又歸我漂風人、三十一年二月癸酉、有司勅奏、前濟州副使盧孝貞、判官李珏綾絹銀珠等物、徵孝貞銀二十八斤、珏二十斤、流于島、〇又見東國通鑑

〔高麗史元仁宗十五〕四年〇我弘長六月、是月日本官船大使如眞等將入宋、求法、漂風僧俗幷二百三十人泊開也召島、二百六十五人到群山楸子二島、太宰府少卿殿白、商船七十八人自宋將還、本國漂風失船、以小船泊宣州加次島、命全羅道按察使、給糧船護送其國、七月乙巳、日本商船三十人漂風到龜州艾島、命賜糧護送、

雜載

〔高麗史二十元宗〕十年〇我文永六年五月丙午、慶尚道按察使馳報、濟州人漂風至日本、〇下略

〔高麗史三十忠烈〕十九年〇我永仁元年七月丁丑、鎭邊萬戶韓希愈捕漂風倭八人來、

〔高麗史三十忠肅〕十一年〇我正中元年七月癸丑、倭船漂風至靈光郡、凡二百二十餘人、具舟楫歸之、

〔南海和尚傳〕師諱寶洲、號南海、〇中略十八而有渡唐之志、時月書記中岩和上歸朝、不幾潛識師之志切、相率而再欲有江南之行、〇中略既到九州之地、俄有流言、自公府見留兩人渡唐也、二十餘歲而結同志十餘輩而再乘南海之舶、中流風急、而俄値覆舟之患、有一大函浮水上、渡之終得到三韓之地、如有神助也、師登海岸暫憩、日將三竿、見龐眉皓首老僧著金縷衣、持經負暄坐于岩上、行而欲語、俄而失所在也云云、從茲歸本邦、於相之圓覺司藏鑰、〇下略

〔東國通鑑五十高麗四〕恭讓王元年〇大明洪武二十二年我南朝元中六年九月、永興君環嘗以事流武陵島、不知存沒者十九年、妻辛氏聞環飄風至日本國、請於朝使家奴隨使物色求之者數四、至是其奴以所謂環者偕來、爲人甚癡形容不類、語言多忘、不知祖父名姓及所居田里、辛氏弟前判事克恭及其姻親前判開城府事朴天祥前密直副使朴可興、知密直李崇仁河崙曰、此實非環也、辛氏自京山府來見喜甚、曰、人之知豈若妻之知耶、遂訟于憲府、〇下略

〔日本紀略四村上〕天德四年十月八日甲戌、外記史等見宮中灰燼之上有木印一面、其文有天下太平四字、參議好古云、其蕃客來時所用也、

〔十訓抄〕橘正通が身の沈める事を恨て、異國へ思立たる折ふし、具平親王家の作文序書たりけるに、是をかぎりとやおもひけん、

齡亞顏馴過三三代一而猶沈恨同伯戀歌五噫一而將去、
とぞかける、源爲憲其座に候けるが、此句をあやしみて、正通思心有て仕つれりと申ければ、さすが心細くや思ひけん涙をながしけり、さてまかり出るまゝに、高麗へぞ行ける、世を思きらんにはかくこそ心きよからめといみじくあはれ也かしこにて宰相になされにけりと後に聞えけり、

〔吾妻鏡四〕元暦二年〇文治元年六月十四日乙丑、參河守範頼幷河内五郎義長等、受二品命一渡使者於高麗國之間、對馬守親光歸著彼島一云云、是去々年、自當島一欲レ上洛之折節、平家零落于鎭西之間、路次依不通一不能解纜、猶以在國之處、爲中納言知盛卿幷少貳種直等奉行一可レ令レ參二屋島一之由及其催、九州二島中國等皆雖レ從二于平家之方一、親光猶運レ志於源家之間不レ行向一、仍三箇度被レ遣二追討使一、所謂高二郎大夫經直種直家子兩度、拒捍使宗房種益耶等一箇度也、此輩頻下國、或知二行國務一、或及二合戰一、難二存命之間、凌二風波一去三月四日令レ越二渡高麗國一之時、相伴姙婦、仍構二假屋於曠野之邊一、產生、于レ時猛虎窺來、親光郎從射取之、訖高麗國主感二此事一、賜二三箇國於親光一、已爲二彼國臣之處一、有二此迎一歸朝、伴國主殊惜二其餘波一與二重寶等一、納二三艘貢船一副送之云云、

〔百練抄七條〕永暦元年四月廿八日、對馬島司言上、高麗國金海府禁銅林〇銅林本作二鋼一採一進房幷貢銀採下
〇下一本作レ丁事、令二諸道勘申一、

〔吾妻鏡三十九〕寶治二年十月廿五日戊戌、島津豐後左衞門尉忠綱、以二高麗山山（ヤマガラ）柄一獻二將軍家一、其色白而如レ雪、其聲不レ相レ似吾國鳥、幕府賞翫、只此事也、

古事類苑

外交部八

朝鮮一

國號　三六七
足利氏通交　三六九
文祿之役　招致朝鮮　三八七
諸將陷京城　秀吉決意外征
平壤幷南大門之戰　出師準備
晉州之戰　諸將入朝鮮
和議　清正捕王子
慶長之役　出師準備　四九九
諸將入朝鮮
講和談判
開山南原之戰幷
蔚山之戰
新寨之戰
班師
水軍轉戰
順天之戰

古事類苑

外交部八

朝鮮一

朝鮮ハ、高麗ノ末造、其臣李成桂之ニ代リテ開キシ國ニシテ、其創立ハ方ニ我南朝ノ元中九年、北朝ノ明德三年ニ當レリ、

應永五年、足利義滿國命ヲ執リシ時、始テ來聘ノ事アリ、爾來足利氏ニテハ毎ニ使節ヲ遣シテ隣交ヲ修メ、因テ或ハ彼國所藏ノ大藏經ノ板ヲ求メ、或ハ藥物其他必須ノ物品ヲ交易シ、或ハ明國交通ノ媒介ヲ求ムル等ノ事アリ、時ニ彼國我邊民ノ其濱海ニ寇スルモノ多キヲ憂ヘ、幕府ヲシテ之ヲ鎭壓セシメント欲シ、勉メテ我要求ヲ容レ、而シテ其國書常ニ邊寇ノ事ヲ擧ゲタリ、

豐臣秀吉國政ヲ掌握スルニ及ビ、明國ニ事アラントス、乃チ先ヅ朝鮮ヲ招致セント欲シ、天正十六年、柚谷康廣ヲ朝鮮ニ遣ハシテ其入朝ヲ勸メ、翌十七年又僧玄蘇、及ビ宗義智ヲ遣ハシテ之ヲ促ス、彼國終ニ從ハズ、時ニ彼叛人遁レテ我國ニ在ルモノアリ、因テ捕ヘテ之ヲ送リシニ、彼國大ニ喜ビ、翌十八年黃允吉、金誠一ノ二使ヲ遣シテ之ヲ謝ス、蓋シ竊ニ我國ノ動靜ヲ探リ、其征明ノ實否ヲ確知セン、ガ爲ナリ、而シテ彼國遂ニ我國ノ意ニ從フヲ欲セズ、使ヲ馳セテ之ヲ明ニ報ジ、大ニ其城池ヲ修メ、以テ我兵ヲ待テリ、文祿元年、秀吉遂ニ征明ノ師ヲ起シ、浮田秀家ヲ總大將ト爲シ、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義繼ノ三人ヲ奉行ト爲シ、又小西

行長、加藤清正等ヲ先鋒ト爲シ、此歳四月大軍ヲ彼地ニ派ス、明國乃チ兵ヲ出シテ朝鮮ヲ救フ、サレド我諸將向フ所前無ク、未ダ半歳ナラズシテ朝鮮八道悉ク我有ト爲リ、王及ビ后ハ邊地ニ奔リ、王子兄弟ハ清正ニ生擒セラレ、是ニ於テ明廷震動シ、講和ノ議起リ、秀吉遂ニ朝鮮ノ二王子ヲ還ス、然レドモ其冊封ノ事ノ秀吉ノ意ニアラザルヲ以テ、秀吉大ニ怒テ和議終ニ破レ、慶長元年再ビ征明ノ師ヲ起セリ、サレド同三年秀吉薨ズルニ及ビテ、翌年諸將皆凱旋ノ途ニ上リ、前後八年ノ役、此ニ至リテ始テ止メリ、

德川氏ニ及ビ、家康隣交ヲ復セント欲ス、而シテ幕府自ラ言ヲ彼國ニ致スヲ欲セズ、因テ對馬島主宗氏ニ命シテ其事ヲ謀ラシム、是ニ於テ宗義智專ラ力ヲ此ニ致シ、彼要求ニ從ヒテ文祿以來ノ俘虜ヲ刷還シ、勉メテ彼國ヲシテ我誠款ヲ信ゼシメントセリ、慶長九年、彼國始テ使ヲ遣シ、以テ我内情ヲ視察セリ、家康之ヲ伏見城ニ延見ス、是ヨリ通交再ビ開ケ、隣睦漸ク舊ニ復シ、元和三年、遂ニ三官使ノ來朝アリ、卽チ朝鮮來聘使ノ濫觴ナリ、爾來幕府吉凶アル毎ニ、必ズ來聘ノ擧アリ、幕府亦巨財ヲ費シ、國賓ト爲シテ之ヲ厚遇セリ、正德元年ニ及ビ、新井君美ノ議ニ基キ、大ニ聘儀ヲ修正シ、其國書ニ將軍ヲ稱シテ日本國大君ト號スルヲ改メテ日本國王ト爲サシメ、以テ足利氏ノ時ノ如クナラシメシガ、享保四年再ビ天和以前ノ制ニ復セシト云フ、天明七年將軍家齊襲職ノ時、我國凶歉相踵ギ、上下甚ダ困窮セリ、因テ彼國ニ諭シテ聘期ヲ延引ス、寛政三年松平定信等建議シテ、聘使ヲ對馬ニ邀ヘテ禮ヲ修シ、大ニ費用ヲ節減セントス、慕議之ニ從ヒ、文化八年、彼國三官使ノ來リテ家齊ノ嗣職ヲ賀スルニ至リ、終ニ對馬ニ於テ款待セリ、其後彼我毎ニ故アリシヲ以テ、來聘ノ事遂ニ止メリ、

足利氏ノ頃、我國西南ノ諸大名、各使ヲ彼國ニ送リ條約ヲ結ビ、每歳定額ノ船舶ヲ派シテ頻ニ貿易ヲ行ヘリ、就ニ宗氏ハ其地繞ニ一葦帶水ヲ隔ツルニ過ギズシテ、彼國トノ交通極メ

國號

テ便利ナルガ故ニ、彼我ノ人ノ相往來セシコトハ、足利氏ノ通交ニ先ツコト略三十年ニシテ宗經茂ノ時ニアリ、其後應永二十六年ニハ彼國ヨリ對馬ヲ犯シ、永正七年ニハ、對馬ヨリ彼國ヲ犯シ、等ノ事アリシカドモ、皆一時ノ波瀾ニ過ギズシテ、嘉吉以來彼國ト條約ヲ結ビ、常ニ貿易ヲ爲セリ、且我國大名ノ彼國ニ通交スルモノモ亦皆宗氏ノ文引ヲ受ケタリ、而シテ當時對馬ノ人民ハ彼地ニ居留スルモノ漸ク多クシテ、我天正十四年ニハ、乃而釜山、鹽ノ三浦ハ、嘉吉條約ノ時定ムル所ノ彼國ノ互市場ニシテ、對馬常置ノ使此ニ駐在シ、一ハ以テ我居留民ヲ保護シ、貿易ヲ監督ス、德川氏ノ時ニ及ビ朝鮮通交ノ事ハ、專ラ宗氏ニ託セシヲ以テ、文祿以來中絶セル條約ヲ復舊シ、慶長十四年官衙ヲ釜山ニ置キ、和館ト稱セシガ、延寶六年之ヲ草梁ニ移轉セリ、其在館ノ人ハ上下凡ソ六百人ニシテ、館守之ガ長官タリ、此地ニ以酊庵ト稱スル寺院アリ、其住持ハ、京都五山ノ長老ノ輪番スルモノニテ、之ヲ領學ト稱シ、專ラ外交文書ノ飜譯起草ニ任ジタリ、

〔野史　二百八十六〕朝鮮上

朝鮮鴻荒之世、開國者名檀君、相續千餘年、當周世箕子受封、初號國朝鮮、都平壤、施八條之約、邑無淫盜、柔謹成風、（漂海錄、兩朝平壤錄、○中略天授元年○北朝永和元年）王顓（○高麗王）無道、國相李仁人弑之、子禑立（通鑑○中略李成桂爲人英邁有謀略、文而武、推爲第一、見衆悉懷異、自先歸、自咸化島入京城、放王禑（○高麗王）於江華而立其子昌、是爲恭讓王（○高麗王）、（實錄、元中五年也、明年春、元帥朴葳以兵船寇對馬、焚其船、通鑑）昌立時、甫九歳、成桂勢權强大、國人悅服、有鄭得厚者、竊訪前王禑禑曰、我今遇放眞實李成桂所爲也、子以此劍與郭忠輔俱謀、宜刺成桂也、得厚以視忠輔、忠輔佯諾、具告之成桂、成桂大愕、顧衆曰、辛禑辛昌實非王氏之胤、奚爲執拜趨奚哉、再徙禑於江陵、昌於江華、無幾殺父子、（或作當我元中五年明洪武二十一

年、然則辛昌立歷二一年行廢立、是以考レ之、則昌立年也、年序不レ合、而迎二王建二十七世孫定昌君瑤（按平壤錄作二定國君一、武備志作二定昌國院君一）瑤昏迷庸劣、國勢衰茶、士民乖離、未幾羣臣胥議徙二瑤於景州一（景或作レ厚）李成珪自立爲二國王一、是歲元中九年（北朝明德三年也、）成珪改レ名、且徙居二漢城一、國號曰二朝鮮一、（武備志、統志、）國稱二兩京者一、京畿道王城、慶尚道晉州也、所レ謂八道、曰京畿道、二十八管、卽漢陽城在レ中曰二江原道一、二十六管、在レ東曰二黃海道一、二十四管、曰忠淸道、五十四管、共在レ西、曰全羅道、五十七管、在レ西南、曰慶尚道、六十九管、在二東南一、曰平安道、四十二管、卽平壤城、與二咸鏡一共在レ北、曰咸鏡道、三十二管、每道有レ郡有レ府有レ州有レ縣、併八道、郡四十一州五十八、府三十三、縣六十九、（武備志、通覽、）

〔明史（三百二十外國列傳）朝鮮〕

朝鮮、箕子所二封國一也、漢以前曰二朝鮮一、始爲二燕人衛滿所一レ據、漢武帝平レ之、置二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一、漢末有二扶餘人高氏據一レ其地一、改二國號一曰二高麗一、又曰二高句麗一、居二平壤一、卽樂浪也、已爲二唐所一レ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二高氏一、兼併新羅、百濟地一、徙居二松岳一、曰二東京一、而以二平壤一爲二西京一、其國北鄰二契丹一、西則女直、南曰二日本一、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二東寧路總管府一、盡慈嶺爲レ界、明興、王高麗者王顓、太祖卽位之元年、遣使賜二璽書一、（略）○申元末遼瀋兵起、民避レ亂轉徙高麗、至レ是因市二馬帝命一、就レ索レ之、遂以二遼瀋流民三百餘口一來歸、十二月（○明太祖卽位二十年）命二戶部一咨二高麗王一、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二開元一者、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二高麗一者、本國統之、各正二疆境一、毋レ侵越、二十一年四月、禍（○高麗王）表言、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二舊便一、帝曰、高麗舊以二鴨綠江一爲レ界、今飾辭鐵嶺、詐僞昭然、其以レ臣言一レ諭レ之、俾二安分一毋二生釁端一、八月高麗千戶陳景來降言、是年四月、禍欲二寇遼東一、使二都軍相崔瑩、李成桂一、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破二王城一、囚二王及瑩、景懼一、及故降、帝勅遼東嚴守備、仍遣二人偵一レ之、十月禍請遜二位於其子昌一、帝曰、前聞二其王被一レ囚、此必成桂之謀、姑俟レ之、以觀二變、二十二年、權國事昌秦乞二入朝一、帝不レ許、是歲成桂廢レ昌而立二定昌一、國院君瑤、二十三年正月、遣使來告、二十四年三月、詔市二馬高麗一、八月權國事瑤進二所市馬千五百匹一、帝曰、三韓君臣、悖亂二紀於茲一、今王瑤嗣立、乃王氏苗裔、宜遣使勞之、十二

月瑤遣二其子奭一、朝賀、明年正旦奭未レ歸、而成桂自立、遂有二其國一、瑤出居二原州一、王氏自二五代傳一レ國、數百年、至レ是絕、○（略）申冬（○二十五年）成桂聞二皇太子薨一、遣使表慰、幷請二更國號一、帝命仍二古號一、曰二朝鮮一、二十六年二月、遣使進二馬九千八百餘匹一、命運二紵絲綿布一萬九千七百餘匹一、酬レ之、六月表謝、貢二馬及方物一、幷上二前恭愍王金印一、請二更己名一、曰レ旦、從レ之、

〔康富記〕嘉吉三年六月十九日癸卯、清外史說云、高麗ヲバ高句麗（カウクリ）ト云ヲ、今ハ高麗（ライ）ト云也云々、唐人ハ勝定院（足利義持）○御代不レ被二入日本一、其後普廣院（足利義教）御代來朝也、高麗三韓內也、不レ可レ憚事、起二于神代一者歟云々、

〔續史愚抄（稱光）〕應永五年八月卅日癸酉、今月朝鮮國使朴敦之來朝云、

〔京都將軍家譜（上義滿）〕應永五年八月朝鮮使者朴敦之來聘、大內義弘接待之、前大樹（義滿○足利）賜書於義弘、以諭二朝鮮一、

〔善隣國寶記（中）〕應永五年諭二朝鮮書一（絕海撰）

告諭大內左京大夫、朝鮮國使者遠嚮二國命一、踰二海來聘一、幣甚厚、而禮甚至、尤可二嘉尙一焉、今將二歸國一、反命、附往不腆土物、少答二盛意一焉、以爲好也、比者九州違命之小醜、旣伏二其罪一、次當二遣偏師一、盡殲二海島殘寇一、以通往來舟船、而結二兩國歡心一也、爾其勉之、大藏經版、此方頃年刊之、孔艱而未レ克二全備一、彼方現刊者、摹刻極精、爲レ之不レ能レ無レ求、今大允二我所一レ求、蓋法寶東漸有レ時也、甚感甚感、銅鐘巨者、藥物良者、附舶寄來否、法器停二幽宴一、苦而人濟二仁壽域一、則皆彼方之賜也、已上件々、大夫能傳二此意一、愼勿二失墜一、

應永五年八月日

〔續史愚抄（稱光）〕應永八年九月十六日壬寅、入道前太政大臣（義滿）往二兵庫浦一、觀二高麗船著岸一、

〔吉田日次記〕應永十年十月廿九日、今日高麗客參二北山殿一、○（足利義滿）有二御對面一云々、

〔東寺王代記〕應永十二年五月一日、唐人入洛、上下三百餘人云々、當寺金堂、且休二其間一、高麗人爲二禮拜一

足利氏通交